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二）

小山勝清 著
金溟若 譯

四季出版公司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二)

小山勝清 著
金溟若 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 ㉗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二)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 ㉗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第二冊

目錄

出版前言……編輯部……一
再版序……金恒杰……三
譯者的話……九
第一册
第一章 展翅……一
第二章 波瀾……七
第三章 旋踵……二〇
第四章 首途……三四
第五章 分道揚鑣……四〇
第六章 刀與槍……五一
第七章 南蠻船……六二
第八章 教徒武士……七五
第九章 黑夜風暴……八五

第十章　滿天雲霧……九四
第十一章　追踪……一〇三
第十二章　女兒心……一一四
第十三章　南行……一二八
第十四章　熊本……一三九
第十五章　岩戶觀音……一五〇
第十六章　底流……一六四
第十七章　圍剿……一七五
第十八章　轉進……一八九
第十九章　劍聖藏人佐……一九九
第二十章　織月古城……二一四
第二十一章　劍與土……二二三
第二十二章　四浦鄉……二三三
第二十三章　人身供奉……二四二
第二十四章　猅猅丸……二五三
第二十五章　逆風……二六四

第二十六章　山靈……二八一
第二十七章　密使……二九一
第二十八章　秋風……三〇二
第二十九章　騷動……三一二

第二册

第三十章　妖魔……三二一
第三十一章　心照不宣……三二九
第三十二章　狂飈……三五六
第三十三章　屆期……三七六
第三十四章　山雨……三八二
第三十五章　荒野……三九五
第三十六章　迷路……四〇五
第三十七章　劇變……四一四
第三十八章　復活……四二三
第三十九章　歲月如流……四四二

第四十章 天外天……四六〇
第四十一章 浪人舘……四七三
第四十二章 伊 織……四九一
第四十三章 漩 渦……五一二
第四十四章 因緣際會……五三五
第四十五章 江戶城……五五〇
第四十六章 撲火飛蛾……五七一
第四十七章 萬里一空……五八六
第四十八章 京 寓……五九五
第四十九章 宿 緣……六〇七
第五十章 幽 居……六二三
我譯宮本武藏(代跋)……六四四

第三十章 妖魔

一

同一時候——

鴨甚內正坐在一間家具雜陳的樓上，把那本「宮本武藏罪孽記」改了又讀，讀了又改，竊竊自喜。

這裡是流注於小倉，穿城而過的紫川河口，長濱町街尾的雜貨店樓上。甚內對這次的作戰，處理得極爲愼重，把岸孫六安置在小倉城內，古船場町一間旅店山本屋中，作爲同志的聯絡中心，而將其他的人分佈在周圍的各部落。

他因自己認識很多小倉藩士，當然不敢住在城內，而且深居簡出，支使浪人們與岸孫六等取得聯繫，而以小樓一室，作爲發號施令之地。

火鉢的火已熄了。

秋夜的寒意，浸浸地逼人，甚內打一個寒噤，放下筆側耳靜聽。他站起來，輕輕地推開後窗。從那裡下望，看得見獨院的窗口，仍透出燈光，映着朦朧的人影。

「哦，還沒有睡?」

他困惑地聳了聳斷臂的肩膀，眨着兩眼。但像是下了決心似，躡脚走下樓梯，皺着眉心，踏過吱吱作響的廊下，站在獨院之前。

「鈴小姐，我能進去嗎?」

房中像嘲弄似地回道:

「啊喲喲，甚內哥，你還醒着?」

「你不是也一樣醒着!」

「你是從後窗上看的?……既已來了，只好請你進來。」

這裡與樓上不同，整理得有條不紊，是很風趣的一間茶室。這家的上代，是京都下來的商人，懂得茶道，纔有這麼一間獨院的茶室。磚砌的爐中，燃着熊熊的炭火，鐵罐中的沸水，嗞嗞地響着。

「呀，好暖和！」

甚內在爐前盤膝而坐朝著鈴姑。

「這樣晚了，在做什麼哪？我是在校訂武藏的罪孽記。」

鈴姑竟出乎意外地悄然說：

「東想西想……今晚怎麼也不能入睡，想起小時候，想起媽來。」

「孝思可嘉！」

「也想起小次郎先生。」

「你不是一個平常女子，自視不凡，而竟看上小次郎這樣的莽漢。」

「可不是嗎！不是我自詡，當時追逐我的人有的是，其中有富豪，有身分極高的武士，而我偏偏跟上那高傲的賴漢……」

「想起小次郎先生，你會沒有意思再給別的男人談戀愛了吧？」

「你眞問得出奇，嘻嘻嘻……」

「問得出奇？」

甚內在自己那像妖怪一般的，醜惡的臉上抹了一把。

二

鈴姑譏諷地說：

「其實，那也是的。我的年紀還輕，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小次郎太太，假如我現在就是看上了你甚內哥，也不足爲奇。你的關心，我眞感激……」

「不，不是這種意思。並不是我對你有什麼……」

甚內慌忙說。

「那當然，我也知道。剛才只是比方說哪，你是小次郎老爺的部下，我是他的情婦，誰也不能愛上誰。我們只是朋友，只是同志。我就是愛上別的男人，也決不會同你甚內哥有什麼……可不是嗎？」

「當然，當然……」

鴨甚內沒精打采的囘道。

對男人，甚內雖能發揮其魔鬼般的壓力和雄辯，唯有關於此道，却非鈴姑之敵。而且，雖在鈴姑不斷的訓練之下，仍毫無進境。但他那份認眞，却也傷透鈴姑的腦筋。盡情冷嘲熱諷之後，鈴姑的心中却抑不住對他惹起憫憐與同情。

「可是甚內哥，未給武藏加上絕命的一刀之前，我鈴姑決不此圖！」

「那當然！」

無論任何場合，一提起武藏的名字，甚內便顯得異常緊張。

這一點，鈴姑未嘗不是，現在也許在甚內之上。原是爲了安慰甚內的，但不知不覺咬牙切齒地說：

「可是甚內哥，眞氣死人！咱們費盡千辛萬苦，拋開了愛情和一切，而武藏却依然無恙，倒是阿通、阿悠左右逢源，怎麼不氣死人！甚內哥，這次可有把握？」

「昨晚不是說過的嗎。岸孫六當面晉謁板倉老爺，備細說明。板倉老爺的火急文書，早在三天以前便送達佐渡家了。」

「那封文書中，不曉得是不是盡依岸孫六的主意？」

「孫六是從板倉老爺依爲左右手的親信口中得來的消息，那還會有乖錯嗎？前天，佐渡一家到不老庵舉行露天茶會，曾招請了中津的秀月尼姑，大概就爲的商量這一件事吧。」

「這樣看來，準錯不了。唉，那個聰明伶俐的二八少女，一變而成牛山濯濯的尼姑，雖然有點可惜，却是愛上武藏的果報哪。從此武藏手上的兩朵鮮花，萎了一朵了。嘻嘻……」

鈴姑樂得放聲大笑。

「鈴小姐，這件事竟值得你那麼高興？」

甚內的眼中，射出銳利的光芒。

「啊呀，不應該高興嗎？」

「太早了，我們的舞臺剛才揭幕呢。好戲還在後頭哪！」

「那也是的，這以後才是甚內哥大顯身手的時候哪。」

鈴姑苦笑着說。

三

第二天早上，浪人中的工藤某，變了臉色跑到甚內住處。

「工藤，怎麼了?」

甚內瞪着兩眼問。他現在是儼然一個領袖，與以前的下人風情，判若兩人了。他那醜惡的臉相，反給他添上幾許威嚴。

「鴨先生，慘了!昨夜深更，從城裡出來五六個武士；一看，正是『武藏五人團』。過了大橋，不曉得是什麼人，坐上等在那裡的轎子，沿博多街道朝南下去。咱推想轎中的人，必是悠姬。跟踪下去的，是咱與恩田、木倉、瀨川四人。過清水到了黑田領內，闖過鳥旗，一直往前。」

據工藤的報告，是這樣的——

轎子過黑崎又是一、二里。四個人若隱若現盯在後面，但素來急躁的恩田却忍不住了。

「不耐煩，索性上去盤查看!」

「不可造次，對方原是佐佐木小次郎的高足，現在是著名的『武藏五人團』哪。」

工藤雖曾這樣阻止，恩田却不答應。

「有什麼了不得，大不了是二十上下的小伙子。總得有一天正式敵對的，倒不如乘此早些解決，也是誘武藏出面的一策。」

「那也是的。好罷，上前!」

於是，四人便紮緊覆面的頭巾，加快脚步。

那時，天已拂曉。

「等着!」

隨着恩田的吼聲，轎子和人都站住了。寺尾新太郎等五人，加上少年矢野三十郎，一齊回過身來。

「什麼事?」

五人團中的山東，高聲喝問。

「盤查轎中究是何人!」

「盤查轎子!憑什麼?」

恩田怒眼，拍着刀鞘說：

「不服嗎，好小子!」

山東咧嘴一笑，其他五人也跟着大笑起來。

「笑什麼?看刀!」

恩田乘敵不備，倏地拔刀向山東揮去。山東那敢怠慢，擧刀一格，回手右揮，把恩田劈爲兩段。

「當心!」

「上前!」

雙方一齊拔刀，各找對手厮拼。但甚內一黨，那裡是「五人團」的敵手，不到幾回合，只剩下工藤一人了。

說到這裡，工藤低頭辯說：

「非咱貪生怕死，咱就是拚了一命，也只是徒然白死，所以忍辱逃回，特來報信。」

四

工藤去了之後，岸孫六跟着來了。這個在長崎被武藏挖去右眼的密探，自此成了獨眼龍。年齡與甚內相若。長長的馬面，原帶着幾分傻氣，變成獨眼之後，倒反而顯得凄厲、結實。

加上鈴姑，三人便計議起來。

「唉，輕擧妄動的傢伙!」

甚內把工藤的話轉述了一遍，岸孫六恨恨地說：

「那麼，工藤有沒有說，轎中坐的確是悠姬呢?」

「那也模糊之至。說是刀戰一開始，轎夫便逃走了，轎子停在路邊，一直沒有人出來。」

「哦——」

「可是……」

甚內突出下巴說：

「據我推想，確是悠姬。」

「鴨先生，倘或如此，那可不得了，悠姬必作逃亡的企圖了。黑田、鍋島、加藤……豐田恩顧的王侯，有的是。」

「不錯，理所或然，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時悠姬早已不在轎中了。無論多麼聰明的女孩，刀戰中也決不可能靜靜地坐在轎中不出來的，而且據說最初在場的寺尾新太郎，到後來却找不到了。是半途上，帶着悠姬溜走了。」

「哦……也許如此。總之，他們不知道暗中跟踪的方法，一定是有了破綻，被對方警覺了。」

「岸先生，悠小姐是會武藏去了。」

「嗨嗨，武藏？」

「武藏曾在附近露臉。」

「哦，可能是這樣。一個販針的客商昨夜住在客棧裡，說是在中津碰到很像武藏的武士，是五、六天前的事了。我剛才來，原是想告訴你們這件事的。」

「那麼一點不錯，武藏一定躲在小倉與黑崎之間的什麼地方。」

甚內肯定地說。

「唉唉！」

鈴姑恨恨地說：

「那麼昨夜，武藏與悠姬是見面的了。」

「唏，唏，唏……」

甚內浮上他那得意的，充滿着呪詛的笑容，說：

「不是這樣，便與劇情不合了。哪，鈴小姐，悠姬假如乖乖地做了尼姑，這齣戲便做不下去了。佐渡要她去做尼姑，悠姬不願意，於是偷出相府會晤武藏，而護衞她前往的則是『五人團』的青年……」

「等一等，甚內哥，武藏在路上該不會知道這裡的事，爲什麼不公然到佐渡家去呢？」

「他們那邊也有拿鵝毛扇子的，就是長崎的座頭。在這裡已經露過兩三次臉了。替武藏聯絡

的，就是他。」

「哦，我也見過，但沒有警覺到這點。不錯，不錯！」

孫六亮着獨眼說。

五

甚內兜着下巴：

「岸先生，鈴小姐！這件事只許我們三人知道，對別人不可洩露。」

「那又爲什麼？」

孫六不解地問。

「那是爲了不讓武藏佔先。你沒有感到嗎，武藏凌厲的劍氣？他正在等着我們哪！走錯了一步，我們便是撲火的燈蛾，自趨死路了。這尚在其次，假如讓他抓到一絲線索，憑他那神出鬼沒的詭計，咱們好不容易佈置好了的天羅地網，便被撕毀了。如果讓咱們的人全知道了，倘或不知厲害，輕舉妄動來上一手，咱們便全盤垮了。」

孫六點頭稱許。

「有理，那麼聽其自然吧。」

「這又不然。由咱們兩人，暗中先去打探那廝巢穴。」

「哦，好罷。」

「甚內哥，我呢？」

鈴姑不服氣地揷口說。

「鈴小姐，對不起，只好請你暫時擔待些，耐一耐性子。你上臺時，便是大團圓了。」

「甚內哥，囘囘如此，這次的大團圓，眞靠得住嗎？」

「哼，這次準錯不了，山人自有妙計，等着瞧罷！」

甚內聳肩而笑，又用手抹了一把鼻子。

甚內與孫六扮成行商，悄然出了客棧，沿博多街道迤南而去。到了清水時，甚內却說：

「岸先生，獨眼對獨臂，惹人注意。咱們分途去罷。」

「好罷。這類事是本人的拿手本行，倒是獨行獨往來得方便些。」

說定之後，兩人便各奔前途。好孫六，只見他一緊脚步，眨眼間便去得無影無踪了。他是準備先趕到黑崎，再往回一路打聽下來。

甚內則沿路到村落穿攢打聽。到了烏旗時，太陽沉西，天已落黑了。

「今天到這裡爲止，暫先回去罷。」

甚內自語着，正想往回趷時，突然從松林中響起琵琶的聲音。

「奇怪……說不定是座頭森都？」

甚內靜靜的傾耳諦聽着，心中無端地感到一陣跳動。

「哦，也許是？」

甚內循聲進了松林。聲音漸走漸近，見到一棟人家。甚內繞到屋後。

「是了！」

後間窗上映着的人影，一眼便知是奇裝的武藏。琵琶的聲音正從那裡傳了出來，武藏悠然自得，好像正在一心聽着森都的琵琶。

可是，甚內却悠閒不來，嚇出一身冷汗。從窗上的人影透出冷冰冰的殺氣，咄咄迫人。窗上的影子一晃——

「啊啊！」

像是武藏的劍氣脫窗而出似地，甚內拔腿便跑。他不敢回頭，沒命前竄。拍達——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呀呀，岸，岸，岸先生！」

是孫六站在當路。不愧官家密探，他竟也找到武藏的藏身之處了。

第三十一章　心照不宣

一

平素謹愼的武藏，又爲什麼讓森都在他隱蔽的藏身之處彈奏琵琶呢？

那是晚飯後不久。

「森都，久違了，請奏一曲。」

武藏這樣說時，森都倒爲之一怔，隨即皺眉說：

「不要緊嗎？武藏先生，甚內知道我的琵琶哩。」

武藏微笑着說：

「正想讓甚內也來欣賞。」

「唉？」

「黑崎一鬧，甚內一定早已警覺到我躲在這條路上，正在這一帶到處摸索吧。趁這機會，同那廝們接觸也好。我想制敵先機，主動地邀請他們前來哪。」

「原來如此，那我得多使點勁力哪。」

於是，森都便縱聲謳歌，彈奏起得意的名曲「壇浦之戰」來了。果然，他的琴聲把甚內誘來了。一曲既終，武藏問道：

「怎樣，有警覺嗎？」

森都微笑着說：

「有，但武藏先生，似乎時機尚早。」

「不，不早，密探岸孫六也到了。這裡的街道很窄，容易了斷，好戲快開場了。」

「先生，殺人嗎？」

與市縮着頸子說。武藏撫着他的頭頂。

「與市，不怕。不在這裡殺人。」

「先生，在那裡？」

四郎聳了聳肩膀。

「在那裡便難說了。我只知道這次殺人，得把悠姬公主夾在當中。四郎，你明天到小倉叫三

十郎回來，再不能讓他一個人住在客棧裡，太危險了。」

這時，寺尾新太郎來了。他首先報告悠姬已平安回到相府；繼而又說，藩士中也有兩、三個人與甚內通氣。而且在路上，他曾碰到甚內與孫六。

「寺尾！」

武藏突然沉住聲音叫道：

「你們現在的處境很難，不知作何決心？」

「是，為了悠姬公主，不惜赴湯蹈火……」

「違反相爺之命也？」

「是的！但我們發見了矛盾的兩個相爺：一個是所司代壓力下强迫公主出家的相爺，另一個是不願公主削髮的相爺。我們都愛護着公主，決心替不願公主為尼的相爺效勞，守衛公主的安全；縱使一時間受相爺的譴責，我們相信終有諒解的一天。」

「哦，好志氣！」

武藏神采奕奕地說。

「武藏也同各位一樣，只要推誠相見，相爺自能知道。不，像佐渡先生這樣人物，雖是所司代的授意，絕不會冒失地讓公主去出家的。我相信相爺，敵人只是甚內一派。」

武藏滿自信地說。

二

「鈴小姐，找到武藏的巢穴了。烏旗一個叫做才助的漁家。」

甚內得意揚揚地說。

「那倒好。」

鈴姑的反應很冷淡；甚內把她擱在一邊，至今憤憤不平。

「還是那麼厲害，看他悠閒地在聽森都彈奏着琵琶，但劍光四布，殺氣逼人。」

「你是嚇破了膽的，大概一見便沒命的逃跑了吧。」

「嘻嘻嘻……，說來慚愧。我雖沒有與武藏直接交手的意思，但到底還得拼命進修……」

甚內倒並不隱瞞，老實認輸。

第二天，甚內過了午刻便出去了。鈴姑趁着機會，袖了短銃，也飄然而出。好久不見武藏了，怎能不見上一面。甚內一直是那麼大排場，但鈴姑不然，只是抱定決心用短銃射擊武藏，貫穿他的胸脯。

上燈時分，鈴姑繞過松林，躡手躡足到了才助家。

「呀呀！」

鈴姑不覺紅了臉，住了脚步。武藏在那裡！而且赤身裸體——朝着院子的澡缸，背身而立。

「天賜良機，千載一時……」

鈴姑點上短銃的藥線，踏着暮色，逼近前去。距離丈許，她掩蔽在一株大松榦後，瞄準着武藏的背身。血在沸騰！胸在高鳴！武藏已是她的囊中之物了！這陣高興，把鈴姑打進醉醺醺的風暴中。

偶爾，她想見他一面。同時，武藏也像警覺到了，霎時翻身過來。武藏的眼光，疾如流星般射向鈴姑的胸前。

「是鈴姑罷！」

聲音是低沉的。

「哦，武藏！」

「開鎗罷！」

但鈴姑的手不停的發抖，終於無力地垂下了。

「那麼，回去！」

「可恨……」

鈴姑踉蹌地，消失在暮色之中。但武藏仍屹立不動，全身閃過一陣戰慄。

「慚愧！太大意了。」

武藏覺得背上一陣劇痛。

鈴姑沒有發鎗，但武藏與被擊中一般，心中感到一陣的沉痛。

「慚愧，終身之羞！」

武藏憮然自語着說。

第二天，武藏不再入浴。不，這天之後，武藏便終身不再入浴了。要不然，只是在湖畔、海濱、河邊或溪流中淋水，或則舀些清水擦身。

三

「怎麼樣，阿悠！下定了決心嗎？」

三天後的一個黃昏，佐渡比平日提前從宮中回來，叫悠姬到自己的房中來問道。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的佐渡，這時却也掩不住沉痛的心情。

悠姬還是採取着攻勢說：

「那麼，伯父是否偵得陰謀的眞相？」

「那倒知道了。據新太郎等偵查所得，主謀的名叫鴨甚內，是昔日小次郎家的使用人。另一個是京都所司代的密探岸孫六，都是與武藏爲仇的，却把我視爲武藏一路。」

這當然是前天晚上，武藏把內幕告訴了寺尾新太郎，要他相機告訴佐渡的。悠姬却佯作不知地說。

「原來是這樣的，事非偶然；但假如武藏先生得知此事……」

「當然，決不罷休！依他的脾氣，唯有一刀兩段！但這樣不能解決問題。事情一鬧開去，不僅板倉老爺的好意落了空，一經張揚，便不止於佐渡一人的問題了。現在甚內躲在那裡，密探住在何處，都已查明，所以不立即下手，便是爲此。我的心裡暗自慶幸，好得武藏不在這裡。」

「伯父所慮甚是。」

悠姬雖隨口答腔，但她瞭然於武藏不到這裡而躲避起來的原因，暗自心折。

佐渡的臉色，顯得更抑鬱了。

「阿悠，板倉的信中曾給我一個期限，而限期已迫近了。催逼着你，我的心裡雖極痛苦，但希望你早下決心。只要你一進寺院，當天便捕殺鴨甚內和密探兩人；而且不必假手他人，由我佐

渡親自下手……」

佐渡以沉重的語調，斷然說道。

他那表情，他那聲調，沒有一點虛假。而他的心中，是堅信着悠姬會依他的希望，去削髮爲尼的。這幾天的時間，只是讓她能有充裕的，心理上的準備罷了。

悠姬並非不理解伯父的愛護和今日的尷尬處境，但她那向現實搏鬪的青春熱血，却不滿伯父的利己主義；而她那秉承着父親反抗的血統，更視伯父的向權力低頭，是弱者的表示。一直垂頭靜坐着的悠姬，於是驀然抬頭說：

「伯父，我已決心——決不去做尼姑！」

「唉唉！」

佐渡簡直懷疑自己的耳朶了。

「伯父，我拒絕你的勸告。」

「你是說不肯出家！」

「細川與秋的女兒，決不向權力屈膝！」

「什麼？」

佐渡像是喫了一記悶棍，鐵青着臉，凝望着悠姬。

四

悠姬那激動的聲勢，假如佐渡再開口，也許會用更激憤的話來搪撞。但佐渡只是變了臉色，驀地站了起來，就此離座而去。

悠姬仍那麼坐着。待她正想離開時——

「阿悠，等等！」

隨着這嚴厲的一聲，佐渡夫人進來了。夫人是忠興的女兒，在悠姬是嫡親的姑母。

夫人貼近悠姬，相對坐下。

「阿悠，你既自稱是與秋殿下的女兒，我是你嫡親的姑母。現在先聽我做姑母的一句話。」

悠姬毫不示怯，默默地仰視着夫人。

「大家都說你是絕頂聰明的孩子，今年也已十六歲了，該不會不懂事理。伯父從你父親手上接你到這裏來，不單是爲了伯父與你的父親之間

的私交甚厚，也爲了你是細川一脈，是主公的孫女，尤其是自己的內姪。你現在萬一拒絕了板倉老爺的安排，你想伯父將會怎樣？以伯父的爲人，他決不會殺死主公後裔的你，拿首級去公家銷差的。那麼，除非自刄……」

夫人忍着悲哀，接着說：

「阿悠，希望你能聽我這姑母的話，依伯父的意思進入佛門。像前天秀月師父說的，僧尼是三寶弟子……你一人出家，九族升天。」

悠姬這纔開口說：「姑姑，我知道了。累你懸念，眞對不起。但請你讓我再考慮幾天。」

「啊，你明白姑母的心……」

「是，請再緩幾天。」

「好哪，好哪……如花年華，也難怪你不能那麼快下得了決心，明天再請秀月師父來給你開導罷。」

「姑姑，我回房去了！」

她逃回自己房間——

「爸爸，我要回你身邊！武藏先生，請救救我！」

悠姬坐在小桌前低聲啜泣。

但那只是一回兒之間，她便揩乾了淚，取出紙筆，給武藏寫信。她在信中把今天發生的事說了備細，最後結束着說：

——義理人情使人身心俱碎，如何掙脫桎梏，幸乞明教。

明天是三十郎前來的日子，正好把信交他帶去。

五

——惠示敬悉。答令姑母暫假時日為緩兵計，足見高明。第思茲事雖變起非常，然事窮則變，變則通。為今之計，唯有靜待其變，出奇以制勝也。

——竊維令伯父非等閒者，必知窮通

之理，一如武藏所預期，幸毋疑念，信之賴之！勝券可握也。

——敵雖已知我匿居之地，若思妄動，是夏虫趨火，實武藏之所深望。

——茲囑寺尾等五人暫疏公主，恐露形跡反為敵便也；伏乞垂詧。

武藏的覆書中最使悠姬不解的，是要她「信賴伯父一如武藏」一語。但經武藏一提，細思近日佐渡雖與悠姬相對，亦絕口不提出家之事，只是沈思不語，非爲無因。

佐渡的兵法（劍術），是武藏之父無二齋所傳授，而軍事學（兵法）則師事今居江戶的北條安房守。安房守的兵法爲武藏所授，而武藏的軍事學則師事安房守。既有這樣的因緣，在軍事學上彼此之間一脈相承，到了緊要關頭，自可心照不宣。何況佐渡是細川家的柱石，豈能束手無策，任人擺佈？

又過了十天左右，夫人低語詢問佐渡：

「相爺，阿悠有無確實回答？」

「不，沒有見說？」

「那麼，板倉老爺的限期呢？」

「昨天已屆。」

「呀呀，這却如何是好？」

「總得有話來罷。」

「難道罷了不成？」

「難說得很。」

夫人變了臉色，忿然說道：

「我再去給阿悠嚴厲地說一說。」

「說也無用。」

「可是？」

「那麼聰明的孩子，下了決心，該會表示的了。任她去罷。」

佐渡倒不像當初那麼焦急，似乎不以爲意的樣子。看樣子必是另有計較——夫人是深知丈夫的，也就不再提了。

又過了五天。那天晚上，佐渡從宮中回來，不久，忠興派了使臣，傳達了——

「著卽帶同悠姬上殿！」的上諭。

六

送走使臣之後，佐渡叫夫人和悠姬來說：

「上諭着卽帶同悠姬上殿，趕快準備。」

悠姬不覺一怔。夫人擔心地說：

「是不是板倉老爺逕向爸爸……」

「哦，要不然便是甚內一黨的密告……但遲早總是瞞不過君侯的耳目。」

佐渡說着，望了望悠姬。

接悠姬來小倉原是瞞着忠興的，佐渡唯有拼着接受主公的斥責。但在忠興，悠姬是嫡親的孫女，不知他將採取怎樣的態度？

悠姬與祖父忠興，在關原之戰以前見過一面，到現在已整整十年了。佐渡夫人親自幫着悠姬裝扮起來，雖是同在城內不遠，還是坐着轎子前往。到宮後，一直被領到內宅的茶室中去。忠興號三齋，是當時屈指的茶道名人。

「近前！」

忠興對俯伏着的兩人說。

「咱們不拘形式地品茗話舊……」

忠興親自調茶，各人倒了一杯。

「悠，爺爺的茶調得怎樣？」

「眞好。」

忠興這纔滿懷慈愛地凝視着孫女。

「悠，長得恁大了。」

「…………」

悠姬也仰頭望着祖父。

「還記不記得娘娘？」

他是指格拉西亞夫人而言。

「是，隱約地……」

「聽說你媽也過世了？」

「十一歲的時候……」

「茶道跟誰學的？」

「與書畫都從的光悅先生。」

「光悅，是好師父，同爺爺也是朋友。在小倉怎樣，生活過得愉快吧？」

悠姬肅然囘道：

「是，過得很是快樂。」

「哦，那就好。爺爺的治下，伯父、伯母的家裏哪。可不是嗎？佐渡！」

他把視線移向佐渡，眼中滿漾着溫情。

「你把收養阿悠的經過，備細訴說一遍。」

「是，使殿下憂慮，佐渡無任惶恐。與秋殿下是被逐之身，爲了世道情誼，當時以侄女的名義收養，却未向殿下禀明，致有今日之變，全是佐渡淺見少慮有以致之。」

佐渡先自譴責，然後把到京都時訪晤與秋，郞舅商量收養悠姬的詳情，照實說了一個備細。

忠興點頭道：

「父子兄弟儼成敵國，乃戰國的常情，不僅我與興秋之間如此。但一脈相承，血親的情誼是可貴的。佐渡！你的做法決無乖錯。可是……」

說到這裏，忠興的眼睛一亮，閃動着武將凌厲的光芒。

七

但那凌厲的目光，決非以譴責佐渡，而是凝視現實的眼神。那是——處在這動盪的時代中，帶領着一族步上坦途，雖喪失愛妻，雖與友爲敵，但決不背離現實的嚴厲目光。他的聲音，是充沛着力量的：

「佐渡聽眞！我不認爲你淺見少慮，但事已至此，你却非得重作考慮不可。要知道千里的堤防，一朝毀於蟻穴。這次的事，雖微不足道，但在惡意詆譭者，自必小題大做，作爲把柄。」

佐渡俯伏着，惶恐地說：

「是……但殿下的消息從何而來？」

「是從板倉勝重來的書札，我當卽作覆——本城查無如此女子，不勞牽掛。佐渡，你看怎樣？」

「是，措辭賢明之至。」

佐渡惶恐地回道。覆函的措辭確是賢明。勝重給忠興的信中，內容與致佐渡者相同，只是辭意更爲堅決。假如承認有此事實，等於是公開承認佐渡的過錯，反爲不妙。可是這樣一來，佐渡與悠姬的處斷，却不容再猶豫了。

不管悠姬願與不願，她是不能再在佐渡的府中逗留下去了。而且旣有着令削髮爲尼的內意，不論忠興或佐渡，都不能把她送往京都，交還給她的父親了。再加上勝重從中斡旋，原是一片好意，反而更難處置。

「悠！」

忠興把目光轉向悠姬。

「事情的經過，你該已淸楚了。」

「是。」

悠姬點頭應道：

「不可想窘了。」

「是。」

「好歹是細川的一脈哪。」

忠興伸手掀開茶具架上的小箱。

「祖孫之情緣盡於此，這給你留做最後的紀念。」

忠興的手上拿着一串燦爛的水晶念珠。悠姬躊躇着，不敢伸手去接。

「公主，接下……」

佐渡從傍提醒着說。

「謝謝爺爺恩賜。」

水晶的珠子，拿在少女紅潤的掌中，襯托得更爲光彩斑斕。

「佐渡，悠兒的事希善爲處理，全般交給你了。」

「是，謹遵諭旨。」

「悠，修大智慧，爲一族人祈求冥福！你的娘娘，你的媽媽，和那些死於無辜刄下的族中大衆。」

「是，爺爺。」

不久，佐渡與悠姬辭出茶室。忠興從小窗口望着院子，眼看着默默踏着碎石悄然而去的兩個背影。

他對兒子嚴厲得雖有些不近人情，但對這孫女却湧上逾恒的情愛。看着看着，他的眼中潤濕了。

八

悠姬連向武藏呼救的力氣都喪失了，憔悴地把自己閉在房中，早上也不出來。佐渡夫人不放心，從門外輕聲叫道：

「阿悠喲！」

「姑姑，對不起，不要理我……」

只是冷冷地回道。

反之，佐渡却像臨陣之前一般，緊張起來。早飯後，他立即召見寺尾新太郎。

「相爺召喚，有何差遣？」

「哦，一早辛苦你了。立卽到武藏處走一趟！」

「噢，您說是宮本先生？」

新太郎佯佯地問。

「哈，哈，哈。你是說武藏浪跡各地，行踪不明嗎？」

新太郎一怔，但仍裝模作樣地回道。

「是，是，是的。」

「蠢才！」

佐渡一聲大喝。

「武藏躲在本藩領內的鳥旗，你道佐渡會不知道嗎！新太郎，我乃忝掌小倉一藩政治的家老，手下有捕廳，也有探子，一匹野狗也逃不過我佐渡的眼睛！」

「是，新太郎知罪。」

新太郎惶然俯伏。

「不僅武藏，前小次郎家用人鴨甚內，京都所司代暗探岸孫六，小次郎的情婦鈴姑一黨的行踪，莫不瞭然。他們一夥都懷恨着武藏，這次悠姬的事，也是武藏給惹出的災難。新太郎，你說

如何？」

「相爺明見。」

「殿下函復所司代，不承認本藩有悠姬其人。這是殿下的深謀遠慮，怕日後佐渡落了不是。事實上還得依所司代的意思，決定讓阿悠剃度，最近便送往中津月光寺秀月尼姑處出家。只要平安送往月光寺，公事上便算交待得過去，與本藩無涉了。」

「相爺！悠小姐本人是否首肯？」

新太郎反問。

「不知道。但已接受了殿下的紀念品，水晶念珠。」

「……」

新太郎垂首不語。

佐渡目光銳利地注視着新太郎，壓低聲音，但沈着有力地說：

「新太郎，你去把我的話照直轉告武藏！慫恿悠姬不讓出家，可謂不自量力之至，我的手中掌有豐前三十九萬石的兵馬實權，後面還有將軍的權勢為我後盾！多年的恩誼，今日為止；佐渡不惜與汝一戰！看你別來半年，進修上有何成果！新太郎，記得嗎？」

「是。」

佐渡的語聲雖低，但有着叱咤三軍的氣魄。

新太郎恭敬地，躬身而退。

九

「鈴小姐，為什麼這樣悶悶寡歡呢？你的短銃稱雄之日，已迫近眉睫了呢。」

甚內看鈴姑消沉，眨着眼問。

「甚內哥，我恨，我恨，我恨死了！前天給武藏……」

甚內一怔。

「什，什麼？」

「我照直給你說了罷，甚內哥。前天我偷偷地去窺探武藏，他剛從浴槽裏出來，赤身露背朝

着我。我心中暗喜，以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但可惜，假如馬上發銃便好，臨時我想看他一看，不，我想讓他知道是我鈴姑殺死他。沒有這一躭擱，我早已報了仇了。甚內哥，我怎麼不恨？」

「那倒是的，眞是可惜。」

「就在我這一躊躇間，武藏突然回過身來。這可糟了，他那可怕的目光直射着我，任你怎麼掙扎也沒用，全身無力，兩手只是發抖，好不容易逃得性命。」

甚內沉吟着說：

「所以說哪，鈴小姐！我只看到他的影子，便身不由已的沒命跑了。面對面怎麼也沒用，我只有慫恿別人去鬬他，而你也只能用短銃偷襲。」

「偷襲！我才不來呢！」

「嘻嘻，鈴小姐，你簡直像愛上武藏了哪。」

鈴姑鐵靑着臉，大喝着說：

「甚內哥！你，你說什麼？再說一次看！」

她那氣燄，簡直想同人家拼命似地。這時，岸孫六氣勢洶洶地從樓梯上跑上來了。

「喂，鴨先生，剛收到京都來的火急文書，據說是佐渡沒有回信，板倉老爺便下決心直接給忠興侯去了公文。」

「哦。」

「這樣一來，不由得他們不把悠姬送交尼庵了。可是，你看武藏會怎樣？」

「到現在武藏還不曾去過佐渡府，看樣子也許有伺機刼奪悠姬的意圖。咱們唯有埋伏人馬向武藏挑戰，萬一失敗，對細川家，對公家（指幕府），都算盡了忠。而武藏，却是全國通緝的要犯了。嘻嘻嘻……」

正當甚內開懷竊笑時，房東太太從樓梯口探頭上來說：

「鴨先生，有客哪。」

「誰？」

「家老長岡佐渡相爺的代表原田大學老爺，說是無論如何要拜會您老……」

「唉！」

三人同喫一驚，面面相覷。但不容你有商量的餘裕，對方已排開老闆娘上樓來了。

「甚內，是我。久違了哪。」

說話的是馬前五百石的老臣原田大學，搭搭搭踏着樓梯一逕上來了。

「啊呀，是大學老爺。」

甚內慌忙一躬到地，恭身而立。孫六和鈴姑也肅然端立……他與甚內是早先認識的，甚內前次離小倉時，他曾爲之餞行，原是擁護小次郎的一位官人。

十

「大學老爺，貴體益見茁壯，不勝之喜。前此多承眷愛，甚內銘感，終身難忘。」

「老爺，久違了。那時也像鳴先生同樣，多蒙關切，隆情厚誼，心感不已……」

甚內和鈴姑，必恭必敬地申謝着說。

「呀，鈴姑也在一起。而這位是？」

「我是浪人岸孫六，請多多指教。」

孫六自我介紹着說。原田大學一瞥三人，接着說：

「甚內，你那左手是怎麼了的？」

「唉。這，這是……在，在長崎……被武藏廢了。而同時，岸先生則傷了右眼。」

甚內紅着臉，囁嚅着答。

「那麼，你們是以武藏爲仇的哪？」

「老爺明鑑，我與鈴小姐究與其他門人不同。」

「哦，那也難怪。而這位先生呢？」

「他原是小次郎老爺在大阪時的門人。在長崎廢了右眼之後，一直以武藏爲仇的同志。」

「噢，那就很好。」

大學點頭言道：

「甚內，這次我是代表着長岡佐渡相爺，爲武藏之事，想請你助一臂之力而來的，既是同志

，便毋須廻避了。」

「是，咱們之間無用秘密。而相爺的吩咐是……」

甚內歪着腦袋探問。

「唷，你也許覺得突兀……」

原田大學佯裝着不知道這三人便是陰謀的主動人，把悠姬的事說了一個大概。

「這正是細川家的一件大事，殿下面諭，即送公主至中津月光寺出家爲尼。但據聞武藏意圖半路攔擊，竟欲要劫公主。而殿下囘覆板倉老爺，既已截然否認，說是所詢與秋之女本城並無其人，緣此如或派遣大隊家臣護送，於理不合。爲此一事，使足智多謀的佐渡相爺，竟也左右爲難。今偶聞足下在此，意欲借重。」

大學一口氣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接着說道：

「他的意思，是想請你約集浪人，護衞公主安抵中津。相爺前此雖曾袒護武藏，現在却是敵對了，甚內，尊意如何？能否答應？」

三人互相對看一眼，甚內便拍着胸脯斷然說道：

「大學老爺，甚內一手承當，決無乖誤！」

「噢，那便放心了。那麼，這包銀子權充用度。」

大學取出一包白銀，擺在面前。

「呀呀，這又何必！」

口中雖如此說，這時甚內却正需要。

「不必客氣了。」

「是。那麼却之不恭，甚內從命便是。老爺，這次既有細川家爲後盾，決使武藏難逃天理，儘請放心！」

甚內再用隻手，拍胸承諾。

十一

那天夜裏，武藏端坐在匿居的後進房中，沉沉地陷入瞑想。

寺尾新太郎來傳達佐渡像戰書般的一番話，是在午前。武藏對新太郎激昂的陳辭，只是靜靜地聽着，不贊一詞。

新太郎就此回去了，但到黃昏時，又催馬前來，而且說：

「先生！相爺不召別人，單要鴨甚內一黨護送公主前往中津，已決定派原田大學前去與甚內接洽。」

「知道了。」

武藏只是回答了一聲，便不發一語。但待新太郎不得要領地正想回去時，武藏這纔開口說：

「新太郎，你給我轉語相爺，說是上午的答覆……」

武藏一頓，接着說：

「記着，你說是——武藏謹遵台諭，自當善爲照護公主。至所賜之件，乃武藏所深愛，先此道謝。哪——記得嗎？」

「是，知道了。」

「新太郎，你竟忘了相爺的眞意，眞正的佐渡老爺！」

「呀，先生！」

新太郎的眼前一亮。

「好，去罷！」

「告辭了。」

新太郎便匆匆而去。

入夜後，武藏纔澄心淨慮，沉入於深思之中。佐渡、悠姬、甚內、鈴姑、孫六，一個接着一個，登上武藏胸中的舞台。武藏正在愼重地考慮着作戰計劃。漸漸地，他的雙頰上滿溢出會心的笑容。

「森都！」

他朝隔室裏正在談話的森都叫道。

「武藏先生，什麼事？」

「不，不必過來，請你就在那裏奏一曲，要勇武的曲子。今天不是占卜哪。」

「是。」

森都知道武藏心裏高興，便取下琵琶，彈了一曲「一底谷的包圍戰」。

武藏邊聽着豪放的旋律，更堅定了必勝的信心。

「與公主一同上京！帶着三十郎，但走那一條路好呢……」

正想到這裏，阿通的臉突然浮上他的眼前，而且是最後背棄武藏時的容色。

「也許悠姬也會……」

武藏不禁連想起來。

「悠小姐接受了殿下所贈的念珠，她不見得知道佐渡的眞意，不知道會不會失望之餘已決心爲尼？待到最後，是不是也同阿通一樣峻拒自己？」

連做夢也不曾想起過的疑惑，忽如一朶黑雲，遮蔽在他的眼前。

十二

武藏推想佐渡的本意是這樣的：

他對武藏那挑戰一般嚴厲的話——話中含着要武藏憑手腕劫取悠姬的謎底。所以要甚內一黨去負護衞之責——乃示意既非細川家臣，儘可格殺勿論。不錯，不愧佐渡，確是神出鬼沒，極盡窮通之妙的好戰略。尤其是把護衞之責交給甚內一黨，是細川家逃避責任的良策。

緣此，武藏欣然接受了佐渡的挑戰，勇氣百倍，籌劃下必勝的戰術。但現在，突來了這疑惑的黑影，不覺爲之氣沮。

人們常駕着雙馬馳騁於人生旅途上。清醒不迷時，端賴兩馬能比肩齊足而驅。但一旦到了歧路，兩馬如或背道而馳，左乎？右乎？御者困惑，見者驚心，而未知孰可？

像武藏這樣的人物，竟也難免墜此疑慮。

「佛奴！」

武藏不覺衝出這冒瀆的一語。不知緣何，當他的熱情到達最高潮時，到頭來便是與佛對壘。

不，不僅熱情的場合如此，當他臨到重要的決鬬關頭，生命的活躍到了最高峯時，神佛便也探頭出來。武藏對此極爲反感。武藏並非無神論者，在他終身奉行的生活信條的獨行道上，對神佛抱着敬而遠之，決不依賴的態度。武藏知道，神佛掌握着影響人類的偉大力量。但他那永遠的探求心，與自主的精神，使他不僅不依賴神佛，毋寧以之爲敵，形成一股激昂的鬬志。

「悠姬會不會也像阿通，到頭來跪倒在三寶脚下？」

武藏自言自語，心中爲之黯然。

事實上。悠姬經不住義理人情的糾纏，險些屈服於權力和因習之前了。

「武藏先生，我們共同濶步！」

雖曾這樣向武藏立誓……

「縱有伯父伯母的命令，也絕不違反初志！」

雖曾下了這樣堅決的心意……

但人心的堅强是有限度的，一旦鬬志受挫，便不禁想道：

「到現在如再拖累武藏先生，會不會陷武藏先生於叛逆，阻滯他的前程呢？」

而昨天還認爲對權力和因習宣戰，向艱險的人生邁進，在武藏，在自己，都是值得歌頌的光榮之路的？

而今，心灰意冷的世界，竟在寂照中展開了。

——只要自己削髮出家，便能萬事平穩……

「哨哨，菩薩！」

佛像在悠姬的眼中突現莊嚴。心中從來不曾有過的如來法相，低垂着慈愛的慧眼，向她伸出慈悲的手。

十三

但悠姬是爭强要勝，長於理性的女子，怎肯輕輕地犧牲自己？她對未來的夢想，是藝術家的

生活。繪畫或文學雖未決定，但不受任何拘束，以自由的精神去追求美與眞，這纔是她的理想前程。

悠姬對所師事的光悅和等伯，寄以無限的尊崇。她陶醉於「源氏物語」華麗的文藻；但自己所追求着的美與眞，又自不同。那是尚未見於今日的——躱在明日的世界中的什麼東西。

所以她的生活雖潔白而崇高，但要她去做尼姑，無條件地侍奉三寶，壓根兒就不合於她的本性。悠姬雖幾次受挫，幾次想求助於佛陀，但終於顫慄地掙扎着站起來。

「武藏先生！」

她在心中嘶號着。

武藏的英姿再度浮上眼底。她想起武藏的話，再度反復諷誦武藏前天送來的書札。於是與武藏兩人昂然直往求眞的大道，燦爛地展現在眼前。

第二天早晨，悠姬好不容易堅定了信念。

「再去求見爺爺，斷然予以拒絕，把念珠還了他吧！……只要自己不畏縮退後，武藏先生必能顚覆甚內的陰謀，不僅自己，伯父的立場也一定能打開的。」

她這樣下了決心。這時，侍女進來說：

「小姐，相爺召喚。」

「就來了。」

她換了衣服，進了佐渡的房間。佐渡微笑着說：

「阿悠，身體好些嗎？昨天連飯都……」

「不，早飯已用過了。」

「那纔好。你答應了我們的話，殿下也很高興，頒下了很多恩賜金。動身的日子，已決定在三天後，這次分別，一時間難能見面，今夜擬設宴替你餞行。」

「伯父！」悠姬凜然叫道：「我拒絕前去！」

「什麼，拒絕？阿悠，事到如今，怎麼好再任性呢。這是殿下的吩咐呀！既食細川家之祿，

任何人也不能違背殿下的命令哪！」

「我拒絕前去，請把這個退還給殿下。」

悠姬留下念珠，就此一聲不響退回自己房中。她雖鐵青着臉，但並不流淚。她一直到了衣櫃前，從抽屜中取出短劍，端坐上首，拔出劍身，靜靜地凝視着霜鋒。

十四

這時，門外有了輕微的脚步聲。

「公主！三十郎參見。」

悠姬愕然，把短劍納入劍鞘。

「噢，三十郎，進來罷。」

好久不來的少年畫家矢野三十郎，推門進來了。

「三十郎，近來怎麼沒來？」

「是。敵人發見先生的住處，爲怕危險，我也離開城裡的旅店，與先生搬住一處了。而且我那劍術的師父，也加入了甚內一黨，就住在這裡附近，所以不敢輕易出來。」

「那武藏先生呢？」

「有信在這裡。」

悠姬從三十郎手中接來武藏的信，急急撕開信封。

——爾後詳情，已從三十郎得悉備細。聞君侯已有明令，未知公主決心為所動搖否也？至切懸念。前函曾以窮通變化之理奉陳，諒邀亮詧。今時機將熟，動在眉睫，萬事請依相爺指示，以靜待武藏之出現，雖至最後一瞬，祈毋輕言絕望。

悠姬看了信，吁了一口氣說：

「三十郎，請你轉達武藏先生，悠姬此心絕不動搖，君侯所賜念珠，業已璧還。但上諭三日後動身，送我前往中津月光寺。以上各節，務請轉達！」

「是，謹遵臺命。先生所擔心的，是這次的

事周折太多，不能一一向公主明言，怕因此惹公主疑念，以致躊躇難決。公主！千萬請你相信先生到底！」

「三十郎，謝謝你！必不得已時，我還有此呢！」

悠姬說着，望着身邊的短劍。

「公主，切莫……」

「只是表示我的決心罷了。」

她的眼中閃着光彩。

「是，我想先生也可放心了。」

三十郎的眼中也閃過一陣光芒。

而一方面，佐渡却不顧悠姬決絕的表示，這天早上還是若無其事地，吩咐夫人準備晚上的宴會，就此上殿去了。

黃昏，佐渡回府之後，寺尾等五人，和平時與悠姬親近的娘兒們，共有十二、三人齊集在大廳中。悠姬也絕口不提早上的事，由佐渡夫人幫着盛裝起來，神采奕奕地進了大廳。

佐渡痴痴望着悠姬。夫人含着眼淚，她是當然不會知道丈夫的眞意的。

而出乎意外的，三十郎和森都也由侍女帶領着進來了。悠姬爲之一怔。

「阿悠，那次在不老庵裡聽過的琵琶法師，我看你中意，便也請來了。」

佐渡莞爾說。森都的琵琶，使那天的夜宴添上一陣的熱鬧，是當然的了。

十五

悠姬愈美，愈使人感到辜負青春削髮爲尼的殘酷。連那已知道佐渡的心意，而且堅信武藏和自己五人必能奪回悠姬的「五人團」，也不禁感觸得不敢開口，悄然沈默。這其中，唯有森都時而說些笑話，或則彈些小曲，支撐着熱鬧的場面。

叫森都和三十郎來，是佐渡的意思。他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閑閑地吩咐新太郎說：

「哪，那天在不老庵舉行茶會時，不是有一個彈琵琶的法師嗎？聽說與三十郎認識。阿悠對那琵琶好像很是中意，假如仍在小倉，與三十郎一起邀來。你去找找看罷。」

新太郎當然知道森都與武藏住在一起，便一口承諾下來，到了烏旗。

三十郎那時也已回來了。

武藏聽了三十郎的報告和悠姬轉達的話，心中的疑雲一掃而消。

「哦，這次我戰勝佛陀了！」

他回頭望着森都笑道。

「哈哈哈，你看！」

森都也笑着說：

「先生因阿通那回事得了教訓，這次却看錯苗頭了。」

「倒不！」

武藏搖頭說：

「倒不是看錯苗頭。家庭的壓力，義理人情的糾纏，是比什麼都有力量的。死或屈服，除此無路可通。站在那屈服背後的，就是佛陀。公主一定也曾被迫掙扎到了危險的邊緣，但結果她勝利了。森都！那是賴我的一臂之助呀！我的疑惑，纔使公主得以擺脫灼膚之痛的呀！」

「不錯！」

森都深深地點頭首肯。

就在這時，新太郎替佐渡來邀請他們了。

「先生，您看怎樣呢？」

森都向武藏問道。

「好，去罷！離動身還有三天，還得通知公主一聲——就是那件事？」

「啊啊，不錯！」

森都拍着大腿說。於是，森都與三十郎便連袂去叩訪佐渡的府邸了。

森都支撐了宴會的場面，大家也直覺到公主出門，非得熱鬧一下不可，先是新太郎吹笛，接着是佐渡夫人的小鼓，佐渡吟誦謠曲，最後由悠姬舞蹈。

森都接着站了起來。

「琵琶雜奏八人技！」

說過之後便離開大廳。不一會，從大門那邊傳過來琵琶的聲音。大門口的餘韻猶在振蕩，琴聲突轉向後花園而起，再轉而至厨房。琵琶的聲音四面八方移動，而且此起彼伏，其間時速可謂間不容髮，無論怎樣快腿，也非一人繞宅飛跑所能彈奏的。

「唉，眞是絕妙神技！」

大家正在感嘆，琴聲戛然而停，森都悄然回到大廳。

「各位，我到底坐在那裡彈的？能揭穿這一謎底，纔是這一技藝的精髓哪！」

「不，攪不清楚。」

人人都搖頭讚嘆。森都掉向悠姬說：

「公主，我把這一秘訣傳授給你，權充森都餞行禮品吧。那麼，請借一步說話。」

說着，邀她到了走廊上。

「公主請你切切記住……」

接着是一陣低低的細語。

十六

長岡家像是備辦嫁粧一般，雖說此去是遯世出家，行將置身於喜怒哀樂以外的世界，但還是衣服用具，莫不齊備。

阿悠也不再違拗，只是一句話不說，把自己閉在房中。對武藏的信賴已是無懈可擊，心中漸漸堅强地武裝起來了。

——不知武藏何時出現？

餞別宴那夜，森都在走廊中對悠姬說：

「公主，剛纔的琵琶聲音，你要牢牢記住！那聲音便是指引你的。辨別的方法是……」

實的方向前往。聲音共有七虛一實，要朝那聲音便是指引你的。

森都於是把那方法傳授給了悠姬。

從這一事，悠姬推斷武藏將與森都同時出現

，把自己從相府中搭救出去。所以到了深夜，便偷偷地檢點起來，傾耳等着森部的琵琶聲。

但什麽也沒有，第二天終於是動身去中津的前夕了。

今夜必來！入夜後她便把手頭的東西收拾起來，悄悄地等待着。

「相爺召喚，在客廳裡。」

她聽了侍女的傳達，走進客廳一看，那裡坐着令人叫絕的幾個怪物：兩個獨臂獨眼的男人，和一個中年的女人，端坐在佐渡之前。

「阿悠，明天護衛你前去的人，先介紹給你認識。鴨甚內、岸孫六兩人，和名叫鈴姑的女子。」

佐渡這樣一說，三人便一齊向悠姬俯伏下去。

「參見公主！」

「………」

悠姬一聲不響，低頭瞪着三人。雖是初見，名字却早有所聞——是武藏之敵！陰謀的首酋！

佐渡爲什麽竟用這三人呢？難道說，以佐渡那麽練達的人物，而竟爲三人的陰謀所乘？悠姬的眼中，滿漾着疑惑。

「阿悠，此外尙有工夫了得的浪士數十名，送你直達中津。」

「伯伯！」

悠姬冷冷地望着佐渡說：

「爲什麽用得着這麽多人？」悠兒心中疑慮。」

「阿悠，世上儘多不逞之徒，這次也有暴徒準備半路上攔劫，不得不妥爲戒備哪。」

悠姬愕然。心想，武藏的計劃，難道早爲識破？

佐渡接着說道：

「所以阿悠，你也得先下決心，不論路上發生任何變故，不要慌張，早作打點，以備萬一。」

十七

佐渡謎一樣的話，是促使悠姬早下決心的；之後，他再把目光移向甚內們說：

「怎樣？甚內！你們自信能保得住平安到達嗎？」

甚內挺着胸脯說：

「萬無一失，縱有鬼神出現，也決不有負重託。小人所邀的四十人，盡是鐵錚錚的第一流劍客，而且拼着性命爲相爺賣力。」

說過之後，望了望悠姬。

「哦，那麽一切拜託，這裡動身的時間是明日酉初。」

「是，在中津口專候。」

「那麽，辛苦你們了。」

佐渡凝視着悠姬，聽着三人的脚步聲漸漸遠去。悠姬臉色蒼白，端坐不動。

「阿悠！」

佐渡突然柔聲叫道。不老庵以來，只聽到事務的冷冰冰的言語，悠姬不禁訝異地抬起頭來。

「伯伯！」

悠姬突然湧上溫暖的情意。

「阿悠，緣份太短了。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變故哪……」

「伯伯！」

「原是想讓你盡量伸展才能，成一個日本第一的女性，嫁一個金龜婿的，而竟……」

「我也無限悲痛，與伯伯分別……」

「哦，今後怕很難見面，不要忘了伯伯！希望你仍能做日本第一的女性。」

「是。伯伯！」

「今後，你走的路是艱險的，但不要氣餒！」

「………」

「念珠已送還君侯，却又賜下不少金子。好好的帶在身邊！」

佐渡從懷中取出一包重甸甸的紙包，放在悠

姬面前。

「伯伯，我知道了。伯伯，請你寬恕……我，我竟懷恨伯伯哪。」

悠姬不覺用雙手掩了臉龐。

「不，該懷恨的，還是懷恨罷。爲求本藩的安全，屈服於德川的權勢，逼得佐渡不得不犧牲了你。可憐的弱者！可恨的無情漢！」

佐渡也噙着眼淚說。

這時，甚內、孫六、鈴姑三人，正並肩著在幽暗的街上，意氣揚揚地走着。

「可是鈴小姐，你以爲悠姬怎樣。」

甚內打破沉寂說。

「不愧王侯的公主，品格高貴，而且生性剛强。難怪武藏中意。武藏這樣的人，無論生得多麼漂亮，像通小姐那麼動輒哭哭啼啼的女娘，一定不會歡喜。」

「你倒很中意似的。」

「當然哪，但把她一刀兩段，不知武藏作何感想呢？嘻，嘻，嘻……」

鈴姑朗笑着說。

十八

甚內慌忙說：

「鈴小姐，你難道要把悠姬……」

「不可以嗎？甚內哥！殺了她，就等於去了武藏隻手，廢了他隻眼，不，也許更爲痛心哪！」

「使，使不得！咱們只認定武藏一人，萬一咱們對悠姬下手，等於以細川家爲敵。將軍家、板倉老爺也絕不以爲然的。哪，岸先生。」

「哦，現在將軍與各國王侯之間的關係，是七分怨毒，三分討好。就像悠姬這回事，乘機壓榨，一方面卻借上意討好家老。做得過火，咱們便全般輸了。」

孫六答腔說。但鈴姑冷笑了一聲。

「可是甚內哥，你們眞以爲能擊 敗武藏嗎

？」

「哦，當然哪，總得有九分把握。」

「哼，不見得罷！固然都是有名氣的劍客，但比起武藏，怕還沒有一半力量。不三不四的人，無論人數怎麼多，還是不三不四的哪。」

「哪——裡，萬一扳不倒武藏，只要把悠姬護送到了中津，便算是咱們的勝利了。從此，武藏便是細川家的對頭，成了全國的緝捕人犯。」

「假如悠姬被武藏刼奪了呢？」

「哼，鈴小姐，一切盡在甚內的盤算之內哪。萬一如此，咱們雖說不得響話，但武藏從此成了細川的怨敵，等於是反抗將軍家的叛徒了。再則，以一介浪人而收養嬌生慣養的王侯家公主，武藏喫的苦頭有的是，哪裡還容得他作劍術的進修。哪，鈴小姐！千萬不可傷害悠姬！」

甚內滔滔地騁其舌辯。鈴姑顯得很失望地。嘆息着說：

「唉唉唉，男人竟是那麼沒勁，會想得那麼不着邊際的。倒不如與甚內哥分道揚鑣，各做各的來得痛快。把傾心武藏的娘們，統統給宰了。」

「鈴小姐，不要嚇唬人，說什麼分道揚鑣各走西東。那，那怎麼成！」

甚內這可着了慌！哀哀地說。

「嘻嘻……」

鈴姑淺笑着說：「放心！武藏活着一天，咱們是永不分手的哪。」

不久，三人跨進了中津口附近大隆寺的山門。大殿上的長夜燭仍高高地亮着。自視不凡的一羣浪人，團團地坐成一個圈子，氣焰萬丈地正在高談濶論着。

三人靜靜地進去，話聲戛然而停。

「各位！」

甚內高喊了一聲，向在座的環視了一周。他那神氣，儼然是領袖的身分。

第三十二章　狂　飈

一

甚內爲着明天的大事，先對全場作了一次訓示，接着便把自己精心研究而得的，對武藏作戰的要點，作了戰略上的說明。他的話剛告結束，曾是三十郎之師的橫田梅軒進前叫道：

「頭領！」

「梅軒先生，有什麼事？」

「有一位不世的天才劍士，非得給我們一黨推薦不可的。」

「噢，天才？」

「年齡雖僅十八，人品工夫，宛如當日佐佐木小次郎先生的少年時代。刀法之佼，如梅軒者，遠非所及。」

說着，他向全座一瞥：

「說句放肆的話，吾黨中人，恐未有出其右者。」

平時孜孜於物色天才劍士的甚內，聞此不覺欣然問道：

「這眞難得。那人現在何處？」

「喂，松山，出來一會！」

梅軒朝僧房一喊，隨着輕微的步聲，進來一個令人目眩的美少年；身高五尺四五，雖已成年，仍是總髮覆額，身穿紫色輕裝，外罩緋紅無袖披褂，腰懸三尺六寸長刀；眞個是面如滿月，唇若塗朱，一表的人才。靜靜地手按長刀，進於甚內之前。

服裝相貌，都酷肖當年的小次郎，甚內以下，凡認識小次郎的，莫不訝然，齊聲讚嘆。

「後輩乃肥後國八代「鄉士」，前八代城主名和氏之一族，松山主水的便是，謹乞明教。」

這少年朗朗地自報姓氏，躬身而立。

「我便是一黨的頭領鴨甚內。足下兵法，出

何師派？」

「最初隨家父學習中條流，然以窮鄉僻壤，少有知名兵法家足以爲師，遂乃遨遊山野，以野獸爲敵，以風水爲師，潛自進修，却無師派可言。」

「這倒有趣。梶野先生！勞神一試身手！」

「遵命！」

梶野景道，是這一黨中屈指的劍豪，年約三十七、八，自稱一刀流劍士。他應聲起立，搖擺着六尺以上的巨軀，大聲喝道：

「你那主水，前來領刀！」

「是，務請手下留情。」

兩人各取木刀，分左右而立。梶野景道欺他年少，一上手便揮木刀，刀擬「上段」。

「唆——呀！」

一聲呼喝，聲震屋宇。少年默不作聲，臉浮微笑，輕輕地擬刀「正眼」。可是，漏洞百出；至少在景道的眼中是如此看法。

「看刀，臉龐！」

景道毫不猶豫，踏上一步，揮刀而下。

「主水敗矣！」

甚內心想。但只聽咔擦一聲，刀隨聲飛——景道的木刀脫手飛上大殿屋頂，碰在承塵上反撥落下。

少年手擧木刀，望着慌亂的景道：

「請恕放肆！」

聲起刀落，迎頭蓋下。但離頭僅一紙之隔，驀地收刀，卓然而立。

二

「勝負已分！」

甚內對少年俐落的刀法，驚嘆之餘，不禁脫口叫道。他雖從來不曾提過刀劍。但積多年經驗，對於劍術的審判，識見至爲犀利。

「輸，輸了！」

景道無奈，低頭服輸而退。

這時，一個四十左近，滿面烏斑，自詡獨創無敵心流，在槍法上爲這一羣人中翹楚的，小西的遺臣松野三九郎，離座向前。

「好俊的工夫，三九郎心折之至，本人擬以槍法討教一二。」

他持槍在手，揚揚得意地說。

「多承錯愛，後輩自當討教。只是手下留情……」

松山主水仍是滿面春風，隻手提刀，擬於「正眼」。

「喉——呀！」

「噢！」

雙方各自提氣一吼，相對着隨身旋轉。主水的架式仍是漏洞百出，但三九郎已有前車之鑑。在那空隙間感到凌厲的殺氣，不敢輕易進身。

三九郎狡巧，只用槍尖在主水眼前左右轉動，眼看對方目眩神移時，望着主水胸脯一槍刺去。

「喉——呀！」

槍隨聲進，疾如電光石火，勢足貫穿鐵壁。

「呀呀！」

觀衆不覺驚叫，一齊睜大兩眼。明明見那一槍正中胸前的，主水竟如一縷輕煙倏忽不見，變成一隻白鳥騰空飛翔。

「哦——妖術？」

三九郎茫然四顧，但隨即厲聲喝道：

「主水，膽敢使妖術化身白鳥！再受我一槍！」

三九郎凌空一槍，正中白鳥，只見它張着兩翅飄然落地。三九郎大聲喝道：

「主水，尚有何說！」

可是轉瞬間定睛一看——

「呀呀！」

不覺一聲驚叫，木然而立。明明刺中的是白鳥，落地的却是一把白扇。圍觀的甚內一夥，也各疑信參半，揉着眼睛，張皇四顧。

「三九郎先生，這裡，這裡！」

這時，主水却在松野三九郎背後肅然端立，朗聲高笑。

三

松野三九郎像是着了鬼迷，始終攪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但輸是輸定了，只好茫然退下。

這以後就沒人再敢上前挑戰了。

主水也退到甚內前，坐了下來。

推薦人的横田梅軒，這下可得意非凡地：

「頭領，各位，你看如何？」

他還顧着一座說。

「嘿，佩服之至！岸某乃『伊賀者』流，曾習『忍術』（忍術是日本武術中之邪道，如我國白蓮教。習忍術者，號稱伊賀者，自成流派。）書中所載，登峯造極者可通仙術，能變飛禽走獸以護身。但我只知理論，實際施術，却是初見。心中欽佩！」

首先答腔的是岸孫六，可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了。甚內當然滿意，也感嘆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但一夥之中，也有那些合理主義者，始終疑信參半，不肯相信自己眼睛的。便進而言道：

「請教松山先生，剛才的仙術，在理論上未知如何解說？」

「我不知理論。」

主水斷然回道。

「這點，由我來給各位說明罷。」

孫六挺身說道：

「蓋人之所以爲人，乃現實中眼所不見的事物，能由想像得之。所以現實中所能見的東西，和想像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在我們的心中混淆存在。而在偶然的機會，想像的產物竟自心中脫出，映在吾人眼中，往往被誤認爲眞有其物。那樣場合，原來沒有的東西居然現形，膽小的人會把樹影當作妖怪之類便是。」

岸孫六不愧自稱「伊賀者」流，說得頭頭是

道。

「所謂仙術也者，就是利用人類的這一心理，惹起對方玄妙的錯覺，就像剛纔我們把白扇誤爲白鳥。但這只是一種理論，事實上究非人人都能領悟。各位，這可明白了罷？」

「原來有這許多講究……」

一夥人點頭稱善。甚內這纔開口說：

「主水兄，眞了不得。我歡迎你加入我們這一黨。各位以爲如何？」

當然是無異議通過了。

「那麼，從今天開始，便是我們一夥了。在下忝居頭領，你的年紀還輕，就不客氣的稱名道姓叫你主水。未知尊意如何？」

「是，絕無異議。」

當夜的會談於是結束，甚內便帶着新發掘的寶貝松山主水，與鈴姑同回寓所。

到了樓上甚內房中，坐定之後，鈴姑纔對主水說：

「主水先生，我眞高興，你竟同小次郎先生年輕的時候生得一模一樣。」

「眞是的。」

甚內也無盡感慨地說。但鈴姑却擔心地說：

「可是主水先生，對頭是武藏哪！請你千萬不要大意！」

主水的口角浮上無敵的微笑，儼然答道：

「我所以離開八代，目的就是想同那號稱天下無雙的武藏一決雌雄哪。」

四

那天夜裡，武藏所匿居的後進一室，直至深夜，還亮著燈火。武藏端坐着，與他相對而坐的，是三十郎，以下四郎、與市，加上寺尾新太郎等五人團的青年武士，都綳緊着臉。

他們，也對明天的作戰，正在愼重其事作最後的佈署。告一段落之後，武藏纔恢復平日的溫和語調說：

「三十郎，跟我一起，帶你上京去。沒什麼問題吧？」

三十郎的眼中閃着希望的光彩。

「先生，我是求之不得哪，先生也知道的，家母的希望就是這樣。也許她老人家會覺得寂寞，一個人太冷清了。我一定成爲第一流的畫家……將來補報養育之恩。」

新太郎插口說：

「先生，兩、三天前，相爺在我們的面前，故意高聲自語着說，三十郎將來是很有希望的畫家，看機會推薦給殿下，讓他能在本藩做事。」

武藏點頭說：

「哦，將來一定有那麼一天的。三十郎，到京後要好好的進修。」

之後，他把視線投注在四郎身上。

「四郎，你也許不願意，但明天早上離開這裡，回你媽媽身邊去。不久的將來，我再叫三十郎接你上京。」

「先生，一定的哪。」

四郎雖是心裡不願，却也答應了。

「你呢？」

武藏掉向與市說：

「明早從旅館動身，過渡到下關，在上長府的木村又藏先生家等着，我與森都隨後也去那裡看你。」

「我不，我要跟師父一起走。」

與市搖頭說。

「但與市，跟森都一起，就非得碰上你最怕的斷殺不可了。」

「我不！」

「與市，聽先生的話，這次的斷殺不比熊本那次，要可怕得多哪。」

森都也從傍勸說。可是與市却怎說也不肯點頭。

「我，不再嚷怕了。我怎能讓眼目不方便的師父，單獨到那麼危險的地方去呢？我，我一刻

也不離開師父，先生！師父！請帶我一起走罷。」

說着，說着，他便放聲哭了。

森都貶着兩眼，在他那什麼也看不見的眼中，沁着淚珠。

「與市，不要再哭了。帶你一起去哪，跟着師父一起，永遠不要離開。」

武藏柔聲安慰着說。

五

武藏穩住了與市之後，掉向五個青年武士。新太郎像立等回話似地，馬上開口說：

「先生，我們這次奉上諭，由相爺委了新的職務。」

「呀——」

武藏微笑着說：

「寺尾，那職務讓我來猜猜看吧。」

「喨？」

「本藩浪人督察，是不？」

五人同喫一驚。新太郎接口說：

「先生，怎麼知道的？只是名稱稍有不同，是本藩浪人巡檢，見有可疑人物，應即查問，逮捕，拘送奉行所法辦。倘有抵抗者，格殺勿論。配有部卒三十名，聽憑調遣。唯該職乃奉幕府之命新近設置者，任命狀上注得清清楚楚。」

「哦，幕府對浪人的取締，似乎越來越嚴厲了。寺尾，我也是浪人哪，格殺勿論，悉聽尊便。哈，哈，哈……」

武藏難得這樣放聲高笑的。

「可是先生，你怎麼知道此事？終不成與相爺暗中……」

野田插口說。

「野田，不要亂猜。雖說是兵不厭詐，也不會瞞了你們去與相爺見面的哪。可是，只要揣知相爺眞意，識得戰略，自然會來這一手，倒是當然應有的處置，早在我的預期之中了。你們也應

該知道得很淸楚，相爺視公主如同己出，熱愛逾恒，且寄以莫大期望。今公主被辱，創痛之深，可想而知。因而對陰謀的罪魁禍首，深惡痛絕，豈是尋常！」

「先生，我知道了，相爺創痛之深……」

五個青年武士，莫不緊握拳頭，咬牙切齒的痛恨。其餘的人，也各肅然變色。

部署就緒後，五個青年回了小倉。

待森都退出之後，武藏瞑目獨坐了半晌，這纔把倚在壁上的大小雙刀，細細地檢點一番。先是小刀，其次是大刀，一一抽出拭淨刀身，拿到燈下，映着燈光檢視。那把「伯耆安寶綱」的刀，明晃晃地纖塵不染，刀鋒犀利得如像新發於硎，光！那像是光的本體。在那一團白光中，透着燦爛的光芒。刀身上發散出一種無可名狀的香勻。原是爲殺敵而打造的，現在只是催人美感。

武藏恍然陶醉於美感之中。但繼而，他却凝神注目，自語着說：

「它的深奧處，蘊藏的是什麼？」

美的，只是外表；美的，只是香勻；那背後深奧處所蘊藏着的，又是什麼呢？除了斬獲之外，一無所有；這是刀的本性，似在脈脈地起伏跳躍着。沒有溫情，沒有憐憫——在生命最後對壘時，它所發散的那股殺氣！

「毋須躊躇，毋須畏懼，毋須迷戀！」

武藏以有力的語氣自語着，發出一聲深沉的呻吟。

六

武藏所以呻吟，是他警覺到了自己臨決勝時的心的活動，無異是寶刀的本性。不僅此也，就是平時的心境，也與刀的本性合而爲一了。

「我視人世間一切生活莫非戰鬪——是我那寶刀一般的本性，要我如此。」

「凡我所見所聞，無論鳥獸蟲虺，神佛衆生，愛人摯友：在我視之，莫非戰鬪。」

「這樣可以嗎？」

「可以！一切都孕育於戰鬥之中。戰鬥使我淨化！戰鬥使我向上！我於戰鬥中參悟！眞理、至善、幸福、愛情、和平，莫不求之於戰鬥之內。不，戰鬥便是創造；戰鬥能創造一切！」

「戰鬥的目的何在？唯一的只是勝利！」

武藏這樣自問自答着。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心，竟與刀的本性合爲一體。

「阿通和悠姬，莫非我的寶刀所產生的女娘。阿通放棄了戰鬥，悠姬願與我偕進。不知能否如願？」

武藏仍自語着。雖有虔敬之意，但不憑藉神佛；雖有愛戀之心，但不依恃衆生；以一切爲戰鬥對象的人，在思想上常獨行於嶺巔的孤徑之上。森都和五人團雖是互相眷顧的朋友，但與我仍隔着一段很長的距離。唯有悠姬一人，也許堪稱同道。

阿通也曾是的。阿通雖是熱情的同行伴侶，但她的目標，與武藏不同。她只是同床異夢的情侶。所以雖曾一度彼此熱戀，終於分開了。

「悠小姐，你也許能跟我前進，雖是艱苦，但也是快樂的旅程……」

武藏的心感到一陣溫暖。

「悠小姐，謝謝你有戰鬥的信心。武藏必能救你跳出陷阱！但在此之前，你須得先單獨奮戰。而那單獨作戰如未終止，雖至最後一刻，也切莫大意。強敵常是不邀而來的惡客，最後方始出現。」

武藏突然蹙額——他的眼前浮上鈴姑的臉。

「奇怪的傢伙！」

甚內和鈴姑在長崎都曾有手刄的機會，但只是傷了甚內一臂，留了他的一命；鈴姑因是女人，抬手讓她過去了。武藏對甚內感到稀有的興趣，讓他活着，總得有一天抓住他的眞相。

但前次浴罷被偸襲的時候，他警覺到鈴姑險

險的迫力，也不在甚內之下。那是剛愎而無知的女人所常見的——不合理的，感情的，不循軌道的，盲目而充滿着誤謬思想的，勇敢的實行力。武藏雖擅長合理地解剖人心，能看穿敵人的策謀，但要解剖這個女人的心理，却也不易。只是直覺地——

「她會不會對悠姬……」

這樣想起來，心中爲之一震。

把大小雙刀細細地檢點完畢，武藏便上了床。他是一上床便睡熟的。黎明前，他先是聽見馬蹄響，接着是脚步聲。

「先生，請開門！」

是新太郎的聲音。

七

「寺尾嗎？」

「先生，對不起，這樣早來打攪您。」

「進來罷。」

武藏開了一扇板門。

師徒兩人，在幽暗的燈光下對面坐下。

燈芯「蚩」的響了一聲，漸漸地亮了。

「說罷！是不是公主身上有了變故？」

「是的。」

新太郎壓低聲音說：

「興秋殿下在大阪城內自盡，昨夜深更，快馬送來給相爺及公主的遺書。」

「噢，自盡了？」

「我從這裡回去不久，相爺卽刻召見，承告備細，並已面謁公主。」

「唉，父女兩人相依爲命……悲嘆之情可想而知。」

「眞是令人鼻酸，不忍卒覩。」

新太郎囁着喉嚨說，武藏也貶着兩眼。

兩人暫時都不說話，但不久，武藏揚眉問道：

「那麼，遺書是？」

「是，相爺和公主的都曾見示，首先對於自盡一節——意謂大阪城內，派閥紛爭，醜態百出，豐氏再興無望，心灰意懶之極。從而自嘆背叛父兄之愚，殺身以謝……」

「早就聽說淀君（淺野長政之女，名茶茶，豐臣秀賴之母。秀吉歿後，輔佐秀賴，喜攬權威。大阪城陷，自殺死。）的偏執，寵臣大野的專橫，雖有片桐、木村、眞田等忠貞之士，也只是廻光反照，點綴暮景而已。與秋殿下的心境，至堪同情。」

武藏感慨無涯地挿口說。

「與秋殿下也知道公主此次之事，向相爺深致歉意……」

新太郎說到這裡，突然住了口，緊握着的兩拳，不住顫動。

「寺尾，不必擔心，說下去！」

「是。說是照所司代旨意着公主出家，以謀一家安泰，聊贖罪衍。」

「哦，給公主的遺書呢？」

「先敍死者的悲運，謂係不孝父母的果報，深望汝早日皈依佛門，爲父母祈求冥福。此乃亡父唯一願望……臨終之言，摧人肺腑。」

新太郎悄然低頭。武藏也垂目無言。

過不多久，武藏抬起眼睛，靜靜叫道：

「寺尾！」

「是。」

「相爺怎麼說？」

「悄悄地對我說，生父旣如此說，教佐渡也無計可施——要我這樣轉達。」

「哦，那麼公主呢？」

「緊緊地握着遺書，嚶嚶啜泣，只是時時叫着先生名字……」

「叫我名字？」

武藏交叉着兩腕，靜靜地凝神深思。蒼白的臉上，漸見紅潤。

八

悠姬呼喚武藏的名字，使武藏頗有感觸。是呼救之聲呢？還是決心屈服的求饒之聲？武藏澄心傾耳，想竊聽悠姬的心聲。

悠姬原是下了那麼堅定的決心，那麼信賴着武藏的，但被突如其來的噩報，給完全擊碎了。父親的自盡，僅此一點，已够她消受的了。

「爲父母祈求冥福！」

父親的話是多麼沉痛喲！

「一定爲父母求冥福，決心身入空門……」

讀了遺書，悠姬這樣叫着，哭倒在地。

這時，佐渡的夫人進來了。

「阿悠！」

她緊抱住悠姬的肩頭，流着眼淚說：

「一個武士的女兒，平時便非有這樣的決心不可哪。」

她更鼓勵着說：

「早一刻也好，盡早皈依佛門，參禮三寶，便是你對父母的最後孝思了。」

「是的，姑母。爸爸的遺書上，也是這樣說的。明天……」

悠姬說到這裡住了口，是武藏的影子浮上她的眼前。她自問：

「對武藏先生的諾言，是否可以撕毀？」

佐渡夫人去了之後，悠姬拭了淚。父親的哀懇和對武藏的誓言，在心中對峙着，使她掙扎於兩者之間。

不願削髮爲尼。但父親臨終的哀懇，又怎能輕易拂揮得了呢？

悠姬自己所求，且曾對武藏承諾的決心，像是漸漸向後退去。愈想，父親臨終的遺言，愈見增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壓蓋下來。

「武藏先生，請救救我！」

儘管悠姬的心中嘶聲呼救，但堅決的誓言仍在節節後退。

這時，佐渡與夫人又進來了。夫人把隨同遺書送了來的白木靈牌供在上首，點上香火。

佐渡貶着眼睛，柔聲問道：

「阿悠，怎樣？明天能去嗎？」

「是，奉着爸爸的靈牌，早一刻也好，皈依佛門！」

悠姬終於戰輸了。

「哦，眞是難得……可是阿悠，你要把最後的決定，去通知那人一聲！」

「是。」

「那麼伴着爸爸的靈，靜靜地過一夜，也像在京裡一般。」

老夫婦垂頭離開。接着，新太郎接踵而來。

「公主！」

「唷，新太郎……」

悠姬不禁放聲大哭。一見新太郎，對武藏的誓言，力量不由得大增。她無端的想起武藏來了。

「時時叫着先生的名字……」

新太郎向武藏報告的，就是這一場面。

佐渡要她通知最後決定的，就是指武藏而言。但悠姬只是把遺書讓新太郎看，却沒有把最後的決定告訴新太郎。

九

悠姬受了命運的奇襲，終於屈服於父親的臨終遺言之下。過去從來不曾自動提到「削髮爲尼」的，現在却對佐渡宣布了這一決心。可是佐渡夫婦一離開，一見新太郎的面，突然想起武藏，想起曾對武藏約定「共同向前邁進」的諾言。而這纔是她眞正的本意，而父親的遺言，只是外來的壓力罷了。

她那眞正的本意猛然抬頭，待新太郎一離開，便更堅强地逼近而來。

「忠於自己的本心，纔是眞正的人生！父親的臨終之言，仔細想來，也與所司代的意旨和君

侯的命令沒有絲毫差別，只是外來的壓力而已。所不同者，只是力量更爲强大罷了。」

新太郎去了之後，悠姬想着想着，終於作了這樣的決定。去削髮爲尼——父親的這一哀聲，只是屈服於因習之下的，毫無意義的一種信仰而已。

「武藏先生，請你寬恕，我竟這樣沒用。但現在我又堅强起來了！我再也不敗了！永遠，永遠。武藏先生，我們向前邁進……」

這時，一種不安，突然侵襲了悠姬的心。

「武藏先生不久便會從新太郎的口中，得悉父親的自盡，和遺書的內容。那時，他會不會以爲我已屈服於父親的遺言呢？不，伯父一定會把我剛纔所說的話，轉告新太郎的。」

悠姬的想像中，浮上飄然走在京阪道上的武藏英姿。

「武藏先生，不要獨去，帶着阿悠同去！」

悠姬很想馬上趕往武藏處，但佐渡與夫人都還醒着。佐渡雖把靈牌安置在悠姬房裡，但經樓上仍傳過來唸經的聲音。

「唷，寫信！」

悠姬急忙磨墨展紙，給武藏寫了一信，備細申訴夜來的心情——雖曾一度屈服，但內心決不變更，請武藏依諾言務予搭救……

「但叫誰送信去呢？」

剛好五人團的青年都不在府。

「對了，叫國娘去！」

國娘是悠姬的侍婢，前次偷偷離開相府去會武藏時，也曾得她出力幫襯，是一個忠心的女孩。

悠姬叫國娘到了面前。

「國娘，千萬請你辛苦一趟，把這封信交給武藏先生！這樣夜深，眞難爲你了。」

「是，請公主放心。」

國娘滿口答應。侍女們知道家中的情形，對悠姬莫不寄以深切的同情。

十

「必得討封信回來……」

悠姬再三叮嚀，詳細說明路徑，把信交給了她。

國娘偷偷離開後門，乘着朦朧月色，出了城。守城的認得是相府侍女，那敢留難。出城後沿着城壕——深夜裡闃無人影，國娘踏着碎步，毫無提防，却不料從後面撲上來一個覆面惡漢，把她攔腰一抱，用手掩住嘴巴，塞了口布，像捆粽子般捆了一個結實。

這時，又出現了一個覆面的女人，望着國娘的臉。

「嘻嘻嘻，一點不錯，是悠姬的侍女。」

說着，一聲口哨，接着便是重重的脚步聲，來了一乘轎子。覆面漢把國娘拋進了轎中。

轎子到了太隆寺，一直抬進大殿後的倉房裡。在燭光下，男女兩個揭下了覆面的黑紗。男的是甚內一黨，姓堀的浪人。女的便是鈴姑。

鈴姑不顧國娘掙扎，伸手從她懷中搜出悠姬致武藏的信札。

「哪，有了。」

她急急拆開封口，瞪着兩眼。

「哼，多麼噁心！」

鈴姑把信撕碎，揉成一團丟在地上。

「怎麼辦呢？」

浪人無表情地問道。

「丟她在這裡，明天黃昏再放她回去。告訴寺裡伙伕，就說是相爺的吩咐，叫他好好看着。賞錢多巳給了。」

「還有沒有別的事？」

「哦，走罷。對頭領和岸先生都不要提起。」

「知道了。」

「你那女娘，耐心些，明天黃昏放你回去。替悠姬送信，便是你的災難。」

鈴姑給國娘投以一瞥，隨着浪人出了倉房。

鈴姑想攪清楚武藏與悠姬之間的關係，知道明日便得動身，今夜裡總得會有信使聯絡，便瞞着甚內，帶同平時收買的一夥浪人，埋伏在城壕邊上，刼持了國娘。

十一

天已亮了。新太郎拘謹地低着頭。武藏瞇着眼端坐不動。他在傾耳於悠姬呼喚他的心聲；自從聽到噩耗以來，他一直在揣測着悠姬的心聲。

自盡！臨死前的哀聲……受此打擊而哀傷慟哭的悠姬，明明白白映上他的眼底。為求一族的安泰，為求雙親的冥福，必得出家為尼——這是漠視人性的高壓，但在當時却有着不容許批評的無上權威。逆來順受，纔是做兒女的本分。而在悠姬，這更是因噩運而自盡的父親，對他的最後願望。

「寺尾，你以為如何？公主的決心……」

武藏靜靜地開口說。

「眞是難說得很！她把遺書給我看，也許要我向先生……」

「你是說表示絕望的暗示嗎？」

「也許如此——」

「很有可能的哪。」

接着，又是重重的沉默。晨鐘響了。家裡的人起來了。森都們也好像巳經起床。

「先生，怎麼辦呢？」

「等等！讓我再想想。」

「我來把板門推開罷。」

新太郎說着，便站起來去打開板門。

「天氣怎麼樣？」

「是陰天。」

「那麼，今晚大概是朦朧月。」

「差不多，想該不會落雨。」

兩人洗了臉再回房時，女僕巳在火鉢中加上炭火，撤來湯罐和茶具。武藏親手泡茶，沏了一

杯給新太郎。多半獨居的武藏，不要說泡茶，連炊事也很在行；當然只是一菜一湯，是禪僧式的。

早飯後，森都們也來了。一一見禮之後，武藏就把變故約略說了一遍。森都陰鬱地搖頭說：

「眞是變起非常。」

「能够抵抗得了這重壓的，在日本還有何人？公主的折服，却也難怪。」

武藏這樣說時，野田、山東、和田、宮脇四人，輕裝草鞋，威風凜凜出現庭前。他們尚不知道變起倉卒，還是照原來的約定，作了決鬪的準備。新太郎把情形一說，他們都變了臉色，連話都懶得說了。

這時，準備今天動身回金田的四郎，開口問道：

「先生，我今天是不是要去？」

「好的，趕快準備動身。」

「啊，還是要去！雖說已經絕了念頭，我眞不願意回家哪。滿以爲今早，先生會改變主意，帶我上京去的。」

四郎失望地自語着說。

不久，大家送四郎到門口，眼看他踽踽而去。三十郎究竟手足情深，含着淚站了很久很久。

武藏回房時，一直在想：

「不錯，公主是希望上京去的，雖是無奈絕了念頭，本心該不會變動！」

十二

回房後，武藏的表情明朗得多了。他對陰鬱地站在廊下的山東等四人說：

「你們也趕快上來休息一會罷。」

四人脫了草鞋跨上走廊，但臉色還是陰沉沉的，原是準備今夜裡一顯「浪人巡檢」的本領，大殺一場的。新太郎也一樣的綳着臉。

可是，武藏到底作何打算呢？

明知悠姬的意志已有動搖——他却回答新太

郎說，等等，再想想，但一直下不了決斷。

「寺尾先生，有人送信來了。」

隔室的三十郎叫道。

「什麼，送信來了？」

新太郎訝異地，出去回來之後，緊張地說：

「先生，是相爺給我的信。」

新太郎撕開封口，朗聲讀道：

悠姬已堅定決心，順遂亡父之意皈依佛門矣。然事已至此，護衞一節，擬仍交由甚內一黨負責，汝等可從傍監視，逕往中津。並將悠姬改變主意一節轉告前途不逞者，希稍安毋躁，對甚內一黨之制裁，緩圖可也。

信中大意如此。新太郎和山東等讀過來信，都垂頭無言。武藏也不作聲。

「先生！」

新太郎驀地抬頭，催着武藏早下決心。他說：

「既是如此……」

「寺尾！」

武藏不讓寺尾說下去，接口說：

「我的意思已決定了。你可知道？」

「是。」

「森都，請彈一曲！」

森都調整琵琶，彈了那須與市的「扇靶」中的一段。

曲罷，武藏緊追着問：

「森都！吉凶如何？」

森都微笑着答道：

「先生，大吉！」

「噢，哈哈哈……」

武藏朗爽地高聲笑着說：

「寺尾！現在讓我把意思告訴你們罷。」

寺尾等對武藏心中的決定，仍是莫測高深，聽他這樣一說，五個人不覺肅然諦聽。

…………

這時，悠姬正把侍女園娘叫進臥室，低聲地

商量着。

「是。太遲了，我對夫人說，國姊因有要事回家去了。眞是的，爲什麼這樣遲還不見回來呢？」

「半夜更深，會不會有什麼乖錯呢？」

悠姬沉着臉說。她擔心着國娘的安全，又不知道那封重要的信是否送到武藏手中，感到極大的不安。

十三

第二天，直到中午仍不見國娘回來，終由園娘設法，遣門房的小厮偷偷地上武藏處打聽消息。

小厮回來，已是未刻（下午二時）。

「鳥旗那裡已沒有人。武藏、座頭、少年與市和寺尾先生的五人團，都離開了。再問那家裡的人，說是昨晚不見國姊那樣的女人來過。」

聽了這個報告，悠姬的一縷希望也斷了。

正在這時，佐渡派人要她到茶室去。

進了茶室，佐渡便說：

「給伯伯煮茶。」

悠姬靜下心來，煮好茶送到佐渡面前。

「伯伯，火候怎麼樣？」

「哦，很好。」

佐渡一口呷乾，慈愛地望着悠姬。

「阿悠，我眞不忍妳去做尼姑。幸好武藏出現，得知他也一樣的想救你出去，便將計就計運用密謀……但而今竟也徒然。你爲父母祈求冥福的孝思，着實可嘉。今早已將你這意思轉告武藏，再不會有人從中作梗，你儘可放心前往中津了。」

悠姬默默地聽着佐渡的訴說。現在即使想再訴眞情，也是無濟於事，命運是早有定着了。

但回到自己房裡，悠姬的胸中如焚。

「唉，昨晚爲什麼在伯父面前，下了那樣的決心呢？」

一陣强烈的後悔，湧上她的心頭。

「不，我不！」

悠姬抱起父親的靈牌。

「爸爸！你太懦弱了，太懦弱了。早知半路屈服，爲什麼當初不跟着德川，與爺爺走着同一條路呢？唉唉，眞太那個了，要我去做尼姑………」

悠姬是悔恨交集，淚如泉湧。

「哎，武藏先生！你竟顧自走了？」

淚眼中浮上武藏的英姿。撫劍而立的武藏的眼——那雙眼睛是又大又亮，像明月懸空。

「武藏先生！我信賴你，到最後一瞬，直至最後死的一瞬！我一定奮戰到底。爸爸，請你也堅强起來！」

悠姬緊緊地抱住父親的靈牌。

第三十三章　屆　期

一

遠遠近近，傳過來暮鐘悠揚的聲音。爬在天守閣屋背上的夕陽悄然而逝，夜暮低垂，不久黑暗便裏住了整個戰樓。城內的第宅區，今天像是分外寂靜。

悠姬的出家雖始終在秘密中進行着，但相府中已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了。最初，對年輕的悠姬，因上頭的壓力而無奈出家，莫不深表同情。尤其是年輕的武士，半開玩笑地說：

「武藏五人團所為何事！這不正是他們該替佐渡相爺，替悠姬小姐賣力的時候嗎？」

但自父侯與秋自盡，噩耗驚傳，悠姬改變了主意，為父母祈求冥福而決心削髮為尼的消息一出，同情便一變而成尊敬與讚美了。

「噢，究竟是王侯家的公主，不愧是細川一族的貴冑苗裔！」

隨着暮鐘的聲音，悠姬前往中津的行列，離開外郭長岡佐渡的府邸。擎着提燈的一個護衛在前領路，後面跟着的是一乘黑漆的女轎，轎後是隨身衣箱和木櫃。那很像是出嫁的行列，但只有一個手拿提燈的人殿後。

悠姬當然是安坐在黑漆的轎子裡。她依着佐渡前次的吩咐，作了應變的準備，任何時候只要碰到變故，便能離開轎子脫身而去。父親的靈牌捧在手中，護身的短劍插在腰帶之間。

悠姬堅信武藏必能依預定的計劃，從轎子中把她搭救出去的。雖曾幾次發生動搖，但現在她已是像鐵一樣地堅定了。

佐渡倘或知道悠姬逃出轎子，隨同武藏前往京都，他也許會有被出賣了的感覺。而她與武藏，也會受社會的指摘，連五人團都免不了聲譽之玷。

悠姬知道得很清楚，但現在是什麼都不怕了。

前途的苦難，也是擺在眼前的事實，但這是自己所選擇的，自信滿滿的大道。向這條大道邁進的喜悅，使她心嚮往焉。

「這不是戀愛！」

悠姬在心中自語。在她的心目中，武藏是憧憬的英雄。兩人雖在現實中連在一起，但在她，武藏仍是出現在夢中的劍士。

「守護我的人！領導我的人！而且是永不失敗的人！投向他的胸懷——」

悠姬的胸中沸騰。一直嚮往着的人生夢境，像是受到滋潤與溫暖，漸漸的成長、茁壯。

二

這一行列，從牆隙間望出去竟是那麼冷落，催人悲懷。誰都知道長岡家不便派人護送，在名義上，細川的領內是沒有悠姬其人的。知道甚內一黨等在半路，代替着長岡家負護衛之責的，只有君侯忠興和佐渡親近的少數人能了。他們也警覺到武藏會在附近出現。

但城廂裡，民間早已宣騰着血腥的謠言。

那是甚內一黨的無聊浪人所散布的謠言。

「守衛着悠姬前往中津的甚內一夥——與佐佐木小次郎有淵源的浪人團，將與圖謀攔刼悠姬小姐的宮本武藏，展開血戰。」

這樣的消息，竟不脛而走。

悠姬的行列，在市民們感慨的目光中，靜靜地出城門，經紺屋町一段，二段，直下中津口。

甚內一夥四十個浪人，從酉初（下午五時）便全身武裝，三三五五潛伏於中津口大門外的石牆上。那是嵌着一塊三張席子大小的巨石，當地人管着叫「煎染石」的。

甚內悠閒地靠在那塊巨石上，斷臂的袖子在曉風中擺動着。他的左右，站着副領袖資格的岸孫六和怪少年松山主水。鈴姑靠近主水，怔怔地

站着。

鈴姑的口角浮着複雜的微笑。昨夜她攔刼悠姬的侍女國娘奪了書信一節，對甚內仍保持着秘密。所以甚內仍不知道悠姬的父親與秋自盡的事，假如知道，他一定會推測武藏已放棄奪取悠姬的了。

甚內的計劃，是誘出武藏，最好是一刀殺死，縱使逃得一命，從此武藏便是反抗德川和細川的叛逆之徒，未始不是妙算。再不然，從最壞處想，假如這邊一敗塗地，被奪走悠姬，自此武藏也就是全國通緝拿問的要犯了。而且讓他抱着悠姬，陷身於愛慾的泥淖中，倒也不錯。

「武藏這怪物！要他屈服決非簡單，但我的王牌是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憑着這一生，不論千辛萬苦，必置之死地而後已！」

甚內時時刻刻這樣鼓勵着自己。

但鈴姑的想法，却與甚內不同。

她雖滿想用短銃給武藏的胸前穿上一洞，但現在她知道了以自己的本領決不濟事，便只得退而求其次，想拆散武藏與悠姬，而讓他陷入悲戀的深淵中去。

「哼，武藏！現在一定在懷恨着悠姬的變心，獨衔踽踽，悄然上京去了。啊，眞痛快！」

鈴姑的心中，這樣自語着。

三

「但對方是詭計多端的武藏，却是不能大意、」

鈴姑的心中掠過一抹的不安。但奪取了悠姬的信，她畢竟是很得意的。

悠姬的轎子出了中津口大門。

「各位！」

甚內一聲低沉的號令，一夥人便依着預定的安排，前後左右繞了上去。孫六在轎前領先，甚內、鈴姑、主水三人跟在轎後。行列沿着中津街道，一直迤東下去。

甚內對怪少年松山主水極爲中意，認爲是小次郎以上的天才劍士，且懂得奇奇怪怪的妖法。這纔是最大的王牌，奇襲的武器，看機會也許能讓武藏栽一個大跟斗。

入黑前，西方一度蒼朗，陽光從雲隙間透射出來。但轉瞬又漲了雲，月已上山，只是朦朧一片幽光。平尾臺一帶的山脈，黑壓壓地擋住前途，襯托得秋夜愁雲慘佈。

「主水，早上也給你說過，切莫估低了武藏！」

甚內一再提醒主水。這少年雖是氣盛如虹，有着火熱的鬭志，但可惜尚不知武藏的力量。

「是，早已知道了。憑這四十個成名的劍客，看您仍不放心，主水自然知道對方決非泛泛的兵法家哪。」

雖是柔順的囘答，但話裡似隱隱地含着嘲笑的成分。

「一點不錯，武藏劍術之妙，眞可謂神出鬼沒。佐佐木小次郎先生所以失敗，正是輕敵之故。你的妖法對武藏到底能發生多大作用，還很難說，切忌輕躁而出！等會兒，你得守在我的身邊，聽我的號令，再出面同武藏對壘。」

「是，我知道了。」

但主水的嘴邊仍浮着嘲笑。

這少年出生於肥後路的僻壤，是八代土着的鄉士之子。依系譜倒是藤原的嫡系，名和的後裔。這名和一族，雖是家道一度中落，而轉輾出仕於各國諸侯，但後來却做了八代城主，確是名門舊家。自視頗高的主水，目中沒有島津，也沒有加藤。在他的眼中，宮本、佐佐木、柳生之流，只是微不足道的兵法家罷了。

「等着看罷！終有一天，我會征服天下的兵法家，至少也得坐鎭八代，仍爲八代城主以示血統的光榮。」

他是這樣野心勃勃的怪少年。後來他的命運轉變，食祿於細川家，身仕隱居於八代城的細川

忠與三齋公，怪劍客之名曾一度震驚全國，但不久慘死劍下，壯年而逝，在劍術史上是一個奇奇怪怪的人物。

行列沿田坝向東，迤邐到了立足山麓。太陽已落西，人家也漸疏落。甚內吹響竹笛，是預先約定的警戒信號。他早就認定，從這裡開始便是危險區域了。

但武藏，一如甚內的期待，也如悠姬所深信，要是襲擊這一行列，是決不會採取尋常的手法的。

武藏，是否出現呢？

四

除非狹路相逢，倘或約定的決鬪，必是乘敵之虛而出人意料，纔是武藏的一貫戰術。這點，甚內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

這次的取決，雖不是公然約定，但雙方暗中對壘，自是必死的決鬪。

「武藏這傢伙，不知何時、何地，攫取怎樣的地利與天時而出現呢？」

甚內作各種的假定，立下應變的防衛策，而且已有頭緒。

武藏一定在天亮之前出現的吧？

武藏大概會選定那種不利於多數人集體作戰的地點吧？

武藏一定會出其不意地出現，像旋風一般突擊的吧？

甚內更相信武藏必一本過去的作風，會單槍匹馬而來。幸好此次是奉佐渡的授意，武藏五人團未必敢於公然幫着武藏。至於座頭森都，便不足為數了。

每逢樹林或轉彎抹角，甚內吹動竹笛。聽了這個警報，一夥人便四面戒備，握緊武器。他們的武器有刀、槍、矛、戈，宛然是一團上戰場的野武士。

將近平尾臺，到了岔路口。朝左，繞平尾臺

右麓，經曾根、刈田而出行橋，通往中津的大道；朝右，繞平尾臺左麓，經金邊嶺而出田川的間道。甚內原是打算走中津的大道的。

從此一直到岔路口，幸好兩邊盡是稻田，沒有隱蔽的地方。一行人都放下緊張的心情，鬆了一口氣，有的更高談闊論起來。

「啊，喝一口再走……」

貪杯的，摘下腰間的酒葫蘆，嘴對嘴邊走邊喝起來。

這時，月亮從厚厚的雲翳中露出臉來。

「啊啊！」

打頭一人，一聲怪叫，煞住脚步。

「怎麼了？」

甚內不敢大意，邊叫着趕了上去。行列已停頓下來了。

「頭，頭領！那，那，那個！」

「哦——」

甚內睨吟。兩三丈前，在月光下，有一個武士緩步前行的背影。長髮披肩，身高六尺，從肩頭上斜背着包袱。緊身袴，皮脚纏。大刀的環佩，在夜色中閃耀。

「是武藏！」

甚內嘶啞的聲音，不禁脫口而出。

想得那麼周到的，但武藏却出乎甚內的意料，出現在這樣地方。

「怎麼了的？」

鈴姑趕上前來。

「是武藏嗎？」

岸孫六也趕到前面來了。

「諾諾，你看！」

甚內兜着下巴說。

第三十四章　山　雨

一

「唉唉，武藏！」

孫六和鈴姑都咬牙痛恨。鈴姑原是一心以為武藏業已上京，早已放棄了刼奪悠姬的念頭的，因而更是氣忿。

而武藏的出現之堪稱奇襲，乃在於現身之後，仍使人摸不清他的意圖。

甚內滿以為武藏會憑着雙刀的絕技，閃電般突然襲擊的，所以他的策劃，是針對着這點下的功夫。而今武藏竟走在他們之前，像是壓根兒不知道後面有這一夥人似地，是那麼沉着，那麼悠閒。憑着這點，甚內們便已是棋輸一着了。

「武藏這傢伙，究竟安着什麼心呢？」

「必有詭計！」

「當然哪，不過……」

甚內和孫六雖是低聲商量，終攪不清武藏的意圖。其他四十名浪人也是一樣，顯得驚惶失措。

甚內警覺到了一夥人的混亂，如果僵持下去，必致鬪志全消。可是既未明白武藏的企圖，輕舉妄動又太危險了。

「喂，為什麼呆在這裡？快走！」

甚內强作鎮定，叱喝着拿提燈走在前頭的護衞，一面回頭對浪人們凛然說道：

「各位想該都看到了，武藏已經露臉！這正合咱們的預期。立即進襲或伺機再動，操之在我，咱們已制有先機，進退攻守，請聽甚內調排。」

不愧為能言善辯的甚內，說得浪人們個個點頭稱善。行列又走動了。

武藏仍在前踏着悠閒的步伐。

不久，到了三岔路口。

「呀呀？」

走在前頭的甚內，不覺緩下腳步。

武藏却毫不躊躇地，向右手，朝着田川一邊的問道走去。

「奇怪！」

孫六向甚內低語。

「哦——」

「是不是他以為咱們會走小路？」

「不見得吧？」

「那麼怎麼辦呢，咱們？」

「……」

甚內的頭腦，又陷入混亂之中了。

他沒有辦法當機立斷。

「是不是照預定計劃，走中津大道？」

「哦——但這時丟下武藏却是不穩，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遭他的突擊哪。」

「那也是的。」

「好，跟下去，死盯着武藏！這纔先機在握。」

「可是，鴨先生，另有一策：把全夥分作兩起，一隊跟踪武藏，讓另一隊護送轎子直往中津。」

孫六提出另一主意，甚內却搖頭說：

「這樣一來，適中武藏之計。分散了勢力，絕對不能佔勝。」

適在此時，隊伍後面又起了騷動。

「頭領，後面又出現一夥可疑的人物！」

有人在大聲地呼喊。

二

甚內喫了一驚，跑到隊尾一看，離不了三、五丈的後方，來了一夥奇怪的武士。

甚內一夥，並不知道寺尾等接受了領內浪人巡檢的任命。在前，他們嚴密地警戒着武藏的動態，所以知道除五人團之外，沒有其他的武士在武藏的地方進出。而五人團，他們認為是佐渡的授命，毋寧是為監視武藏而去的。

因此，對那一夥人雖毫無影響，但甚內自以

爲是佐渡所派遣的代表，膽子不由一壯。

「岸先生，辛苦您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來路？」

他吩咐孫六說。

孫六仗着脚力快，迎着上去，向領隊的躬身問道：

「我等乃奉長岡佐渡老爺之命前往中津公幹者，未知尊駕等何往？要務在身，不由得不愼重探詢，唐突之處，萬乞恕罪。」

「我等乃細川藩士，奉上頭密令巡檢領內浪人者。」

領隊的寺尾新太郎接口答道。但孫六並不認識新太郎。

「噢，原來是本藩官人，公幹辛苦了。我等雖然是浪人，但係佐爺差遣，千萬包涵。」

「剛纔一再提起佐渡老爺，但我們却未見相爺有何吩咐，請問有何憑證？」

孫六聽新太郎這樣一問，不禁忿然回道：

「不，佐渡老爺雖沒有給我們路引文憑，但尊駕如有疑心，請向轎中一看，便知端的。我們便是護送佐渡老爺侄女悠姬小姐赴中津的，鴨甚內的一夥人。」

「什麼？相爺的侄女悠姬小姐？本藩內並無其人！」

「……………」

孫六一怔。不錯，對外小倉領內原是沒有悠姬其人的；孫六當然不會不知道。他期期艾艾地說：

「不，……是，是，是我說錯了。是中津月光寺的秀月禪尼，託我們護送出家的佛門弟子的，決非來歷不明之徒。」

「噢，秀月尼姑的囑托！確是如此嗎？」

「確是如此。」

「哦，受人之託却大意不得。我們今晚也去中津，暗中幫着給你守護。」

「是，感激之至。」

岸孫六這纔放了心，道了擾，回頭而去。

「嗨嗨嗨……」

新太郎冷笑着說：

「這個傢伙，就是叫做孫六的所司代密探，也就是向公家檢舉公主的罪魁。」

三

武藏仍悠閒地走着。

他是滿自信的，確信甚內一夥人會從自己的後面跟踪而來。他知道甚內決不會發見了對頭而能坦然不顧。

「無論走的是那一條路，他們的眼睛是決不會離開我的。」

武藏結實地踏着步伐。在他，最重要的是悠姬的眞正心意。

「悠姬小姐的眞意究竟如何呢？幾天來的苦悶徬徨。她的心意究竟如何？是不是仍朝着眞實的大道濶步？」

幾次敗於義理與人情，但結果終能贏得眞實的人生。悠姬的這一心情，深深地打動了武藏的心。

「公主呀！向吾人的大道……」

武藏的心中這樣祈求着，一步一步走向「戰場」。

他又想起新太郎等五人團。

「新太郎！你們是細川的家臣，佐渡相爺的股肱。你們只要依着相爺的吩咐，暗中衞護着悠公主的行列便成。至於如何行動，得由你們來隨機應變了！」

武藏只是往前走，依着自己的信念。

不久，到了一個不知名的部落前，在那部落的口上，折向山路。那是穿過平尾臺，直通中津街道的。

「喂，岸先生，怎麼了的？」

甚內掉頭向孫六說。

「奇怪！也許會在平尾臺展開戰鬪，却是不

可大意。」

岸孫六回道。甚內仍不敢放鬆武藏。

「哦，當然哪。但決戰是咱們所求的，跟着去罷！」

他斷然說。

武藏仍是一步步踏着山路。悠姬的行列和甚內一夥人，隱隱地跟在後面。

早上一直陰晴不定的天空，正式漲上雲翳，周遭漸漸地幽暗下來了。

四

悠姬知道武藏依約來救自己出去，已是毫無疑念了。但想起從獲救的那一瞬間開始，便須面對現實，去接受過去僅在夢中纔能見到的生活，她不得不鞭策自己，堅定自己的意志。

「半路上發生動搖，是對不起武藏先生的。」

從離開佐渡府邸的那一瞬間，悠姬便這樣告戒着自己，鞭策着自己。

做一個藝術家，過眞實的一貫生活——早在京都時，便是悠姬夢寐以求的。

而那年春，在佐渡的府邸中初見武藏時，對他那認眞修行，不屈於權門，不媚於世俗的，勇往獨行的嚴峻的人格，深爲感動。

「我也要像那人一樣——」

她不禁心嚮往焉。

武藏南下後，阿通追踪而來。那時，悠姬曾經輕蔑阿通對武藏所抱的世俗的愛情，但阿通那熾烈的情慾，却使未知戀愛的悠姬感到眩目的激動。她雖否定愛情，但對武藏的思慕之情，却一天天的加强了。

而正在此時，突發了這次削髮出家的事變。悠姬起而應戰，最初對佐渡夫婦，繼而對祖父忠與，而且險些屈服，好不容易再站了起來。

可是，父親與秋出乎意外的自盡，噩耗傳來，竟使那麼堅强的悠姬也慘遭挫折，曾進而向佐渡立誓自願遁跡空門。在最後的一瞬間，她終於

恢復了信念，又因未明武藏的意向，曾一度心亂如痲。

悠姬讓轎子搖擺着，重溫了一次心的經過。

「呀，好險！太儒弱了。」

她鞭策着自己。

「雖是勝利，眞個是千鈞一髮，勝得好慘！」

「好幾次，險些丟失了武藏先生的心！」

「武藏先生，請你寬恕！」

她在心中歉然向武藏求恕。同時，她睜大了尖銳的心眼，檢討以前敵對過來的人們。

佐渡夫婦、祖父、父親——但眞的敵人不是他們本身，是家世至上的，他們的思想；是潛伏在他們背後的權力；是糾纏不清的義理和人情。

悠姬好像明明白白地抓住敵人的眞面目了。

「武藏先生！阿悠是再也、再也不會迷路了。」

悠姬燃起如火的鬭志，連連地立下誓言。但這時，轎子驀地停住了。

「，武啊藏！」

聽見甚內這樣叫喚，她不覺緊張起來，萬想不到武藏會這麼早便出現了。

「唷，終於來了？」

悠姬趕快包起靈牌揣在懷中，抓緊了防身的七首。

五

悠姬當然看不到武藏，但轎子外的語聲非常清晰，從他們的口中，可以知道武藏的動態。

「什麼時候，打從那裡揮刀而入呢？」

悠姬的心中，卜卜地跳着。五人團在後面出現，已從周圍的談話中知道了。

「謝謝天——」

悠姬的眼前浮上五人團年輕的臉龐。

路漸險峻了。

雲層漸厚，天色漸暗，傾盆的大雨已迫在眼前似地。不久，一隊人到了坡上。

「當心！」

浪人們互相告戒着。他們已進入小倉的勝景——平尾臺了。

石灰岩的奇形怪石，聳峙在一目千里的草原中，或高聳，或低伏，有的如巨人，有的如奇獸，又如妖魔鬼怪，縱橫起伏着。一線荒徑，蜿蜒在奇巖怪石之間。

「頭領！好險惡的去處哪。」

前夜曾與主水決鬥的松野三九郎，靠近甚內說。

「哦，不可大意！」

甚內點頭說。地勢，確是有利於武藏的。

「不，眞像是妖魔鬼怪出現的地方哪。」

孫六也接口說。突然，主水却哈哈大笑起來。

「各位，我倒看中了這個地方，這纔好做手脚，妖氣瀰漫，方好施展妖法哪。」

「眞是的。」

一直沉默着的鈴姑，突然揷口說：

「武藏正是妖怪，同松山先生對壘，眞好看煞人。不，甚內哥，岸先生，今天誰都得變成妖怪作戰。當然哪，我也是的。」

甚內望了望鈴姑，不禁全身一顫。

她同平時的鈴姑竟完全改了樣，殺氣騰騰逼人而來……甚內湊近她的耳邊說：

「鈴小姐，今天準備來上一手，給他一鎗……」

鈴姑笑了。

「嗨嗨嗨……甚內哥好眼光。」

「你的樣子多凶呀。可是，當心哪，切不可現形讓他看見。不錯，這裡倒好讓你掩蔽。鈴小姐，好好地幹罷！何必讓武藏活着呢？」

六

「那當然哪，嘻嘻……」

鈴姑低聲地笑着說。她今天的打扮，是手套筒、脚纏、下裳反折、紫色頭巾，懷中揣着短銃。

鈴姑的身中，發散出咄咄逼人的殺氣。但她是否如甚內的推測，在追伺着武藏呢？她突然變換了話題說：

「甚內哥，轎子裡的公主，倒很乖哪。」

「哦，她應該已經知道武藏的出現了。原是脾氣剛强的小姐，防身的匕首總該有罷。這也難怪，在她，正站在命運的歧路上，與所愛的武藏手携手私奔，要不然便是乖乖削髮爲尼。」

「讓我去看看樣子。」

「鈴小姐，不要開她的玩笑，鬧起蹩扭來便麻煩了。」

「知道了。只去張望一下哪。」

鈴姑邊說着邊走近轎子。

「公主！」

「………」

悠姬沒有回答。

「坐在轎子裡很無聊罷。但快了，武藏先生快要殺上來，救你出去哪。你高興吧？嘿嘿嘿……」

「妳是什麼人？」

悠姬氣忿地反問。

「我是鈴姑，昨夜在府上見過面的，佐佐木小次郎的身邊人。」

「………」

「你該知道，小次郎先生被武藏殺死了。托他之福，我連寡婦都够不上，眞個是身如浮萍，一無寄托。你想，我以武藏爲讎，該不會錯罷？」

「多可憐！」

又是悠姬愛理不理的一聲回答。鈴姑歪皺着臉笑了起來。

「嘿嘿……公主，對不起，用不着你來憐憫我，其實我倒要反過來可憐妳哪，今天便是妳那可愛的武藏先生，也像小次郎先生一樣向冥土旅行的日子呀。」

「住口，武藏先生決不輸！」

「唷唷唷！好大的信心。無論武藏先生多強，力量到底是有限的。你該已看見，四十個頂兒尖兒的人物，看他强到那裡去？哪，公主！武藏是必死無疑，你也總得削髮去作尼姑啦。世間的事情都早已安排了的，靠你的修持，也許殺人鬼武藏得以免墮入地獄。」

「住口！」

「嘿嘿嘿……，話得說回來啦。公主，你可知道武藏從前的情婦阿通，也曾想皈依佛門削髮爲尼的，但對武藏怎麼也死不了心，最近拚命養病，待病體復元，仍要追上武藏。這樣一來，武藏準是娶她。唉，眞可憐，妳這公主……」

「………」

七

松山主水不知什麼時候來了，站在鈴姑背後，亮着好奇的眼光，盯住悠姬的轎子。

鈴姑回頭見了主水，便挨近去，狠狠地在他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呀，好痛！」

鈴姑邊笑着，把臉貼近主水，低聲說：

「主水先生，休看，當心爛了眼睛！」

「什麼東西？」

「不要裝癡了，老娘的眼睛是雪亮的哪。」

「沒，沒有什麼。」

「不成，不成，是不是惦記着轎中人？」

「那，那，那裡的話……」

「嘿嘿嘿……這也難怪哪。二八年華，正是初綻的蓓蕾，與主水先生眞可謂珠聯璧合的哪。」

「聽說是好標緻的人才？」

「當然漂亮，怎麼說也是細川一族的公主哪，豈能拿民家小姐來比？而且茶道、詩詞、書畫，莫不精通……」

說到這裡，鈴姑突然目光凌厲地瞪着主水，轉口說：

「不成，不成！現在把你說火了，那纔誤了

大事。頭領和我，現在指望的就僅你一人。武藏雖是那麼若無其事的濶步，但什麼時候回頭殺過來却是誰也沒有把握。哪，快到前面去，給女人迷住了，連妖法都不靈光了哪！」

主水孺着嘴巴微笑着，丢下鈴姑，達達達趕向前頭去了。在那前方二三丈遠的地方，如鈴姑所說的，武藏仍悠閑地走着。甚內、孫六，和其餘的四十多人，誰也鉗着口，在令人窒息的沉默裡，遠遠地跟在武藏後面。

而在他們後面，新太郎等浪人巡檢的一隊，也屏息跟踪着。

「頭領！」

主水向甚內叫道。

「什麼事哪？松山。」

「你以爲在我們後面的那一夥人，是幫襯我們的呢？還是我們的敵人？」

「我不認爲他們是敵人。大概是家老授意，要他們暗中護衛悠姬的吧。但他們是被叫作『武藏五人團』的，都是武藏的門徒，所以要他們幫着我們去對抗武藏，當然是不可能的。」

「不！」

主水老氣橫秋地搖頭說：

「頭領，他們的職務是浪人巡檢哪！佐渡特地指定武藏五人團擔任這一職務，令人費解。頭領！這正是兩面鋒刄，可左可右。武藏是浪人，咱們也是浪人！」

「哦，可是，總不至於……」

「不，不僅他們是雙鋒之劍，怕鈴姑也是……」

「唉？」

「鈴姑在動公主的主意哪。」

「啊！」

「你應該早有警覺？」

「哦，鈴小姐認爲悠小姐也是仇人之列，殺不了武藏時，便對付悠姬……」

甚內呻吟着說：

「松山，這樣一來便債事了。你得暗中注意鈴小姐的行動。」

「知道了。可是頭領！咱們同武藏這樣僵持下去，終不是了局。我有一個計策……」

主水說着，湊近甚內耳邊，咕嚕了半晌。

八

武藏在起伏的岩石間悠閒地走着，但決非一無用心。他到底有着怎樣的計劃呢？

可是，他的心境確是近乎一無牽掛的。對於作戰的策劃，事前當然早作籌劃，而且已是胸有成竹，一切都按着預定的計劃而動。他已握有必勝的信念。現在是既不躊躇，也無疑惑。他的眼中已無敵人，在蒼茫的太空下昂首濶步，獨往向前。

靠近臺地中央有一塊「閻王岩」。那附近便是武藏預定的戰場，森都正等在那裡。

但武藏到了路徑轉角處，像是眼前一花，同時，面前的巨岩宛如一個獨眼的妖怪，竟伸直腰背站了起來。

「奇怪！」

武藏在心中叱咤着說。

可是，獨眼妖怪的巨岩並不匿跡，反迎着武藏走過來了。

「哦！」

武藏沉住心膽，向他瞪去。

「武藏先生，這邊來！」

他像聽見獨目怪在向他這樣說着。之後，那怪物便向右首一直走過去了。

「不對！」

武藏原想閉了眼一直循山路往前的。但回頭一想：

「不不。」

他自語着說：

「咱武藏，竟把岩石看成妖怪？好，去看個究竟，直至岩石仍是岩石！」

武藏從前在球磨山中曾有過類似的經驗。這原是因爲精神的暈迷，進入奇異的幻境時，人們往往會失去理性，陷入這樣的暈迷中去的。

武藏下了決心，跟踪在一直往前的獨目怪的奇岩後面。但突然，又從他的脚下湧上來一個大頭鬼。

「奇怪！」

武藏不覺自語。雖在暈迷中，但要使岩石仍還原爲岩石的，他的理性與意志，還是如同明鏡般一塵不染。

「非得澈底看個淸楚不可！」

他緊跟在妖怪的後面。是岩石，該不會動哪！

危哉武藏！一陣驟雨，適在此時傾盆而下。

九

「哪，各位！」

甚內低聲喚道。留下轎夫衆人守護悠姬的轎子，其餘的浪人一齊散開，遙遙地包圍住了正在追踪怪物的武藏。

驟雨像一陣旋風，很快地便過去了。

從後面望見這個光景的五人團，也不覺住了步。

「先生原是說選定閻王岩附近作戰場的，難道甚內他們先動了手？」

新太郎訝異地說。

「不，是先生自己離開山路踏進草叢中去的。」

野口接腔說。

「總之，戰鬪快開始了。」

「依相爺的命令，照先生的吩咐，就得袖手傍觀了。」

「不，先生不是說，要我們隨機應變，自下判斷嗎？」

「不錯！」

接着，和田、山東、官脇三人便紛紛議論起

來。這時，新太郎却沉吟起來。他說：

「判斷！可不那麼容易。大丈夫的身價，都在此一決之中！沉下心來，咱們且看戰機如何？走罷！」

他低喚一聲，便大踏步前往。

散開的浪人，大概俯下了身子，已看不見了。只有武藏那龐大的身軀，在奇岩怪石之間，腰眼以上露出在海浪似的秋草叢中，漸漸地向荒野中突進。武藏眼前的妖怪愈來愈多：獨目怪、大頭鬼、白馬、傻笑的艷女……

「是石頭！是岩塊！待你仍還原爲岩石爲止，我將追究到底，決不放手！」

武藏在心中叫道。甚內一夥的浪人包圍在他四周，刀出鞘，槍露尖，向他躡手躡足逼近過來，但他竟毫無警覺的模樣。

又是一陣驟雨，像瀑瀑掠野而過。

甚內盯在武藏身後，矮着身子，慢慢的挨近過去。

「頭領！武藏是不是中了主水的妖法？」

松野三九郎壓低聲音問。

「哦，大概是的。主水說過——那些岩石在武藏眼中，會變成妖怪……」

「眞了不得！」

「趁着現在他給法術禁着的機會……」

「好，讓咱來殺第一刀！」

三九郎蠻自信地說。

追踪在幻影後面迷進了荒野的武藏！在他的前面，主水疾走如風，跳上聳立的奇岩。

於是，那塊奇岩，在武藏的眼中就變成活動的妖怪了。岩石原是不動的，主水貼身上去，纔見活動起來。在月光暗淡的荒野中，那些岩石本來就生成奇形怪狀，竟使武藏那麼武藝高超的人也爲所欺，中了主水的妖法。

但武藏是絕對不信怪異的，他向前突進，想從幻覺中掙脫出來。

「是岩塊！是石頭！」

第三十五章　荒　野

一

武藏反復地叫喚着，最後突然停步，愕然獨語着說：

「岩塊該不會動！石頭該不會動！」

接着，他大喝一聲：

「慚愧！」

他叱咤着自己，同時全神貫注，瞪着丈餘前面，剛從地上湧出來的，一頭凶猛的野牛。

「岩石勿動！」

他提丹田之氣大喝一聲。隨這一聲大喝，眼前的野牛便戛然靜止，變成了彷彿牛的一塊怪石。同時，剛在眼前晃動的一羣妖怪，都煙消雲散般不見踪跡了。

「哈，哈，哈……」

武藏自嘲地大笑起來。

「好沒來由！」

接着，他便把眼睛盯住在那塊如牛的怪石上。

「唷唷，有人！」

主水像青蛙似地，伏在怪石上面，高舉的雙手，好像兩隻牛角。

「哦，原來是這傢伙在作怪。可是手法倒也不錯，到底是什麼人呢？」

他正想向那個怪石撲去，突然感到身後一陣颯颯的劍氣！刹那間，武藏沉下巨軀，一擺腰身，大刀脫鞘，輕輕地向秋草叢中攔腰一劃。

同時，一聲慘號！松野三九郎從雜草中往上挺立，雙手摸個空虛，肩膀上血如泉湧。武藏看都不看，驀地向怪石衝去。

但主水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妖法已破，仍匍匐在岩石上。

「喂！」

武藏提聲一喊。

主水吃了一驚，抬起上半身子。

「你是什麼人?」

「………」

「看你還是個少年，但好俊的手法，武藏也險些着了你的道兒!」

主水愕然震驚!張大兩眼，但隨卽從岩石上躍身而下，長刀斜劈，宛如電光一閃，看準武藏的後腦……

二

「呀!」

武藏抽身後躍，但主水的長刀已掠過他的喉管邊緣;其間相去，間不容髮。而武藏的豪刀早已追到，迎着長刀砍去。

喀嚓!火花四散，主水的長刀拍的一聲，落入草叢中去了。

主水，向後跳去，手按小刀刀把。武藏却不追擊。

「剛纔的刀法，與佐佐木小次郎的『燕子翻身』一模一樣，是不是與小次郎具有淵源?」

主水對武藏的問話，綳緊了臉答道:

「錯了!佐佐木小次郎本人從未見過。哪，來，來，武藏!」

「把刀撿起來!」

武藏故意退後兩三步，指着地面說。

「不要!落了的刀……」

「蠢貨，那是你的失着，刀有何罪?不要讓寶刀埋沒在荒野裡。」

「………」

武藏近前，俯身檢起主水的長刀，映着月光說:

「哦，是『長光』，好俊的名刀!諾——」

武藏把長刀朝主水拋去。

主水凌空接住，隨卽擬具「正眼」。

「來罷，武藏!」

「報個名來。」

「肥後，八代的鄉士，松山主水。」

「師匠何人?」

「沒有。」

「剛才的妖法，也是獨創的嗎?」

「對了。」

「主水，那種邪法以少用爲妙，易招殺身之禍!」

「不勞多管!」

「不，易惹邪念。」

「武藏!不必嘮叨，看劍!」

「你爲什麼恨我?」

「與強者不倚敵!」

「哦，那倒不錯。」

「武藏!可勿誤解。所謂強者，非單指兵法家而言哪!」

「那麼……」

「在我，劍只是一種手段而已，我最瞧不上兵法家的淺見!」

「主水，好好進修業藝!手段卽目的呀!」

「廢話……來罷!」

武藏只是微笑着，望着這個大膽無敵，而且胸懷野心的怪少年。但武藏並非對這個少年徒然感嘆而已，他早已警覺到了後面圍成半圓，漸漸挨近過來的白刃圈子。而他們的動態，從主水的五體間反射過來，一一映入武藏的眼底。

主水那知就裡，却拼命向武藏挑戰，意在讓背後的同夥有偷襲的機會。武藏對此已瞭如指掌，將計就計，用的是以毒攻毒的戰術。

武藏身後的荒草，簌地一動!

說時遲，那時快!武藏的巨軀踢地而起，迅如疾風，大刀一閃，吞噬了主水。

三

隨着武藏迎頭劈下的一刀，主水的身子像是被擊落地底去了。但武藏却撲了一個空。

「逃得好！」

武藏本來就沒有殺死主水的意思，他的目標是別有所在的。

事實上，隨着主水的隱身，武藏的巨軀也像被大地吸了進去似地，同時不見了。

這時，追踪在武藏身後的甚內一夥十餘人，刹時失去了目標，茫然不知所措。甚內很不高興。

「搜！」

他立卽下了命令，孫六插口說：

「鳴先生，不忙！主水自會來告。」

他到底懂得「忍術」，所見與衆不同。

果然，主水像是從地底湧着上來似地，突然出現在甚內眼前。

「噢，主水，咱們正自擔心呢！」

「頭領，糟了！妖法只能騙人一時，不會持久，你們遲遲不前，給他識破，險些遭那厮毒手。」

「哦，難爲你了。但主水，你看武藏的劍法怎樣？」

「當然，與各位大相逕庭。」

「同你呢？」

「頭領，我不是使劍術的，我的世界比他們更爲遼廣。」

「哦，所以你的本領比他還差一段吧。主水，心思太多了也沒有用，你最出色的還是兵法。主水，好好的磨練劍罷。可是，武藏到那裡去了？」

「武藏，仍在原來那條路上走着。」

「哦，那麼……」

甚內便向浪人下了「仍回原路」的命令。

浪人們逕回原路，果然看見武藏同從前一樣，離轎子兩三丈前，悠閒地走着。

「這厮眞了得，見面勝似聞名。」

浪人們剛才目覩他一刀了斷松野三九郎的手法，已自驚得曉舌難下。那一瞬的火候！那手法

之快！他們知道自己決非一對一的敵手。

但對方愈强，鬪志愈熾——雖明知道是燈蛾撲火，但既已寄身於一劍，死中求活，死而無悔，是當時兵法家的氣魄。平時以一派師門自任的這些浪人，不禁煽起如火的戰志。

四

武藏伺機脫身包圍。此時雲脚更低，驟雨來了去，去了又來，一陣緊似一陣。武藏在陣雨中，漸走近目的地閻王岩。這臺地的勝景，以此爲最，堪稱嘆爲觀止。

後年，探勝的遊客曾稱這一帶爲「羊羣高原」，奇岩怪石點綴其間，確像三五成羣的山羊。不僅此也，好幾條狹谷蜿蜒曲屈其中。據說狹谷中有着不少洞窟。

到了羊羣高原，甚內又吹響報警的竹笛。看了附近險惡的形勢，他警告一夥人須得提高警覺。

而對方的武藏，却利用他的這一信號；笛聲初起的那一刹那間，身子一閃，跳進了右首的雜草叢中。

「呀！」

甚內以下，所有的浪人都煞住了脚步。不，像是被釘住在地面上一般。武藏就此不見。隊伍假如前進，說不定在那裡會遭 他出乎意外的襲擊。

「頭領，怎麼辦呢？」

三九郎死後，接替浪人領班的梶野景道，向甚內請示着說。

靜靜地沉思了半晌，甚內好不容易才下了決心，斷然說道：

「各位，不必畏懼！剛才以前是我們跟踪武藏，現在是我們被他跟踪，怕什麼呢！」

「一點不錯！」

景道接口說：

「旣有戒備，怕他怎的！本人願爲前導。」

「咱來擔任殿後。」

梅軒也緊了緊腰刀說。

「頭領，讓我跟着轎子走罷。」

主水寓意深沉地望着甚內。

一夥人略作部署，把陣容轉爲守勢。

「前進！」

甚內斷然叫道。而在這時——

「甚內！」

有人喚他的聲音。

「誰？」

「是咱！」

「啊！」

從旁邊的巨石後面倏地出現的，正是武藏！

爲擺脫武藏的跟蹤，好不容易調整起來的陣容。想不到武藏的出現竟如此迅疾，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事實上，這其間却有了可乘之虛，就是從攻勢轉爲守勢的那一絲空隙。

「啊呀！」

「啊啊！」

不讓人有拔刀的工夫，早有三、四個人倒在武藏的劍下了。

五

「散開！散開！」

甚內力竭聲嘶地高喊。他們雖整備陣容，但不是戰鬥隊形，排得太整齊了。

但武藏雷霆千鈞的氣魄，不讓他們有疏散的餘裕。有五、六個人，來不及拔刀，已被殺倒在當地。待梶野景道好不容易拔出大刀，已是第八個人了。他感到武藏的劍指向他的前額，便把劍擬於「正眼」。但武藏的巨軀却在他的身前一閃而過，跟着又是一聲嘶號。

景道望着武藏的背項，大吼一聲，猛砍過去。

卡擦！一聲令人顫慄的聲音。是武藏回頭，用左手小刀把景道的腦袋，從頸子上連根砍斷

了。

前隊已全軍覆沒。武藏往回跑到轎子傍邊。那裡也倒着五、六個人，轎夫早已不見踪影。

「公主！」

武藏向轎中叫道。

「武藏先生！」

輕裝打扮的悠姬，從轎子中飄然而出。

「公主！不必管我，快去！」

「是！」

她循着武藏拉開的一邊血路，跳進了荒野之中。

但這時——

「悠小姐，等着！」

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武藏擋開迎面砍來的梅軒的大刀，眼瞟着悠姬的去向。

「危險！」

他不覺脫口而叫。鈴姑站在雜草叢中，正用短銃瞄準着跳入草叢的悠姬胸前。

悠姬也不覺呆住了。

「鈴小姐，住手！」

甚內凛然喚道。

刹那間，無分敵我，雙方都忘了動手，一齊盯住在鈴姑與悠姬二人身上。

「鈴姑，打我！」

武藏喚道。

「武藏！這娘兒竟有這麼可愛？」

「…………」

「武藏聽眞！現在得讓你知道所愛的人被殺的悲哀、痛心、遺憾……」

「鈴小姐！打武藏！打武藏！」

甚內嚷着，再掉向武藏叫道：

「武藏！是你的惡貫滿盈了！」

「哦，鈴姑！向我發槍罷！」

武藏雙刀朝下，兩臂垂腰，挺着胸板說。

浪人們見了這突變的光景，慢慢地向武藏背

後圍上來了。

六

「你那女子，向我開槍罷！」

悠姬也挺胸叫道。

「呀呀，你這公主，對這一介浪人的武藏，竟也那麼垂愛？唉唉，教我如何是好？」

鈴姑嘲笑着說。

「鈴小姐，快收拾武藏，這是唯一的機會，靜下心來好好地瞄準。」

「不行！」

「鴨先生！想不到你也這樣偏愛公主。」

「鈴姑，甚內說得不錯，趕快向我胸前發槍，替小次郎報讎雪恨！」

鈴姑眼露兇光，嚷道：

「讓咱們娘們來算清這筆賬，公主！」

鈴姑瞄着悠姬胸前，扣下板機。但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突然鈴姑脚下的雜草中伸出雙手，抓住了短銃的中段。

子彈已經出膛，但從悠姬的胸前飄了過去。

「公主！快逃！」

武藏大嚷。

「快，不要讓她逃走！」

「甚內也緊緊叫嚷。浪人們向悠姬轟去，但給武藏攔截住了。

悠姬拼命前奔。兩三個浪人逃過武藏追了下去。

「啊啊！」

悠姬一聲慘叫，是脚下勾住藤根，仆倒了。

「抓住了！」

一個浪人跑上前去，正待伸手去抓。但電光一閃，連肩斜劈，倒了下去。

「公主，隨我來！」

年輕的聲音。一個覆面的武士，扶起悠姬，牽着她的手，一溜煙跑開了。

武藏和浪人，還守在原來的地方拼命。

鈴姑咬牙切齒痛恨。

「是誰出賣了老娘？是誰？快出來！有種的出來！」

她簡直像瘋了一般。

甚內扳住鈴姑的肩頭，安慰着說：

「鈴小姐，靜靜！悠小姐是逃走了，咱們的人連一個武藏都應付不了，看情形巡檢浪人的五人團怕也會加入戰團，反双相向。」

「都是你，從中作梗，橫加阻止。」

「可不是嗎，我那能讓你闖下大禍，做了通緝的兇手？不止武藏，還有五人團，正在後面亮着眼睛哪。快快，不能再猶豫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七

甚內半拖半抱，拉着鈴姑沒入荒野中。風力更勁，冷冰冰的雨水打在兩頰上。鈴姑漸漸地平靜下來了。

從身後傳過來劍戟鏗鏘的雄壯聲。

「甚內哥，又告吹了。」

「哦，時機未熟哪。」

「第一流的劍客四十名，統統成了供奉武藏的犧牲。」

「無可奈何，但這怨恨齊歸武藏一人。」

「可是，不知主水怎樣？」

「那厮倒不勞掛牽，一定早溜開了。看那厮年紀雖輕，眞個了得。」

「喂！鴨先生！」

後面有人叫喚。

「好像是岸孫六？」

「哦，是孫六，等他罷。到京時，還用到他哪。」

浪人已死了一半，剩下的却也不打算逃走，只是已經沒有積極進攻的氣魄，遠遠的圍着武藏叫喧。

武藏雖惦掛着悠姬，一時又脫身不得。幸好

事先已與悠姬約好，要她去投奔森都。

這時，一直悶聲不響袖手傍觀着的浪人巡檢的五人團——由新太郎領頭，逕至浪人面前，高聲叫道：

「各位，勝負已分，各請收刀！你們的頭領鴨甚內業已遁逃，如不服輸，本人等職責所在，決不饒恕！知機的，早早退去！」

同時，他掉向武藏，躬身說道：

「先生請便，就此告別……」

武藏點頭。

「哦，再下去，殺生無益！」

浪人們經此一喝，頓失鬪志。

「今日留汝等一命，快快去罷！」

經新太郎這最後一喝，便一齊抽回兵刄。

「寺尾、山東、野田、和田、官脇！」

武藏一個一個叫着他們的名字。

「別了！爲我問候相爺！」

「先生！我們知道。先生與甚內、孫六原是仇敵，今夜之鬪，事出無奈，相爺自能見諒。只是元兇在逃，是我們的失着，有虧職守，自當上天落地追緝歸案。」

「不必了，遲早逃不過我的刀下。」

「是。」

「悠姬公主的事，請毋掛念——務須轉達相爺！」

在力盡聲嘶，茫然不知所措的浪人面前，武藏與五人團在依依地惜別。

第三十六章　迷　路

一

風力漸勁，陣雨如注。濃雲低垂，夜黑如漆。

悠姬被不知何人的蒙面武士牽引着，沒命的奔跑。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聽見琵琶的聲音。

「噢，森都！」

悠姬霎時回歸意識。那是約定的琵琶聲。循着琵琶的聲音前往——武藏在信中，從三十郎的傳言，再三吩咐過的信號。

「怎麼了？」

「唏……」

悠姬傾耳靜聽。乒，乒——乒，乒……琵琶的聲音，漸漸高揚。

「呀呀！」

同行的武士，訝異地搖頭。

奇怪，那琵琶的聲音，東南西北、前後左右，此起彼落，錯雜而來。

無論如何，不是一張琵琶的聲音，好像有十個、二十個法師坐在岩上彈奏着似地。悠姬口中唸唸有詞，惦着手指計算音數。

「啊，這一邊！」

她想向那邊跑去，但同行的武士却把她一把拖住了。

「公主，剛纔的是信號的琵琶嗎？」

「啊！」

悠姬愕然低喚。一直以爲這個武士是幫着自己的，但仔細想來，除了三十郎、森都、五人團之外，該不再有自己人了。

「你，是誰？」

悠姬回過身來，面對着武士問。

「恐怕說了名字，你也不見得知道。」

「是武藏先生的熟人嗎？」

「對了，確是熟人。」

「是友？是敵？」

「這——雖曾與武藏敵對，但握住鈴姑的短銃使子彈不能命中，刀劈追踪而來的浪人……對公主，當然是友。」

「那麼，與武藏先生也應該是友，跟我一起去會武藏先生罷。」

「這却——」

「一起走罷。」

「不，不去也罷。」

「哦，那麼就此告別了。」

「那可做不到？」

「噯，做不到？」

奇怪的武士邊說着，突然握住了悠姬的手。

「做什麼！」

「公主！」

「無賴！」

悠姬掙脫了手。但對方却拿出一塊布袱，蒙住悠姬的頭臉，把她挾在脅下，一溜煙跑了。

二

悠姬拼命掙扎，想脫出魔掌。但頭上蒙着布，不能出聲。兩手像被鐵箍給扣住了，動彈不得，無法抽出匕首。她只有在心中默念着武藏的名字。

怪漢輕輕地挾着悠姬，冒着雨水，在漆黑的荒野中飛奔而前。

「噯，古怪？」

他突然刹步。一度靜寂的琵琶聲，再度起來，把他緊緊地裹住了。剛纔倒不覺怎樣，這次却使他困窘了。

他不願自己挾着悠姬讓人看見，但琵琶聲却從四面八方的岩下傳過來，好像被幾十個法師包圍住了似的。

怪漢停下來靜聽了一回，不覺格格高聲朗笑起來。

「我以爲是什麼，原來是彈的琵琶雜奏！」他自語着，又側耳聽了半晌。

「好，我走的路在此！第三虛聲……」說着，便朝東邊的緾地跑去。當然，從那一個方向，約半里許的岩下，也一樣的響着琵琶的聲音，但怪漢却認定那是虛聲，便一直跑下去了。可是無論怎樣跑，琵琶的聲音仍同先前一樣，隨着他前進，逃不出音波的範圍。

「哼，好疲賴的法師！看你能跟到那裡去……」

怪漢冒着風雨疾走，好不容易總算擺脫了琵琶的音網。但這時——

「啊呀！」

他驚叫了一聲，刹住脚步。挾在他的臂彎下一直在掙扎着的悠姬，突然軟綿綿地不動了。

怪漢慌忙掀去蒙頭的布袱。悠姬已經停止呼吸了。

「不好！」

怪漢四面張望。那裡已是谷底，右手的斷岩上，張着一個偌大的洞窟。

「好，先進去再說。」

怪漢把軟綿綿的悠姬抱在手中，跑進洞窟。洞中是一片黑漆，怪漢的眼睛似乎在黑暗中也能見物，脫下身上的緋色外褂，舖在地上，放下悠姬。幸好是鐘乳洞，洞中有水。他用手捧水，滴入悠姬口中，抱起她的上身，點了活穴。

「噢——」

悠姬悠悠醒來。

「公主！對不起。」

「無賴，退下！」

悠姬的聲音，凜然在洞窟回響起來。

三

「公主，暫請息怒。我雖是冒犯了您，但絲毫沒有非禮之心。且待我點上燈火。」

怪漢從腰上所懸的革囊中，取出火石和臘燭

，點上火光。

「啊，這裡是？」

悠姬環顧四周，睜大了眼睛。那是一個龐大的鐘乳洞，從岩頂上掛下來的，和從地面上聳着的無數石筍，像是彫刻的圓柱，也像是巨大的蟒蛇。

「荒野中的洞窟，多麼壯觀！」

怪漢喟嘆着環視四周。悠姬立即回復凜然的態度，回手去探懷中的匕首。

「你是什麼人？有什麼意圖，把我帶進這樣地方？」

怪漢的眼睛，透過覆面，閃閃發光。

「公主，我是把你從鈴姑的短銃下救出來的。」

「那當然得謝謝你，但你的救我，一定別有用意。」

「不錯，我想見見公主，同公主談談。我的名字是松山主水，雖是沒沒無名的肥後八代鄉士之子，但提起先代，我的家世却也不在細川家之下。」

怪漢正是主水，他緩緩地取下了覆面巾。

「公主，請您認識，認識。」

悠姬怔怔地望着這位頭髮覆額的美少年。她一心以為刼了自己的是粗暴的浪人，萬想不到竟是與自己的年齡相若的少年，便不覺得那麼恐怖了。

「你，還只是個少年嗎？」

「是。」

「是甚內的一夥？」

「是，只是偶爾助他一臂，為的是想見識武藏的兵法……」

「噢，武藏先生的？」

「了不得的工夫，我雖曾與他單獨對壘，自非敵手。」

主水半惶恐地、率直地承認。接着目光一閃：

「但我却戰勝武藏了。」

他無敵地、驕矜地說。

「勝了？」

「武藏以性命相搏的一顆明珠，現在不是落入主水的手中了嗎！」

「你是說我？」

「公主，一點不錯。」

「住口！」

悠姬像叱責臣僕似地，嚴厲地叱道。

「武藏先生是永不落敗的，除非我敗在你的手中……」

「固然！」

主水點頭，但威武地聳肩說：

「那麼勝負方纔開幕，是我與公主的捉對兒斷殺了。」

悠姬這纔冷笑着說：

「你這少年，休誇海口！你要贏我，除非殺了我。主水，你敢以我為敵？」

四

森都孤零零地坐在一塊平頂岩上撥着琵琶。樂聲在風雨飄搖中，或緩或急，飛颺於荒野之間。那是森都得意的絕技；從遠處聽來，像是上百法師，在四面八方同時彈着琵琶似地。

悠姬原是約定循樂聲找到森都，再與武藏聚會的。但她被覆面的少年松山主水所刼持，帶到洞窟中去了。

與這同時，被森都的琵琶聲所迷，在荒野中徬徨輾轉着的，還有甚內、孫六、鈴姑三人。

「真要命，森都這厮，不曉得使的什麼法術……固然真的只有一處，但冒失碰上便完蛋了，武藏一定等在那裡哪。」

甚內消沉地說。

「主水若在，必能知道來路。」

自稱伊賀者流的孫六，却無法聽出苗頭。

「唉唉，急死人了！」

鈴姑心焦。

「對了！」

她點頭說：

「甚內哥，岸先生！咱們一定被那稚兒出賣了。」

「不會吧？」

甚內雖這麼說，心裡不無疙瘩。

「我用短銃瞄準着悠姬時，突然叫喊的便是主水。」

「也許是的。」

甚內也想起來了，說鈴姑在動悠姬的主意的，正是主水。但甚內却突然高興起來。

「有趣！」

他嘻嘻嘻，笑着叫道：

「甚內哥，什麼有趣？」

「從你的短銃下救了悠姬的若是主水，他也許把悠姬拐走了。」

鈴姑也點頭說：

「我曾唆使了主水。」

「不錯，假如這樣，咱們同武藏的勝負，就不能說已經確定了。」

孫六也接口說。

這時琵琶的聲音突然停止。

「好了。」

甚內歡呼着說。可是三人仍是止步難行；琵琶的聲音雖停，仍不知森都究在何方。

五

荒野間的琵琶聲戛然靜止，是武藏找來了。

「森都，公主呢？」

森都停了琴撥，皺着眉說：

「還不見來呢。」

「哦，琵琶上有無感應？」

「最初有過，我以為確是公主……不久便斷了。但現在又好像有了什麼人……」

「哦——」

武藏交叉着手，半閉着眼，沉沉地陷入瞑想。半晌，他突然張眼說：

「森都，公主好像被人拐走了。」

「嗳？」

「慚愧！是我的失策。森都！最初的感應，斷在那裡？」

「那是，東方……以我推測約里許的荒野盡處。」

「現在的呢？」

「北方，半里許。」

「那大概是甚內一夥。不容再猶豫了。森都，就此作別，下次聚首，在長府的木村又藏家。」

「是，知道了。」

「三十郎，來罷！」

武藏跨着大步，三十郎跟在他的後面。

「武藏先生，祝你成功！」

森都從身後喊道。

「哦，你也不可大意，甚內一夥人仍在左近哪。」

武藏回頭答應，旋卽沒入海濤似地起伏汹湧的秋草叢中去了。

一方面，從琵琶聲中掙脫了出來的甚內、孫六、鈴姑三人，呆了一會，終於鼓起勇氣走動了。

「總之，先找到主水，奪回悠姬。岸先生，這樣一來，還得需要人手，能否勞動你的快腿，去找回七八個夥伴？」

甚內與冲冲地說。

「好罷，什麼地方聚會呢？」

「主水一定是沿着山谷，到山脚的村落中去了。山脚的部落，叫白川村。」

「好的。」

孫六回身走了。

甚內與鈴姑，好不容易找到谷口的小路。

「好了，這裡下去便是白川村。」

甚內的興致更高了。

「鈴小姐！這次找到您小姐，千萬不要再拿短銃去瞄準了。」

鈴姑的回答却模糊得很：

「這得看情形，你們不讓她逃走，我自然可以饒她。可是，你們假如無能，把她趕進武藏的懷抱，那就對不起了……老實說，德川也罷，細川也罷，我都不怕。」

六

異國的王宮一樣，怪異的鐘乳洞中，松山主水和悠姬公主，各以不屈的目光，隔着燭光相對而坐。

主水的心中，自負系出名門，拉着重振家聲的野心，在他那美豔的容貌中，發散出似堅定又似不逞，奇奇怪怪無法形容的妖氛。

他對悠姬，最初是因她是細川一門的公主而感到興趣。繼而，因她是自己獨斷地認爲是劍敵的宮本武藏的愛人，煽起他的某種野心。於是，他靜伺着誘拐悠姬的機會。可是，及至接觸了她的容姿，另一種感情，從他那不逞的心底湧了上來，再也無法制止了。

「啊，多美麗的少女喲！」

最初，他只是爲她的美貌而驚嘆，爲她那高貴的，像禁園中的花朶一般艷麗而訝異。到後來，爲了她那不屈的鬪志，和她的眼中所流露的那高度的知性和教養，他的虛榮像被銷毀了，受到了壓迫。

所以當悠姬威武地：

「敢以我爲敵嗎？」

這樣說時，竟致窮於應對了。

於是，悠姬便緊追着說：

「主水！你戰勝武藏先生的方法，便是以我爲敵，殺死我。好，你殺罷！」

悠姬對這美麗的少年，以女性微妙的心理，並非漠然無動於衷。而且這少年對自己所抱的某

種奢望，她也並非沒有警覺。

可是，悠姬對武藏的信賴和友愛，決不因此而有絲毫的動搖。

主水好不容易才開口問道：

「公主！我不會殺死公主您！」

「那麼把剛才的話收回去罷；贏了武藏先生那句話！」

「是，取消了。」

主水慨然答道。隨後他又抬起那不屈不逞的眼，繼續着說：

「不過，那只是說沒有贏，並不意味着服輸。勝負還未開始哩。」

「……」

這次悠姬却不回答，像在揣測主水的心意。

主水緊追着說：

「公主，再加一句說明：我永遠視武藏爲敵！却不以公主爲敵。」

「住口！」

悠姬叫道：

「你是我的敵人！」

「公主雖這樣想，但我是決不以公主爲敵的。」

「下作！」

悠姬抽出懷中匕首，霍然而起。

第三十七章　劇　變

一

這時，洞窟外突然有了脚步聲。主水趕快吹熄燭光，挨近悠姬。那決非爲了什麼不正的企圖，只是出於守護悠姬的行動。

悠姬推開他，想開口呼喊，但終於沒有出聲。同時，洞口閃動着燄燄的紅光，七、八個奇形怪狀的人物，像影子一般出現了。

主水離開悠姬身邊，迎着前去，掩護了她。

「是誰？」

走在前頭的，白髮白鬚的老翁，早已看見兩人，銳聲問道。

主水不答，厲聲反問：

「你們是那裡來的？」

最初，主水和悠姬，都以爲是甚內一夥，或則是武藏一行。但都不是。走在前頭的老人是普通武士打扮，跟在後面的人，穿着各色各樣的服裝，好像是野武士的集團。而最不相稱的，是頸上掛着銀製的十字架。

「噢噢，你這兩個小夥子！今晚武士們在這荒野裡撒野，躺着好些屍體，你們是不是和他們一夥？」

主水仍不回答，只是繼續反問着：

「你們是天主教徒嗎？」

這時，老人後面一個船老大似的漢子接口說：

「頭領，不必問他，照規定闖進此地的人是……」

「來罷！」

主水不待他說下去，倏地拔出長劍。最初一瞬間，也便預感到不能倖免的殺氣，決定強硬到底，用以壓倒對方。

「不知死活的傢伙！」

背後的彪形大漢正待伸手拔刀時，老人却制止了說：

「等着！你這美麗的少年和可愛的小姑娘，是不是只爲了男女私情偶爾跑了進來？照直說時，看情形可以饒你一死。」

「不是的！」

悠姬緊接着說：

「我和這少年是仇敵，他把我拐騙來的。」

「什麼，拐騙來的？」

「正是！」

「你那少年，是否如此？」

「哦，不必多問！」

主水揮刀向老人砍去。老人向後躍退，避過主水這一刀，同時叫道

「不知好歹，殺罷！」

出鞘的白刃，便一齊向主水迫過去了。

二

主水撲了空。但不讓他立定架式，一個白刃已乘機而下，直取主水的肩胛。

「啊——」

主水好險，撲向岩邊。

但另外一刀，緊接着又橫掃過來了。

主水一閃避過。同時，他的身形像是鑽進了地面，也像是給岩石吞沒了似地，刹時不見了。

「奇怪！」

掛着十字架的一夥人，正自驚疑，却從洞口傳過來主水凜然的聲音。

「公主，今天就此告辭。但勝負剛開始，後會有期。」

「下作！快滾！」

悠姬也高聲回答。十字架的一夥，靜靜地望着悠姬。尤其是老武士，目光銳利地注視着她說：

「對了，就是這一位！」

他以深沉的語調邊說着，躡足走近悠姬之

前。

「想該是高貴的名門小姐。我等乃別有緣由，隱名埋姓逃避人世的一夥。咱乃白鬼的便是，願聞小姐尊姓大名！」

「白鬼？」

悠姬反詰。

「正是，不瞞小姐，咱乃海上白鬼，實係海盜。」

「唉，海盜？」

「咱們另有所圖，搜集財貨，非爲私慾私利……敢問小姐尊姓？」

「我是細川與秋之女。」

「唷，是否細川門中，獨樹一幟以德川爲敵的，忠興侯嫡子興秋殿下的？」

「我名悠姬。」

「幸承率直見告，正是主的意思……」

老武士肅然說道。同時他回頭對部下宣言：

「各位！這位公主，一定就是主的指示，來領導我們的君主。快前來參拜！」

「是。」

部下一齊落跪，在胸前畫了十字。

悠姬凝然不動，只是訝異地偏着頭。

老武士見此，便說：

「公主！詳情容再禀白，且先到我們的神殿。」

說着，直向洞窟裡面走去。悠姬無奈，跟在他的後面。走不到二、三十步，是一個偌大的池塘。池水青黑，在火把照映下，像是深不見底。

三

池水滿溢。兩邊只是如削的絕壁，倘無舟楫，無法涉渡。

自稱白鬼的老武士，這時靜靜地用手去轉動一個巨大的鐘乳，立即從地底響起隆隆的水聲，眼見池水漸漸下降，池的當中露出一架石橋。

「公主，請！」

老武士步下石橋。悠姬仍跟在他的後面。前進約三、五十步，到了二十張塌塌米大小的一間大廳。屋頂、牆壁、地面，顯然是人工鑿成的石窟。

到了那裡，放下火把，部下們便點上臘燭。那是異國的銀製燭臺。

正面有刳石而成的聖壇，壇上左右兩排巨燭，照得荆棘冠頂的耶穌金像，輝煌耀目。

「公主，我們的救世主耶穌，請你禮拜……」

老武士說着，便率領部下，在胸前畫了十字，口中禱告，跪地禮拜。

禮拜已畢，老武士乃極口痛罵武家（武士政權），——尤其領主（采邑之主）及大名（諸侯）的橫暴而憤慨，且爲呻吟於暴政下的老百姓而不平。

「我們是藉耶穌．基督之名，在上帝的仁慈和權力之下，不惜犧牲生命的一羣。」

他向悠姬毅然說道：

「我們雖是海盜，但不刼奪窮苦的朋友。我們的目標，是幕府的官艇和南蠻船。所奪得的財寶，全部作爲建設新世界的資金，集中在這洞窟裡。」

他掉頭命令部下：

「去把財寶抬來！」

部下領命，從大廳後面抬來好幾隻重甸甸的木箱。

「公主，請您過目……」

他說着，一一打開箱蓋；每一箱裡盡是耀眼的黃金、白銀、珠玉！

悠姬見了這些財寶，毫無表情。她不是故裝鎭定。在她的眼中，這些財寶黯然無色，沒有絲毫的媚力。

唯一能夠打動悠姬之心的，只有藝術所產生的美的世界。但白鬼一夥人，怎能知道悠姬的心境呢！見了動人心魄的珍珠寶玉而無動於衷的，悠姬那漠然的態度，在他們的眼中，只是愈見她

的高貴，更顯得尊嚴罷了。

四

老武士愈是謙恭地躬身言道：

「啊，聖潔的處女！您纔是我主所示，白百合之精，我等的君主。公主，我們的船正等在那裡，讓我們隨着公主前往神的海島……」

悠姬漸感不安。

「你這白鬼，我不是那樣女孩。第一，我不信上帝。」

「那是因公主像赤子一般純潔。到了神的海島，上帝自會佔住公主的心。之後，再迎公主回日本，爲新日本的眞主。這是神的海島的預言家，聖多尼加主教所得神的啓示。」

老武士端身而立，高擧雙手，背誦着主教的預言：

——白鬼呀，聽眞！白百合一般高潔，火山一般熱烈，不知恐懼的處女，行將出現在你的面前。這位聖潔的處女，纔是新的神國日本的眞主。你呀，去迎那位聖女，到我這裡來罷！

悠姬像被潑了冷水似地，全身一慄。

「白鬼！你說的那個海島，究在何處？」

「在遙遠的南方，瓜哇國的西方洋面。」

「你說的修眞道院是？」

「那在日本，就是尼庵。」

「什麼，尼庵！你要我去做天主教的尼姑嗎？」

「要做新的神國日本的眞主，就非得服從神的啓示不可。」

「我不做！」

「什麼，不做？」

老武士像疑心自己的耳朶，眨着兩眼。之後，他肅然躬身。

「公主！神的旨意！吾人的冀求！務請勉爲其難！」

「不成！白鬼，想你們該不知道我爲什麼會

走進這個洞穴裡來。我是因德川的壓力，逼我皈依佛門，正被送往中津去出家爲尼。半路上經人搭救，但被剛才那個少年帶進這個洞窟中來了。佛門的尼姑我都不顧去做，怎能做天主的尼姑！」

「什麼？德川要公主去作佛門的尼姑！而半路上與我們偶然相遇。這曲折的因緣，豈非主的意志！公主，千萬請接受我們的要求。」

「不成！」

「公主，我這樣苦苦央求……」

「唉，煩死人！」

老武士的眼睛一亮。

「這樣苦苦央求仍不見納，只好依照我們的規條：凡擅自進入本洞者，須受死的制裁。剛才那個少年，好歹也難逃一命。」

「沒奈何，任憑你們處置罷。」

悠姬坦然說。

五

這位老武士的風貌原極溫雅，與他自稱海盜「白鬼」的渾號一點不相稱，現在却臉露兇光說：

「很好！」

他向倔强的悠姬，投以冷酷的一瞥，回頭吩咐：

「拿酒杯侍候！」

部下中便有人站了起來，從嵌在岩壁中的櫃架上取下銀盃。盃中置有鋼鑽的杯子和一瓶洋酒，恭恭敬敬送到白鬼面前。

白鬼把銀盃放在悠姬前面，打開酒瓶，往杯子裡倒了滿滿一杯血一般的液體。一陣甘美的香勻。

「公主！請坐。」

悠姬靜靜地坐下。

「這是用葡萄精釀成的南蠻神酒。」

白鬼邊說着，打開懸在腰間的藥籠，取出白色的藥粉沖入杯中。

「我們的法規，死之酒！」

「呷下這杯就行了嗎？」

雖這麼說，悠姬的眼中，到底閃過不安的神色。

「是的，請在我數到十爲止，選擇生或死。」

白鬼肅然端坐，眼注在悠姬臉上，冷冷地開始報數了。

「一！」

「二！」

「三！」

悠姬伸手端起酒杯，把杯子靜靜地湊近嘴邊，眼睛凝望着遠方。她是在追尋着武藏。兩唇輕輕地顫動。

「武藏先生！」

悠姬在心底拚命地呼喚。武藏曾對悠姬說：

——直至最後一瞬，決不放棄希望！

而現在，那最後的一瞬，已逼近眼前了。

悠姬的眼底，浮上武藏的英姿。

「四！」

「五！」

「六！」

白鬼的聲音，在死寂的洞窟中震顫着。悠姬擎着毒杯，心中仍拚命地嘶號。

「武藏先生！武藏先生！」

「七！」

「八！」

「九！」

可是，武藏沒有出現。

「啊，武藏先生！」

悠姬把毒杯湊近唇邊。一縷絕望，閃過她的眼底。但下一瞬間，她又燃起一股强烈的情熱。

「武藏先生！我相信你！相信你！」

至死不渝的信賴！至死愈見堅定的信賴！燃

着純愛的、心靈的聖火！

「十！」

悠姬仰着脖子，一口喝下了杯中的毒液。

六

「現在怎麼辦呢？」逃出洞窟的主水，交叉着兩臂，佇立於風雨交集下，如波濤般洶湧着的荒野中。漆黑的覆髮，濕漉漉地飄動，凄艷得令人悚然。

他的心中，塡滿了悠姬的影子。現在最迫切的，是如何從那奇怪的十字架的一夥人手中，奪回悠姬。

「好在是女人，該不會遭他們的毒手罷？但靠自己一人之力却難……」

他正在這樣躊躇時，風聲中傳過來大夥人的語聲。

主水細耳傾聽，中間雜着甚內嘶啞的聲音。

「對了，先借他們的手奪回公主，再作打算……」

主水下了決心，循着語聲，分開雜草前往。語聲漸近，黑暗中晃動着幾條人影，正是甚內一夥。是孫六去找來的吧，還有七、八個浪人走在一起。

「主水這廝，已到村裡去了吧？」

「不，客地人不知地勢，再加帶着悠姬小姐，要逃出這個臺地，那有這般容易。」

「可是，大家警覺些，爲找悠姬，武藏一定仍在這一帶，沒有離開哪。」

「哦，一點不錯。」

他們邊說着，走了過去。

「頭領！」

主水呼喚着，往他們的面前一站。

「啊，是誰？」

走在前面的甚內剎住脚步，一夥人都隨之停了步。

「是我。」

「唷，主水先生。」
鈴姑驚呼。
「什麼，是主水？」
大家都圍了上來。
「悠姬小姐怎樣了？」
「是你帶她逃走的吧！」
甚內和孫六齊聲詰問。
主水慢條斯理地答道：
「不錯，確是我帶她逃的。可是……」
「唉唉，仍舊被武藏奪去了吧？」
鈴姑嘆息着說。
「不！」
主水搖頭。
「是另外一夥人。同武藏和我們全都無關係的人，天主教的一夥，把悠姬公主奪走了。」
「什麼，天主教徒？」
主水說了一個大概，最後逗着甚內說：
「頭領，您說該怎麼辦？」
「當然！對方不是武藏，也一樣不能讓他過去。」
甚內斷然說。
「各位，請助一臂之力！」
他環顧着浪人們。

第三十八章 復活

一

主水讓甚內一夥人在洞窟左近，單獨潛入。
洞裡黑漆漆地，闃無人聲。
「奇怪？沒有看他們從這裡離開的樣子的……」
一直往裡走，到了那個深不見底的池邊，隱隱地漏出微弱的火光。他想朝燈光前去，但大池擋住了去路，而他又不會游泳。白鬼等進去時，池水雖曾一度下降，隨後卽回復原狀，石橋又沒入水底去了。
「好古怪的洞窟，一定隱藏着什麼秘密。」
主水極感興趣地自語。但他目前最重要的是悠姬的事，窺探了一會兒，便走出來，向甚內報告。
「頭領！那廝們確在洞窟深處，躲在那裡密議。」
「公主呢？」
「大概也被帶到裡面的密室去了。可惜一個大池擋在當路，不能進去。」
「哦……我們怎麼辦呢？」
「遲早總得出來，爲避人耳目，那廝們一定要在入夜之後出洞，咱們守在這裡截擊吧。」
「好，而他們的手下如何？」
「相當了得，不可大意。鈴小姐！到緊要關頭，還得借重您的短銃哪。」
鈴姑冷笑着說：
「主水先生，唆使我們去拼，打算找機會再拐走悠公主顧自逃走的吧。」
「那，那，那有的話！」
「嘻嘻嘻，給我說中了吧？可是，這次倘能成功，算你本事！你救下悠姬，眞想佔她身子，倒也有趣。放出本領，正式向武藏挑戰，在情場

上一決雌雄。嗨嗨嗨……」

甚內皺着眉。

「鈴小姐，不要給主水澆油了。哪，主水！你還年輕，給女人分了心，兵法上的修業，也就到此為止了。第一，悠小姐是門第極高的王侯公主，背後還跟着武藏。除非你能在兵法上凌駕武藏；要不然做了大名（諸侯）。否則她是不會理睬你的。前次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今後不可造次。」

主水心中冷笑，嘴巴上却說：

「頭領，放心。前次帶悠小姐逃走，是眼見我方敗北，只是想讓武藏碰一鼻子灰。要不然，咱們不是一敗塗地了嗎？」

「不錯，倒也是的。」

「不讓鈴小姐得手，是不願她背上殺人兇手的罪名哪。」

「哼，主水先生！眞的？像你這樣標緻的小夥子，居然有這樣分寸？眞是如此，却沒出息！」

鈴姑恨恨地說。在主水，鈴姑也是最難纒的對手。

二

「唏！」

主水用手制止。

洞口突然一亮，天主教的一夥，手擎火把出現了。

白髮白髯的老武士領頭，率領着胸前掛着十字架的奇異隊伍。隊伍中夾着一乘女用的轎子。

「公主在那乘轎中？」

「準不會錯！」

甚內和主水，低聲說。他們分開雜草，搶先等在荒野的小徑兩邊。那條路下去，可通臺地東側山麓的村莊。

「頭領！來了！」

「好，讓我先去……」

甚內搖擺着空袖，霎時出現，攔在天主教徒的隊伍前。

「什麼人？」

老武士——白鬼，大聲喝問。

「小倉，細川藩下，領內浪人巡檢的官人。」

甚內隨口亂編。

「哎，浪人巡檢的官人？」

白鬼懷疑地望着甚內一夥人。

「職責所在，特來檢查。」

「檢查什麼？」

「檢查轎中何人！」

「這却不能答應！」

「你敢反抗？」

「倘或蠻不講理，雖細川藩下官人，也不寬貸。」

「什麼？雖細川藩下官人也不……不法已極！看情形，你們竟是官家嚴禁的天主教，謀反的不逞之徒！」

「哦，你們聽眞！咱乃南海之王，白鬼的一隊！」

甚內一邊的浪人中，聽見這話，不禁有人驚呼：

「呀，白鬼！」

甚內也喫了一驚。提起「白鬼」，是當時著名的海盜。但事到臨頭，却不容甚內退後。

「什麼，原來是海盜！更難寬饒了。各位，上前！」

甚內邊叫着，邊向後躍退；他只能在嘴上稱雄。

後面的浪人，應聲散開，圍成半圓形，一齊拔出大刀。主水當然也雜在他們之中。

「蛆蟲！」

白鬼與對悠姬時的態度判若兩人，現在儼然是海盜之首了。他兜着下巴說：

「兒郎們，上前殺却！」

「啊！」

白鬼的一隊，丟了手中火把，一齊白刃出鞘，立定架式。

唯有白鬼一人，悠閒地手捋白髯，挺立在轎子一旁。

「呀！」

「啊！」

雙方的距離，步步逼近了……

三

黑暗中。勁風疾雨橫掃之下。眼見一人騰地而起，映着火把的餘燼，閃過一道銀蛇。

火花四濺！接着是二十餘人刀碰刀，人撞人，斷打斷纏，攪成一團。墨一般的四周，響起了一片怒號與哀鳴，雜沓的脚步聲。

甚內、鈴姑、孫六三人，躲在附近的岩下，靜靜地看着他們厮殺。

主水雖拔刀在手，但沒有加入亂鬪，離開兩三丈遠，站在沒腰的秋草叢中。

最初雙方勢均力敵，但時間一久，甚內這邊到底盡是成名的劍豪，海賊們漸落下風，接連倒下三人。戰圈慢慢的離開轎子遠了。

可是，爲首的白鬼，仍貼近轎子，也不拔刀，像古木一般兀立不動。

甚內矮着身子，躡足到了主水身後。

「主水！」

「什麼事，頭領？」

「你去，去斬白鬼！」

主水躊躇了一下。

「我正在伺機而動哪。」

「看樣子，那老頭够强，你也許應付不了。」

甚內望着白鬼說。

「那裡！看我斬他！」

主水聳着肩。甚內的話，傷了主水的自尊心；雖說老成，到底年紀還輕。

主水手提大刀，正擬一躍而出。但不知道鈴姑什麼時候來在主水的背後，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主水先生，休去！」

「鈴小姐，請放手。」

「不成！年紀輕輕地，犯不上去同那樣的老頭拼命。」

「鈴小姐，放心。決不會輸！」

「叫你不要去！把他交給我。武藏雖打不了，這樣的老頭，一槍準死。」

但主水還是掙脫鈴姑，跳了出去。

「白鬼，領刀！」

「唷，你就是剛纔的娃兒。」

「白鬼，還我公主！」

「你這傻小子，公主恨透了你哪。休得妄想！」

「什，什麼？拔刀，白鬼！」

邊說着，主水便揮動長刀，橫掃過去；是使的與佐佐木小次郎的「燕子翻身」極其相似的凌厲刀法。

四

橫掃過去的長刀，甚內以爲白鬼會被攔腰斬爲兩段的，但刀尖臨近，只見他縱身一躍，騰空而上。那知主水的這一刀却是虛的，半路驀地抽同，待白鬼凌空而下，脚剛點地時，反手再斜劈過去。

「好呀！」

甚內不禁喝采。一虛一實，好巧妙的二段刀法，這次白鬼準被劈爲兩段無疑。但在那間不容髮之際，卡擦一聲，火花四散。

「呀呀！」

主水失聲一叫。他的長刀脫手，同時——

「小鬼！」

白鬼一聲大喝，他那細長的大刀，已望主水的腦門蓋下。好主水，早已抽身後退，避了過

去。

「好小子！」

白鬼隨後追去。主水腿快，早已一溜煙跑了。甚內和鈴姑也懾於白鬼的神威，沒命的奔跑。

「等着，小鬼！」

追了一陣，大概是放心不下轎子，白鬼只好回來。

主水在雜草中跑了半里許，看看後面沒人追來，方纔煞住脚步。

而這時——

從人高的秋草中，伸出一隻大手，緊緊地扣住了主水的後頸。

「啊，什麼人？」

主水拚命掙扎，但那隻手像是鋼鐵鑄成的，一動不動，愈扣愈緊。

「主水！」

低沉而銳厲的聲音。

「是，是，是誰？放，放，放手！」

「忘了嗎？武藏啊。放安靜些！」

「啊，武，武藏！」

「同你們作戰的是什麼人？」

主水自知不敵，只好乖乖地回道：

「海盜白鬼。」

「哦，爲什麼相鬪？」

「爲了悠姬公主。」

「什麼？悠姬公主！拐走了公主的，不是你嗎？」

「是的，當初是的，但在洞窟中又被白鬼奪去了。」

「被白鬼，後來呢？」

「白鬼把公主裝在轎中，從洞中出來了。爲了奪回公主，與甚內的浪人們等在半路，殺將起來。」

「好，說得好！這次饒你一命，從此改邪歸正，好自爲之！」

武藏推開主水，大踏步朝那亂鬪的戰場闖去

。他的兩眼如熒，在黑夜中閃着奇異的黃光。

五

黑暗中，亂鬪仍在進展。海盜雖有死傷，但毫不示怯，頑强地抵抗着。

追主水不着趕了回來的白鬼，仍守在轎子邊上，靜靜地注視着戰況。他的臉色，冷靜沉着，眼見自己人處於劣勢，却也絲毫不動聲色。

當武藏從雜草中突然出現，在黑暗裡一步步逼近過來時，他不覺爲之一怔，大聲喝問：

「什麼人？」

「我乃宮本武藏。前邊可是白鬼？」

距離兩丈許面前，武藏停步答道。

「噢，武藏！你這兵法家，也同無賴一夥嗎？」

「我只一人。」

「有何貴幹？」

「我要的是那乘轎子，給我！」

「武藏，你竟也打算把這位吾神所選的聖女，供爲邪教的犧牲嗎？」

「什麼邪教？」

「佛教！」

「哦，那麼你的神呢？」

「耶和華，和他的兒子耶蘇．基督。」

「天主教罷？」

白鬼虔敬地說：

「在這荒野中不期邂逅公主，我們奉她爲吾神所選的，新的神國日本的眞主。現在準備護送她到南方的海島，接受爲君的修行。武藏，放手罷！」

「蠢才！」

武藏大聲叱喝，再踏着大步向前邁進；以潮湧一般的氣勢！五尺，一丈……白鬼擋住來勢，也大喝一聲，拔刀擬定「正眼」。他那凌厲的氣魄，堅如鐵壁，雖以武藏之强，如果不能發現空隙，怕也半步難近。

猛獸襲敵時，必是雙方僵立，俟機而動。兵法的比劃何嘗不是如此，兩敵相值，也必各自住步，相機而發。這纔是一般的常規。

白鬼當然依常理推斷，以爲自己擬定架式，足以遏阻武藏的前進。

這正是白鬼的失着。武藏並不如他的預料，仍然瞬息不停，照着原來的步伐，一直邁進。一步、二步、三步！緊緊地逼近過去。

這是出於白鬼意表的。他的脚步稍一浮動，就在這一瞬間。

「唉——啊！」

武藏的巨軀騰空，伯耆安綱的寶刀，雷電似地穿過夜空。

「嗚——」

白鬼像陀螺般轉動了三兩個圈子，肩胛上湧出一陣血潮。

「嗚，遺憾！」

一聲慘叫，仰身倒下。

六

聲音雖然不高，但潛力直震地軸的武藏的叱咤，加上白鬼野獸般的慘嗥！使生死搏鬥中的甚內一邊的浪人和海盜們，同時喫了一驚。雙方都不自覺地跳開，掉頭看去。

倒下去的白鬼，與提着豪刀，仍保持着揮刀姿態的武藏。

「呀呀，頭領！」

「是武藏！」

這兩聲驚叫，是同時發於雙方的。

「什麼武藏？」

站在前面，船夫裝束的海盜，向對方的浪人問。

「是呀，那是惡鬼！強梁的勁敵！剛纔，咱們也喫了大虧，」

「各位浪人聽我一言！咱們急待報頭領之仇，今日的決鬪，可否到此爲止？」

那海盜這樣一說，浪人中便有人答腔說：

「好罷！」

於是一齊收去兵刄。

「喲喲，對那漢子！」

海賊們向武藏衝殺前去。

「你那武藏，爲何殺我頭領，咱們頭領非比尋常海盜，乃侍奉神的尊貴人物。」

武藏回頭，靜靜地答道：

「勿怪！這厮野心太大，却是不能讓他活着。」

「你這魔鬼！就憑這點殺了他？」

「我要的是這乘轎子。」

「你這頑徒，好不知進退！哈，哈，哈……」

那海盜大笑着嚷道：

「兒郎們，上前！」

盡是惘不畏死的莽漢，既不習兵法，也不懂劍術，只憑着實戰的經驗，是一鼓作氣的自家流。

他們齊聲吶喊，向武藏衝去。

武藏輕輕地趕走了蜂擁而上的海盜。他不願再殺人，一心惦記着去救悠姬：想必她一定被綑綁在轎中了。

可是，海盜們却趕散了又來，趕散了又來，死纏着不肯罷手。這纔惹起武藏的殺機。

「哦，饒你不死，倒——」

武藏光火，揮刀斬了一人。

他那鬼神之勢，一度嚇退了莽漢。但退到三五丈地，却又聚攏在一起，像是有捲土重來的模樣。

「來罷，夯貨！眞不知好歹……」

武藏吆喝着，向他們直迎上去。

而在這瞬息的猶豫之間……

七

偸偸地、沒在草叢中匍匐前來的，是那些被

逐於白鬼，一旦逃去的甚內、鈴姑、孫六三人，和從武藏手中逃得一命的少年劍士松山主水。一見武藏忿於海盜的糾纏，匆匆離開轎子迎著上去時，主水和孫六便一縱而出，跑到轎子前後，把轎槓擱上肩頭，急急踏進原來的深草叢中去了。

武藏向海盜迫近，偶爾回頭，瞥見了被抬進草叢中去的轎子。

暗叫一聲「不好」，立卽回頭追去，但轎子早已不知去向了。風力更強了。他披散着長髮，在濕漉漉的雜草間狂奔。

「公主！那裡去了？答應呀！呼喊罷！」

到後來，他的聲音簡直已成嘶號，但回答的，只是草間的風嘯之聲罷了。

武藏却不心死，仍追尋着悠姬，在荒野中無目的地沒命奔馳。

這樣，慘澹的風雨之夜，不久亮了。風雨已停，天空也清朗了。

主水和孫六抬着轎子，甚內和鈴姑跟在轎後，到了荒野盡頭的斷岩之上。

「現在不要緊了，把轎子放下罷。」

甚內在後面叫道。

「哦，要不然，也喫不消了。主水，我放下了！」

孫六對主水說。主水也已上氣不接下氣。在武藏面前的大冒險，而且不管好歹沒命的跑在荒草中，直到現在。

「唷，偏勞你們了。可是，轎子中爲什麼恁地安靜，一直沒有聲音？想該是嘴巴裡塞了東西，手脚都給綑住了。眞可憐，馬上放你出來了。」

甚內彎下身體，打開轎門。

「公主，悠小姐！……唉唉，不對！鈴小姐，你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鈴姑探頭一看。

「眞的，暈過去了。主水先生，請幫我一下

。」

「唉，暈過去了？」

主水趕快上前，把曲着腿橫躺在轎中（日本轎子係長方形，鋪毯，可坐臥）的悠姬抱了出來。

悠姬在主水的臂彎裡，無力地垂着頭。

「啊啊，公主！頭領，水，水……」

他邊搖着，叫道。

八

「水嗎，我去！」

孫六說着，一溜煙去了。

「唉，看情形，相當嚴重哪。」

甚內惴惴地望着說。

鈴姑到底是女人，眼快手疾，把鋪在轎中的緋色南蠻氈抽了出來，鋪在地上。

「主水先生，這裡來！」

東方已露魚白，淡淡的晨光，照在悠姬的臉上。她的臉色如臘，口眼緊閉，呼吸已完全停止了。

甚內用掌在她的左胸一探，驚叫着說：

「不對，雖有些微餘溫，脈已停了。」

這時，孫六連蹤帶跳趕着回來了。

「哪，水來了。」

鈴姑挖開悠姬牙關，用手巾浸水滴入口中。

「不成，嚥不下去了。」

「啊，死了。」

甚內憮然說。其實，當初誰都知道早已嚥了氣，是是抱着一縷希望了。

主水茫然，望着悠姬的屍體出神。

鈴姑突然撲向悠姬身上。

「多可憐！多可憐！」

邊嚷着，嗚嗚咽咽哭起來了。

若謂矛盾，沒有比這更大的矛盾了。那麼憎恨着的，甚而想槍殺她以洩憤的人；那時假如沒有主水從中作梗，鈴姑的槍彈該已貫穿悠姬之胸

了。而在其時，她將凱奏勝利，不會因悠姬之死而落下一滴眼淚吧。

甚內和孫六，也用悲痛的眼睛，望着悠姬的屍體。這兩人並不憎恨悠姬，只是以她爲擊敗武藏的工具，因而備加珍護而已。但現在，只有憐憫罷了。

鈴姑則像死了親姊妹一般，貼身痛哭。哭了一會，她纔霍然站了起來。

「嗨嗨嗨，我這是怎麼了的？死了準仇敵，而竟爲之流淚……這妮子，死了還以爲自己在武藏身邊哪。」

鈴姑說着，恨恨地笑了起來。然後看着主水說：

「主水先生，你纔够可憐的，是初戀的女孩子罷……活着的話，偸看一眼也是好的。主水先生，該哭的只有你一人哪。甚內哥、岸先生，我們再也不要哭喪着臉了。」

甚內深深地點頭說：

「當然哪，已經死了，悲痛也沒用。倒是早早逃離荒野，快快上京去。武藏正拼死命追在我們後面呢！」

主水却不回答，仰頭望着天空。他忽然掉向甚內說：

「頭領，公主的屍體請給我罷。」

「做什麼？」

「我想背她到村裏安葬。」

主水感慨地說。正在這時，附近的雜草簌簌地波動起來，一個巨軀的武士，忽然露出身形。

九

「呀！」

四人齊聲驚叫，那正是被雨水淋得全身透濕的武藏，突然從深草中冒出來。待他們看見時，已經沒有逃避的時間了。

武藏已看見轎子，但還不曾注意到躺在轎邊的悠姬的屍體。

「甚內！公主呢？」

武藏的聲音銳厲，滿含殺氣。甚內像是刹時下定決心。

「公主在這裏。」

他懶洋洋地回答，用手指着轎子。武藏默默地走近前去。

「唷！」

武藏一聲低吟，立卽彎下巨軀，用手掌去探她的心臟和嘴唇，檢視着眼睛和口腔，像醫生一般愼重地檢查有無傷痕。當然，武藏也認定她已斷氣了。

「甚內！」

武藏鐵靑着臉，憤然站起，厲聲叫道：

「到底怎樣？照直說！」

追趕着轎子時，武藏惦記著混戰時一個海盜無意中所說的話，心中老大不安。所以他認定她不是甚內所殺。甚內搖頭答道：

「不知道。抬到這裏，打開轎子一看，早已斷氣了。我們雖曾盡力施救……」

「是被綑綁着的嗎？」

「不，曲着雙脚橫躺在轎中。也許裝上轎子之前，早已死了。」

「不錯，是白鬼們所爲！可是，沒有外傷，死得古怪？」

武藏半閉着兩眼，靜靜地沉思。把公主視爲神所選擇的聖女，擁戴爲新神國日本的眞主，帶她到南洋的海島去——他想起白鬼所說的話。

「他的野心如見，但人既已死，又何必……
……」

武藏心中不決，再度去細看，到底死了不曾？除胸口尚有微溫外，完全是一具屍體了。

這其間，甚內向自己人眨眼，大家點頭會意，鈴姑和孫六等三人便霎時跳進亂草中，沒命地跑了。

武藏只是回頭一瞥，仍把視線回到悠姬身上。

但出乎意外地，主水却單獨留下來，從後面叫着說：

「宮本先生，我來幫忙吧。」

「主水嗎？幫什麼忙？」

「把死體抬到村中去哪。你當然不願把公主葬在這個荒野裏……」

武藏給主水凌厲的一瞥，突然粗暴地大聲喝道：

「蠢貨，要你多管！滾！」

「可是……」

「滾！」

「那麼，我去了。」

主水悲戚地，撥開亂草，悄然而去。

十

曙光漸明，是一碧晴空，東方閃着寶石般金黃色的光彩。

風也靜了，主水早已不知去向。周圍寧靜得聽不見一絲聲息。武藏仍兀立不動，一瞬不轉，凝視着悠姬的屍體。

「聖女！」

他低低地反覆着白鬼所說的這一語。躺在曙光中的悠姬，像剛從枝頭摘下來的百合，是那麼清奇絕俗，比平時更肅靜，更美麗，散發着令人不敢褻瀆的尊嚴。

「她在作戰……」

武藏又低聲自語。不敢褻瀆的尊嚴——武藏在其中感覺到了她反抗一切醜惡、一切因習、一切權威，甚至連神都不敢去驚動的、凜然的鬪志。

「是劍，不是花！」

武藏暗想。

但終於，他仰首對天，悲嘆之情如潮般接連洶湧。公主是死了。白鬼所以丟不下屍體，是因她死後仍保有那聖女的尊嚴。

「公主！您曾奮起而戰，現在仍在作戰。而

我，竟不能自踐諾言，我知道你始終相信我的援救，一定呼喚着我的名字，直至死的一瞬。慚愧！慚愧！慚愧！」

武藏連呼慚愧。

自幼不曾流過的痛恨之淚，沿着武藏蒼白的兩頰，淌着下來了。

晨曦燦爛地照射在悠姬的身上。她那臉龐，發散出高潔的清香。

武藏再度肅然正襟誦道：

「公主！可敬！可敬！……」

這時，武藏愕然張大了兩眼。

他覺得公主的口角像是牽搐了一下。

他把臉貼近去，再靜靜地凝神注視。

「啊！」

這次，明明白白的看見她的嘴角在顫動了。

武藏彎身下去，輕輕地握住公主的手腕。雖極微弱，但確有了脈搏。胸前也開始微微地波動了。

「公主！」

武藏邊叫着想去扶她，但倏地又住了手，是怕稍一移動，呼吸便會停止，脈搏也會斷了。她的呼吸是那麼輕微，脈搏也是若有若無的。

武藏屈一膝跪在地上，雖是滿心喜悅，但仍惴惴不安。悠姬臘一樣蒼白的兩頰，漸漸紅潤了。呼吸也漸漸順暢了。但武藏還是像化石似地，屏住呼吸，瞪着悠姬。

十一

「啊，公主！」

武藏不禁歡呼。

從死亡中掙扎着出來的悠姬，好不容易睜開了那雙澄清的瞳神。她訝異地望着周圍，很快地發現蹲在一旁的武藏。

「啊，武藏先生……」

她伸出手，眼中閃着輝煌的光彩。

武藏悄悄地握住她的手。

「公主萬幸！你復活過來了！」

「武藏先生！您到底來了。我一直期待！一直堅信着！」

聲音雖低，但滿含着勝利的喜悅。武藏也以同樣的心情，接口說：

「是的，到底給我趕上了，我們勝利了！」

悠姬很快的恢復元氣，不久便可以坐起來了。

白鬼既死，已無法查究他給悠姬呷下的所謂毒酒，是不是一種强力的安眠藥？

他們兩人各把自己的經歷簡略的訴說了一遍，心中都充滿着對未來的勇氣與決心。

以前的戰鬪是激烈的，但今後也許更甚……

談話告一段落，兩人默默地眺望着豐前的平原盡頭，周防灘頭的波濤在烈日下洶湧——他們的胸中滿懷着希望與鬪志。

「武藏先生，你沉浸於劍！」

悠姬呼了一口氣說。

「是的，劍是我的一切。而你只是藝術！」

武藏亮着眼睛說。

「我向文學。」

「哦，文學？」

「以前，我徬徨在繪畫與文學之間，現在已下了決心。我的胸中沸騰的思潮，非藉文學不能表達。而繪畫則讓三十郎……」

「是的，我知道，你與三十郎不同之處……三十郎確是畫家……」

「那麼，三十郎在那裏呢？」

「我讓他在山脚下白川村等着。」

「那麼武藏先生……」

「去罷，能走動嗎？」

「能！」

悠姬毅然站了起來。

黑夜裏，平尾台雖只是廣漠的無邊荒野，到了白天，秋草叢中野花競放，却是別饒風情的。聳立嵯峨的白色奇岩，也像成羣的綿羊，竟是那麼溫柔可愛。

雖是行人踐踏而成的荒徑，但透過峽谷的樹木，能下瞰脚下的白川村。

悠姬以結實的步調，踏着荒徑前進。不久，臨近山下的窪地時，悠姬停步叫道：

「呀，主水！」

十二

主水站在當路的岩上，亮着雙眼，直視着武藏與悠姬。

悠姬幽幽地說：

「武藏先生，殺了那斯！」

「什麼殺了他？」

武藏一直沒有殺死主水的意思，不僅只是爲了他年輕，倒是對他無端的感到興趣。

「是的，請您殺了他！那小子曾私戀我，多麼下流！」

悠姬剛纔訴說時，沒有提到這一事。可是武藏對此並沒感到意外，只是對悠姬的潔癖深爲感動罷了。僅僅是爲了心中戀慕，便視爲莫大的汚辱。她那純潔與孤高，是迥異於一般女性的。

武藏雖懷疑她的這份純潔，是否能持之終身而不渝，可是他尊重這白玉無瑕之心，願意爲之護衛。

「好，殺死了他！」

武藏斷然說。但要追殺這疾如狡兎的幻術少年，却非容易。

「主水，爲懲你邪惡之心，決定殺你！」

武藏人隨聲起，躂躂躂，向主水所站的岩上攢去。這時，主水是早已離開岩石，勢如脫兎，衝入秋草叢中去了。

「噯——啊！」

裂帛似的叱喝從武藏口中迸發。他刹時拔出小劍，望草叢中主水身後飛擲過去。

「呀！」

主水慘叫一聲，倒了下去。武藏從岩上一躍而下，走上前去。沒有血，也許是碰到刀背，但

已暈過去了。要不然，便是斷了頸骨。武藏拾起小刀，納入鞘中。

「公主，你該看見。只是無足道的少年，沒有給他補上最後一刀。」

武藏回來，告訴悠姬說。

默默地又走了一段路，武藏突然開口：

「公主，前途有很深的泥沼，嫌髒便不能過去。」

「我不會嫌髒的；髒了，可以洗淨。」

悠姬毅然回道。武藏微笑着說：

「髒了可以洗淨，不錯，武藏會替你舀水。」

「武藏先生，我堅信着你，永遠……」

悠姬的眼中閃動着熱切的光芒。

十三

武藏與悠姬到了峽谷時，背後的斷崖上起了人聲。

「先生！」

「公主！」

回頭一看，寺尾新太郎等五人團，正在向他們揮手。

兩人也默默地揮手。

「先生，珍重……」

「公主也……」

「有機會再來小倉。」

「上京時定來拜謁！」

青年們口口聲聲地告別。他們兩人一一頷首致謝。

這時，五個青年背後又出現了一個獵裝的武士。

「唷，相爺！」

「伯父！」

武藏與悠姬慌忙躬身施禮。佐渡不愧智囊，最後終於看穿武藏與悠姬的本意，放不下心，借狩獵爲名，微行來了平尾台。

雙方都有說不盡的話，但現在只能感慨無涯地遙遙相望。武藏再施一禮，大步走了。

悠姬也不回頭，楚楚地跟在武藏身後。

他們的前途，當然是京阪地區。那裏有許多知己在等着武藏，也有更多的敵人在窺伺着他。

德川與大阪城，表面上雖保持着平靜，冷戰却是更見白熱化了。

桃山文化在那裏競勝爭艷，仍甚燦爛。

武藏偕同悠姬與三十郎前往那裏。但甚內與鈴姑、孫六等三人，已早一步進入京阪地區了。

第三十九章　歲月如流

一

「武藏先生，我想給你引見一人。」

閒談間，北條安房守突然微笑着說。時間是寬永十年正月的某一日。

北條安房守，是北條流軍學的本家，以戰略戰術仕於德川家的大名（王侯）級人物。這裏是他家牛込（今之東京市區名）的官邸，面着後園的幽雅一室。

「哎，是什麼人呢？」

武藏閒閒地問道。這一年武藏五十初度，六尺昂藏依舊如前，較青年時代更結實，給人穩重端莊的感覺。原來蒼白的臉色，像象牙般光潤；長長的丹鳳眼，眼尾添上幾條疏紋；仍是長髮披肩；額角稍禿，前額軒昂，儀態矯然。

坐在他對面的安房守，年逾六十，鬢髮斑白，赭色的臉膛，雖軀體短小，但雍容華貴，儼然是王侯的風度。

「兵法的研究家，『神國武鑑』的作者山川蒼龍軒，想足下該已聞名。」

安房守答道。

武藏點頭。他此次重遊江戶，已是闊別八年了。這其間，以京都爲中心，受附近諸大名的延聘，爲他們講授兵法，這裏半年，那裏一年，隨遇而安。最近，他確曾聽見過江戶有這麼一個兵法家。

「他是一個古怪的兵法家，從來不曾拿過劍，但對於各流各派的兵法，則別具識見。而且從慶長年間以來，走遍全國，凡是知名兵法家，莫不親往拜會，詳加推究。」

安房守作了一番說明之後莞爾笑道：

「武藏先生，這個人對足下尤爲備悉無遺。從足下十三歲時在播州打垮了有馬喜兵衞直至今

日，大小一百數十餘戰，莫不瞭如指掌。而那也不僅止乎故事的經緯，眞可謂知幾見微，檢討勝敗的因果，洞察足下兵法的短長。我想足下也許早已面識？」

武藏靜靜地想了一回，但記不起來，倒被惹起興趣來了。

「想不起這麼一個人來，確是古怪的兵法家，倒可見他一面。」

武藏回道。

「剛纔我讓他等在別室裏，能够見到您，想必一定很高興的。」

安房守說着，便回頭吩咐侍女：

「領客人到這裏來！」

不久，一個漢子在廊下俯伏着禀道：

「蒼龍軒參見。」

「哦，進來罷。」

武藏看見恭恭敬敬跪在下首的那個漢子，不覺一怔。

那漢子仰頭望見武藏，也刹時變了臉色。那是年在五十五、六之間，癩蛤蟆一樣醜陋的臉，而且是斷了左臂的。

二

「武藏先生，到底是認識的吧？」

安房守很饒興味地笑着說。

武藏的目光一閃，但轉瞬間仍浮着微笑說：

「不錯，是多年的知己。甚內！多年不見了，改了姓名，殿下提起，竟想不到會是你。」

山川蒼龍軒，正是改了姓名的鴨甚內。

讀者該清楚甚內與武藏之間的恩怨糾葛。

甚內生於末秩的武士之家，少年時醜陋得像踏扁了蛤蟆，可是志氣凌雲，投身新當流的名人，有馬喜兵衞的門下。喜兵衞在姬路城下，爲當時年僅十三歲的武藏所殺，乃轉入京都的吉岡武壇。眞是無巧不巧，吉岡清十郎、傳七郎兄弟及其子又七郎，又在決鬪中爲武藏所殺，武壇因此

垮了。

自此，甚內便視武藏為不世之讎了。但他有自知之明，自已決非武藏敵手，乃下決心投奔武藏以上的兵法家門下，藉以打垮武藏。於是，他做了巖流佐佐木小次郎的武壇總管，想不到小次郎又在小倉的船島（今之巖流島），死在武藏刀下。

甚內對武藏的讎恨更深，遂與小次郎嬖妾，出身煙花的鈴姑共謀，跟踪武藏，伺機復仇。曾說動槍法大家高田又兵衞要擊武藏於肥前的小城，也曾在長崎會浪人偷襲武藏，都不得逞。在長崎，且為武藏斬了左臂。

但甚內與鈴姑仍不死心，又與京都所司代板倉重勝的細作岸孫六共謀，揭發了潛居於長岡佐渡府邸的悠姬公主，實為反抗德川的細川與秋之女，藉以間接打擊武藏，並迫悠姬為尼。結果也未成功，讓武藏把悠姬帶到京都去了。

這樣轉輾向武藏尋讎，仇雖沒有報成，倒把甚內磨鍊而成深諳兵法的兵法研究專家了。

武藏當然知道甚內是最危險的敵人，且因他而屢蹈危機。在他的眼光中，發散出蛛絲一樣粘滯的，類似恐怖的感覺。儘管如此，武藏却不想殺死他，對他抱着某種興趣。八年來他消聲匿跡，從武藏的眼前隱沒了，現在却又意外的在此出現。

甚內經武藏這樣一說，漸漸地平靜下來，端坐着微笑說：

「宮本先生！真是久違了。但我却一天也沒有忘記了您老呢。」

三

甚內回答武藏的話，確是堂堂武士的辭令。他的態度風采，也與往昔判若兩人了。服裝，打扮，都是武士風度，連那醜惡的臉，也似乎另有異樣的風格，別具威嚴。總之，他已是一表非凡的兵法家了。

「什麼，你沒有一天忘記了我？」

雖是仍帶微笑，但武藏的語調是冷峻的。

甚內立即警覺了。

「武藏先生，請你切勿誤會。過去的恩怨早已一筆勾消，我現在是祇有對你尊敬的份兒了。」

聽他這麼一說，安房守也趕快接口；他從甚內口中，多少也知道些兩人的關係。

「武藏先生，他說的倒是真話，山川就因為與足下為敵，不知不覺中見地日高，竟能成為兵法的通人。他也許不能稱為兵法家，却成了得未曾有的兵法學家。這點，蒼龍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武藏一本正經地點頭說：

「不錯，不錯，我現在也明白了。可也真不容易，掙到這一地步。」

以後，以安房守為中心，談了一回兵法。及至酒食上來，空氣便見融洽了。武藏與甚內與辭而出，已是入夜之後了。

臨別時安房守却說：

「武藏先生，有一件重大事情，無論如何要同你商量決定，容再另柬相邀。」

離了安房守的府邸，武藏與甚內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武藏突然開口說：

「甚內，鈴姑怎樣了。還同你在一起嗎？」

甚內沉着臉，悄然說：

「被人殺死了。」

「什麼！幾時？被誰？」

「五年前，是松山主水殺的。」

「那正是鈴姑槍殺悠姬公主逃往江戶之後了？」

「正是。」

「哦，松山主水……那斯劍上的功夫不錯，但是個危險人物。懷着莫名的野心和狠毒。」

「那斯一直熱戀着悠小姐，就因為鈴姑殺死悠小姐，纔為她報仇。」

松山主水，生於肥後八代的鄉士之家，自稱前八代的城主名和的後裔。確如武藏所云，他從少年時代便懷着重振家聲的野心。劍術是天才的，且知幻術。十八歲時，風姿翩翩地出現於小倉，宛如當年的佐佐木小次郎，而爲甚內所發見，加入要擊武藏的一隊。

四

怪少年松山主水，以佐佐木小次郎的後繼者自任，仿着小次郎的作風，雖已成年，仍是總髮覆額，身着紫色輕裝，外罩緋紅無袖被褂，腰懷三尺六寸的長刀。抱着偌大野心，想打垮武藏，一躍而成天下的劍士。

他究非武藏敵手，却爲年方十六歲的少女悠姬公主的美貌所打動，使他如醉如痴，一度在小倉郊外，平尾台的亂鬭中拐走悠姬，但終爲武藏所奪回，僅以身免。

爾後，主水仍熱戀着悠姬，乃與甚內與鈴姑分道揚鑣，單獨去窺伺着武藏的行踪。所以鈴姑在京都郊外，用得意的短銃殺死一代的才女悠姬，轉眼間死於主水刀下，這其間的因果，武藏是不難想像的。

可是，鈴姑爲什麼要殺死悠姬呢？爲了不能手刃殺夫之仇的武藏，把憤懣轉向武藏賭着生命所保護的悠姬，因而嫁禍於她的吧？武藏一心以爲是如此，却也不怪鈴姑，只是深悔自己，把悠姬無端的轉入兵法修業的漩渦中去，致使她慘罹殺身之禍。

但事實上是否如此呢？甚內嘆了一口氣，仰望着武藏，開口說：

「宮本先生，也許你自己有些警覺到，鈴姑在私戀着你哪。」

「你，你說什麼？」

武藏不勝驚訝地看看甚內。甚內的眼睛，像從前一般，又發散出那粘滯的、奇異的光芒。

他用低沉的，嘶啞的聲音繼續說道：

「鈴姑殺悠姬小姐，不是視她爲你的替身，而是爲了嫉妒；她以爲你與悠姬小姐是相愛的情人。」

「休要亂說，甚內！」

「不，不說個淸楚，鈴姑也未免太可憐了。她熱戀着你。眞是不可思議的愛。她的心中，把殺你和愛揉成一團，形成了一股烈焰。而我……

……」

甚內響着喉頭說：

「我却熱愛着鈴姑，也嫉妬着你。我之所以憎恨着你，這嫉妬的心情，也許佔着很大的力量。」

武藏默默地走着，像受了電擊般，震撼着心的深處。

他的眼中，浮上十年前悠姬的風姿。

五

偕同悠姬逃離小倉回京之後，武藏在郊外嵯峨附近購了一座小巧玲瓏的房子，把悠姬安頓下來，雇用了一個老媽子和侍女。一方面經由光悅、澤庵等知名之士，求得所司代板倉的諒解。悠姬的事原是密探岸孫六所策動，現在父親與秋旣已自盡，她自己又已離開小倉長岡佐渡的府邸，在所司代是不一定非追究到底不可的。

再加上武藏在幕後爲監護人，也只得不了了之了。佐佐木船島的決鬪，早已轟動京城，上自大名公卿，下至販夫走卒，莫不懾於武藏的劍名。兵法家的地位，他已是磐石之重了。

武藏却也不敢大意，因比試而結的怨敵，不僅甚內、孫六等人，是愈來愈多了。他不敢讓悠姬使用原名，詭稱是某公卿的遺孤，對外用幼時的乳名，以避人耳目。且從在京的門人中，選武藝特出者專司悠姬的護衞。武藏自己也時常往訪，從傍戒備。

悠姬則與知名的文人墨客交往，專心精進於文學。武藏當然不放棄劍術的探討，應各地大名

的邀請，時常離京作茫無定期的旅行。這期間，他曾與著名的劍客，作過不知多少次的比試；也曾好幾次遭遇鈴姑短銃的狙擊。所幸悠姬並沒有妨礙武藏劍術上的進修，別時相思，見時歡敍，雖是其交如水，卻也別饒情趣，反能互相策勵。

又兩年，大阪的冬、夏兩役（德川與豐臣的最後決戰）相繼而起，武藏雖曾參加大阪一邊出陣，但並未深入。及大阪城陷，仍回復他兵法家超然的地位。不久，悠姬也獲得小倉細川家的諒解，時有金錢上的接濟，過了好幾年優裕平和的歲月。

一天，長岡佐渡到江戶向將軍府稟見途中，繞道京都來訪武藏的寓邸。兩人已濶別多年，有着說不完的舊話。最後，佐渡皺着眉心說：

「武藏，你可知道？阿通於去年二月，終於病勢加劇，就此不起了。」

「我倒不曾得悉……」

「據阿松來信說，病體曾一度康復，原想離了本妙寺上京來的……」

武藏黯然閉了眼睛。他對阿通並非無情。她是武藏世俗之愛的唯一對象，但不久，終因劍術的修行與男女之愛不能兼得，毅然斬斷情絲。而那阿通，今亦已矣。

六

深秘於心底的阿通，又在他的眼中甦生了。

那時，武藏見了皈衣佛門的阿通，好像出賣了自己投向佛陀懷抱的賣春女似的，對她的無知、頑固、淺見，感到莫名的激怒。隨後，他雖是諒解阿通不得不爾的心境；但是爲時已遲，兩人早已各奔前途了。事已至此，他唯有祈求阿通在佛法的庇佑下，能平平安安過日子。而這樣的日子，逝水般過去了。

佐渡又靜靜開口說：

「阿通臨去時，竟是那麼安祥……聽說比平時更美麗，且微笑着說，見到你武藏先生了……」

武藏吁了一口氣，點頭說：

「皈衣佛門之後，阿通的心境好像愈見高淨了。我雖不信佛，也許背叛佛，但也不否定那高超的存在。往後，阿通一定能攀上高峯，遠非我武藏所能及的了。」

佐渡一笑，然後提起悠姬的事。他先聽了武藏的報告，說道：

「君侯（細川忠興）決定給公主送個侍女過來。君侯的意思，大概要派一個知道底細的人，來給公主作伴，就是剛纔提起的寺尾家的閨女阿松。」

「噯，阿松？」

武藏不覺一怔。他以爲阿松爲了同情阿通，一直陪伴她到死，必定抱怨自已的薄倖。

但佐渡卻不管這些，接着說道：

「阿松既知書達禮，又精通武藝，雖是抱定終身不嫁的奇女子，倒是忠心耿耿，伴隨公主是再好也沒有了。」

這是事實，武藏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

「相信公主一定很滿意。」他只好這樣回答。

佐渡臨去時又鄭重地說：

「有機會到江戶，務必去看幼君（細川忠利）一趟。」

細川忠利自幼爲德川人質，至今仍留江戶。武藏與小次郎決鬪之前和之後，都曾見過一次。年齡小武藏二歲，是既聰明又富人情味，且是勇猛的武將，同時是傑出的政治家——這是武藏對忠利的定評。

他們之間，是所謂意氣相投吧，最初一面，便能肝膽相照，極爲相契。

七

不久，阿松從小倉來了。對悠姬當然是無微不至，對武藏也別無怏怏的樣子，像是把阿通的

事給整個兒忘掉了。

悠姬從武藏口中聽到阿通的死訊，也毫未動容。在她，阿通的事已是那麼遠遠的過去，沒有心的餘裕，去回顧那些個了。

這樣，安閑而生動的歲月，繞着悠姬靜靜地流逝。到了武藏四十二歲，悠姬二十九，阿松三十二的那年九月，武藏應尾州家的邀請去了名古屋。一天，收到阿松火急的專楠，要他立即回京。

急忙趕回一問，原來是悠姬被殺了……下手的是鈴姑。

天剛抹黑，悠姬正靠在書房的窗口看書，從外面一槍，穿過前胸。

阿松和武藏派來護衛的兩個門人，聽到槍聲趕了去時——

「殺死悠姬的是鈴姑，你們告訴武藏知道罷！嗨嗨嗨……」

聽到鈴姑瘋狂的聲音，待阿松和門人追出去時，十來個覆面武士攔在當路，讓鈴姑逃跑了。

武藏認爲自己與悠姬之間，決非世俗的所謂戀愛。他是傾倒於悠姬出衆的才華，至純的美和崇高的精神。所以對悠姬的死，與其說是悲痛，毋寧像從掌握中被搶走了奇珍異寶一樣，感到空虛的寂寞。

「在這人世間，再也碰不到這樣的女性了。」

這樣一想，此後一切的女性，對他似乎都成了無價值的存在。

「在我，這世間已是沒有女性了。」

他甚而如此想。

對鈴姑，他始終認爲非僅專殺悠姬而來。他只是詰責自己的大意，更後悔像自己這樣樹敵甚多的兵法家，不該與悠姬這樣的女性發生連繫。

歲月如箭，一忽兒又是十年。他的劍名已有定論，公認爲天下第一的兵法家了。獨行踽踽的，兵法上的修業，武藏並不因此而止。而現在，

不獨是兵法家的鍛鍊，已進而藉兵法而探求眞理的境界。他讀書、繪畫、兼習彫刻。到了濶別八年的江戶，專訪安房守，而竟與昔日的仇敵蒼龍軒（鴫甚內）邂逅。

八

武藏與甚內並肩，默默地走在夜色蒼茫的街頭。到今日，他纔得知鈴姑對自己的戀慕。

固然，這些都已成明日黃花，但在武藏，一向合理地處理一切事務，是在確實的把握中去窺探未知的世界，過去的失算，也就特別使他快快於懷的了。

兩人不久到了一座大宅院的牆外。疏星在天，夜色幽冥。武藏吁了一口氣。就在這一瞬間，從宅院靠牆的樹蔭中，射出一道白光，直望武藏的腦門衝來。是劍！有人躲在牆頭樹下，睹着武藏臨近，揮刀躍下，猝然偸襲。出其不意的這一劍，雖以武藏之强，似乎也難以躱過。

好武藏！只見他的身體向右微側，早已拔刀在手。

「哎——」

趁着暴徒撲空前傾之際，從背後一刀劃去。這是武藏得意的必殺劍。但對方身手之疾出人意表，竟就勢前竄，沒入黑暗中去了。武藏這一刀，只在他的背脊上輕輕劃過。

武藏仍提着刀，瞪着前面如墨的夜色。

甚內開口叫道：

「武藏先生，多年不見尊駕之劍，更見高妙了。」

他的聲音是那麼爽朗，像是將剛纔那驚險的一幕完全忘掉了。

「可是，殺了空。」

「對方雖然不死，但完全敗了。不，不僅那廝，凡在這附近的，眼所不見的惡魔，莫不懾於你的劍氣而一齊消逝了。這就是所謂破魔之劍，連我都爲之心神一爽。」

武藏的臉上，浮上充滿自信的、明朗的微笑。他深深頷首答道：

「甚內，說得好。我也因剛纔一劍，恍有所悟。我所斬殺的，不僅是那個暴徒。還有妄念！迷惑！」

「我知道，你是殺退了悠姬公主和鈴姑的亡靈了。不僅此也，因剛纔那一劍，我覺得你的兵法境界又自高了一層，是從有形的世界，邁入無形了。」

武藏再度頷首說：

「我也從此澈底了悟。我是以劍為命的人！只有一劍在手，纔能提高自己，點醒自己。因此，雖是無情，却也沒法。鈴姑也罷，悠姬也罷，阿通也罷，也許都有情愫。但僅此而已，我是無情的兵法家哪！」

這樣說着，武藏不禁縱聲大笑起來。

九

「宮本先生，你可知道剛纔向你偷襲的　是什麼人嗎？」

甚內改變了話題。

武藏踏着大步，邊走着說：

「不知道。我的敵人太多了，被人偷襲是常有的事。對方既是使我領悟空劍之妙的人物，決非泛泛之輩，但刀法路數却無法辨認。」

「是罷。想來他不曾與你正面交手，可是與你的淵源極深，就是剛纔提起的松山主水哪！」

「啊，主水！怪不得有些邪氣。十年前倒時常出現的，竟也待在江戶？」

「殺死鈴姑之後，他到底不敢見我的面。在江戶却頗有名氣，說他是不知底細的怪劍客。他又長於舌辯策謀，常在公卿家出入。」

「唉，眞可惜！因他喜玩幻術，所以上不了兵法的正路。就像今天，雖是疾如鷹隼，却欠缺必殺的氣魄。一開頭，逃亡的念頭便緊粘着他了。不知捨身之妙的劍士，是永不能修成正道的

。」

「正是這樣。名氣儘大，至今不能自成家數，也不能自立武壇。那厮，只是在人生的後街裡出沒的人物。」

「是呵，最初在小倉碰到時，他是個自信滿滿，胸懷大志的純眞少年。對悠姬公主雖火一樣的熱戀着，但終究耍着策略，而不是光明正大的。也許就是玩弄幻術之故，老使人覺得包藏禍心似的。」

甚內點頭，但接着說：

「宮本先生，却也不可大意。要曉得他的策謀舌辯，頗具威力。因他之故，弄得君臣不睦，或則失去地位的兵法家，頗有其人。而且看情形，他仍抱着打倒足下的野心呢。」

武藏沒有回答，對主水這樣胚子，大有不屑一顧的樣子。

談話間，已到牛迁的街尾。甚內住在神田，武藏則寄寓於麻布，寺尾新太郎的家中。臨分手時，甚內聳着沒有臂膀的一邊肩頭說：

「宮本先生！剛纔已經表明，鈴姑之死，我已將過去的恩怨一筆勾消了。但你，還是我的敵人。物色而且養成足以凌駕足下的劍士，是我一生的工作。我的武壇，就是為此而設的。」

「什麼，武壇？」

「別開生面的武壇，有機會 務請惠臨指教。」

「哦，好罷。」

兩人便左右分開了。

「唉，十年之間，人事上竟有這大的變動！」

武藏無限感慨地自語着說。

十

主人寺尾新太郎與伊織，在門口等着武藏，同進了客廳。伊織是武藏於他十三歲時收養的螟蛉，現在已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了。

「先生，久違重逢，安房守殿下想必非常高興。」

一坐下來，新太郎首先開口說。在小倉時，他是武藏五人團的領班，那時是瀟洒的美少年，現在已交四十，比前肥碩多了。但在武藏面前，他還是當日的青年。

「哦，很是愉快，還是那樣談笑風生，却更老成圓熟，令人欽遲。」

武藏與安房守是多年的知交，論兵法（劍術）安房守以武藏爲師，大兵法（軍事家）則武藏拜安房守爲師。有着這樣密切的交情，所以武藏一到江戶，第二天便首先去叩安房守的府邸。

武藏接着說：

「寺尾，今天在北條府中，碰到意外的人哪。」

「是什麼人呢？」

「鴨甚內啦。」

「唉，甚內！那廝又現形了？」

小倉以來，新太郎對甚內的死死糾纏極爲懷恨，以爲悠姬的慘死，也是甚內在幕後策劃的陰謀。

「改名換姓住在江戶，就是那個兵法研究家的山川蒼龍軒。」

「啊，蒼龍軒！就是甚內……」

「人的變動眞是奇妙萬端的。他就是爲了打倒咱武藏而到處訪求兵法家，開始研究，日子一久，竟成了兵法的通人。爲人也練達了，現在居然是錚錚的人物。」

「噢，竟有這等事！」

新太郎驚訝不已。

這時，新太郎的夫人送上茶點。長子求馬助也跟在母親後面，在伊織一旁坐了下來。

「先生，您回來了。」

年僅九歲的少年，却很有禮貌地向武藏躬身請安着說。相貌堂堂，一臉聰明相，是酷似父親當年的美少年。

「唷，你還醒着？」

武藏浮着微笑。他最喜歡孩子，對大人雖不管親疏，毫不姑息，眼神如電，令人畏懼。但看孩子時，他自己也成了孩子似地，竟是那麼溫煦和善。

武藏在戰鬪之中，是以戰爲命的人。他的對象不限於兵法家。與知己朋友的交誼中也蘊有戰鬪。山川草木——甚而自然的一切，映在武藏眼中，莫非戰鬪。阿通和悠姬的愛情，也不逸戰鬪的範疇。

唯有看孩子時不同，就是孩子們在玩弄着劍棒，或者相斷搏，映在武藏的眼中，都成了天眞的情愛。……當然，那只是一瞬之間，片刻之後，武藏便掉頭不顧了。他在小孩子身上，也會發現戰鬪的幼芽，回復到原來的武裝姿態了。

十一

「又碰到另外一個想不到的傢伙。」

武藏邊呷着茶，繼續着說：

「你該也記得吧，松山主水。」

「是，記得的。這廝在江戶，怪劍客的名氣很大。殿下（忠利）也曾召見了一二次，對他的印象不見得很好。」

「哦，有這等事？」

「可是，八代的老殿下（忠興），對主水却很中意，藩中還傳說着不久將任用的話哩。」

細川忠利於前一年的寬永九年，繼加藤忠廣之後，做了肥後五十四萬石的領主，從小倉遷於熊本。父侯忠興退休，隱居於八代城內。

武藏皺了一下眉心。他不是對任用主水有何不滿，反而對忠興與侯的這一擧措感到有趣。

忠興、忠利父子的個性不同，平時意見相左，是武藏所深知的。他深恐因此加深父子之間的鴻溝。

可是，這一事却關係着武藏本身。新太郎明知道，只是沒有說破罷了。

武藏旋卽軒眉言道：

「可是寺尾，鈴姑爲主水所殺，你可不知道吧？」

「什麼，鈴姑被殺？」

「鈴姑傷了公主之後，便逃到這裡，在江戶被主水殺死了。」

新太郎又喫了一驚。

「原來恁地！公主那回事，因顧慮幕府不曾報官，但藩下，尤其是武藏五人團的我們，找了鈴姑好久。怪不得毫無着落……」

「主水戀着悠姬公主哪。」

「噯，那傢伙？」

新太郎忽然變了臉，武藏却坦然不動聲色。

「寺尾，從北條府邸出來，到了牛迁街尾，主水突然向我偷襲。是從牆頭揮刀跳下的……」

「唷，那麼？」

新太郎一震，伊織和求馬助也隨之緊張起來

……

「我先是一側，讓過他的來勢，拔刀從他的背後掃去。可惜，讓他逃跑了。」

武藏先是靜靜地說明，突然銳厲地叫道：

「伊織，看刀！」

邊叫着，提起大刀。

「是！」

伊織仍坐着，點起脚尖。伯耆安綱的寶刀，隨着叫聲，如電光一閃，向伊織的頂門飛去。伊織刹時跳開，距大刀間不容髮。

但這一瞬間，却起了變異。周圍突然沉靜，連鄰家的犬吠聲也戞然而停。伊織過去雖也屢次受養父這樣的試驗，但今天不同。他的臉色鐵青，額上的冷汗涔涔而下。

十二

赫然變色的，不僅伊織一人。新太郎、他的夫人、少年求馬助，都蒼白着臉，不敢挪動一下，呆住在那裡。

武藏把抽回的白刄倒竪在膝蓋上，瞪眼凝視着空間，完全是心無掛牽的樣子。

而這時，朝庭園的走廊上，拍搭一聲，落下了什麼東西，就這一聲衝破了死寂，大家都吁了一口氣。首先跑到走廊去看的，是求馬助。

「啊，父親！是猫，快死了。」

「什麼，猫？」

「是的，前天爬櫃架上想抓黃鶯的野猫，今天，一定又偷着來了。」

武藏已把寶刀納入鞘中，若無其事地端坐着。伊織仍喘息着。新太郎夫婦到走廊一看，那裡眞的倒着一頭野猫，便叫女侍提了出去，與求馬助踅回中房。

現在誰都明白野猫爲什麼從櫃架上摔下來的死因了。

武藏平靜地開口說：

「我就是這樣斬殺主水，被他逃走了。過去，既經看準，劍無虛發，從來沒有讓敵人逃走的事。雖說能耍幻術，但能躲過我那一劍，主水這厮到底不錯。可是甚內却說，主水是完全敗了。伊織，你看如何？」

「是，我也以爲如此。」

伊織勉强回答；他仍未恢復平靜哩。

這是後來纔知道的，主水當時雖從武藏劍下逃了出來，但一到寓所，便霎時倒地，好久好久掙不起來。

武藏繼續說：

「我是殺了別的東西作爲主水的替身的。事實上，我的眼中當時並沒有主水，我正在與眼看不見的東西相對着哪。我記起二十一年前，在肥後人吉與丸目徹齋翁比劃的事。那時，徹齋翁肩着鐵鍬，心無牽掛地走在野地上。我跟在他的後面，但是無懈可擊。到了曠野，徹齋停了步。那時，我發現了破綻，視爲機不可失，便拔刀橫掃過去。就在那一瞬間，徹齋翁一聲短喝，把手中的鐵鍬拍的一聲頓在地上。隨這一頓，我的腦門

像是挨了一擊，眼前金花亂飛，向後踉蹌倒地。

徹齋翁頭也不回，口中唸道……」

「他唸的是──金鋼王寶劍！一擊萬法生，百魔自粉碎，何必分爾我，乾坤一握中！」

「哦──」

新太郎沉吟。伊織亮着眼睛，挺着胸脯。新太郎夫人和求馬助，也一瞬不轉，貫注全神傾聽。

武藏繼續說着：

「還有。我再立定架式，又想揮刀而進。徹默翁仍是背朝着我，一心在運着手中的鐵鍬。他已不是兵法家，是孜孜於泥土的一個農夫罷了。寺尾！伊織！你們想，一個農夫，你能下得了殺手嗎？」

「是，下不了殺手哪。」

兩人同時回道。

十三

武藏深深地點頭說：

「是的，誰也不忍下殺手的。那是超越兵法的無敵的世界。凡是正直的兵法家，不論農夫、工人，只要是一心孜孜於勞作的人，雖一指也不能玷染。徹齋翁在兵法上，已到達這一境地了。明知武藏揮劍伺於後，而能轉瞬間使自已沒入一塵不染的境地，非鍛鍊有素，怎能臻此地步。一擊萬法生的金剛王寶劍，就是從此變化而得的。」

武藏說到這裡，閉上眼睛，呼了一口大氣，接着說：

「這以後，我便以徹齋翁的這一境地作爲自已的修行目標。終於，我得到劍技絕妙的稱譽，且自信爲天下無敵的境界。心境自然而然提高了，只是怎麼也打不開最後的鐵扉。我這幾年來的苦悶，便是爲此。深夜裡，我曾想到自殺。我的

學畫、研讀漢文和各種書籍，也爲的是想借旁的力量，打開這扇鐵扉。但結果，仍歸失敗了。」

武藏說到這裡，又閉上眼睛。

大家都怔怔地望着武藏。新太郎是當然的了，連朝夕相處的伊織，也不知道武藏曾有這樣的苦悶。雖然每天進修的用勁，是冷眼也看得很清楚的……給他這樣一提，武藏臉上的皺紋確是更加深了，也許是苦悶的痕跡罷。

過了一會，武藏突然睜開眼睛。

他靜靜地又開了口。

「可是，我終於打開那鐵扉的一線縫，伸進去一隻脚。人生是不可捉摸的，給我這一機緣的，剛纔也說過的，就是松山主水。我沒有殺死主水，却劍斬長空。就在那一刹那，我頓時了然於虛空之理，從迷惑中覺醒過來，領悟了一擊萬法生的金剛王寶劍的奧妙。事出意外，我茫然呆在那裡的時候，甚內早已看破，叫道是『破魔之劍』；但我則名之曰空劍。」

「父親，空者何謂？」

伊織追問着說。

「這就很難說了。我還無法解說，而事實上這原是不能言喻的。我曾研讀內典，也曾請敎過禪僧，理論上雖然知道，結果還是靠劍而得以心領神會。劍！在我，一切都是劍！捨此別圖，讀書、繪畫，莫非迷惑。」

武藏神采奕奕地繼續着說：

「今後，我還是唯有仗着劍以窮極天理，以善處人生。雖說了悟虛空，體會空劍，僅是初步而已。天空是渺茫無際的！人生是深奧莫測的！將有着數不清的鐵扉，等着我去打開罷。人生的波濤汹湧，迷惑的雲翳重重。可是，我挺身前往，所仗者唯劍而已。」

說到這裏，兩眼閃動着寒月一般冷冷的光芒。

冬寒浸沉，一座寂然。

第四十章 天外天

一

「唷，武藏！眞高興見到你。」

忠利喜形於色，稍搶身軀說。

「新年，恭賀新禧！殿下益見煥發，慶幸之至！」

到江戶的第四天，於拜會北條安房守之後，武藏晉謁了細川忠利。早一天，先由寺尾新太郎去請示，是約好今天前往的。

武藏還是穿着白綾大褂，外加無袖披肩，那一付奇怪的裝束，始終如舊。

「哦，你也壯健如前，令人欣慰。哪哪，近前！」

「是，殿下去年加秩轉國，進位肥後，一切順利，請恕武藏踵賀來遲。」

兩人相對坐下。

忠利小武藏二歲，年方四十有八，廣額秀目，色潤清癯，一望便知是一個明哲果斷之士。雖是系出名門，但自幼遠離父母，爲人質於德川，難免辛酸備嘗，然了無抑鬱之色。

奕奕射人的目光，一碧澄清，自具君主的威嚴。但從他那眼底，滲透出深湛的情愛，令人接之溫煦如春。事實上，忠利的言行擧措，對人處事，與其凌之以威，毋寧是動之以情的。

他的父親忠興，正是戰國型的君侯，雖是精通茶道的雅人，但生性卞急，脾氣剛直，且不能容人；對於忠利的柔弱，頗不爲然。

武藏與忠利，性格上雖然一無似處，但無條件的彼此喜愛。武藏覺得與忠利相對，心情便輕鬆了。一向排除人情的武藏，唯有對忠利，動輒以情，頗爲心折。

談話首先從熊本的事開端。

「聽說轉國之際，殿下曾駐馬城外，第二天

方始進城，可有其事？」

「哦，父侯（忠興）以我膽怯，深爲不滿。其實我不肯立即進城，並非懾於清正公的威光。要知加藤清正是不世的名將，自領有熊本，所表現的，竟是優秀的政治家風度。今日餘慶所及，以我細川家爲最。我乃對地下的清正公之靈深表謝意，入國之初，所以不顧遽爾進此清正公所築的名城，便是爲此。」

忠利毫不隱諱地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好見地！清正公肥後入國之時，也與殿下同一用心，對於當地豪族備加愛護，而且盡是擢用前君的遺族、遺臣，至今傳爲佳話。」

「我必竭力爲之，繼清正公的餘緒，使肥後成爲人間樂土。武藏！肥後是好地方哪。聽說，當年你也曾去過？」

忠利的眼中，閃動着青年一般的理想。

「是。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與佐佐木小次郎決鬪之後，從佐賀、長崎、天草繞過去，直至肥後。殿下！肥後確是好地方。地居要衝，適當九州中央，沃野千里，山海饒富，堪稱天府之國。」

二

新任命的肥後領主細川忠利，滿懷着建設的理想，聽了武藏的話，不覺興奮地說：

「噢，武藏！希望你也來肥後……」

說了一半，却改口言道：

「肥後是你舊遊之地，待我就國之後，希望能來一遊。」

武藏知道忠利欲言還止的，是什麼意思。忠利有意延聘武藏爲一藩師範，且師事武藏。但以今日武藏的地位，作爲諸侯的家臣是太過委曲了。忠利便是緣此躊躇，不敢邀請。武藏對此，自是感激知遇之情。

可是，武藏雖感激忠利的知遇，却無出仕之意。這不是他自高身價，乃因武藏是兵法道上的

行脚僧，如閒雲野鶴，居無定所，不屬於任何人，而以天地爲壇場的人物。所以他雖有門人，但無一定武壇，京都的住所，也只是臨時寄寓罷了。

「居無定處的流浪漢，幾時前來打擾却很難說。」

武藏答道。

忠利變換了話題說：

「可是武藏，聽說你也作畫……」

「只是武人借以解悶罷了，那裏稱得上作畫。流浪各國，接近自然，不覺興來塗抹幾筆。後來見了古今名畫，好像與兵法有一脈相通之處，遂偶爾爲之。」

「師匠呢？」

「光悅、等伯等名人都是知己，但不曾專誠請教。」

「武藏」

忠利意味深長地，微笑着叫道。

「是。」

「老實說，我有一張你的畫，畫的是達摩祖師。」

「哦，我畫的？」

「是呀。原是悠姬家的，不知誰帶了回國，由佐渡珍藏着的，我向他要了來了。」

武藏聽到忠利提起悠姬，不覺心裏一沉。

「是的，公主後來雖專攻文學，但對繪畫也擅天才，我對繪畫發生興趣，多半也是受公主的影響。這樣一位天才閨秀，竟因武藏一時不到鑄成大錯，心中無限悲痛。」

「不要說了，武藏。」

忠利輕輕地用手制止着說：

「我倒以爲悠姬的一生，過得滿有價值，現在也不必去提了。你先來看畫罷。」

武藏無言以對，對忠利的體貼，唯有心感而已。

忠利站起來，打開壁櫃，拿出一卷畫軸。

三

忠利把上首所懸狩野元信的山水取下來，換上手上的畫軸。

「如何？武藏。」

不錯，是墨水畫的達摩，沒有上款，署名是「新免武藏」四字。

武藏一見便說：

「殿下，這張畫請你見賜。」

說着，站了起來。

「等等，武藏。爲什麼呢？」

「這樣拙劣的畫，留在這裏徒增貴府之羞。這是臨的中國畫家梁楷（梁楷字白梁，宋人。嘉泰間爲畫院待詔，賜金帶。善畫人物、道釋、鬼神。傳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的模擬之作。」

「不錯，曾有一個畫家也說起過的，說是筆法、畫風，都與梁楷無異。他還很是稱讚，說是另饒風趣呢？」

「不，不成。在今日武藏的眼中，這完全是假貨，是贋鼎。總之，這張畫請賜還，容武藏另呈會心之作。」

「哦，那也好。務請勿忘！」

「是。但請假以時日……」

武藏取下掛軸，隨手一捲，躬身言道：

「殿下，那麼就此告辭。」

「什麼，回去？再多坐一會，安房守也快來了。」

「不，想起一事，急待料理……」

說起回去，武藏是一刻也不猶豫的。進退神速，機不可逸，正是兵法家的信條之一。

武藏不顧忠利的挽留，飄然而去。

不久，北條安房守來訪。雖是低秩，他終究是大名級人物，且忠利又是他的軍學門弟，自是恭恭敬敬地以師禮迎之。

「武藏呢？」

「就是哪，看了那張達摩的墨畫，像是深有所感，挽留不住，回去了。」

「哈哈……那纔是武藏一貫的作風啦。」

「因此，那件事也終於沒有機會提起……」

「哦，他不是什麼難說話的人，也不會自高身價，只是多年放浪自由慣了，還是愼重些，靜覷機會爲是。」

安房守的話雖說得很平淡，却對武藏抱着兄弟一樣的情愛。

「正是如此。」

「可是，老中（德川幕府的執政團重臣）們的意見如何？」

「最初反對的內藤、靑山，業經與兩人私交甚篤的，小倉藩小笠原忠眞殿下從中斡旋，已自點頭了。」

兩人所談的，是想推薦武藏爲將軍家兵法指南一事。這一問題，已經醞釀了十四、五年，因有人反對，認爲柳生一家已經足够，便一直擱置下來。但也並非就此打消。

心折於武藏的兵法、爲人，有很多諸侯想促成其事。雖是人人希望武藏能爲已用，但來頭太大了，誰也不敢作非非之想。而又惋惜武藏的學問，所以索性把他推薦給了將軍家，無非是愛惜人才的意思。

四

武藏本人，當然做夢也想不到忠利和安房守等人正在發動，推薦自己爲將軍家兵法指南的事。他從細川的府邸回到寺尾家，進了十個榻榻米的居室，立即找出唐紙（中國紙）。雖是好久沒有作畫，但墨與畫筆，却從京裏隨身帶了出來了。

「父親，殿下可好？」

伊織問道。

「哦，很是高興。」

武藏一邊回答，望着畫紙出神。

「父親，我在這裏不礙事嗎？」

「不要緊。」

「畫什麼呢？」

「達摩像。」

武藏不願拂逆任何人，以靜寂的心眼，在紙面上描出各色各樣的達摩，忽隱忽現，接連不斷。

達摩是天竺禪宗和尚，爲傳心印來了中國，時在南北朝。梁武帝迎至金陵，與談佛理。後渡江往魏，止嵩山少林寺，因不得其人而傳，面壁九年而化，爲禪宗第一祖。一般畫家所取材的，就是這面壁的姿態，而重心則在兩眼。面壁九年，目光所注，決非尋常，畫家們雖各憑想像任意揣摩，但所表現的，結果仍逃不出自己的心境。

武藏生來喜畫，加上悠姬的影響，又得大家的薰陶，有時偶握畫筆以自賞。他擬將藝術的境地與劍的境地打成一片，藉以打開兵法道上的窘境。

他的這一努力，終歸失敗。到後來竟懷疑自己的藝術境界是離開了劍的另一世界，認眞說起來，反而妨礙了兵法的修行。但武藏承認藏術的眞實性，又不願單爲趣味，僅以繪畫爲消遣。

而今天在忠利之前，看見自己所作的達摩畫像，像觸電似的，恍然於過去的錯誤。

展開唐紙，靜靜地對紙而坐的武藏，伸左手提起大刀，刹時右手按着刀把，拂鞘而出。

伊織不自覺地肅然端坐。武藏把大刀拿到眼前，目不轉睛地望着白刄出神。

過了一回，他幽幽地說：

「伊織，現在也許可以畫得出像樣子的東西了。」

「可是，以前所畫的？長谷川等伯先生和海北友松先生，不是都極口稱賞的……」

「無論他們怎樣稱賞，以前所畫的，都是模仿。只是見了大家名人的畫，印在腦中再翻版出來，不是自己獨創的風格，算不得創作。伊織！離開劍，我不能作畫，也無法參禪。這幾天來的

自覺，我是深深地體會到了：一切離不了劍！劍！劍！」

武藏凝視着眼前的白刄，連聲低喚着說。

五

他壓低聲音，繼續說下去：

「丟開劍，我是什麽都沒有了。我所見的，一切都是因劍而開展的天地。我所畫的，是藉劍而創造的第二天地。我應該以劍爲筆！」

武藏輕輕地把大刀納入鞘中，拿起畫筆，開始描繪達摩。二幅、三幅、四幅……直畫到快黃昏，終於擲筆自語：

「始終畫不好，太難了。」

「父親，我以爲畫得都很好哪。」

伊織一幅幅看下去，從旁搭腔說。

「不，你不懂。模仿容易，創作則難。我像是被什麽拘束住了，如剛纔所說的道理，手和心，都硬僵僵地不够靈活。」

說着，站了起來：

「伊織，跟我出去。」

出了寺尾家，武藏踏着大步，伊織默默地跟在後面。從青山繞赤坂半藏門，沿溝左轉彎，到了牛込街尾。神田明神後面，一家黑板圍牆的大門上，掛着——

「兵法指南，山川蒼龍軒」

九個大字的招牌。

大門已舊。出來應門的，是一個年輕武士，領着兩人進了裏面一間房裏落坐。好像沒有女眷，茶果都由年輕武士送進來。不久，主人的蒼龍軒——鴨甚內便出來了。

「啊，宮本先生！難得，難得。我在專候大駕哪。」

他肅然迎道。

「應邀拜訪。此乃鄙人養子，名叫伊織。」

武藏也謙恭地答禮。

「唷唷，令郎，是不是出仕本多中務大輔殿

下（中務爲日本八省——八部尙書之首要，綜攬宮中一切事務，大輔爲次官。此蓋指德川秀忠之近臣本多正信，號稱左八郎者。）的……」

「不，那也是養子，名造酒之助。此乃伊織，一直帶在身邊，正在進修兵法。」

蒼龍軒目不轉睛的望着伊織。身材雖然不及武藏修偉，但目光如電，結實精幹，儼然劍士風度。

蒼龍軒頷首言道：

「眞好福氣。在本多家仕宦的一位，聽說是全藩屈指的劍士，而這位世兄，也一看便知是能手。」

說着，站了起來：

「容在下帶路，請移玉武壇一觀。」

從那武壇裏，斷斷續續傳過來吆喝之聲。

六

那是約有五十坪大小的練武廳，正面照例供奉着武神香取鹿島的神座，頗爲壯觀。神座下高一級的矮蒼，是師範的座位。

走在前面的甚內——蒼龍軒，一聲咳嗽。正在練習中的二十多個門人，立卽分爲左右，放下袖子，站班侍候。父子兩人，跟在蒼龍軒之後，從屏立着的人街直向正面走去。門人們的視線，一齊注在武藏身上。也許早已知道，他們的眼中閃着驚異與尊嚴的神色。武藏今日的劍名，已是聲振全國，凌駕柳生之上了。

蒼龍軒請武藏坐在矮壇中央，自己與伊織則分左右，坐在壇下。

「向各位鄭重介紹宮本武藏先生！這邊廂坐的，是先生哲嗣，宮本伊織世兄。」

蒼龍軒突然開口，門人們便一齊躬身見禮。

武藏與伊織，也殷勤地回禮。

蒼龍軒向門人上座，朝着一個年約四十一、二的壯漢叫道：

「波多野君，請前！」

那壯漢到了武藏之前深深一禮，抬起頭來注目而視。目光銳厲，是磨鍊有素的兵法家之眼，且不單純。武藏也注目回視。

蒼龍軒緊接着說：

「宮本先生，鄙人的代理師範波多野二郎左衛門，請多多指教。」

「不，我纔理該忝教。」

武藏一眼便知是相當的兵法家，謙虛地回道。

波多野不響，蒼龍軒繼續着說：

「如所洞悉，鄙人從不拿劍，實地指導一節，概由代理師範專責其事，我只是講解兵法的理論和評定。」

「哦——」

武藏心想，這種指南方法，倒是別開生面，然是有趣。

「那麽，請看實在演習……」

蒼龍軒以目示意，師範的波多野卽進至武廳中央，指點四、五個年輕門人，繼續練習。

可是，當日尚無竹刀（以濶約八分，長二尺餘之竹片，用牛筋結成刀狀，專供練習之用，着肉聲響，但不傷人），練習用的全是木刀，不能射擊，僅充作教練架式罷了。平時，只是些架式的基本訓練，唯有比試時得以自由進擊。

所以當時的劍術最重架式，各派各流，長短互見。出色的兵法家，都精心研究架式，競相創始新型，一旦發明新型的架式，便獨創一派，自爲該派的開山始祖了。

波多野的架式頗多變化，另具一格。武藏便向蒼龍軒詢他的流派。

「是丸目主水正所創的一傳流。」

蒼龍軒答道。

丸目主水正早已亡故，是曾以一流兵法家馳名江戶的劍士。武藏却不曾見過此人。蒼龍軒接着說：

「他的特徵在於回刀反擊時的變化，但多少

有些不自然的地方。」

這樣批評之後，却又說：

「不過，波多野倒會別出心裁，另有妙訣。等會兒先生自然知道……」

七

波多野二郎左衛門督導門人練習告一段落，山川蒼龍軒乃召集門人到了面前，開始他得意的兵法講解。這廝好幽默，講題竟是「宮本武藏的兵法」，從武藏十三歲的時候打倒有馬喜兵衞以來，就其重要的比試，縱橫論列，趣味盎然。

武藏見他的講桌上，放着用紙芯裝訂起來的一册舊本，封面上題着「武藏惡業記」五字。

這就是蒼龍軒還是甚內的時候，抱着滿腔咒恨所寫下的武藏比試的日記。武藏雖不知詳情，心中不禁暗笑。

「惡業！不錯，也許是罷。」

他自語着說。

武藏的父親新免無二齋，是自成一流的兵法家，但武藏沒有從父親得到兵法上的指導。不，無二齋毋寧希望武藏遠離兵法。而結果他仍選擇了兵法之道，也許是前世的惡業。而那惡業，至今不絕。

蒼龍軒講解告畢，門人們各歸原位。這時，代理師範的波多野走近武藏面前，垂首躬身言道：

「先生，務乞指教一二！」

武藏注視波多野的臉上，直覺到「這廝懷有深意，對我別有所圖……」的預感。過去難以數計的比試或決鬪，武藏雖沒有抱着私怨，但輸了的對方，除本人外，連他們的子女，乃至親戚知己，對武藏懷恨記讎的頗不乏人。

那些人怨毒的目光，像眼所不見的絲網，老是繞在武藏的周圍。

武藏在記憶中追尋波多野的影子，但怎麽也記不起來。該是與「武藏的惡業」牽涉着的什麽

人吧？」

「好罷。」

武藏立卽答應了。以武藏今日的地位，與一個代理師範對壘，可謂絕無僅有。今天，武藏一方面想試觀波多野的一傳流究竟如何，再則被蒼龍軒剛纔說的「另有妙訣」一語引起興趣，纔慨然允諾。

「宮本先生！」

蒼龍軒插口說：

「事先聲明，波多野，原名明智勇馬，與先生別有淵源。」

「淵源……哦，惡業的淵源吧？」

「正是。二十一年前，在九州小倉城下，城主細川忠興公麾下的兵法家，巖流佐佐木小次郎！」

「什麼？小次郎的……」

「是的，當時在那位小次郎先生家裏的，武壇管事鴨甚內，嬖妾鈴姑小姐，和寄養弟子明智勇馬等三人。」

八

蒼龍軒如談論別人的事情一樣，仍用講解的口吻繼續着說：

「却說佐佐木巖流在船島齎志而歿的時候，甚內與鈴姑雖然明知力所不及，還是念念不忘打倒怨敵宮本武藏，在九州留下來了。可是明智勇馬却毅然離開小倉，登上兵法修業的旅程，下決心磨鍊業藝，將來能與武藏堂堂皇皇一決雌雄。」

「好，知道了。」

武藏斷然囘答。他不願再往下聽明智勇馬的苦心經歷，隨卽蹴座而起。

「拿木刀！」

他掉向伊織說。伊織向蒼龍軒略施一禮，站起來往架上挑選兩把木刀，交給武藏。武藏分執兩手隨手一揮。右手上的木刀，距手頭四五寸處

應手斜斷。武藏把左手刀交給右手，隨向武廳中央邁步前去。

門人改容屏息，鴉雀無聲。武藏坐着的時候，雖是威壓四座，尚爲安穩，但現在便截然不同了。

波多野臉色鐵青，抱着必死的決心，從下首緩步而前。武藏倒提木刀，屹立不動，目注波多野漸漸近來。相距十步許，武藏突然喝道：

「呔，波多野！」

波多野愕然停步。

「波多野！」

又是一聲大喝。

波多野的臉色驟變，由靑漲紅。

「波多野！」

再是一聲。

聲起處，波多野拍撻一聲，仰面而倒。門人們始終莫名其妙，如墜五里霧中。當武藏喝叫波多野時，聲若雷霆，貫人心胸，有好些個門人聞聲索索發抖。連悠然坐着的蒼龍軒，也刹時變了臉色。

「伊織，去點活波多野。」

武藏囘顧伊織說。

「是。」

伊織走近暈在地上的波多野，抱起他來，在背上點了活穴。

「哦——」

波多野呻吟着張開兩眼，同時，張口呼氣，從口中飛出五、六根繡花針，跌落地上。

伊織檢起繡花針，送到武藏面前。

武藏已恢復平靜的姿態，笑嘻嘻地囘頭看着蒼龍軒。

「蒼龍軒，所謂另有妙訣，可是指此！口中含着東西，對敵人怎生囘答，窒息暈倒是理所必然，何其愚劣……」

他像憐憫似地，笑着說。

九

「先，先，先請坐。」

蒼龍軒期期艾艾擧起隻手。額上滲出如膩的汗油。

武藏回到原位坐下。這時，波多野跑向前來，雙手着地，恭恭敬敬地說：

「惶恐之至。」

是哭一樣的聲音。

武藏望着他說：

「波多野！既已專攻一流，却又墜入邪道，深爲可惜。口中含針伺機却敵，是『忍術』者流的手法，並非兵法正宗，且是近於兒戲的玩意。以你的工夫，該不會不知道的哪……」

「是，慚愧之至。誠然，是從一個攪『忍術』的人聽了來，半開玩笑的試着練習，漸漸熟練，偶爾用在先生身上。」

蒼龍軒好不容易安靜下來，接口說道：

「宮本先生！這一失着，鄙人也有份兒。波多野提起這話兒，我竟毫無異議的贊成了。當然，我絕對相信先生，決不會爲這幾根繡花針便失手，只是想看看如何擋去那些飛針時的動作罷了。」

「哈，哈，那倒可惜。不過，如果呆在那裡挨飛針的突襲，武藏也許早受傷了哪……」

武藏幽默地笑說。

第四十一章 浪人館

一

蒼龍軒慌忙接着說道：

「不不，眞是驚佩無已。瞬間看破口中含針的那眼力！乘虛猝然喝叫波多野的那聲音！險些連我都暈過去了。先生，請爲後學解釋其中妙用，毋任感激。」

「那也沒什麼奧妙，凡是兵法家，首先須得詳察對方的模樣，諸如眼、口、耳、鼻、臉色和表情。我在波多野的眼中發見包藏禍心，在他的口中看破含有異物。於是，制其先機，喊他的名字。是嗎？」

他掉頭望着波多野問道。

「是……最初聽到出乎意外的喝叫聲，氣爲之塞。接着第二聲，知已暴露，心裡一哆嗦，到最後一喝，便暈過去了。」

「哦哦。」

蒼龍軒深深地點頭。

「各位明白了嗎？」

他凝視着門人說：

「方纔所說，先生與佐佐木巖流對壘時，巖流把刀鞘投入波浪，先生跟隨着叫道，巖流敗了！這一叱聲和剛纔的一喝，兩者如出一轍，正是武藏兵法的眞髓。」

武藏微笑。蒼龍軒好險，差一點兒連自己的性命都賠上了。但他對這一失着，却借着對門人講解，輕輕地打發過去，他在心裡暗道，這廝眞惹不得！

這時，波多野突然改容，肅然仰視着武藏說道：

「先生，另有一事務請明教。」

「那是？」

武藏看着波多野，反問說。波多野的臉上，

充滿着誠意和熱情。

「先生，我爲邪道所乘，工夫上缺乏自信固是一因，但不僅此也，我對自己的流派——一傳流，已覺得逼到盡頭，走不通了。雖然自知有欠缺，有破綻，因而深爲不滿，却是不能發見癥結所在，不能打開僵局。我懇求先生幫助的，就是想仰仗大力解決這一困惑。」

武藏對波多野的誠意深爲感動，接口說：

「是罷，蒼龍軒說是有不自然的地方，剛纔看了你所演的架式，雖是初見，但也立卽覺到了。伊織！拿木刀！」

說着，便站了起來。

武藏父子，提了木刀進到武廳中央，把剛纔波多野給門人指點的，一傳流的架式，不差分毫地重演了一遍。

門人驚嘆不已。僅看過一次的別流架式，竟能記得如此正確？而他們的驚嘆，與其對武藏，毋寧是對伊織而發。

不僅門人，蒼龍軒和波多野，雖爲武藏所壓倒，原是沒有把伊織放在眼中的，想不到他也與武藏同樣，僅見一眼，卽能將一傳流的架式運用自如，解拆攻勢。而刀法、身架，雖與武藏對抗，竟亦不見遜色。年僅二十一歲，已是出人頭地了。

「伊織，有沒有看出不自然的地方？」

「是，敵人潰敗時的進擊的手法，有二、三招是虛的。」

「一點不錯，好不容易打垮對方，用這樣招數進擊，怎能致敵死命！那就是，脚步、呼吸、手勢，三者不能合一。第五和第六兩招，尤爲顯著。伊織！再來一次……」

武藏父子，把一傳流的架式又重演了一次。

在門人們的眼中，雖與剛纔沒有兩樣，但波多野和蒼龍軒却明明的看出其中的奧妙了。

「成了。」

架式既畢，武藏退回，坐下。伊織也回原坐

，兩人都不再說話。

波多野交叉着兩腕，閉目沉思。

蒼龍軒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波多野。

不久——

「唷，知道了。」

波多野突然張眼叫道。

他的眼睛，明亮得像一個青年。於是兩手拄地，垂頭言道：

「先生，承示教誨，銘感無已。」

「當然，這只是一端罷了。倘能再加鑽研，自能完成極好的流派。」

武藏很滿意地說。於是回頭叫道：

「伊織！那麼……」

蒼龍軒雖是慌忙的挽留，但武藏父子却斷然走了。

出了武壇，天已抹黑。

二

默默地走完了一段路，武藏突然開口說：

「伊織，有無所得？」

伊織躊躇了一下說：

「是，聲音的威力！以前父親曾指示過比試時的叱喝聲——分爲初、中、後的三段，當時以爲都領悟了的。但今天父親對波多野所發的叱喝聲，却在未動手之前，而竟一樣的分爲初、中、後三段，而且各有妙用，尤爲神化。」

「哦，那就是了。」

武藏極重視聲音，平時常告誡門人——聲音本身便是力量，作戰時分爲初、中、後三段，須各盡其妙。初聲在進擊之前，力足以動搖對方；中聲在進擊當時，乘勢發聲，刀隨聲至；後聲在得手之後，乃勝利的信號。今伊織所云聲音，蓋卽指此。

那時的江戶不像今日東京，天空仍能居高臨下，保持着自然的美與權威。房屋既非摩天大廈，在那矮矮的簷下，閃耀着幽幽的燈火。

武藏仰天濶步。天無纖雲，是響晴的夜空。疏星淡月，夜色如水。

入夜未久，擦肩而過的行人，莫不驚奇武藏的巨軀異裝。六尺昂藏，敖曹拔羣，已自驚人了。

可是，武藏却不管這些，一直回到寺尾家，高高興興喫過晚飯，便提起筆來，一口氣把達摩畫成了。

待自己一看，不覺好笑，畫得眞是不見高明。雖然拙劣，總算是自己的達摩，武藏十分滿意。拙劣是技巧不够，只要再下工夫，自然能畫得好。

武藏把畫好的達摩收拾起來。但捲了一半，又展開來，想了一回，題上「二天」兩字。

伊織在旁問道：

「二天……父親，是什麼意思？」

武藏笑說：

「是畫上專用的別號。」

「是不是與雙刀有關？」

「哦，你也許會這樣想，但與雙刀完全無關。繪畫的世界，是我所創造的第二的天地哪。」

「……」

伊織歪着頭，默不作聲。對於一心沉於劍術修業中的青年，這句話是不會理解的。

「可是，也牽强得很，沒有什麼高深的意義，只是興之所至，偶然想起罷了。」

這種模稜兩可的話，在武藏是不多見的。但他的興緻滿好，把畫收拾起來，便叫了新太郎來，海濶天空，聊了很久很久。

三

那時還是一片田野的巢鴨，森林中一座黑漆門面的大邸宅。慶長年間，那裡是老中土井大炊介利勝的別墅，現在屋宇荒廢，進進出出的人雖多，盡是浪人風情的人物，非復當年大名的府邸了。

但從大門進去，簽押房、書院、內宅，仍是王侯府邸的格式。松山主水就住在這座大宅院中。前天偸襲武藏失敗，背後挨了一刀，好不容易逃得一命，但自此全身發燒，竟臥病不起。

他知道這高燒是爲武藏的劍氣所傷。原初，他以十分信心偸襲武藏，但被他回身一閃輕輕躲過，在武藏的劍技前已是抬不起頭，而那凌厲的拂鞘一擊，恐怖之感直透背脊，而今思之，猶不寒而慄。

「可怕的魔人，武藏！血肉之軀的凡人，是誰也不能打倒他的。」

他已經完全服輸了。但在別人面前却一點不動聲色，連偸襲武藏一事，也不向任何人透露。

事實上兩三天熱度已退，要起來早可起來了，但他不想離開床褥，獨自躺着焦躁，想從敗北的自卑感中掙扎着出來。

「武士的人生並不限定在劍術上，像自己這樣抱着大志的武士，就不必唯劍是賴。眞何苦與武藏這樣的劍鬼爲敵呢。」

主水故意否定武藏的存在。

他反省自己。因同伴的兵法家煽動着他，說是「當今的兵法家中能打倒武藏的除尊駕外別無第二人」，而竟抱着莫須有的自信，冒然涉險的愚劣。

「自己既已被公認爲第一流兵法家，與其視武藏爲敵，倒不如言歸於好。而手又暗殺了悠小姐的鈴姑，不是與武藏言好的最佳禮物嗎？」

主水心中也曾如此打算。

但回頭一想，却又不妥。主水與武藏的宿怨太深了。毅然離開故鄉肥後八代的老家，目的便在立志打倒武藏，爭取天下第一兵法家的榮譽。

再則，武藏奪取主水初戀的悠姬公主，而且備受羞辱。他至今仍是獨身，也因悠姬公主之故。至於遲遲不能出仕，雖是別有緣由，但爲了熱戀悠姬而心猿意馬，一心想打垮武藏，從而熱中進修兵法，遂此把仕宦一事擱置下來了。

不僅此也，他最恨武藏的眼睛。那足以勾魂懾魄的、尖銳的目光！那透視人心奧秘的、明察秋毫的目光？主水覺得那對眼睛，老在他的身邊瞪視着。他甚至認爲不打垮武藏，便難能遂其宿願。

四

主水的寢室有十席榻榻米大小，上首壁上掛着永德的墨龍，枕邊豎着山水畫的屛風。臥具也是嶄新的絲綢被褥。從此，便可窺知主水在這裡是受着多麼優厚的待遇了。

天已昏黑。

一個侍女靜悄悄地推開紙門，隔着屛風問道：

「主水先生，貴體舒泰些嗎？」

「不礙事了。」

「公主說，假如您有興緻，到她房裡共進晚餐……」

「哦，岩田先生也在嗎？」

「是，還有赤星先生、吉田先生。」

「好罷。」

主水說着，離開被窩。

「洗澡水已熱了。」

「馬上就去。」

「那麼，請即準備。」

女侍一去，主水立即披衣出房。待他回來時，鬍髭也刮了，髮髻也梳好了，臉色紅潤，精神煥發。剛纔的女侍，從隔室的衣櫃中檢出衣裳，讓主水穿扮起來。

本來主水講究衣着，穿扮起來，雍容瀟灑，宛如舞臺上的武生，是够漂亮的人品。看樣子，年僅三十二三。

「那麼，請罷。」

「哦——」

他讓女侍走在前頭，沿着長長的走廊，飄然前去。

以前，這裡想該是妃姬的寢宮，是宅院最裡邊最輝煌的一室。主水朝裡，恭恭敬敬地先施一禮。開口說道：

「公主，病中屢承枉駕，惶恐之至。」

然後抬起頭來。

「啊，福人天相，現在想該霍然了？」

甜甜的聲音，笑着這樣說的，雖稱公主，却不是十七、八的少女，而是近三十的女性了。

「是，托公主之福。」

接着，他掉向先已在座的武士們拱手說道：

「各位，病中多承關切……」

「那裡，那裡。幸好不藥而愈，不勝之喜。有要事待商，雖是貴恙初愈不該勞動，還是勉强相邀……，先請就坐。」

回答的，是坐在上首的岩田富岳，年近五十的中年漢。提起這位岩田富岳，雖僅一介浪人，在江戶却是大名鼎鼎的怪人物，事實上也就是這個宅院的主人。

不曉得他是怎樣把這座大宅院弄到手的，五、六年前突然搬了進來，且自稱是足利義昭（足利家第十五代，亦即末代將軍。初在南部爲僧，後還俗，封征夷大將軍）的孫女由利公主的監護人，與這女性過起豪奢的生活來了。不久，因他樂助浪人，聲譽雀起，便有許多浪人慕名而來。

事實上，他對浪人確甚賣力，或資助金錢以濟其急，或則居間拉攏爲仕宦之階梯，不到幾年，儼然是浪人的頭領了。

五

却說浪人，確是德川幕府的一大累贅，是最危險的失業者。

那時候的浪人，多半是德川家一手造成的。豐臣家以下，經過關原及大阪城冬夏兩役，加上被德川家撤藩覆滅的大小王侯遺臣，滙合而成失業浪人的主流。

這樣一來，他們痛恨幕府，自是理所必然。

有的孜孜矻矻地抱着顚覆幕府的夢想；也有窮極無聊，衣食不周，以致强取豪奪，挺而走險的。幕府雖曾頒佈取締浪人的法令，勸告他們解甲歸田，同時嚴令府下驅逐無職浪人。但一紙法令，怎能鎭得住這些時代的犧牲者?只見各地的浪人，一批一批向江戶蜂擁而來。人數一多，雖是失業者，也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何況這些失業者非比尋常，多半手下工夫了得，且是悍不畏法的亡命之徒。此尙在其次，還有利用這批浪人爲非作歹的；老百姓利用他們强索高利貸已是司空見慣，甚至因浪人的身分特殊，不必負責，有些大名和幕府的高官，也利用他們作爲政爭的資本。

至此，他們已非普通的失業者，而是暴力團了。就中岩田富岳，更是以幕府高官，各國大名，和豪富巨賈爲主顧，是他們之中，最高級的頭領。因此，他的勢力便非「町奉行」(德川幕府在江戶、京都、大阪、駿府四處所設的官署，專司市內行政司法的機構)所能統御，而生活的豪奢，也不亞於各國王侯。

「主水先生，最近有一事須得勞動尊駕……」

以由利公主爲首，四個人各自落座，菜肴上來，酒過數巡之後，岩田富岳改容說。

「是，請道其詳。」

主水沉着地回道。

「說來話長，事情發端於肥後的相良藩。」

「噢，相良藩?」

主水爲之一震，八代是他的出生之地，提起相良，却惹起他的興趣。

「那相良藩的家老中，有一個名叫相良清兵衞的怪傑。是相良家的三朝元老，而且在德川治下奠定相良藩基礎的功臣，聲望之隆遠凌君侯。藩主以此猜忌，向幕府評定所(卽行政裁判所)申訴，請處置清兵衞。這也是小藩君主之常，不在話下。」

「哦哦。」

主水頷首。清兵衞的聲名遠震鄰國八代，主水也曾耳聞。

「可是，清兵衞在前曾晉謁家康，幕府裡也承認他的功績，却不能依藩主之意輕易處斷。於是藩主一邊，便展開活動，運動旗本(德川將軍時代的直參之士。凡食祿百石以上，未滿萬石而准予直接參見將軍的武士，旗下八萬騎之總稱)中的權勢家，阿部四郞五郞、渡邊圖書兩人，向老中斡旋，以期挽回頹勢。」

六

「那些僻地小藩的糾紛，我又怎能知道得這樣淸楚呢?」

岩田富岳繼續說道：

「四、五天前，清兵衞的養子田代半兵衞偸偸來訪，要我爲他阻止藩主一邊的活動。只要事成，不惜工本……於是卽由赤星先生向老中方面打聽，方知這件事的主權操諸老中土井利勝侯的手中。」

「噢，那就好辦了。」

主水答腔說。他知道利勝與富岳之間，似乎有着一段孽緣。

「哦——可是這一件事不容樂觀。諸大名中，與利勝侯意氣相投的，是小倉的小笠原忠眞侯。現在阿部四郞五郞却千方百計要打通忠眞侯這條路線。」

「哦，這件事牽連甚多，却不簡單。而你要我擔任的是?」

「這就是了，主水先生!這裡面還有一張王牌，就是替忠眞侯與阿部拉線的一個策士，是忠眞侯的家臣，秩祿雖低，却是君侯最得意的、名叫黑田左膳的人物。」

一聽這話，主水便斷然接口說：

「不錯，你是要我去解決那個左膳!」

富岳露齒一笑——

「正是如此，直接是除去左膳，斬斷忠眞侯

與阿部之間的路線，間接是給忠眞侯一個警告，使他知難而退。怎麼樣，能答應嗎？」

「好，去罷！」

主水當卽承諾。他的眼中滿漾着興趣。暗殺是主水的拿手，又是大名的內鬨，這種混水摸魚的玩意兒，最合主水的脾胃。

「好，總算又進了一步。利勝侯那裡，由我自己去說。酒井、松平兩位老中，請赤松、吉田兩君辛苦一趟。」

「是，遵命。」

兩人同時點頭。看樣子，這兩人都是四十前後難纒的賴漢。

富岳又朝着由利公主說：

「當然，到不得已時，還得仰仗公主大力。」

「嗳，需要我的時候，自然竭盡所能……」

公主嫣然回道。

於是洗盞更杯，酒宴再度開始了。在一陣熱鬧的雜談之後，赤星像是突然想了起來似地，望着主水說：

「噢，主水先生！尊駕也許還不知道，宮本武藏已經來了江戶哪。」

「喔，武藏？」

主水故意像喫了一驚似地，張大了眼睛。

「這是，今天在平松侯府中聽說的。而且，將軍家任命一節，這次也有實現的情勢。」

這倒眞是初聞。主水刹時變了臉色——

「呵呵，那是……」

七

主水與武藏之間的糾葛，在座的人似乎都很清楚，赤星更誇大其辭，把北條安房守、細川忠利、小笠原忠眞三人積極向老中活動，想推薦武藏爲將軍家兵法指南的經緯，說了一個備細。

平時以深謀遠慮自詡的主水，聽了這個意外的消息，也不覺變了臉色。在主水，武藏當然是不世之仇。忠利偏愛武藏，也是他早有所聞的。

而忠利則是主水的鄉里——肥後的領主。他爲了破壞武藏與細川家的感情，利用忠利父子的意見相左，曾向忠興中傷武藏，說他與悠姬之間有着男女私情的糾紛。

北條安房守，是主水一直看不順眼的傢伙。小笠原忠眞與主水，過去原無任何恩怨可言，如今却也使他湧上莫名的憎恨。但無巧不巧，爲了相良淸兵衞一事，現在竟也處於敵對的地位了。

「暗殺黑田左膳，包在我的身上。但破壞武藏命官一事，務請諸位同心協力，各助一臂！」

主水以險惡的口吻說。岩田富岳朝赤星和吉田看了一眼，回答着說：

「一言爲定！武藏，我們也是看不順眼的，居然做起將軍家指南，那還了得。但最好是再進一步，置之死地，於尊駕也許更爲合意。」

主水不提十天前的失敗，若無其事地說：

「當然哪，那是最後的目的。但今天的武藏已是兵法家的太上皇，約期比試，也未必接受。」

岩田露齒笑道：

「縱然接受，也非上策。以尊駕工夫，未必可操勝算，唯有暗殺！」

赤星也點頭說：

「不錯，就是暗殺。至少也得四、五個第一流的劍客……」

吉田搖頭說道：

「不，休說四五人，十個八個也非萬全，動得動用弓矢，或則短銃。」

這時，由利公主揷口訝道：

「唉，武藏恁地了得？我倒想見見這個强人哪。」

主水一驚，抬起頭來。公主的眼中閃着美麗的光輝。主水心思，糟了，三十的女人，情熱如火，在這種女人面前談論武藏，眞是危險萬分。

他便一變口氣，傲然叫道：

「哈，哈……吉田兄，何必搬出弓矢、短銃

，要是下了決心，只咱一人，未始殺不了武藏。可是，我却犯不上與一個微不足道的兵法家去賭命哪。因此遲遲以期萬全之策罷了。」

「啊啊，那是我們說順了口……」

吉田懾於主水的威風，改口說道。

八

主水繼續着鄙棄地說：

「而且武藏年已五十，必已老態龍鍾。從小不洗澡，不梳髮，一個糟老頭罷了。」

這些話，無非是針對着由利公主說的，其他的人却毫無所覺，不知道他的用意。

「是啊，是啊！聽說是，武藏從來不入浴，不梳髮，未知確否?」

岩田富岳反問着說。

「怎麼不確！我最初與他碰到，他纔二十九歲，從那時，他便一直不曾洗澡了。」

「爲什麼呢?」

吉田訝異地說。

「膽怯哪。聽說他正在入浴時，遭一個女人用短銃狙擊，從此便不敢洗澡了。」

富田懷疑地說：

「不錯，可以說是膽怯，也可以說是武士的磨鍊。不必用熱水，冷水也儘可淨身。我年輕時也用冷水，用慣了比熱水更好。熱水使人慵倦，冷水却能使你的身心一爽。武藏的本意，也許爲此。」

赤星也接口說：

「數年前，在一個侯王家偶遇澤庵禪師，閒聊中有人提起武藏的這一事。禪師曾說，人類欲達自覺，有兩條相反的修行方法：其一是洗盡身心的塵垢，歸於清淨無垢；另一是不論塵垢汚穢，包容人世的一切，以期臻於至上無我的境界。假如武藏志在後者，因而不入浴，不梳髮，倒是有趣——他就曾這樣說哪。」

「哦，也有一理。」

富岳與吉星，交叉着手腕點頭首肯。他們對武藏那超然於浪人們的社會和政治活動之外的態度，雖是極爲反感，但對他在兵法上的造詣和地位，則評價甚高。當然，這些話會刺激由利公主，他們也曾想到。

主水佯佯地偷眼去望公主。她的眼中，閃動着比前更熱情的光輝，而且興奮地開口說：

「我想見見武藏，必定是一個出色的人物。」

「不錯，眞值得一見。身高六尺，白衣飄然，長髮垂肩，挺胸濶步，穩如山岳，確是壯觀。我雖最近不曾見過，據一個偶然在路上碰到的朋友說，劍氣凌霄，連野狗見了，都捲着尾巴不敢出聲哪。雖是一介浪人，眞是好個人品。」

赤星仍是讚不絕口。

九

主水聽得愈加不快。

「這厮們眞是麻木不仁!」

雖是內心暗罵，但對這些壓根兒沒有警覺到由利公主的人，却也莫可奈何。主水以他的雄辯極口中傷武藏，也不見效果，由利公主對武藏的好奇心是愈來愈熾了。

主水心煩意亂，便先三人辭了公主，回房去了。於是，與侍女阿光相對，借酒澆愁，痛喝起來。

主水私心戀慕着由利公主。因武藏的阻梗，使他對悠姬的初戀終不得遂，且因此手刄了鈴姑。但主水既是一表人才，劍術高超，又是能說善道，當然有許多女人寄以好感，他却一概不顧。他自視不凡，以爲自己系出南北朝時代的名門，且曾爲八代城主的名和一族，娶妻便非大名級的世家公主莫屬。——這是他的宿願。他的熱戀悠姬，也因她是細川忠興的女兒呀。

而這時却出現了由利公主。足利家的豪華，雖已是黃粱一夢，但旣是前將軍的孫女，縱無眼

前權勢，爲了滿足主水的虛榮，自是最好的對象。年方二十有九，足使各國王侯垂涎的美貌，且係未婚之身，更具有媚力。隱居八代城的細川忠興，雖曾答應主水隨時任命出仕，所以一天捱過一天，就是爲的想娶了由利公主，再行携眷前往，因此延擱下來了。

這個浪人舘中，除主水之外還有很多食客，分住於每個房間，白天裏雖是嘈雜喧嘩，入夜後却也漸漸地靜寂下來了。

「喂，到公主房裏去，說是主水求見。請示了立卽回來，不要讓岩田先生知道。」

主水抑止不住熱情，吩咐阿光說。

「可是，已經很遲哪……」

「不要緊，快去！」

「是。」

阿光離去，旋卽回來說：

「我把話一說，公主說是專候。」

主水微笑。

「還沒睡嗎？」

「是。不過被褥已鋪好了，而且換了寢衣。」

「噢，我去去就來。你去睡罷。」

「忍術」原是他的拿手，出了房門，靜悄悄地像影子一般，沒有一點脚步聲，沿走廊到了公主寢所。輕輕地拉開門，房裏飄過來一陣香氣。

他站在屏後說：

「公主，主水求見。深夜打擾竟承慨允，至爲榮幸。」

是「忍術」者特有的低沉聲調。

「主水先生嗎，請前來。」

十

主水忍着心的動悸，轉過屏風，到了公主面前。

「惶恐之至。」

他躬身言道。

公主下着白綾寢裙，上披綠地繡着白牡丹的寢衣，錦帶束腰，纖似弱柳曳風。她本身便艷麗得宛如一朶盛開的牡丹。

主水既是深夜獲准擅入寢所，與公主之間的交情，自非泛泛可比。

「主水光生，有何貴幹？」

主水怔怔地抬起頭來。

「公主！前次所談的婚姻一節，今晚務請賜予答覆……」

「噢，嘻嘻……」

公主嫣然笑說：

「你眞是，爲何恁地性急？」

「實因不日仕宦，已有成議，擬於赴任之前，作一定奪……」

「唉，仕宦！那裏呢？」

「肥後八代城主，細川忠興侯藩下。」

「祿秩多少？」

「目前三百五十石，言明逐次增加。」

公主的臉色一變，浮上憐憫似的微笑。

「主水先生，你近日變了。過去曾謂志在天下雖敗猶榮的，而竟爲此微秩，遽爾出仕山國小藩……」

主水心裏一怔。他在這位前將軍足利家的公主面前，怕是口氣太小惹其恥笑，確曾大言不慚，說過這樣的豪語的。

但主水豈甘示弱，便若無其事地坦然同道：

「嘻嘻，公主幸毋誤會，所謂仕宦，只是成就大業的手段罷了。」

公主大不爲然地搖頭說：

「不不，雖是手段，也太過寒酸了。仕宦的話，也得像武藏那麼，至少是將軍家的指南……」

提起武藏，主水的眉梢一揚。

「什麼，除非咱主水嚥了這口氣，要不然，武藏要做成將軍家指南，却休想！」

「啊，這纔是哪，主水先生！我不贊成武藏

仕宦，希望他只是一個浪人，不要隸屬任何一人，做一個堂堂濶步天下的自由人。」

主水刹時變色。

「公主！」

「我也不希望武藏立府開藩，去做大名。主水先生，請你記住！王侯大名在我的眼中，是一點不感興趣的。」

由利公主斷然言道。

十一

當時這位由利公主，在大名諸侯之間，是鼎鼎有名的女性。在那亂糟糟的時代，自稱世閥後裔的女娘時有所聞，但大半是冒名的居多。對由利公主，慕府裏也曾暗中調查，倒確是足利義昭的孫女無訛。

於是，老中們也曾爲此集議討論，結果認爲雖是前將軍之後，與德川家之間，隔着織田、豐臣兩代治世，不是直接的仇敵，且與各國諸侯，也毫無血統和勢力關係，便決定置之不問了。

但既是前將軍的孫公主，且是江戶罕見的美貌，年華正盛，風度、教養、人品都高人一籌，足與諸侯的后姬匹敵。有些好色的諸侯，自然樂與之遊了。那個自稱養父的岩田富岳，得以出入於老中諸侯之門，也是仗着她的力量爲多。

主水暗中熱戀着由利公主。也許她比主水棋高一着，使這個滿懷着野心與陰謀，才能出衆，風姿飄飄的漢子，在她的面前無法得逞。但主水是滿懷自信的，豈肯輕易罷手？

這一夜，被抬出武藏，冷嘲熱諷了一場，主水忿懣之餘，憤憤地說：

「公主！諸侯大名豈在主水眼中，我自然也以不受人左右、無拘無束的浪人生涯爲榮，但像武藏那樣，不知是何出身，連祖先的姓名都沒無聞的野武士，公主你居然如此傾倒，眞是不快之至，打攪了！」

他忿然離座，回了自己房中。

女侍阿光仍在等着。

「酒，拿酒來！」

主水拼命酗酒，對武藏懷恨不已。

「哼，你這阻我戀愛的魔鬼！殺死你！殺死你！及早趕走這厮，方爲上策。讓這厮做起將軍家的兵法指南，眞個盤踞在江戶城中，那還了得！」

主水已爛醉，腦門裏是一片糢糊了。

偶爾回頭，只見阿光很擔心地，仍坐在那裏。

主水知道這位約二十二、三，目如點漆的純樸少女，對自己私心戀慕着。有時，他覺得她非常可愛，甚至想帶她去八代仕宦，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阿光！」

「是，主水先生！」

「酒，再拿酒……」

借酒澆愁愁更愁，主水的臉上，悲痛地歪搐着。

十二

那天夜裏，主水與阿光相對，呷得爛醉如泥。

第二天，他直高臥至近午方醒，想起夜來事，恍如隔世。

剛一起床，青年武士便奉命來邀請了。

「哦，就來。」

主水答應了後，仍由阿光幫着，端端正正打扮起來。在長廊上擦肩相遇的人，不論侍女浪人，都對主水殷勤地施禮問候，他一一含笑回禮。

聚在那裏等着他的，仍是昨夜三人。

公主頷首微笑，主水却是板着面孔。

岩田開口說：

「主水先生，請了你來，就爲的是昨夜那些話……吉田兄，請你說明罷。」

「是。」

吉田接口說。

「派去監視黑田左膳動態的人，昨夜有了情報。據說後天，二十三日黃昏時分，他將去麻布拜會寺尾新太郎。」

「什麼，寺尾新太郎？」

主水皺着眉心反問。

「是的，細川的家臣。主水先生有所未知，武藏就躭擱在寺尾新太郎家中。」

「唉，武藏住在寺尾家？」

主水雖明明知道，却佯佯地說：

「不錯，寺尾是武藏的門人，倒也不足爲奇。但黑田佐膳爲何拜會寺尾，却是令人不解。」

「就是，我當初也這樣想，但一問來由，却是事出有因。武藏有個養子名叫伊織，兵法上頗有造詣。小笠原侯對那伊織甚爲欣賞，有意任用。佐膳就是爲此一事，專誠去會武藏來着。」

「什麼，小笠原侯有意伊織？」

主水的眼中，霎時露出險惡的光芒。平時他雖不動聲色，只要是有關武藏的事，無論怎樣細瑣，竟也勃然動容。

吉田咧嘴一笑。

「還有一點，左膳也看中伊織，有意招爲女婿……而那位千金，又是出名的美人。」

主水吁了一口氣，拿眼角一瞟由利公主，激動地叫道：

「殺死他，今夜！看情形連伊織也……」

公主這纔開口說：

「主水先生，還得小心在意。」

主水聽來，却是冷冷的，滿不是滋味。

「也許會碰到武藏，這次決不放鬆。」

顯然只是對公主虛張聲勢罷了。

岩田富岳却一本正經地——

「主水先生，武藏還是暫緩一步，目前專對黑田左膳！聽說他的手下也着實了得，千萬愼重，不要輕敵！」

再三叮囑着說。

第四十二章 伊 織

一

早晨，嚮晴的天，艷麗的陽光，把梅花盛放的叉枒，映在廊下的紙窗上。

新太郎到藩邸上衙去了。房間裏只有武藏與伊織兩人。武藏把雙手搭在火鉢上，瞑目靜坐着。伊織坐在一旁，面朝着廊下的窗戶，望着矮几上的書本。

武藏偶然張眼，看見伊織的側面。是一個英爽的青年，他那容態，無論怎麼看也不像是個浪人，是生活與地位都有所歸的藩王麾下的武士。

浪人總得有庸懶的地方。說得好聽些是放浪不羈，要不然就是頹唐喪志。但伊織的身上一點也找不到那樣的氣息。武藏奇怪這麼一個孩子，在自己身邊長大，怎能養成如此人品？

寬永二年，武藏四十二歲秋，自常陸至出羽，到了正法寺平原的曠野；是周圍十三里的遼濶荒野。日已沉西，不厭夜行的武藏，踏着月色向前攢行。

是荒郊的孤徑，望北可抵另一村落，但在中途迷了路。這在敏感的武藏是罕有的。

行行重行行：怎麼也望不到目標的峯頭。心裏正自躊躇，突從人高的蘆葦間透出一線的燈火。

「慚愧，這可好了。」

他望着火光，岔入小路，到了踏平一片荒草所搭的茅屋前。夜已深沉，但屋裏的人似仍未睡。

「借光！」

叫了四、五聲，纔見一個少年推開門板，探頭出來。一頭的亂髮，貶着兩隻大眼。是十二、三歲的野孩子。

「過路人走錯了路，請借宿一宵。」

那少年搖頭說：

「沒有被褥，不成。」

「只要聊蔽雨露，不必臥具。」

再三商量，少年像很爲難的樣子，但終於點了頭。

「好罷，請你進來。」

帶他進了屋內，那裏除了土坑所砌的爐火，便空無一物了。

「喂，少年人，父母呢？」

「媽死了，爸也死了，只咱一人。」

少年說着，舀了茶來。仔細一看，雖是蓬頭垢面，眉目却甚清秀。他像不願多說話，囑咐武藏就此早睡，便顧自去了。

武藏向爐邊一躺，隨卽沉沉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被響聲驚醒了。

二

從野風的呼嘯聲中。作怪！傳過來霍霍磨刀的聲音。

「磨刀，而且是刀劍聲？」

武藏一怔。什麼人呢？除了少年，該不會有人了。

武藏抽身起來，從門縫往外望。月光下，蹲着的人影！正在磨刀。武藏驀地推門而出。

「呀！」

剛纔的那個少年，提刀站了起來。

「喂，少年人，你在磨刀？」

「是的。」

「這個時候磨刀，却是作怪。」

「是罷。」

少年原是低着頭的，突然仰望着武藏說：

「武爺，你來！」

「唷，是誰？」

少年領他進屋，推開另一房門。

「咱爸，昨天死了。我想埋他，一個人扛不動。沒奈何，想切做兩段搬去。」

「什麼，你就爲這磨刀？」

武藏懍然注視着少年的臉上。當然毫無虛假。但他那神態，一點沒有凶惡人犯的殘忍之色。有的儘是單純的認眞，毫不畏怯的大膽！

「哦，我來幫你，不必磨刀了。」

武藏溫柔地說。於是，照着少年的意思挖了洞，幫着葬了他的父親。

武藏本來喜歡孩子，尤其是孤兒。而這個少年的大膽和純眞，更是使他中意，便帶着少年一路旅行。到了京寓，正式向知己和門人宣佈，收爲螟蛉之子。這個少年，就是今日的伊織。

自此，授以兵法，敎以學問，嚴格地訓練他武士的敎養。

伊織不是天才的劍士，是靠着不斷努力的苦練，進境是驚人的。最大的特徵，是澈裏澈外的大膽。遠離開常規生活，在荒野中成長的粗獷和大膽，充分的流露在劍端上。

但武藏一直到現在，儘不讓伊織與別流作公開的比試。以自己的經驗，他不願這個純良的青年樹敵。所以知道伊織工夫的人甚少，尤其在江戶。

只是一次，數年前，在明石侯小笠原忠眞面前，輕輕地贏了他的得意家臣。自此，好幾次邀人向武藏寄望伊織。這位小笠原侯，於去年繼細川侯之後，做了小倉城主，現在陛見來在江戶。

三

武藏對小笠原侯的切望，迄未允諾，爲的是不願讓伊織離開。年紀輕尙在其次，最大的理由是想以伊織爲自己的兵法繼承人。

兵法繼承人——不僅繼承技藝而已，更非得繼承他的精神不可，武藏兵法的精神，是無牽無罣的境地；乃以全日本爲舞台，不能爲一國一藩所局限。

巖流島決鬪前，武藏二十歲前後時，也曾有過仕宦的意思。他像一般的浪人，曾視兵法爲出

身的階梯。但以後，武藏便視仕宦爲大不諱，雖曾幾次有過這話，都一口回絕了。

但現在，他看見對着前桌端坐閱讀的伊織，想法却有了改變。

「這孩子已經不是浪人了。已經不是爲探求眞理，遨遊於自由天地之中的獨立兵法家了。他是出仕君侯，把兵法活用於實利的仕宦型。」

這樣想起來，武藏感到一絲的失望。但把伊織培養成這樣的人物，還是他自己。武藏嚴格的教養，早已把伊織囿於疇範之中去了。他與武藏的幼失怙恃，被遺落在冷酷的社會中，既無親人，又無師匠，自掙自力闖天下的生涯，是大相逕庭的。

武藏對自己的境遇，自己所走的路，沒有感到絲毫不滿。他對苦難，視若無覩。但那是他自己的事，却不願讓伊織去嚐那樣的苦難。這是基於父子之愛吧。不過在兵法及其他方面，却如秋霜烈日般嚴峻的。

武藏禁止伊織與別流比試以免樹敵，也是基於父子的愛情。但儘管如此，經武藏嚴格的薰陶，工夫上却有着驚人的進境。武藏自己都認爲京裏和江戶，都沒有能與伊織匹敵的兵法家。

武藏一直很滿意自己教育的成就，得到這樣理想的後繼人。但他沒有自覺到，竟把伊織造就成完全違反自己初意的人物。

奇怪的是，當他發現這樣的伊織時，倒並不一味的失望。

「啊，這樣一來，伊織倒能幸福地過一輩子了。」

他的內心湧上來莫名的慰藉。

「伊織！」

武藏叫道。

「是。」

伊織把謹直的臉掉向武藏。

「咱們談談。」

武藏溫和地說。

四

「伊織，小笠原忠眞殿下今夜將派黑田左膳先生來此拜會。」

「是爲了我的事？」

伊織也知道忠眞寄望於他的事。

「大概是的，你的意思如何？」

「我的意思並沒改變，既是做了兵法家，怎能作官爲宰！」

伊織率爾回道。他從武藏所受的教育便是如此。一直以養父的兵法後繼人自任的伊織，從來沒有顧到自己的個性，只是單純地這樣想，却也難怪。

「哦——」

武藏顯得很爲難的樣子。

伊織敏感地追問着說：

「父親，怎麼了的？」

「哦，不……你的想法是正確的。但，那只是就我而言。對你，我却另有打算。時勢變了，居無定所的兵法家，已是不能立身。自立武壇，或則出仕，做武術指南之類，非此則彼，擇一而事則可。但立武壇却不容易……」

伊織正想開口，武藏拿眼睛制止住了，繼續說：

「而且，縱使能立壇授徒，但武壇從來沒有繼續兩代以上的。伊織！倒不如擇主而事，讓宮本一姓永遠延綿不絕。你看如何？」

伊織垂頭不語。武藏繼續道：

「有劍聖之譽的上泉伊勢守，我記得是確有子嗣的，但武壇僅止一代，連子孫的下落都不明了。羽飼意徵齋、磯端伴藏等，莫不皆然。榮華不衰的，唯有將軍家指南柳生一門而已。兵法之起，原是爲的替公主立汗馬功勞。幸好你的手下工夫已有底子，索性出仕爲官，把兵法活用於實地上。而且爲武藏之子，永傳宮本一姓，也不虧你我父子一場。」

「哦」：

伊織吃驚地望着武藏。他從來沒有從養父口中，聽到這樣的話。對別的門人未知如何，對伊織所說的兵法，是探究人生的劍術之道。對於這些理論，伊織到底理解得多少姑且勿論，但他把養父的理論作爲自己的信條，却是無可置疑的。

而且，武藏的臉上滿溢着情愛，也是從來所沒有的。伊織想起幫着自己埋葬生身父親的事——從荒野中找來鮮花，供奉在生父墓前的，那溫煦慈愛的武藏。

仕宦一節，伊織的心中仍有未甘。他不能突然改變一直抱着的信條。但對武藏那世俗一般的父子溫情，不自覺地淌下淚來。

武藏見此，却憐惜地安慰着說：

「伊織，左膳先生爲此而來，却也不是要你立卽答覆。不必焦急，慢慢的考慮吧。」

五

伊織慌忙揩了眼淚。

「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武藏掉過臉去。

伊織把視線仍回向矮桌，武藏也再度沉浸於沉思之中。父子的溫情，如春日的煦陽緊緊地裹着兩人。一會兒，都同時想起了同一件事。

武藏突然開口說：

「伊織，這次回京，咱們同到姬路去一趟。」

「是，去年中元也不會到墳前祭掃。」

「那回是到名古屋去了哪。今年是三週年，也該做場法事。」

他們談的是造酒之助，武藏的另一螟蛉。

武藏收養伊織的前五年，應姬路城主本多中務大輔之邀的歸途，騎馬到了尾崎街道。

前路，一個十四、五歲的馬夫，牽着馬轡緩緩而行。武藏加鞭，想趕上前頭過去。這時，一眼瞥見那個馬夫，不禁心裡一動。

看那樣子，五官端正，不像是個馬夫。而最動武藏注意的，是他那目光中所含的孤獨之感。那眼神，不是甘於屈伏孤獨的怯怯的目光，而是威武奮鬪的倔强的目光。伊織也是如此。武藏最是喜歡這樣的目光。

武藏放鬆韁繩，與那馬夫揑排兒邊說邊走。果然不錯，這馬夫是個孤兒。

「給我做兒子，做武士去好嗎？」

這樣一說，那馬夫便——

「那眞好，立卽帶我去罷。」

一口答應下來了。

於是，同到那個孩子寄寓的人家一說，主人欣然答道：

「他是租住在我家的浪人之子，原是毫不相干的。你能帶他去，眞是求之不得……」

便這樣帶他回了京寓。固然不出所料，雖有些粗暴，倒是個直性子的純樸少年。只是兵法的天分不高，與伊織不同，並沒有以他爲自己兵法傳人的意思，一開頭便想把他訓練做個武官。

可是，到了二十前後，却也練得一身工夫，是無論到那兒都無遜色的青年武士了。

於是武藏向本多侯推薦，也姓了宮本，做了本多家臣。就在翌年，武藏收養了伊織，造酒之助有時回來，很疼伊織，像是親兄弟一般。

既經武藏一手作成的人才，精神自然無可疵議，上自君侯，一藩中的人緣極佳。想不到某一年，因偶然的口角，與同藩武士拔刀厮殺。對方是個酒鬼，那天也是酗酒之後，調查的結果，造酒之助並無乖錯。但對方是名門之後，爲顧全舊臣的面子，便給造酒之助賜了長假。事實上，只是讓事情冷落一下，君侯的意思，是隔了一個時期，仍舊招他回任復職的。

六

造酒之助立卽把這一事向武藏報告，一面自悔粗暴，對本多侯的慈愛感激零涕，就此去了江戶。

一年之後，本多侯病逝。

這時武藏適在京寓，對伊織說道：

「造酒之助該快要來了。」

果然，不到幾天，造酒之助從江戶趕着前來。

武藏平時的伙食，原是簡單得如同禪僧一般的，這天却置備酒肴，把來訪的客人都擋了駕，一心歡待起造酒之助來了。

席間只有父子三人。這一天，武藏却也破例痛飲，而且親自執壺給造酒之助斟酒。

「造酒之助，喝罷！不必拘束。」

平時在養父面前戰戰兢兢的造酒之助，今天却也一連喝了好多酒，對於本侯的死，僅是最初一提，後來便儘是漫談舊事罷了。

伊織坐在一旁，訝異地望着養父融融的神態，對受着這樣接待的造酒之助感到羨慕。對伊織，武藏是嚴若冰霜的。

那夜，父子三人聯床夜話，武藏與造酒之助直至上床之後，還談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造酒之助來到武藏面前，雙手拄地叩頭辭別。

「父親，那麼我去了。」

「哦……」

武藏不轉瞬地注視著造酒之助的臉上。

「哥哥，到姬路去嗎？」

伊織在旁問道。

「是的。伊織，我到姬路去去。」

「幾時回來呢？」

「這次也許久些。回來咱們交兩手，我怕已非你的敵手了吧，哈，哈……好自爲之，父親的後繼者是看在你的身上哪。」

武藏一直送他到門外。

造酒之助到了轉角時，又回過身來深深地施了一禮。

回到屋裡，武藏又回復了平時那嚴峻的、默默的嚴父。這天之後，像是期待着什麼似地，足不出戶，整天守在家中。

到了第三天，本多家來了急使。

「宮本造酒之助先生，於昨天子時（夜十二時），在君侯墓前堂堂切腹以殉。」

聽了這一噩耗，伊織愕然變色。武藏却好像早知其事似地，神色自若，毫不動容。

事後，他對伊織說：

「我早料到造酒之助會走這條路，却又不能勸阻。雖是可憐，在他的一生，倒是滿有意義；而且也唯有如此。」

歲月易得，轉眼間已是三個年頭，武藏正因伊織而興起父子間的溫情，不禁想起這個薄命的養子，爲之黯然。

七

主水黃昏出門之前，又到了由利公主房裡。岩田富岳也在那裡，一本正經地像在商量着什麼事情。大概是爲了相良清兵衛的事，要公主去向老中疏過。這兩三天來，公主對於這件事似是不感興趣的樣子，岩田便是爲此來下說辭的吧。

「那麼，我就此去了。」

主水一說，公主却開口了：

「我也跟着你去。」

「公主，那太冒險了……」

岩田趕緊阻止，她却斷然說：

「不，我還未看過厮殺場面，一方面也想見識見識主水先生的本領。一起去罷。」

說着，便叫來侍女，幫着打扮起來。

主水苦笑。他心中暗想：

「想該以爲武藏也會出現，纔去的吧。」

岩田雖是緊皺着眉心，還是吩咐着侍女說：

「叫他們準備轎子……再通知高木、山中、佐藤，要他們準備，伴送公主出門。」

不久，浪人館中出來一乘女轎，主水和三個浪人緊隨轎後。從巢鴨到麻布，是很有一程路的。

照現在的時間來說，是晚上九時後，轎子到

了六本木的空地前面。

「喂，這裡成了。」

主水指揮轎子停下。

「公主，請先下轎。」

由利公主從轎子裡出來了。她用紫色的頭巾，覆住了頭面，僅露出一對眼睛。

「動手的地方，在前面兩三丈處寺院牆外，時間當然不能確定，想該不會太久。請在這樹下等一等。各位拜託了。」

主水說着，便一溜烟沒入黑暗中去了。

公主向護衞的浪人問道：

「諸位，有沒有看見過主水先生殺人？」

「是的，有兩次……」

高木笑道，他是二十四、五歲青年。

「決鬪？還是偸襲？」

「是，是暗殺。兩次都是……」

「怎麼樣？」

「是，再乾淨俐落也沒有了。手脚的迅捷，簡直無法看清，一聲叱喝，對方隨聲倒地。總之，是當代罕見的能手。」

「你們有沒有見過宮本武藏？」

「見過的，好幾次，我是生長在京裡的哪。」

這次囘答的是山中，也是同年輩的青年。

「同主水先生比起來，怎麼樣？」

「不，那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武藏不是常人，一般的兵法家一見他的面，便鬪志全喪的了。」

「哦——」

由利公主像是微顫了一下。

八

事前，新太郎已先知道，寺尾家早已準備酒席等着了。到了約定時刻，黑田左膳讓衙役挑着禮物，坐着轎子來了。而且不是一人，帶着女兒浪娘同來。

武藏父子迎出大門。一直在只有男人的獨身羣中長大的伊織，見了年輕姑娘，有點不大自然。浪娘一見伊織，紅着臉低下頭去，好像事先父親已經有過什麼話了。

落座見禮之後，左膳把帶着女兒同來的理由，聲明着說：

「鬧着一定要拜見名震當代的宮本先生，故而……是的，膝下僅此一女。平時寵愛壞了哪。哈哈……」

接着，便緊說着自己的女兒。也難怪他說得嘴響，確是容貌絕色，儀態萬方，使伊織目眩神搖，抬不起頭來。

左膳年約四十五、六，額濶體舒，堂堂一表，且長於辭令。閒談之間，閒閒地提出伊織仕宦一節，兼及女兒的婚事，說得天衣無縫，不留絲毫痕跡。

武藏默然首肯。

伊織也似乎恍然而悟。

最後，武藏開口說：

「黑田先生，爲小兒伊織，屢承君侯垂愛，知遇之情，武藏銘感無已。然武藏乃一介兵法家，爲足下所深知，且無武壇，身如寄萍。今宮本一姓繼嗣有人，已是萬幸，怎容矯情固辭。伊織仕宦一節，悉聽尊裁。」

於是掉向伊織，毅然說道：

「伊織，你就恭敬從命罷。」

「是。」

伊織肅然俯身囘道：

「既是父親嚴命……」

早上聽了武藏的話，伊織對仕宦已下定決心。由此一事，也可知伊織的心中極有分寸，後年飛黃騰達，做到小笠原家的家老，自非偶然。

左膳當卽滿心歡喜地：

「那麼容再擇吉，由殿下專使來迎。」

說着便站了起來。

「今宵就此告辭了。」

這時，武藏不知爲何，突然說道：

「伊織，你奉送黑田先生囘府去罷。」

「不不，那怎麼敢當……」

左膳雖是搖手辭謝，武藏却示意伊織準備去了。武藏從新太郎口中知道左膳的謀士風度。謀士樹敵必多，而且，他在左膳的臉上感到劍氣的影子。

九

伊織裝束好等在轎邊。

黑田左膳一見——

「啊啊，惶恐，惶恐……」

笑嘻嘻地顯得分外高興。於是他讓浪娘上了轎子。

「伊織世兄，咱倆邊談邊走罷。」

說着，向衙役揮手。

兩乘轎子走在前頭，伊織與左膳並肩，跟着轎後緩緩前去。

伊織微感興奮的心情。藩士的生活——在伊織是完全陌生的新世界。而現在，浪娘的美貌，老在他的心中閃動。守護着她的轎子，使他感到無端的興奮。左膳雖是時時向他說話，他只是有意無意地「是是」答腔罷了。

走不了三、五十步，伊織忽然記起武藏那「伊織，奉送黑田先生囘府去罷」的一句話。平時，父親是極少叫他送人囘去的。是不是這父女身上有什麼危機？

偷眼去看左膳，但他的臉上毫無陰翳。事實上，岩田富岳一夥正在陰謀暗算，左膳本人做夢也是想不到的。他沒有忘記相良清兵衞一事，但他不知道替旗本的阿部四郎五郎向主公小笠原忠眞侯拉攏，竟有生命之危。

伊織囘頭一想——也許是爲了已有仕宦的諾言，父親是禮貌上叫他相送？

可是，可是，走了一程，武藏吩咐的話，終是使他疑訝不決。到後來，伊織還是下了判斷

——對了！父親決不會拘泥於這些禮貌的。

夜已深沉，大街小巷已不見一個人影。

伊織不覺手按刀把，悄聲問道：

「黑田先生，近來江戶是否不甚安穩？」

左膳却不在意地囘道：

「固然，近年雖有各地浪人湧了進來，強借硬取時有所聞，公家衙役遭到暗殺的也有三、四起，但比起十年前，江戶總算安定的了。將軍家已傳世第三代，據我看德川的治世是日益鞏固了。」

左膳對時局的看法，是極爲正確的。

話分兩頭，武藏這時正與寺尾新太郎相對——

「寺尾，我出去走走……」

說着，站了起來。對這突然的一語，新太郎喫了一驚。

「先生，到那裡？夜已深了……」

「我仍是放不下左膳先生。雖有伊織伴送，終不放心。」

「是不是有什麼警覺？」

「哦，不是給你說過的嗎？相良家那件事，左膳先生也有分兒，暗底裡不尋常。」

「喔？」

新太郎愕然。

「去去就來。」

武藏飄然而去。

十

在智證院僧寺之前——

「小兒也在盼望着足下早日出仕，今年十六歲，天分如何姑置勿論，却喜兵法。將來務請嚴予指教。」

「是……」

伊織正想囘答，突然住口，手按刀把。他感到背後的劍氣。又走了兩三步。

「啊！」——

伊織倏地回身，卡擦——火花起處，兩把白刄在黑暗中碰在一起，但立即又分開了。

對方是個覆面漢，一躍後退。他偷偷地挨近過來，從背後向左膳揮來的一刀，却被伊織回身拔刀擋住了。

伊織兀立不動。

「黑田先生，你護着小姐！」

低聲說話，向覆面漢咄咄逼近前去。

左膳疑惑地叫道：

「來人聽眞！我乃小笠原家臣黑田左膳，不要認錯了人！」

覆面漢却不答話，緊握鋼刀，立定架式；足見事出有因，決非誤襲的了。

「請先送小姐！」

伊織催着說。

左膳讓驚疑不定的浪娘走出轎子，提刀站在一邊。浪娘雖變了臉色，但手上凜然擎着護身的七首。

覆面的漢子，當然是松山主水。想不到伊織完全出於他的意表。他以為既是武藏嫡傳，多少比常人略勝一籌，但決非天才。天才是不可多得的，他相信自己與武藏纔是天才劍士。

所以他一直認為自己的本領，不會殺不了伊織。而最得意的「長蛇出鞘」，却被輕輕地擋住了；既出意表，且是一大打擊。

時間一長，便違反暗殺的目的。一刀見血，來去如風，使對方無可捉摸，至死不知誰人所為——岩田富岳看上主水的，就是這一點本領。而且今天由利公主親來觀戰，正好一顯俐落的手腕的。

主水向後躍退丈餘，倏地煞住，轉而滑步向前。

伊織目光一亮，是出擊前一瞬的架式。就在他由靜而動的那一瞬間，主水又刹時後躍。伊識不覺被誘，蹴地撲去。

「噯——啊！」

伊織的豪刀，以電光火石之勢向主水腦門砍去。但主水的後躍意在誘敵，算得無一絲空隙。只見他向左閃身，讓過伊織來刄，乘勢斜步而進。

「啊！」

一聲大喝，是他得意的「泰山壓頂」。

十一

這一擊，是主水自稱「一字劍」的殺手鐧。

正在注目觀戰的左膳，暗喫一驚，不覺挨前了一步。浪娘也愕然驚叫。

可是同一瞬間，又是卡察一聲，火花四濺。一刀撲空的伊織，疾如鷹隼，扭轉前傾的身形，迎刄擋開了主水的一字劍。

主水手心一麻，險些脫手落刀，就此向後一躍丈餘。伊織那肯放鬆，一緊手中刀隨後撲去。

僅一髮之差，主水向右躲過，但已無還刀之力。伊織精悍迅捷，咄咄緊逼着，怎肯就此罷手。

「這厮！」

主水心中焦躁。他當然不是怕挨伊織的刀。要逃，有的是機會，但今天却不容他這樣一溜了事。可是，又被這青年纏住手脚，無法施展。近年來他做的盡是暗殺勾當，久不與敵人正面厮殺。這一缺點現在是完全暴露出來了。

主水也已知道了。

他煞住脚步。

這時，伊織又揮刀迎頭蓋下。主水却不閃躲，舉力擋在鍔上。兩鍔相交，纏在一起。伊織的額上，汗如珠綴。主水的臉龐隱在覆面之下，雖看不見，想該也是如此……

可是，誰也不肯退後。這樣一來，工夫的高下，全看刀刄分開時的那一瞬間了。

而這時，左膳却從後面朗聲問道：

「來者何人？報上名來！」

同時，許多人的脚步聲，向伊織四面逼近前來了。

伊織一驚。主水也像心中一震。兩人同時抽刀，分左右跳開。伊織連連後躍，退後十來步，環顧四周。只見也是覆面的武士，約有十四、五個，各自白刄出鞘，遠遠的繞成一圈。黑田父女，當然也在這包圍圈中。

其中一人，用下巴向主水一兜。主水點頭，走近前去。他悄聲叫道：

「岩田先生！」

「哦，放心不下，便出來了。」

「唷，惶恐之至……」

「公主呢？」

整個臉龐裹在頭巾中的由利公主，靜悄悄地從背後轉身出來。她說：

「主水先生，那靑年是誰？」

「武藏的養子。伊織……公主，休問！」

富岳焦躁地囘道。他掉向主水：

「足下去殺黑田，伊織咱來對付！」

十二

主水心裡不快，雖是怪他多事，嘴巴上却冷冷地囘道：

「也好。」

朝伊織一瞥，大踏步向黑田走去。

伊織眼快，一見主水背影，正想縱身追去，却被岩田富岳攔住了。他那架式極爲沉着，平時雖一點不露聲色，看樣子工夫也許在主水之上。

「你叫伊織嗎？」

富岳的口吻極爲輕蔑。

「………」

伊織不答，只是向岩田追近。

「喔喔……是出羽正法寺平原的孤兒哪！」

伊織心想，這厮多嘴，不禁忿然。但他仍緊閉着口，武藏平時的敎誨，深銘於他的心中。日本人在戰場上對壘，兩軍出陣，先有所謂口頭戰

，爲實戰之序曲：如互道姓名，如自詡功績，或則毒罵對方，以煽動敵人的情緒。這在近代兵法（指劍術）上，也被利用爲個人厮殺的技術。佐佐小次郎最擅此道，巖流島決鬪之時，便曾發揮其如虹雄辯痛罵武藏。但武藏置若罔聞，反使佐佐木小次郎心焦。到後來僅用一句力足以穿貫鐵扉的罵語，使小次郎頓失理智。嚴格地說，那時武藏的勝利，可說便是取決於此。

幸好武藏平時曾對伊織諄諄誡告，碰到敵人運用口頭戰術時，絕對不可囘答！絕對不可動心！

「我知道哪，你那生身之父……」

富岳繼續着說。這時突然傳過來銳厲的喝叫聲。是左膳與主水的吼聲。伊織向那邊跑去。

但他的脚却像是被釘在地面上，挪動不得。對方宣稱知道自己的父親，而伊織對於生身之父，除了是個農夫之外，便一無所知了。

「伊織，讓我告訴你！」

「…………」

「諒你不會知道。田岡喜八郎別有隱衷，就是對妻女也不會暴露身分的哪。」

「哦哦……」

伊織的手，微微顫動。

「伊織，收了劍！跟着我來。」

「你是什麼人？」

伊織終於開了口。

「跟着我去，自然知道。」

這時，一聲驚叫。

伊織瞟眼一看，左膳的鬢角上濺染着鮮血，雖在夜色中也甚分明……

十三

伊織同時看見浪娘，手握七首，凛然站在父親背後。在他們父女前擬刀而立的，當然就是主水。四邊圍繞着富岳一夥的浪人。在那圈子中，衙役和轎夫都蹲在地上哆嗦着。

「喂，伊織！」

富岳仍緊追着叫道。

「混帳東西！」

伊織大喝一聲，刹時向右跳開，站在左膳身邊，騰地而起，直向主水砍去。主水雖架開來刀。但刀勢凌厲，刀尖掠過主水的鬢角，連帶覆面劃開一線血痕。

「嗚，嗚——啊！」

主水迸出野獸一般的吼叫；從少至今，刀劍對壘受傷，還是生平第一次，而對手又不是贏不了的敵人。

霎時間，主水騰空一躍，望着伊織肩臂，橫劈過去。

伊織閃身躲過，退後一步，拖刀橫砍，逼走主水。

乘這一瞬猶豫，伊織銜着左膳說道：

「黑田先生，身後嘍囉，請自注意！」

「哦，這廝交給你了。」

左膳的聲音意外的着實。

主水自思還可斷拚，鬢角的傷，只是刀尖劃破表皮而已，無足爲慮。

這其間，有四、五個夥伴衝了上來，與主水並肩而立，拔刀擬向伊織。

主水叱退來人。

「退下，咱一人足够。」

這時，岩田富岳却從後面嚷道：

「主水，你去斬迄黑田！」

「哦——」

主水沉吟。

「早早了却，不能再捱下去了。」

「好罷！」

主水掉向左膳。但伊織却攔在他的面前，揮刀砍去。主水迎刀擋住了。這時，一個人打橫裏向伊織衝來。伊織微側，讓過浪人，乘他踉蹌前俯，助勢一刀。

「嗚——」

浪人低沉地一聲慘呼，撲地而倒。一種異様的感觸！這是伊織第一次手刄敵人。

伊織全身一震。

對面前的敵人，他已不分彼此。他先向主水攢去，回手揮刄，劈倒了左右兩人。

十四

這樣一來，浪人們再不能讓主水一人去擋，跟着便一擁而上。

已是混戰的局面了。

主水的目標，當然仍在伊織。但場面一亂，自己人反而礙了手脚，不能放手揮刄。

「倒不如先除黑田！」

主水心想。但黑田也意外棘手，隨着伊織旋動，不易下手。

局勢一轉，反而有利於人少的一邊。尤其是伊織，越戰越勇，縱橫俾闔，早已傷了七、八人。

浪娘仍握着匕首守在轎邊，目光隨着父親和伊織轉動着。突然有人在背後叫道：

「小姑娘……」

愕然，回頭一看，轎後站着一個沒頭沒腦、裹着頭巾，只留着一雙眼睛的女人。

「好險，這邊來罷……」

那女人悄聲說。

「…………」

「那廝們不久衝着你來哪。要逃，趁這時。兩個人總是膽壯些！他們的事用不着擔心，你自己要緊！我是有身分的人，救你出去。」

浪娘躊躇，不錯，倘有一個人衝着自己過來，也就沒法應付得了。到了這樣時候，女人會覺得男人無端的可怖，唯有同是女性，纔是自己人似地。

浪娘不禁心焦起來，便——

「噯。」

答應着，再望一眼父親和伊織，急忙忙轉到轎後去了。

那女人向四周一看，知道沒有人注意這邊了，便——

「哪，趁這時……」

牽了浪娘的手，低着頭，匆匆而去。

伊織又殺死一人，向左近一看，左膳正被三兩個人包圍着。

「黑田先生，咱來了！」

他跑上前去，與左膳捱肩立定。左膳的肩上早先挨了主水一刀，雖非重傷，却顯得呼吸急促。伊織心想，非得讓他舒口氣不可。

於是他暫停活動，眼觀四方，靜靜地站着。明知這非上策，同時給人有喘息的餘裕。但左膳，實在太疲倦了。

十五

果然，浪人們迅卽重整陣容，繞成一個半圓。一時間回復原來的沉寂。只有喘息聲和傷者的呻吟，使人毛骨悚然。

一瞬的死寂之後，岩田富岳猝然前進一步，叫着伊織：

「伊織！……」

「好不嚕嗦！你這混帳東西。」

伊織不讓富岳說下去，隨聲一躍而上。伊織的刀尖望着富岳的腦門而下。富岳雖閃身躲過，却搭搭搖晃了幾步，好不容易纔扎住身子。

乘這空隙，主水疾如黑豹般再向左膳撲進。左膳雖是迎住來刀，已無還擊之力，而又脫身不得，踉踉蹌蹌倒了下去。

主水雙手一緊，擧刀過頂。

伊織正待挺身而進，襲擊主水以搭救左膳。宿勢待發的這一瞬間，兩人都心中凜一下，呆立在當地了。倒在地上的左膳後面，白衣的巨軀，在薄暗之中，宛如塑像般巍然聳立着。

「啊，父親！」

伊織叫道。

「唷，武藏！」

主水反應地向後躍退。

「武藏！」

浪人們也口口聲聲呼喚着，退後兩三步。只有富岳仍站着不動，輪着眼瞪住武藏。

「伊織，去扶黑田先生起來。」

武藏靜靜地開口說。

伊織跑近前去，抱起左膳。

武藏一瞥肩上的傷，抬頭瞪着浪人們。他們又後退一步。

武藏瞟眼一望富岳，便轉過眼光，注定在主水身上。兩肩的筋肉向上一聳，跨步而前。

這時，富岳突然揚手叫道：

「撤退！」

浪人們扛了受傷的同伴，連滾帶跑地沒命奔去。只有富岳與主水，悠然跟在一夥人後面緩緩地走去。

武藏、伊織、左膳，望着他們的背影。但三人都沒有注意到，一個裹着頭巾的女人，躲在寺院的門牆後，注目望着武藏。

武藏掉向伊織問道：

「浪娘小姐呢？」

「啊，在轎子一旁……」

伊織一邊回答，掉轉頭來。當然，那裡已沒有浪娘的踪跡。

「呀！」

伊織和左膳，齊向轎子奔去。

「剛纔還在這裡的……」

「是啊。不過，喬役們也走開了，也許躲在左近。」

伊織隨卽高聲叫道：

「黑田小姐！」

邊叫着，向附近沒命地找尋。

第四十三章　漩　渦

一

「也許跟着衙役們先回去了。」

抱着一縷的希望，武藏與伊織也跟着左膳，同到了小笠原侯的府中，左膳的住宅，但在半路上碰到聞警趕來的左膳的兒子和衙役。

當然，浪娘仍未回家。

左膳也顧不得自己受傷，憂心如焚。

雖明知是突擊的覆面漢所爲，但苦於不知對方的來路。以睿智自鳴的左膳，竟會想不起怨尤的癥結何在？

武藏提醒着說：

「黑田先生，足下一無警覺，令人不解。有無牽涉他人爭端之事，請細細一想。」

「哦……若謂爭端，除非肥後人吉相良家君臣之爭，因旗阿本部四郎五郎先生之囑，曾爲之向殿下斡旋一節？」

接着，左膳便把相良城主與家臣清兵衞之間的糾葛，說了一個大概。

武藏一聽，拍膝言道：

「哦，這就是了。一定是清兵衞做的手脚。」

「可是，又爲何對我……」

「不，這却不然。暗殺了足下，自能惹起波瀾，從中取事。」

「不錯。」

左膳點頭首肯。

武藏接着說：

「當然，今夜出面的浪人，我已略有所知。」

他是想起主水也在場，纔這樣說的。

伊織本是低着頭聽他們的交談的，武藏這樣一說，他不覺一怔。他的腦裏一直盤旋着那個宣

稱知道自己生身之父的奇怪人物。過去，伊織以爲自己的父親只是個普通的農夫，名叫新兵衞。身爲養父的武藏，當然不會知道得比這更清楚，現在假如把這事告訴了他，或許能明白怪人物的眞面目，藉以追尋浪娘的行踪。

可是對養父的武藏，伊織覺得不便說這些話，便默默保持着緘默。而且他想，養父既說「略有所知」，怪人物的眞面目，不久該能明白。

「總之，我們分頭去找罷。」

這樣決定之後，武藏與伊織辭出左膳邸宅時，天已大亮了。

走了一程。

「怎麼樣，伊織？臨實戰時的心情。」

武藏突然開口問道。

「是，沒有什麼……也同練習時一樣，頗能充分活躍。」

「哦，當然，非這樣不可。本來，練習與實戰並沒有兩樣。」

停了一回，武藏吩咐着說：

「伊織，我要去蒼龍軒處，你先回去休息罷。」

二

六本木混戰之後，由利公主纔至距那裏不遠的，芝園橋畔土井利勝侯的府邸。

剛值利勝侯與同是老中的內藤忠重、青山幸成兩人在院內聚宴。聽了近侍的通報——

「唷，由利公主……」

與二侯相視一笑，轉向近侍宣道：

「請她來此。」

不久，由利公主出現。在門口向在座的人笑着說：

「眞巧，各位都在……」

「哦，由利公主。好了，都是熟人，近前來座。」

「謝謝您。」

她向就近，侍女臨時替她安排的位置上坐下來。向內藤、青山兩侯也見了禮。她同這兩人不僅相熟，是在酒席上常見面的舊知。

「先敬您一杯。」

青山侯首先舉起酒杯。

酒過數巡，利勝侯問道：

「公主深夜見訪，有何見教？」

「有一位小姑娘，想暫寄府上。」

「什麼小姑娘？」

「今晚前往麻布，歸途上在六本木附近，適逢覆面漢多人圍住兩個武士斲殺。一乘轎子停在路旁，轎邊站着一個少女，想係武士同伴。我見對方人多，必有所圖，不忍少女受害，偷偷地救她出來，帶來了這裏。」

「哦，六本木……却是何人？」

利勝侯皺着眉心說：

「覆面一邊，當然無法知道。至於武士一邊，却是從那小姑娘口中獲悉……想殿下也許認識。」

「是誰呢？」

「小笠原信濃守殿下家臣，黑田左膳。」

「啊，名字倒有所聞，是忠貞得意的家臣哪。」

三侯互望了一眼。

「小姑娘是他的女兒，年約十八、九，好個俊俏人品……」

「唔唔，那麼另外一個呢？」

「宮本武藏的養子，叫做伊織的青年。」

「什麼，武藏的養子？」

利勝侯覺得詫異。青山侯代着公主回道：

「聽說武藏有兩個養子，其中一人仕於姬路的本多家，前年中務大輔仙逝時殉死。另一個尚帶在身邊，正隨養父進修兵法。」

「噢——」

利勝侯點頭，接着問道：

「後來勝負如何呢？」

三

「是哪，我先讓侍從帶走那個少女，單獨留下來從頭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這一時代，戰國的餘風未泯，再則為了對武藏的好奇，誰也想知道伊織的本領，自然感到興趣。三個君侯不覺聳耳傾聽，急急乎欲知究竟。

由利公主好個口才，她繼續着說：

「伊織眞個是猛如幼獅，與十多人為敵毫不示怯，頃刻間傷了四人，砍翻了三個。但黑田却鬢角與肩頭各捱一刀，頗為危殆。正在這時，出現了一個如聳巨人，穿着白綾大褂，無袖披肩，總髮垂肩的武士。」

「哦，是武藏吧！」

三侯同時低聲叫道。

「正是，我也後來纔知道便是武藏。」

「後來呢？」

「斲殺就此結束。覆面漢被武藏一瞪，立即逃跑了。」

「哦，是的吧。」

「當世能與武藏對壘的兵法家，怕不會有吧。」

「不，武藏不必拔劍，他本身便是劍哪。」

三侯都極口稱讚武藏的兵法。

利勝侯突又掉向公主問：

「由利公主，那些覆面的武士，你該也知道一二吧？」

公主不作正面的回答，却含意深長地露齒一笑，反問着說：

「請問殿下。這裏有一位為主公粉身碎骨，賭着身家性命，在艱危的局勢中打定一藩基礎的老臣。在一藩中位尊望重是理所必然，但幼君却忌其聲望之隆，欲陷之於罪。請問殿下，又將如何？」

公主於暗中指着相良淸兵衞的事而說的。

「唔——」

利勝侯頷首沉吟。

公主接着說道：

「這樣一來，必有人同情老臣的遭遇，挺身而起的吧。而那些浪人，正是抑强扶弱，任俠好義，雖是運用暗殺手段也在所不惜的强梁。假如眞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上瀆各位老中耳際，應作如何裁奪，却是頗費躊躇的。由利竊以爲憂哩。」

公主滿面含笑，交替望着三侯。這是冠冕堂皇的一種威脅。

當然，眼前三位君侯，都與相良一案有所牽連。可是，爲此一事，若有浪人——尤其是岩田富岳一夥參與其間，甚至企圖暗殺黑田，確是不能大意，率爾論斷的了。浪人的對策，正是老中的一大課題哪。

四

「哈，哈，哈……」

利勝侯突然朗聲笑道：

「啊，由利公主，知道了，知道了。承你送得好禮品。假如眞有那樣的重臣，咱們老中自當盡其全力，斡旋於君臣之間，務使他們化干戈爲玉帛，言歸於好。但希望那些俠義的浪人們，也不要輕動刀劍。而且浪人之中，至今懷恨德川心圖叛逆，或則傾心耶教陰謀不逞者，頗不乏人。對於那些不法之徒，也希望俠義的浪人善爲處之。」

「是極，是極！」

青山、內藤兩侯也連連稱是。

利勝侯却稍爲改容，一本正經地說：

「還有，那些諸侯同僚之中，也難免有不滿咱們老中，想陰謀陷害的，倘有所聞，務請告知。這是特別拜托由利公主幫忙的哪。」

「是，那當然……」

於是，利勝侯又用輕鬆的口吻問道：

「可是公主，你送來的禮品——那位小姑娘，寄存我處又將如何？」

「請吩咐府邸上下暫守秘密，不要洩漏消息。」

「唔，這有何難。可是，小笠原的黑田想必心焦，且牽涉着武藏，倒不如明天送她回去，賣一個大大的交情，你看如何？」

公主的雙眸發出美麗的光彩。她說：

「我對武藏很感興趣，想看看武藏對此一事，將採取如何行動。」

「啊啊，由利公主有意武藏？」

「這倒有趣得緊。」

「可是，對方是不喜女色的武藏，却得大大的加油哪。」

三位君侯隨聲附和，朗聲大笑。

但公主並不申辯，却說：

「我認爲武藏是出類拔萃的好漢。」

「哈哈……」

三侯不覺又縱聲而笑。

「聽說將軍家不日任命武藏爲官，未知是否確有其事？」

「哦，細川、北條、小笠原三侯的推擧，老中也各同意，差不多已成定局了。」

青山侯答道。

「那麼，武藏本身是否同意？」

「哎，這就不得而知了。就過去武藏的言行而言，未必有仕進之意，倘或君上親口囑咐，雖於武藏也不便固辭罷。」

「啊，可惜！」

公主突然說。

「唉，什麼可惜？」

「要武藏稱臣爲宰，怎不可惜……那個人是讓他能保持今日的立場纔好。」

「不，就是任命，也與柳生相捋，位同王侯。」

「不成，就是王侯也……王侯，還不是同稻草人一樣……」

「呀呀，言重了！哈，哈，哈……」

三侯不禁放聲大笑起來。由利公主的這種放肆不覊的作風，是最使大名們心折的。

五

「怎樣，蛇有蛇類，主水的居處，你有無所知？」

武藏到了山川蒼龍軒的武壇，把昨夜的事說了一個大概，跟着問道。

「殺了鈴姑之後，一直避不見面，有的也只是耳聞罷了。可是，等着瞧……」

蒼龍軒沉思了一回，猛然抬頭說：

「像主水這樣人，決不會住在正經地方。這一年來，有名的幕府官人，在路上被暗殺的共有三人，而且都是一刀見功，好俊的刀法。我認為那是主水所為，也許……」

他亮着眼睛說：

「說不定待在岩田富岳家中。」

「什麼人，那是？」

「是近來江戶出名的人物，一個浪人却佔住着偌大的邸宅，擁着前將軍足利家的孫女，出入於老中、大名府邸，在政治的後台出沒的，古怪傢伙。聽說家中常時養着二、三十個浪人。」

「哦，地點呢？」

「巢鴨。」

「好罷。」

武藏一點頭，就此離開武壇，直回寺尾家去了。

新太郎上衙去了。伊織顯得鬱鬱不樂。

「伊織，不必難過。」

武藏安慰着說。

「唉，都因我的一時大意……」

伊織低頭說。

他以為使左膝受傷，使浪娘被拐，都出於自己的一時大意。但他的悶悶不樂，不單為此，也因為那個含意深沉地宣稱知道自己生身父母的奇異武士。

——現在就是知道父母的家世也無補於事，管他怎的！

雖是這麼自譬，却有一事放心不下。聽說自己曾有一個姊姊，一直生死不明。所謂聽說，是父母生前，他記得兩老間有一兩次起提過這樣的話。伊織心想，那個奇怪的武士，也許知道這個姊姊的下落。當然，他只是在心裏這樣暗想，並沒有特去追問的意思。

「自己是武士之子。」

能知道這一點，伊織便很滿足了。

武藏柔和地說：

「不，不是你的大意，你已經盡力了，這是莫可奈何的。」

接着又說：

「伊織，那批浪人的來路倒攪清楚了。浪娘小姐大概被拐到他們的巢穴裏去了。地點是巢鴨，待抹黑後闖去試試看罷。」

伊織的心中，感到莫名的興奮。

六

前天夜裏，土井家用轎子送由利公主回來，已是午夜了。浪人館裏還是亂嘈嘈地鬧成一片。過去，他們幹過不知幾次的暗殺或襲擊，這次竟出了這麼多的傷亡，是得未曾有的大失敗。

由利公主却不理那些受傷的呻吟，也不見岩田富岳的面，一逕回到自己的寢室。可是第二天醒來，却高高興興化裝起來，叫來富岳。

富岳苦着臉說：

「公主！昨晚後來到那裏去了？」

「嘻，嘻……」

公主笑說：

「岩田，你會不曉得嗎？還不是你自己求着我去的……」

「我求你的，那是？」

「為相良家向老中遊說。」

「哦。」

「你們敗得够慘，我看不過去，給你們塡補去了。帶着黑田的女兒，上某一當權的老中府邸，把話說妥了。」

「什麼，帶着那女孩！哦，不錯，不錯！」

富岳興奮地說。

「嘻嘻嘻，岩田！你以爲如何？」

「唉，慚愧。我們竟把那女孩給忘了。她現在呢？」

「岩田，不必問了……相良的事，已經照着你的意思說妥了，你可向那個清兵衞派來的人要錢，將來老中有什麼話出來，還可以撈他一筆哪。」

「這個自然，我早有打算了。」

「可是岩田，我看你對伊織說了很多話？」

「那麼？那只是爲了擾那厮的情緒，信口開河罷了。」

富岳揚揚得意地、心中暗笑着說。

但公主却滿不高興地——

「那太罪過了……對孤兒說他的父母，眞太罪過了。我也放不下父母，到底我的父母是誰？」

岩田一怔，肅然回道：

「公主！不是好幾次給你說過的嗎，系譜上寫得明明白白，公主之母乃前將軍足利義昭的息女玉姬公主，關白藤原昭實公的次子昭光殿下，便是公主的父親了。」

「兄弟姊妹都沒有嗎？」

「是的，都沒有。雙親早逝，自幼由我這岩田一手撫育成人。」

「好了，不必說了……」

公主搖頭。接着突然問道：

「主水呢？」

「爲了昨夜的失敗悶悶不樂，一早便在房裏喝酒了。」

「傷勢呢？」

「沒有什麼，但會留下疤痕吧。得意的鬢角

上，留下一道記號哪。」

七

由利公主偕同富岳巡視了受傷的人們，最後到了主水房裏。

「怎樣了，主水先生？」

公主站在門口問道。

頭上裹着綳帶的主水，已是醉眼朦朧了。

「唷，公主，多承枉顧。喂，阿光！爲公主設座。岩田先生也請進來。」

阿光紅着臉，慌忙端正座位。公主悠然就座，富岳也苦着臉坐了下來。

「公主，先敬一盃。」

主水不客氣地遞過酒杯。

「怎樣，昨晚我的手上工夫？哈，哈，哈……」

公主大方地接過酒杯，說：

「我眞想不到那麼了得，宛如新生的獅子，令人羨煞。」

「公，公主！你，你，你說的是伊織吧？」

「哦，眞是好青年！當然，與伊織對壘的你，也是好俊工夫。」

主水瞪眼望着公主說：

「公主！說眞話，是我的失着。暗殺黑田失敗的責任，我主水決不推諉。岩田先生也請記住！」

這時，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攢進來五、六個浪人。

「唷，公主也在此……岩田先生，咱們下了堅決的決心，來向您老請示來着。」

帶頭的青年開口說。

「什麼事哪？」

富岳掉頭問道：

「咱們要找武藏復讐。」

「哦——」

「死傷了這麼多同道，怎能一聲不響？這是

富岳一門的耻辱。斷不能讓他們父子平安無事！松山先生，諒必同感？」

「哦，當然哪！」

主水呻吟着說：

「我誓殺他們父子！」

「好罷！」

富岳却沉痛地說：

「可是，一、二十個人怕無濟於事，須得會集三十個——不，四十個，五十個，一百人……而且都要頂兒尖兒的人物……」

剛才的青年接口說：

「這有何難，只要岩田先生一聲號令。」

「哦，要做的話，我當然領頭！但等着，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就是非得先阻止將軍家任命一節。」

富岳說着，掉向由利公主：

「這件事，非請公主盡力不可。」

一直微笑着聽他們慷慨陳辭的公主，這纔開口說：

「已在下工夫了。但還得聽武藏自己的意向。照我推測，今晚上武藏會到這裏來吧。」

「唉唉！」

一座愕然。

八

又是垂暮時分。武藏與伊織正轉向巢鴨的街口。

「喂喂，武藏先生！」

有人用低沉的聲音，把他倆喚住了。

武藏回頭一看：

「啊啊！」

不覺驚呼了起來。身材矮短，但體格結實的一個琵琶老法師，靜靜地走過來了。

「不是森都嗎？」

「唷，到底沒有看錯，果然是武藏先生。眞是想煞我了。」

「哦，已經三年了吧……」

「是的，差不多了……伊織哥也在一起，該已長大成人了……」

「啊，森都伯伯！」

伊織也親熱地叫道。

武藏與座頭森都最後分袂，是在長崎。

森都是琵琶法師，有時也充按摩的瞎子，事實上是奉家康密命監視耶穌教徒的密探。但與武藏却很相投，交爲任命之外的好友。武藏離開九州回到京寓，森都也常匆匆來訪，又像一陣風似的飄忽而去。武藏與政治舞臺暗中相通，也多半因森都而來。他是一個瞎子，但感覺的靈敏，連武藏都甚傾倒。

今天也敏感地歪着頭說：

「武藏先生，許多話都留在以後慢慢再談。看樣子，你好像有什麼急事……」

「哦，一點不錯。但我看你也是一樣……」

武藏接口說。

「是的，嗨嗨……也許咱們都看上了同一個洞窟哪。」

「也難說，你的感觸還是那麼靈敏。咱們再多談一回兒罷。」

武藏帶森都到了樹蔭下。

「哪，那裏有石頭，咱們坐着談罷。」

「是。在長崎火見嶺初見面時，我們也是這樣坐着談話的哪。」

「哦。可是森都，我現在正要去探訪一個名叫岩田富岳的浪人，你也是嗎？」

「武藏先生，這就是了。不過我不去正面探訪，只是暗中打聽，到底有何作用，像岩田那般作風？」

「昨夜，一個相識的武士，不知道被什麼人拐走了女兒，我認定岩田最可疑。」

森都接口問道：

「噢，昨夜六本木有人厮殺，聽說留下三具浪人的死屍，是不是與此有關？」

「正是這話。」

武藏便把夜來的情形說了一個大概。森都一聽，突然把背上的琵琶解了下來。

「森都，又是拿手的琵琶占卜嗎？」

「是的，好久不爲武藏先生倒豎琵琶了。」

森都把琵琶倒豎在膝蓋上，側耳傾聽，用指頭在琴弦上猛然一撥。

九

琵琶的聲音，像是悠然離弦而去，沒入黑暗中去了。森都閉目凝神，傾耳靜聽……這就是直至明治末年，仍流行於肥後一帶的琵琶卦，據說鄉人掘井時，常藉以預卜是否有水。

森都的琵琶卦是極其靈驗的。他旋即抬頭說道：

「武藏先生，據我的占卜，你所找的那人雖不在岩田富岳的浪人館中，但大有關係。還有一點雖不待占卜的，就是松 山主水也住 在那裏……」

「對了，你也認識主水的。」

「唉，認識的哪。在小倉時還是十七、八歲的少年，現在却是一表人才了。當然哪，二十年的歲月，小孩也是大人了。還有矢野兄弟，現在不知怎樣？」

武藏無限感慨地答道：

「哥哥三十郎在京都跟長谷川等伯學畫，我把他推擧給細川家，現在稱三郎兵衞吉重。已經十年不見了，聽說繪畫很有成就，是長谷川一門的高足，在京裏頗有名氣。弟弟四郎，也因此出仕細川家，聽說很是忠勤。可是，你那弟子與市呢？」

「難爲您還記得，那孩子你也知道的，不願做武士，後來在長崎一家當舖裏作夥計，現在却自立門戶，做了老闆，小孩都有了，生活倒很安定。」

「那倒好。鴨甚內改稱山川蒼龍軒，做起武

壇的壇主來了。」

「這個我也知道。鈴姑被主水所殺，密探岸孫六也在前年病死了。」

森都故意不提起悠姬。

武藏微笑着。

「森都，這樣說來，沒有變動的，只有我和你兩人了……」

「哦，可以這樣說罷。你走的是筆直的官塘大道，我走的是彎彎曲曲的冷巷。」

「森都！」

武藏改變了語調說：

「照你的卦象來說，主水把她弄到別處去了倒很可能，總之，今夜準備去見他，請告訴我浪人館的情形。」

「我這次是受了某一方面的囑託，去打聽那個浪人館的。館主岩田富岳是大有問題的浪人，擁戴着一個女性，自稱是足利義昭的孫女，五年前突然來了江戶，據說以前他們是住在出羽國的一個窮鄉裏的。而那個女性又是一個了不起的奇女子，玩弄老中諸侯於股掌之中，好個辛辣的手腕。在這兩人的號令下，可以出動五、六百浪人大概是沒有問題吧。當然，松山主水也是兩人牽線下的傀儡之一哪。」

「哦，這就是了……森都！那麼暫先分手，我住在寺尾新太郎家，我們再見罷。」

武藏邊說着，催着伊織，大踏步走了。

十

武藏與平時一樣悠閒地走着。伊然微低着頭，跟在後面。聽森都說——岩田富岳曾住在自己的家鄉出羽，使他感到一陣不安的衝擊。

「噢，就是那裏。」

武藏駐足，低聲說。森林中的一座大宅院——從屋中透出燈火。

「伊織！」

「是。」

「他們一定懷恨我們，也許正在設計報復。我不願讓你被人懷恨，所以答應了小笠原家的仕宦，想不到反因此使你碰上了這樣遭遇。不過也好，讓你經歷了對敵的場面，將來爲主君效力，也有用處。」

「我知道，但我一點不怕。」

「對方也許拔刀斷殺，也許不會。要不然會惹起意想不到的事態。你的心中如何？」

伊織想了想，回道：

「我已決心去迎最惡劣的場面。」

「你說的最惡劣的場面是？」

「就是說拔刀殺來，恃着人多，出其不意地，在我們不利的場所……」

「哦，而且毫不畏懼地闖進去。這正是勇者的存心。這樣便成了。但還有更高的心境。超脫一切的自由無碍的境地。菲如此，猝遇意外的事態，便不易應付了。伊織！也許今夜會有機會讓你領悟這些，所以帶了你來，就是爲此。」

父子兩人邊談着，緩緩地，一步一步地走近浪人館去。浪人館裏，因早上由利公主所說「武藏今天晚上也許會來」的一句話，突然緊張起來。公主說過之後，便不再開口了。其實，她也只是憑着想像，以爲武藏這樣的兵法家，必能看穿昨夜偷襲黑田的是岩田富岳一夥罷了。至於富岳，雖一心策劃對武藏的報復，却不曾想到武藏今夜居然會來。

現在他爲備萬一，派人四面八方去召集有工夫的浪人去了。

十一

指揮的，當然是岩田富岳，而主水充任副將，由利公主仍保持着緘默。

全部會集了二十多人，但武藏是否會來仍是一大疑問；再則，伊織是否同來？而最大的疑問，則是如何出現？無論任何決鬥場合，武藏的進退出沒均極盡奧妙，總是出人意表，乘敵之虛的。

關於這點，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最後，還是富岳下了論斷，姑認武藏伊織突然來襲，嚴加戒備，萬事聽由富岳的指揮。

天已抹黑。

浪人們嚴陣以待。

「呀，來了！兩人。」

守在門外的一隊，早已發現了武藏與伊織，趕到後面報告着說。

今天由利公主並不在座，後進的大廳上，坐着富岳以下，主水、赤星、吉田等幹部。

「哦，好了！今天決不讓他……」

主水提刀在手，正想站了起來，富岳却制止着說：

「松山先生，稍安毋躁。他既向大門走來，自必求見本人，斷殺且待在後。」

「不錯，理該如此。」

赤星和吉田也搭腔說。

主水雖是心中不服，也只好仍舊坐下。

過不了幾分鐘，一個年輕浪人慌慌張張跑進來說：

「剛纔，武藏與伊織站在大門口，求見本館館主由利公主。」

「唉唉，求見公主？」

一座不覺愕然相顧。

向公主求見，確是出乎意外。

「哦，又是耍的老手法。」

富岳顯然又被乘虛而入，但他立即下了決心，對那通報的青年說：

「好，讓他到這裏來！」

「是。」

青年退出之後，主水緊接着說：

「岩田先生，你眞讓武藏與公主見面嗎？」

「那——裏，由咱們代替公主來見他哪。」

「哦，那倒可以。不過我却不願與那厮相見，讓我到別室去待機罷。」

主水說着，離座而去。

接着，走廊上響起沉重的脚步聲，室內三人，把刀放在座旁，端坐以待。

這時，傳過來公主的聲音。

「噢，武藏先生！我就是你要見的由利。哪，請到這邊來。」

「啊，承你迎見，惶恐之至。」

囘答的，是武藏沉濁的聲音。

十二

富岳們在咬牙切齒地痛恨，竟被武藏乘虛而進，制了先機。主水也悄然囘來了。

「哦，又被那廝……」

沉吟着說。

這浪人館的空虛點，確在由利公主身上。她不是故意出賣大家。而且爲說動老中，還非得公主出力不可。只是公主那不可捉摸的思想與感情底動向，却成了浪人館的漏洞。

「爲什麽武藏竟會警覺到這點呢？」

這是衆人百思不解的。但在武藏，這當然是考慮之中的攻擊目標之一……只是在第三者，除了奧妙之外便無法解釋的了。

公主與武藏及伊織相對而坐。

「伊織先生，昨夜好佼的工夫，佩服之至。」公主開口說。

伊織仰頭望着公主。

武藏微笑。

「我少時住在出羽，聽說伊織先生也生在出羽國？」

武藏閒閒地囘道：

「正是，伊織生在出羽國的正法寺村。」

「噢，正法寺村，是在曠野中的一個村莊，我聽說過的。」

「那麽公主是？」

「我是沒有見過生身父母的不幸女孩，在一個姓岩田的浪人手中長大。但我微微記得，曾有一個弟弟。」

伊織抬起眼來，一瞬不轉地凝視着公主。

武藏却淡淡地接口說：

「這樣說起來，聽說伊織也有一個生死未卜、行踪不明的同胞姊姊……不，我自己也有一個少時分別的姊姊，要見面雖能見到，但十三歲那年離家之後，一心專注在兵法上，終於沒有探訪的機會，姊姊便去世了。但我却一點沒有後悔。」

公主直視着武藏問道：

「武藏先生，你眞的不後悔嗎？」

「是的，我選了任着自己的意志，離開父母、兄弟、肉親的道路。假如有想會面的心思，在我便是邪道了。我是不爲任何東西所牽制，不受任何拘束，不因離別而悲，只是獨自一人闖着過來。」

公主吁了一口氣。

武藏靜靜地繼續着說：

「我希望伊織所走的路也是如此。不久，他便連我也離開，獨自到小笠原家出仕去了。以後，他將開闢自己的大道，只是繼嗣宮本的姓氏罷了。」

說到這裏，他突然轉爲嚴厲的聲調：

「伊織！天地間唯我獨在，自我創始！」

十三

「是。」

伊織以激動的聲音囘答着，仰頭望着武藏。

由利公主對武藏說。

「天地間唯我獨在，自我創始！眞是這樣的吧。可是所行的路，人人不同。」

「正是如此……伊織出仕之後，自然娶妻成家，創立門戶。」

「噢，迎親娶妻！而他的新娘，黑田左膳先生的女兒浪娘小姐，不是珠聯璧合的嗎？」

「我也這樣想。」

「武藏先生，你自已呢？」

「依然故我。」

「太太呢？」

「萬萬不可！」

「仕宦呢？」

「決非所宜！」

公主的眼中閃着美麗的光芒。

「好抱負！武藏先生和伊織先生都是的。我也是的，天地間唯我獨在；但我所走的路是虛幻的。權勢和顯達，都不能打動我的心。我對那些蔑視，對那些加以愚弄，藉以聊慰我心。而且藉着陰謀或叛逆，打發走一天一天的憂慮；不過只是從傍觀望，以之為樂罷。」

武藏微微皺眉說：

「你那心境我很了解。不僅公主你，凡是浪人，多少都有這樣的心情。但那是不幸的。公主，你還年輕，不可以捨棄人生。」

公主用譏刺的口吻說：

「喔喔，你是說為了仕宦，叫我去同人家結婚嗎？」

「對了，既是女性……」

「我不願意！」

公主亮着眼睛，斷然說：

「我不願做男人的玩物或工具。我要保持獨身，以男人們為玩具。」

武藏顯得很困惑，不知不覺竟牽涉到他最為難的問題上去了。

公主也覺得自己說得太過火了，紅着臉轉口說：

「武藏先生，請勿見怪。我雖是這樣想，但我的心中所求的唯一的真實，便是愛情。」

「哦哦……」武藏的臉上顯然更感困惑。公主卻不管這些個，繼續着說道：

「我也是女人，只有這個是我唯一的真實！」

對此，武藏倒頗有感觸。不論阿通、悠姬、鈴姑，若謂真實，最後所留的，也唯有愛情似地。但武藏無法以應，因他所走的，是與愛情背道

而馳的、冷峭的冰凍道路。

伊織在他那毫無隔閡的，明朗的星眸中滿漾着厚意，傾聽着公主的談話。也許他與武藏不同，與公主的心情起着共鳴。

武藏突然率直地說：

「那樣也很好罷。」

說着，對伊織瞥了一眼，同時——

「公主，今天就此告辭……」

倏然站了起來。突然得使伊織為之茫然。

十四

由利公主卻毫不驚奇；倒是一個箭步搶在武藏之先站在門邊說：

「武藏先生，我來送您。」

說着，用力拉開推門。

同時，幽暗的走廊中驟時起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

手上提着白刃的七八個浪人，在房門間流曳出來的燈影下辟易後退。大概是偷偷地躡足前來，想出其不意殺進由利公主的房中的吧，但已被武藏與由利公主識破，早一瞬間制了先機。

「岩田！」

公主大聲地嚷道。

廊下寂然，沒有回答。

「那麼，武藏先生！請罷……」

她領先走去，武藏與伊織跟在後面。浪人們一步步往後倒退，終於跳入園中。但一直照原來的姿勢倒退，沒有背過身來。

公主、武藏、伊織三人，當然視若無睹，靜靜在沿着長廊走去，在大門口向公主草草告別之後，武藏父子便跨了出去。

公主一回到房間，富岳、吉田、赤星和主水，便接踵而來。

富岳苦着臉說：

「公主！為何回護武藏？」

他是聲色俱厲的。

公主也嚴厲地注視着富岳。

「什麼，你說是囘護？」

「是呀，我們原應殺死武藏的。」

「喲，你們可是把這件事託了我？我記得你們要求我的，只是相良清兵衞的事。那不是早給你說妥了！你們的目的，豈不在此？」

「哦。但爲了他們父子，我們死傷了不少弟兄……」

「嗨嗨嗨……」

公主朗聲笑道：

「岩田，那不是你們自己找的？既做事業，就免不了犧牲……遭遇犧牲便後悔不迭，不如不做，如此居心，怎能成事？倒不如放棄了你的野心罷！」

富岳無話可囘，只索悶聲不響。其實他想，確是如此。驚動武藏這樣的人物，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武藏是聳在當路的奇岩，避道而過，方見賢明。

可是，富岳恨透了武藏。平時倒不怎樣，一旦有事，對他的憤懣便陡增了。即如這次的事，武藏未出現前，進行得非常順利，原是冷靜地，處之泰然的。

主水目光閃閃地，從公主臉上，再向在座的人們一掃，開口說：

「但請記得！在我，武藏是多年宿敵，在打倒武藏的前提下，就是大事也成了小事。務請諒解！」

富岳也點頭說：

「不錯，利害之外，武士爭的是意氣，所謂爭氣不爭財。」

十五

「嗨嗨嗨……」

由利公主又復縱聲朗笑。

「好魄力！不管對方是鬼神也好，是武藏也好，既以之爲敵，自當勇往迎戰，我決不阻止。

但我的事，也不容許你們插手！喜歡武藏也好，憎惡武藏也好，是我的自由！你們要殺武藏，現在不是儘可追上前去嗎？不過照我來看，方纔好在有我，你們纔能從武藏的魔劍下逃得一命吧？」

說到這裏，她却掉向主水，指着他說：

「主水先生！我也認定你能以武藏爲宿敵去向他挑戰，其志可嘉。你既敢以武藏這樣的兵法家爲敵，當然是有此力量。但我所擔心的，不知道武藏肯不肯要你這樣的對手？」

主水咬牙切齒地痛恨。

「什麼，不要我爲敵對手？好，不管肯與不肯，我殺給你看！」

「千萬，我當拭目以待。」

公主說着，又把目光掉向富岳。

「岩田！我自有辦法對付武藏。你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的……不然，請你們都給我出去罷！」

「岩田先生，松山先生！那麼……」

一看情勢不對，吉田首先一說，四周男人便如鬪敗的公鷄，悄然退出由利公主的房間去了。

這時，武藏與伊織正默默地踏着夜路歸去。

伊織突然開口叫道：

「父親！」

「什麼事，伊織？」

「就是浪娘小姐的事，怎樣呢？」

「誠如森都所說，不在浪人館裏。」

「在那裏呢？」

「由利公主把她藏在什麼地方去了。明天自會囘來吧。那個公主，是了不起的一個女性哪………」

「…………」

「伊織！你有何得？」

「是。海濶天空……心中的陰霾像是一掃而空了。」

「哦，世事多變，意想不到的事竟接踵而起

。今天有關公主身世的話，眞是出我預期……我也頗有所得哪！」

「是。」

默默地又走了一程，武藏突然開口說：

「伊織！將來也許有需要你去守護由利公主的一天哪。」

「唉！那是？」

「我在公主的臉上感到劍氣，那個浪人館裏，待着主水這個危險人物。而且整個浪人館，瀰漫着重重的妖氣。森都也正注視着那裏，將來會有怎樣事情發生，很難逆料。」

伊織挺着胸，吁了一口大氣。

第四十四章　因緣際會

一

翌日，小倉城主小笠原忠眞侯專使逕造武藏的寓居，送來邀請武藏偕同伊織當晚餐聚的請柬。

武藏當然欣然接受了。他暗中期待着在赴宴以前，由利公主會把浪娘送了回來。他把這件事，也通知了黑田家。

可是直至臨動身時，公主方面竟毫無音訊。

武藏雖是坦然不形於色，伊織却放心不下。

「父親，公主眞會把浪娘小姐送回來嗎？」

「哦，我是相信公主的。」

「可是父親，公主縱有這個意思，周圍的富岳或主水怎肯答應？」

「以公主的能耐，決不致見不及此。我所擔心的，倒是她送來時出於如何方式？依公主的作風，該不會用轎子就這麼送她回來。哦，到底用何方式？却費猜疑。」

武藏似乎很感興趣，但臉上的表情却認眞得如同比試前一樣嚴肅。

他終於等不住，只得帶着伊織出了赤尾家。

「我們不在家時，公主會不會派人來聯絡？」

伊織仍不放心。武藏搖頭道：

「不礙事。」

到了小笠原家，依王侯的禮節，把父子倆迎進內廳。一看，那裏已有前客：是老中土井利勝、內藤忠重、青山幸成三侯。

「我是武藏，這是養子伊織。」

行過見面禮之後，酒肴便上來了。

「武藏，今夜大家不論身分，不拘禮節，痛痛快快的叩一杯。忠利殿下和安房守也快來了。」

主人先自輕鬆地說。

「噢，細川侯也……」

「哦，有件喜事，今晚算是預祝的酒宴。」

忠眞侯微笑着，與其他三人意味深長的互望了一眼。

武藏心中納悶，但又不好問得。

「是，理該忝擾。」

忠眞侯掉向伊織說：

「伊織，等會兒還有話跟你談，現在先謝你搭救了左膳。獨鬪羣雄，毫不示怯，眞是了得。」

伊織肅然躬身。他一點沒有以爲自己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尤其是浪娘的行踪尚未明白的現在……

「所以伊織，微具薄禮致意。」

「是，殿下！但伊織萬不敢領賞……」

「伊織，不必推辭，是我的一片誠意哪。」

忠眞侯向旁立的侍女示意。那侍女肅身退去。不久，一個年輕的女孩，在十來個宮女的簇擁下，容顏微俯，進而就於末座……

「呀呀！」

武藏與伊織一怔，隨着眼中顯出安篤喜悅之色。

「伊織，我重新給你介紹。這是左膳閨女，名浪娘，雖是麤笨……」

忠眞侯像很滿意地微笑着說。

二

忠眞侯把滿面的笑容 掉向武藏，繼續說道：

「怎樣，武藏！我來作媒，許配伊織，能否娶她爲娘？」

武藏靜靜地接口說。

「我想伊織是絕無異議的。」

伊織紅了臉，低下頭去。浪娘顯得侷促不安。

「啊，這眞是大喜，武藏乾杯。」

「哪，伊織！」

其他兩位侯爺，也滿面喜悅的，向武藏父子舉起酒杯。

「浪娘，酌酒！」

聽忠眞侯的吩咐，浪娘紅着臉擧壺酌酒。

「可是武藏……」

忠眞侯浮着謎一樣的微笑說：

「你還得謝謝土井侯哪。」

「唉？」

武藏訝異地把臉掉向土井利勝。利勝侯閃着詭秘的眼神，

「哦，是你家那位新娘子，一直留在本藩府邸哪。」

這使武藏更感外意。

「哈，哈……」

利勝侯邊笑着說：

「武藏，世事多變，這纔有趣，你要是道謝，不該對我，却是另有其人。待我讓你見面……」

武藏作聲不得。另有其人，顯然是指的由利公主，武藏雖對她頗具好感，但不願見面。那是一個難惹的人物。

利勝侯不管這些，向正在酌酒的浪娘耳語。浪娘點頭，離座而去，不久領着由利公主同來了。

公主在門口出現時，一座爲之寂然。她是那麼美麗，而且儀態萬方。

忠眞侯終於開了口。

「喲，由利公主！這邊廂請坐。」

公主今天特別嬌怯，像是含羞脈脈的樣子。先向主人忠眞侯道謝，再向三侯一一見禮，最後纔掉向武藏與伊織說：

「武藏先生，我對浪娘小姐這樣處理，尙合尊意否？」

說着，嫺淑地一笑。

「哎，欽佩之至。就此道謝。」

武藏嚴肅地，躬身回道。

這時，利勝侯突然插口說：

「呀呀，却又作怪？你們兩人好像早已認識。」

「唷，殿下……」

公主掉向利勝侯：

「那有的事！我與武藏 先生是初 見面的哪。」

三

武藏從來沒有說過謊話，他的生活率直得沒有絲毫遮瞞的必要。所以對於由利公主隱瞞了自己與她曾在浪人館晤面的事，微感不豫。

但他又像是恍然於女人微妙的心理。

這時，傳報細川忠利侯與北條安房守駕到。不久，兩人也加入了宴席。奇怪的是由利公主與這兩位侯王像也是舊識，都熱絡地一一見禮。

忠眞侯把伊織與浪娘的婚約向兩人說了一遍，最後却說：

「這樣一來，伊織是我的家臣黑田左膳的女婿，自然而然，伊織也是我家的人了。」

「哎。那眞是……」

忠利侯顯然有惋惜之意。他也有意於伊織，一直認爲是武藏兵法的繼承人，所以不曾提過。但這只是一瞬間，他隨卽向伊織與浪娘，擧杯言道：「那眞是可喜可賀！」

接着，他望着安房守，改容說：

「那麼，今天的意旨，請足下說明罷。」

「好，我來說明。」

安房守正襟而坐，望著一座，最後把視線注在武藏身上，顯得很嚴肅的樣子。

席間悄無聲息。

「武藏先生！這件事迄未向足下提起，非有別意，只是把多年的懸案作一定着罷了。」

武藏莫明底蘊，却也肅然端坐起來：

「未悉何事？」

「非別，便是任命 足下爲將軍 家指南一事。」

「什麼，要我？」

「將軍家指南本來已有柳生一門，但把將軍家的兵法限制在柳生一家，決非上策。戰鬪必有敵手，兩相競爭，纔有進步。所以今晚在座的各位王侯，將足下推薦於將軍家，與柳生同格，以兵法指南任用，昨天主上已直接向我面諭允諾了。」

「………」

武藏噤口不語，兩手置膝，寂然不動。

「武藏先生，我們希望你能够接受。你看如何？」

「………」

一座寂然，上自五位侯爺，下至侍女，都注視着武藏，等着他的回答。由利公主低頭垂目，無動於衷的樣子。伊織的眼中，閃耀着激情。

四

武藏的心中早有決定，但鑑於各位王侯的熱情，到底難於啓齒，遽然回答。

忠利侯和安房守，都深知武藏過去一直無意仕進，但這次不同，非一國大名可比，對方是掌握天下軍政大權的將軍。且一旦任命，當然分疆裂土，位至王侯。所以他們以爲任憑武藏是嚴格的兵法修業家，對此自當別論。他們更認爲，這不僅爲了個人的榮華顯達，以武藏這樣在兵法上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的人物，倘能就此全國師範的地位，就武藏本身而言，就國家和兵法本身而論，都是順理成章之事。

所以，他們心想，這次武藏該會允諾，再不然，也非强其點頭應諾不可。

可是，武藏仍噤口不語。而他那如聳的巨軀，發散出毅然的孤高的氣魄…………

忠利侯旋卽參悟了武藏的心境，深悔自己們

的猛浪。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就此罷休。他想，現在假如被武藏一口回絕，便萬事休矣。

於是，他望了望安房守說：

「武藏，我們並不要你當場答覆。就是將軍家，既結君臣之誼，也得雙方同意。主上不日召見，到那時當面回覆便成。」

安房守大概也察覺到了，便也點頭說：

「是極，是極！那纔是正路，今天只是轉達內意罷了。」

「正該如此。但終是一件大喜事，武藏，不要客氣，放懷多喝幾杯。」小笠原忠眞侯也答腔說。

其他兩侯雖未必淸楚，也幫襯着說：

「總之，一個兵法家而位進侯位，是前代未聞的殊榮，眞是一大喜事。」

土井侯這樣一說，青山侯也跟着言道：

「可是武藏，一旦進位大名，却不容你獨身了哪。」

「哦哦……當然，當然！」

諸侯齊聲附和着說。

武藏這纔放下緊張的心情。如能對將軍家直接答覆，既能顧全諸侯顏面，又可不背自己意志。

「哪，由利公主，今夜是專爲武藏父子的喜宴，要請你幫着勸進，多呷幾杯。」

忠眞侯涎着臉說。他像是已警覺到公主的屬意武藏似地。

公主聞言起立，逕向武藏前坐下。

五

「武藏先生，請乾杯。」

由利公主執壺言道。

「謝謝！」

武藏受了滿滿一杯，他雖不好酒，有時侯却是斗酒不辭的。

「伊織先生也請……」

「是。」

伊織慌忙擧杯。

今天晚上，他們父子兩人間所發生的意外太多了，使他有點心慌。他正在試着鎭定自己的心神。

由利公主目注伊織，眼中滿溢着親生姊姊一般的熱情。

「伊織先生大喜，浪娘小姐確是大家閨範。不知你預定什麼時候動身南下呢？」

「這個……」

伊織偷眼望着養父。

武藏低聲回道：

「大概這四五天內，我和伊織都要離開江戶罷。先回京寓，再定期南下九州。」

「唷，這樣緊迫？」

但她立即領悟了。

公主堅信武藏會拒絕將軍家的任命。既已拒不奉命，當然勢難久居江戶。

公主原想乘此機會，把富岳和主水們想找武藏決鬪的事告訴他的，但回頭一想，這樣一來等於出賣同夥，而且對武藏也反爲失禮，便忍住了。

武藏也盡可能溫存低語：

「此後怕不會再有與公主見面的時侯，伊織當然自作別論，我大概是不會再來江戶了……請你注意周圍，能平安無事。」

「是……不過，說不定我也會到九州去…………」

「哎，那是？」

「一直想到長崎去看看哪。」

到此，武藏已無法繼續說下去了。

「哦——那也好。」

他答應了一聲，便不再響了。

這時，土井侯已是醉態可掬了。

「喂，由利公主！也給咱們來上一杯罷。」

過去，由利公主雖是時常出席這樣的宴席，

但像今晚這樣親自執壺勸酒，是從來所沒有的。

「噯…」。

公主答應着，輕盈地離開武藏父子。這樣輕盈、溫柔的態度，也是過去不曾有的。

六

第二天，座頭森都來訪武藏，武藏讓伊織退避別室，僅他兩人相對坐下。

「武藏先生，那天夜裏怎樣?」

「哦，給你的琵琶卦算準了，我要找的人確不在那裏。」

「可是，結果還是平安同來了是嗎?我的卦象是這樣出現的。」

「一點不錯。」

「同那個什麼由利公主，可有見面?」

「哦，不僅公主，同岩田富岳和主水都碰見了。」

「不是很有意思的女性嗎?」

「哦，與一般女性不同。你那一邊可有所得?」

森都壓低聲音說：

「武藏先生，我是受松平伊豆守（名正永，字信綱，事德川家光，有殊功。）之託，去查究由利公主和岩田富岳的身世，兼探在那裏進出的浪人的。」

武藏也悄然說：

「是不是與耶穌教有關?」

「當然。而且讓浪人的勢力增大，在幕府也是傷腦筋的。」

「不錯。」

「我曾到富岳住過的出羽國去過。」

「我也去過兩次，爲了伊織的事……你有沒有打聽到什麼頭緒?」

「一點也沒有足以否定由利公主非足利將軍孫女的證據。我看這當中必有什麼蹊蹺。我還聽說公主有一個同胞兄弟。但知道這件事的，怕只

是岩田富岳一人吧。」

武藏點頭。

「伊織似乎也有一個姊姊。我曾探知伊織的父親名叫田原久光，也有說是田岡八喜郎的，總之是足利家臣。而且，據我看來，那人也非伊織的生身之父。」

森都抬頭說：

「噢，這可有些眉目了。我到村裏的寺院去查過富岳追薦道場的舊賬，有田原久光的神位。那人就是富岳的哥哥。」

「哦，這個我也知道。但僅此而已，這以上的事，縱使富岳知道，也只是口說無憑。現在足以爲證的唯有系譜，而系譜上，只有公主，却沒有弟弟的名字。」

「可不是嗎?」

「森都!」

武藏雖是低沉，但以堅定的語氣說：

「所以，公主與伊織之間縱有血統連繫，也不可能說得明白了。再則，即使能够，對他們又有何益?他們所走的路子不同，我不願作無益的追究，徒使兩人迷亂。他們最初見面，互相感到血親般的關切，有這一線自然的感情連繫，便儘够了。」

「不錯。」

森都深爲首肯地說：

「我對伊豆守也索性不提，這對伊豆守也未必有何用處。」

接着他又說：

「可是……」

却又不說下去。

七

武藏目不轉瞬地望着森都說：

「還有別的什麼問題嗎?」

「伊豆守殿下實在不高興與那些浪人的作風，對於其他老中的利用富岳以毒攻毒的政策，尤爲

不滿。因爲這樣一來，越發把富岳捧高了。」

「那倒是的。」

「當然，富岳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才，想該不致妄圖叛亂。但長此以往，將來難免有第二、第三個富岳出現，保不定沒有難纒的人物。據我推測，伊豆守大有斬草除根之意。」

「哦哦。」

武藏默然點頭。

武藏尚未見過伊豆守，但早就聽說他是將軍家光的寵臣，才智出衆，人品逸羣。

森都繼續着說：

「伊豆守殿下要我去洗刷公主的身世，就是想找她的紕漏以便下手。這還得顧慮其他老中，雖是並不簡單，但遲早總得發動。到那時，公主當然也……」

「是罷，這纔是政道之常哪。」

森都却滿誠摯地說：

「我看公主倒是正派的，能救她便好。」

武藏率直地接口說：

「據我看，公主也正想脫離富岳一夥。」

「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可是這就危險了。主水的凶刃不會放鬆，富岳也是不肯輕易放過的哪。」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森都眨著眼瞼，連連說道。

武藏吁了一口氣。

「森都，可惜我又無能爲力，除非富岳一夥向我挑戰。否則，我走我的路，公主同我只是萍水相逢，擦肩而過，旋卽分開了。伊織也一樣，倘在江戶還好相助，但不久就得離開。」

「武藏先生，在你却也沒奈何，永遠是那麼匆匆一晤，便得離別……唉唉！」

森都嘆息。接着，他又一本正經地問道：

「可是武藏先生，聽說將軍家有任命之意?」

武藏低聲地笑說：

「哈哈哈，森都！那只是傳聞罷了。在這三、四天內，我便打算離開江戶，同京去了。」

「呀，原來如此。我也心想，到這個時候，武藏先生竟會……好生納悶哪。」

「森都，能這樣說的只有你哪。目前你大概不會離開江戶罷，公主還得請你暗中看顧點罷。」

武藏誠懇地說。

八

自從提起仕宦的話以來，伊織的心中充滿着新的希望。尤其自與武藏去拜會由利公主之後，心境更爲開朗。

首先所得的，是應變時的心術。最初，他預想着最惡的場合，抱着必死的決心。那時武藏却說：

「那固然不錯，但有時却碰上更高的境地。爲什麼呢，人生往往會遭遇到預想以上的事態。」

而且他親身體驗了這一經歷。由利公主有親弟，自己有胞姐。岩田富岳知道自己雙親的姓氏。也許由利公主便是自己的胞姐。那時，他萬想不到公主會提起自己的身世的。由此一事，使伊織知道不一定預想最惡的場合，能抱必死的決心，便算得是勇者的了。

伊織也曾懷疑由利公主，也許就是自己時刻懷念的姐姐，心裡不由得發生動搖。而武藏竟泰然吟道：

「天地間唯我獨在，自我創始！」

伊織聞此棒喝，從迷夢中豁然開朗，着着實實地把握住自己了。於是，他對由利公主，姊姊也罷，不是姊姊也罷，能視爲一般的人，而純粹地相對了。

伊織對由利公主，仍抱着血親的熱意，可是他再也不想去知道眞實的關係了。

森都去了之後，伊織奉武藏之命去探視黑田

左膳。左膳原不是什麼重傷，早已起床，與浪娘竭誠歡迎伊織的來訪。黑田的夫人已故，家中尚有長子正光，是十六歲的少年。現在一家人，連厮僕們都把伊織視爲嬌客，倒是使他頗爲侷促不安。

好不容易，捱到傍晚纔辭了回去。

到了六本木智證院門前，寺內跑出來一個年輕的武士——

「伊織先生！」

追上去把他叫住了。

「………」

伊織默然回顧。

「這裡有封書信……」

青年武士把信送到伊織面前。

「那是？」

「是。岩田富岳先生的。」

「不要！」

伊織不屑一瞥地，顧自走了。

「伊織先生，一定請你過目，信上據說有關足下的重大事情。」

「………」

「伊織先生！務必………」

青年武士糾纏着不肯離開。

伊織的額角浮上青筋。

「混帳！」

大聲一喝，扭腰避開。同時，疾如迅雷的拂鞘一擊！青年武士手上的信封，離手指僅一線之隔，被斬成兩段，飄落地上。

「呀呀！」

青年武 士茫然 望着伊織的背影，漸漸地遠去。

九

翌日，忠利侯着新太郎來通知武藏，將軍家光已決定於二月初一召見武藏。

一方面，浪人館的岩田富岳，也從土井侯處

聽到了這一決定。富岳因那天以來，由利公主緘口不提武藏的事，只得親自去叩訪老中的府邸，繼續反對武藏任命的活動。但爲時已晚，連與富岳有特別關係的土井侯都說：

「大勢所趨，已無能爲力。我也是贊成任用武藏的哪。」

土井侯雖在小笠原家夜宴之際，知道武藏不一定願意出仕，但他相信倘是將軍面諭，必能慨然承諾。

前一夜，富岳雖緊瞞着同夥擬向伊織拉攏，但也失敗了。他原想偷偷與伊織晤談，告訴他是由利公主的嫡親弟弟，同是足利家貴冑的苗裔，從而拉爲己用的。

但伊織對此，毫不關心。

「好，現在只有轉向公主身上動腦筋了！」

他下了決心。近日來他與公主頗有齟齬，告訴她這一新事實，也許能彌補彼此間的裂痕。碰巧由利公主居中斡旋，能與武藏言歸於好，倒是於己有利。他甚至這樣異想天開起來。

富岳從土井家回來，就此去叩公主的房間。

「公主，武藏任命終成事實，將軍家已決定二月初一召見了。」

「唔………」

公主的反應極爲冷淡。

「可是公主，富岳有一事不得不奉告的。」

「啊，什麼事呢？」

「就是公主有一個嫡親的弟弟。」

公主諷刺地說：

「我不是沒有兄弟的嗎？」

「這個………富岳實在另有苦衷，所以過去一直不曾向您告知………」

公主斷然攔住了他的話。

「不必囉嗦，我不願聽。縱使我有弟弟，既不在一起長大，則無異陌路。現在你就是告訴了我，我也不感與趣。」

「可是，嫡親姐弟又作別論，此乃人情之常

。」

「哼，那麼又爲何一直瞞着我呢？」

「這，這，這個，却有種種原因。」

「好了，好了，我不願再聽下去了。縱使那個弟弟像伊織那麼有望的青年也好……」

「唉唉！」

富岳不覺大吃一驚。

「岩田！我以爲你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但從武藏先生出現以來，貶了品級了。」

公主說着，啞然而笑。

十

主水的心情益見惡劣，只要一提起武藏的名字，便瞪眼裂眥的痛恨，大言不慚地吼道：

「我誓必手刃此獠！」

他每天沉浸在酒精之中。明知道愈是焦躁，由利公主會愈是遠離自己，而他對公主的情慾也愈熾。再則他對由利公主的戀情，也完全變了質了。

——迎公主爲妻，携眷前往八代城到任。

這一夢想，已經是毫無踪跡了。現在有的，只是憎恨與慾情交織而成的地獄之戀了。

今天也是一早，連富岳同來都不知道，對着阿光酗酒起來。突然，他臉浮薄笑，手按刀把，眼中閃着瘋狂的凶燄。

「阿光！」

「嗳。」

「我殺了你罷。」

「哎，請罷！」

阿光用滿溢熱情的目光，仰頭望着主水。阿光知道主水對由利公主的熱戀，但還是一樣的愛他，她甚至視主水的痛苦爲自己的痛苦。她倒是眞心地以死在主水的刀下爲樂。

「哈，哈，哈，你這傻子，我怎能捨得殺你，要殺的是另一女人，同武、武、武藏一起……」

「主水先生，算了罷！帶我同到九州，也像現在一樣，我會永遠服侍您的。」

阿光含淚說。

「哦，遲早總得到九州去，但現在却不能，男兒的意氣，豈能罷休。哼，武藏那廝！」

正在這時，岩田富岳用力推門進來了。他剛在由利公主處碰了釘子，臉色很難看。

「松山先生好樂！」

說着，一屁股坐了下來。

「喲，岩田先生！請恕放肆……」

「松山先生，咱們的時機成熟了！」

「您說的是？」

「武藏那廝，將軍家已決定二月初一召見，任命已成定局。」

「什麼，二月初一？只有三天了……計將安出？」

「首先是召集人衆，當然都要選一流一派的劍客。足下想必也有知音？」

「當然，三、四個，特出的人才。」

「請即聯絡。」

「知道了！但時間與場所呢？」

「那就非愼重研究不可了。對方是在斷殺中成長的武藏哪，怎能大意。明天早上，赤星和吉田，還有足下，咱們好好地商量罷。」

說着，他舉起桌上的酒杯，一飲而盡。

第四十五章　江戶城

一

戰國末期，所謂兵法專門的名人輩出，各創宗流，自稱始祖。

飯篠長威齋創「天眞正傳神道派」，傳弟子諸岡一羽、塚原土佐守，再傳而至根岸兎角、岩間小熊、塚原卜傳等，皆第一流劍士。

創始「新陰流」的，是上泉伊勢守。其門弟神後伊豆守、疋田文五郎、柳生但馬守宗嚴、丸目藏人佐、穴澤淨賢、羽飼意心齋、磯端伴藏等，亦各立門戶，獨創流派。

伊藤一刀齋，源出「中條流」，自創「一刀流」，爲始祖。門弟有神子上典膳、小野善鬼等，而曾敗於佐佐木小次郎，自稱「小野派」的小野次郎右衞門，爲神子上典膳之苗裔。佐佐木小次郎所師事的鐘卷自齋，則爲伊藤一刀齋之師。

此外，知名或不知名的流派不可勝數，亦各有始祖，但最有實力者，當以上述三派爲主榦。於是迭相敷衍，燦爛一時，故自豐臣以迄德川初期，堪稱日本武道之黃金時代。

但兵法界亦有其榮枯盛衰，時至德川第三代將軍，稱霸兵法界而執牛耳者，厥爲裔出上泉伊勢守新陰流的柳生一家。其所以臻此，固由於宗嚴、宗矩、宗冬等代有名人繼統；而自宗矩始，出任德川將軍家之兵法指南，實最與有力焉。

任命武藏一節，事前德川家光將軍當然先與但馬守宗矩及其子飛驒守商談，以作最後決定。但馬守比武藏年長五、六歲，飛驒守當年則僅三十前後。

但馬守與武藏的年輩相若，深知武藏的實力，且自知獨霸兵法界，對於自己的流派和家門均非上策，故毅然同意，且說：

「這不僅對將軍家，就是兵法界，也是莫大

的慶幸。務請羅致武藏！」

但血氣方剛的飛驒守，當時雖沒有說什麼，內心極爲不快，甚至對門下弟子流露：

「難道柳生一門，將軍家仍有未足嗎？」

弟子中也有很多人附和着他，而對這一次的人事措施嘖有煩言。而所謂弟子，其中有旗本，也有大名，背地裡議論紛紛，物議沸然。

及至事已定局，家光乃召見飛驒守，告以備細。且說：

「飛驒，自此兩家同心協力，以謀兵法的隆盛罷！」

飛驒躬身回答：

「是，謹遵鈞諭。可是武藏乃京西人士，未知手下工夫究竟如何，應否先事一試？」

坐在左近的松平伊豆守一聽，帶着責難的口吻，揷嘴問道：

「飛驒！你難道要同武藏較量？」

二

飛驒眉尖微挑，望着伊豆守說：

「只要主上准諾……」

家光立卽接口回道：

「那可不必！是嗎，伊豆？」

「是，我也這樣想。」

伊豆回答後，掉眼望着飛驒守說：

「飛驒，謹言！」

「是。」

飛驒守惶恐地俯伏。

飛驒守的工夫雖不亞乃父但馬守，但決非武藏敵手，是衆所公認的事實。家光與伊豆守豈有不知的，爲顧全飛驒守的顏面，所以要他謹愼，不可稱快一時。

這一點，將軍家對他的父親但馬守宗矩，祖父但馬守宗嚴，平時也一律禁止他們對外比試，爲的就是保持柳生家的權威。過去曾有過，也是

肥後相良的藩士，與宗嚴同門的丸目藏人佐一事。

當時藏人佐聽到宗嚴凌駕同門，充任將軍家指南，做了名實相符的天下第一兵法家，便宣稱：

「好，我去與宗嚴一決，以爭取天下第一的名號。」

就此從人吉專程來了江戶。

藏人佐原是烈性漢子，得師尊允諾，獲得眞傳且在宗嚴之前。據傳宗嚴以策略揎排其他同門兄弟，贏得將軍家的高位之後，對同門師兄弟們的態度極爲冷淡。這樣的消息傳到了藏人佐的耳中，當然更使他怒不可遏。

到了江戶，藏人佐先以書面堂而皇之向宗嚴申明比武，接着便去叩訪他的武壇。原來宗嚴的爲人，度量既大，且極智巧。他一見藏人佐，便執師弟之禮，貌既恭謹，辭更卑謙，要請他留在武壇中，指導門弟的武藝。

可是，藏人佐怎肯就此罷休。

宗嚴無奈，只得向將軍秀忠稟明原委。但藏人佐是宗嚴的同門師兄，就是將軍家也不能妄施壓力。再加，這一事又在大名間傳開了，更難施爲。經苦思熟慮之後，秀忠乃召招兩人進江戶城，當面諭知宗嚴爲京都以西的日本第一，而以藏人佐爲京都以東的日本第一，好不容易才得藏人佐點頭，支使他離開江戶。

所以，這次家光也告誡飛驒守，阻止他向武藏比試，以保持柳生家的聲譽。

話雖這麼說，其實家光本人未嘗不想一睹武藏的實力，究竟是怎樣了得。

於是他便對伊豆守說：

「伊豆，飛驒的比試且作別論，但是否什麼有趣的方法，來一試武藏的兵法和爲人？」

伊豆守也滿懷興趣地點頭回道：

「俟商定良策，容再稟覆。」

三

那天晚上，伊豆守把悄然來官邸探訪的森都叫到內書房，令侍衞人衆一概廻避了，促膝密談。

「怎麼樣？有無不軌的舉動？」

「是的，正在拚命羅致有本領的浪人哪。」

「哦，必定是有什麼圖謀罷。」

「奇怪的，好像是專爲了阻止將軍家對武藏的任命。」

「什麼，對付武藏？………哦，是了！必定是爲了六本木的斷鬪，心裡懷恨武藏。」

「正是爲此。」

「是罷……那麼，公主呢？」

「這又作怪，好像與富岳之間鬧了彆扭。」

「有這等事？」

「爲的是，公主偏袒着武藏哪。」

「唉，什麼？偏袒武藏！」

伊豆守至感興趣地張大了眼睛。

「就爲了這個原因吧，浪人館裡的空氣像是很尷尬的樣子。」

「噢，那麼要救她，正是時候了。」

「確是如此。看樣子，她很有捨彼就此的傾向，但這樣一來，怕會爲富岳一夥所殺害。」

「哦，很有可能。」

伊豆守皺眉說。

伊豆守對由利公主也頗有好感，只是與其他的大名不同，是惋惜她的才幹，不願她跟着富岳被一網打盡，以致玉石俱焚。而且他很想把公主利用於更大的方面

「森都，你看有沒有什麼方法救她？」

森都想了一回，說：

「那只有………設法使她及早離開江戶了。」

「哦，對了！」

伊豆守點頭說：

「森都，明天你能不能帶她到我這裡來一趟？」

森都躊躇了一下，却說：

「是。我還沒有同公主見過面，可是待我去邀邀看罷。」

這樣同答之後，又把話題拉同來，反問着說：

「可是殿下，他們對武藏的圖謀，你以爲就此聽其自然？」

伊豆守笑道：

「森都，你所得的情報，倒是這點最有用處。想那斯們的作風，一定羅致浪人，想襲擊武藏無疑。這樣一來，我剛好可以吩咐町奉行（城防指揮）當場逮捕，卽此『聚衆滋事』一端，便是犯法了。所以，這方面的詳情，再去查明來告！』

「是。……好主意。」

森都走了之後，伊豆守便派侍衛去召宣江戶旨奉行，要他漏夜來府。

四

第二天，森都在浪人館附近的雜木林中正等得心煩，一個年輕的武士踏着落葉來了。

「修平嗎？」

「是的，森都先生」

「公主如何？」

「整天關在房裡，什麼人也不見。」

「主水呢？」

「連酒也少喝，看他很焦急的樣子。」

「一共會集了多少浪人呢？」

「已來的有二十五六個，全部參加的，大概有五十人以上罷。」

「你是否隨身帶有紙和墨斗（有柄的墨壺。柄中空，裝筆，日本古代陣中所用者）？」

「是。」

青年武士拿出紙筆。

「照我說的寫下——有關武藏先生之事奉告，本日垂暮擬請惠臨巢鴨橋上一晤。在下乃武藏先生二十年來之知交，幸毋見疑。座頭森都。」

「寫好了。」

「好，那麼把它偸偸地交給公主。」

「遵命。」

「明天也在這裏……去查明襲擊武藏的時間和地點。」

「是。」

青年武士靜悄悄地離開樹林，若無其事的同到浪人館去了。他雖爲富岳所相信，住在浪人館中，但事實上是森都的密探。

公主在浪人館裏，確如青年武士向森都所報告，把自己緊閉在房間裏，但她的心情並沒有什麼不愉快。她的臉色紅潤，眼中漾着美麗的光芒。而且像抱着高潔的什麼冀望，情緒鎭定，一絲不亂。

突然，窗上咔嚓一聲響。她抬頭一看，窗縫裏夾着一封信。訝異地拆了開來：

——有關武藏先生之事……座頭森都。

公主一怔，但接着却提高聲音，像對什麼人說話似地，自言自語道：

「我知道了，準時坐轎子經過巢鴨橋。」

到了約定的時刻，公主吩咐準備轎子。臨動身時，富岳追了出來問道：

「公主，到那裡去呢？」

「到土井侯府，入夜同來。」

她冷冷地同道。

「村山，請你陪侍公主前去。」

富岳向站在一旁的青年武士說。那個青年武士，就是森都稱爲修平的密探。

修平默然，但到底跟在轎後去了。不久到了橋邊，只見橋上站着一個琵琶法師。

公主叫住轎子，像是素來熟識似地，望着叫道：

「唷，那邊廂不是森都嗎？」

五

「唷，說話的不是由利公主嗎？」

「是哪，森都！」

公主一面答腔，跨下轎子，走近前去。

森都壓低聲音說：

「請叫轎夫逕往松平伊豆守侯府……我隨後便來。」

接着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

「那麼森都，得空到我那裏來談談罷。」

公主故意提高聲音，邊說着走回轎子。

松平侯府大概早已得到森都的通知，鄭重地迎進公主，引她到了內進一室。宮女送來茶點。不久，森都也叫來轎子，趕着來了。

「公主，冒瀆之處，千萬不要見怪。」

森都這樣一道歉，公主盯着他的臉上問道：

「森都，你到底是什麼來路，與武藏先生有何關係？」

「是，在下於二十一年前，武藏先生與佐佐木小次郎船島決鬪當時相識，承他不棄結爲知音，這次也見過兩次了。」

「那麼同伊豆守殿下呢？」

「不瞞您公主，我現在是伊豆守殿下的密探，替他打聽那些對將軍家圖謀不軌的人物。」

公主的臉上閃過一絲動悸。

正在這時，伊豆守進來了。雖是那麼高傲的公主，對伊豆守却也不敢放肆，端端整整地見了禮。

「唷，公主，難得承你枉顧。」

「是這個森都相邀，我也不知就裏，莫名其妙的跟着來了。不知武藏先生是否在此。」

「不，武藏不曾來，是我想同公主見面，冒用了他的名字。」

「可是殿下的意思……」

公主的眼中，顯得滿不高興。

「對不起，對不起。可是也與武藏有關，千

萬勿怪。」

伊豆守率直地道歉之後，改容言道：

「實不相瞞，伊豆守別有懇託，擬請公主俯允。」

「有事托我？」

「是的，擬請公主暫離江戶，前往長崎。」

「唉，往長崎？」

「長崎是基督教的巢穴，走私的基地，意欲借重公主才智，探其眞相……」

公主低着頭，默然沉思。這一件事，土井侯也曾提過，而且在江戶住膩了，心裏也很想到長崎看看。

但這樣公然要她去擔負密探的任務，却又非得愼重地考慮不可。

六

不僅此也，更使由利公主躊躇不決的，是岩田富岳近來正接受了長崎商人的委託，要她向老中疏通，放寬對基督教的彈壓政策和外國船的進口禁令。

「怎麼樣，公主？密探的任務且不必提，我實在不希望您跟富岳那些浪人混在一起哪。」

公主猛然抬頭，斷然回道：

「老實說，像密探這一類近於陰謀的玩意，我實不感興趣了。這方面殿下如不相强，能聽我自由，我可以馬上就去長崎。」

「哦，這樣很好。」

伊豆守很高興地點頭。但接着懷疑地問：

「可是，能否有把握平安離開浪人館？」

「是的，岩田不會讓我離開吧。但我自己既已有此決心……」

公主的眼中，漾着堅決的意志。

「哦，那當然。不過，千萬不要大意，聽說還有一個叫做松山主水的，是古怪的兵法家哪。」

伊豆守說了後，掉向森都說道：

「森都，你做公主的心腹，從傍協助！而且隨伴公主同下長崎去罷。」

「殿下明鑒，只要公主不嫌，森都自當效勞。」

「公主，森都乃武藏多年知己，信賴勿疑！」

伊豆守再向由利公主說。

不必伊豆守的吩咐，自從一見森都，公主便寄以好感了。

「是，森都先生，一切拜托……」

森都浮着微笑說：

「遵命。最須注意的，是富岳與主水二人，切不可稍漏口風，讓他們知道。」

「是哪，這點可請放心。」

「動身的日子，決定在武藏先生謁見將軍那天！最好是斷黑之前。」

「啊，那天！」

公主欣然叫道。她推想武藏拒絕了命官，可能也在當天離開江戶。

伊豆守也讚許着說：

「森都，好見地！可是公主，你可知道富岳一夥為阻止武藏的任命，有何圖謀呢？」

「是。我知道他們聚集多人，意在攔擊武藏先生。」

「你曾把這一事，告訴武藏嗎？」

「不！」

公主搖頭說：

「向武藏先生，多嘴反而失禮。」

「哦哦！」

「這在武藏先生，我想只是家常便飯，不值一笑。」

「正是，正是！」

森都掩口說。他的臉上浮上快意的笑容。

七

武藏謁見將軍家光的前夕。

一直到現在，武藏對寺尾新太郎和伊織兩人，都不曾提起是否接受任命。不，壓根兒連謁見的事也諱莫如深，只是一心繪畫，過得很愉快。

新太郎夫人正在趕做武藏的新衣，從夾衫連同上下禮服，外褂上臨時染上武藏常用的紋。

但這些禮服却非武藏要她做的。過去，不論任何場合——就是正式去謁見各國的諸侯，武藏也從來沒有穿過禮服，只是同平時一樣，白綾袍子外加無袖披褂，是他那獨特的裝扮。

這一點新太郎當然知道得很清楚，但這一次不同，對方是全國大權在握的將軍，而且是公式的召見。他正在心中躊躇之際，忠利侯也想到這點，叫了新太郎去問道：

「謁見時不知武藏穿什麼衣服？」

「啊，這？」

新太郎無法回答。

「當然哪，問你也沒用。」

他笑說：

「可是，假如聽憑武藏，依他的作風，一定是便服登殿無疑。總之，非得事先替他打點不可。」

新太郎聽忠利侯的吩咐，口頭上雖是答應：

「謹遵鈞諭。」

臉上顯然有躊躇之色。忠利侯立即察覺，接口說道：

「對武藏，只說是我送的。」

「啊，說是殿下送的……」

新太郎這纔欣然躬身而退。他想起一國的君侯，對無臣屬關係的一個兵法家，竟連服裝都想得如此周到，那關切之情，使新太郎也為之感動得眼中熱辣辣地。

回家後，新太郎便與他的夫人商量，着手趕做起來，在謁見的前夜，都端整好了。

這時，有人叫門。新太郎夫人出去一看，是一個不認識的青年武士，手中拿着信，說是：

「請交宮本武藏先生。」

新太郎夫人却不接信，去通報武藏。

武藏正在作畫。

「信嗎？」

他掉向伊織說：

「伊織，你去取來。」

伊織到門口接來書信，送交武藏，他一看是岩田富岳的反封信，顯然是一封決鬪的挑戰書。

武藏且不拆封，坦然說：

「伊織，你去對來人說，知道了。」

「父親，不要先看看時間與地點嗎？」

「不必。」

伊織便依着養父的吩咐去回報來人。

八

那天晚餐，新太郎夫人爲武藏設宴預祝，一家人團聚在客廳中。

武藏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但新太郎以下，連小孩子都不敢提起明天謁見的事。不僅武藏的心意難測，平時武藏的言行，便有着不容第三者置喙的凛然的氣概。

武藏自己當然也沒有開口。他只是時時望着孩子們；最中他意的，是九歲的長男求馬助。武藏瞇細兩眼說：

「求馬！怎樣，你可喜歡兵法？」

「喜歡，將來也像先生一樣强！」

「喔，要拚命下功夫啊。」

「是。」

少年的眼中亮着光彩。

「明天分別了，希望大家珍重。」

武藏突然滿含情意地望着衆人說。

「唉，明天？」

新太郎詫異地仰頭望着恩師。夫人、求馬助、伊織，也覺驚異。

「我打算謁見將軍之後，就此離開江戶。伊織雖決定出仕，還得隨我先回京都一趟。」

「先生，那麼任命一節？」

新太郎忍不住開口問道。

武藏微笑。

「新太郎，你以爲如何？靜下心來看我……」

新太郎不轉瞬地望着恩師。

「丟開名利，決不妥協，心如利劍，專對兵法！」

武藏吟道。

伊織也凝視着武藏。一瞬間，是水一樣的靜寂。

「是。」

新太郎俯伏回道。

「怎樣？」

「我已懂了。」

「伊織呢？」

「是。我也……」

伊織睜大眼睛回道。

武藏深深點頭，堅定地說：

「所以，明天就是作戰！明天的江戶城，在我是得未曾有的激戰之場。是我的兵法對將軍的權威和諸侯的人情底決戰。我不知道將軍和諸侯，將以怎樣手法對付我？勝負之數，未可預卜。」

「我相信先生必勝！」

新太郎接口說。

「喔。」

武藏浮上快心的笑容。

這樣，預祝的宴聚一變而成餞別，而且又慶祝武藏出陣前的夜宴了。

宴聚散後，只剩下父子兩人時，伊織問道：

「父親，富岳來的戰書，不必拆看嗎？」

「不必。聽憑他們的意思罷。」

「由利公主不曉得怎麼樣？」

「伊織！不必空想，有緣自能相見。」

武藏開導着說。

九

當天早上——二月初一，吃了寺尾家爲武藏煮的紅豆飯（日本人有喜慶時必煮紅豆飯以示慶祝），新太郎夫人便把新縫成的禮服送來。

「先生，這是殿下贈送的。」

武藏一震，嚴肅地問道：

「什麽，忠利侯所贈？」

「是，作爲慶祝的禮物……」

「噢——」

武藏正襟端坐，接了過來，眼中閃着感激之色。無論什麽人送他多麽貴重的東西，也無動於衷的武藏，唯有忠利侯所贈，會無端地受到感動。

武藏把手上的衣服放下來，注目新太郎說：

「待後，你向殿下轉達，說是所賜之件，武藏遵命收下，當永爲傳家之寶，以示不忘恩寵。哪，新太郎！」

於是，他從自己的行李中，取出新做的白綾夾袍，緋色無袖披褂。

他欷然說：

「新太郎，不要介意。這就是我的唯一服飾。昨晚也曾說過，江戶城在我就是戰場，雖是殿下美意，却也不能變更。」

「是，我一定把恩師之言，轉達殿下。」

新太郎只能如此囘答。

武藏用自己的服裝打扮好了。

「伊織，準備起來，等着我囘來。」

「是。」

「先生，該是動身的時刻了。」

「哦。」

武藏靜靜地望了大家一眼，霎時站了起來，忠利侯替他準備好的轎子和跟班的武士，已等在門口。武藏不再囘顧，逕至大門口坐上轎子。

武藏說今天的江戶城是戰場，絕非誇大，也不是比喻。在武藏，人生的時時刻刻，本來就是戰鬪，而今天的江戶城，比打垮佐佐木巖流的船島，比戰敗吉岡一門的武場，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的氣概凌霄，心似天馬行空。而且坐在轎子中搖晃着，如兵法所云，乘隙殺進江戶城去。

江戶城裏，大小諸侯都急着想見將軍召見武藏的場面，一早登殿，聚在侯見室中議論紛紛了。

「總之，了不得只是一個兵法家，一躍進位大名，眞是亘古未有的盛事。」

「可是，武藏對老中還是保留着，沒有作是或否，正面的答覆哩。」

「哦，該是如此。將軍未曾親口說話，應該不能確切答覆哪。這正是武藏老成之處。」

「可是，今天好看煞人的，是面試武藏的本領，據聞伊豆守殿下和柳生一門，爲此曾考慮再三，別出心裁啦。」

「哦，那眞是有趣得緊。」

這些侯爺，各憑自己的揣度，談論風生，好不熱鬧。

十

一方面伊豆守爲中心，柳生飛驒守及其他有工夫的旗本集議，商量面試武藏本領的方法。而最後決定的，却是最平凡——但也是最嚴厲的一種方式。

武藏上殿後，先被領到侯見室，送上茶點，休息了一回，再由近侍帶路，經過長長的走廊，進入內殿。走廊兩邊，挨排着諸侯和內官的簽押房。

「啊啊，竟是通常便服，無禮之至！」

從兩邊廂的簽押房中傳出來這樣的細語。德川幕府已到第三代，一切制度格式，規模粗定，武人的禮服，也已有定規。凡上殿謁見，都得穿

上所謂「上下」，蓋上衣下裾，染成一色，外加兩肩向左右聳出的外褂，黑色地，左右染上兩個圓形章紋，爲各家獨特的標幟。而武藏竟穿着白綾長袍，緋色的無袖披褂，可謂旁若無人之至了。

但他那筋骨隆隆的六尺巨軀，漆黑的垂背總髮，同他身上的白袍紅褂極爲相稱。眞個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使偷看的人和對面擦肩而過的，連大氣都不敢喘，張大兩眼望着他的背影。

引見在黑書院的大廳。正面的屏門大開，公式引見的人，須在那屏門的門限外止步，先由近侍高聲唱名，然後躬身施禮，跨過門限進入廳堂。這引見禮節，不僅將軍家如此，就是各國的侯王也不例外。

領路的近侍，依例屏在門外停步，正待揚聲唱名，武藏却早已搶前一步，一脚跨過門限了。

接着，是一聲裂帛似的吼聲。躲在屏門後的兩個武士，用平頭槍從左右望着當中的武藏，疾轉而出。可是遲了一步，那兩枝槍僅掠過武藏背身。而兩個槍伕手却因去勢太猛，煞步不住，搭搭踉蹌前衝，槍尖各中了對方的心窩。

「哎……」

左右兩人，霎時仰面而倒。武藏頭也不回，若無其事地正面撲地跪下。

正面端坐着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大老、老中等高官及大國王侯，分左右雁齒駢列。他們不禁齊聲讚嘆，對武藏的乘機制先之妙，莫不欽遲。

使槍的兩人，都是寶藏院（寶藏院胤榮，俗姓中御門氏，號覺善坊法師，在奈良出家。自幼酷嗜武藏，寢食偕忘，刀法槍術各窮秘奧。槍法尤爲馳名，爲寶藏院槍法之祖，傳至五代。）秘傳的錚錚人物。他們也以爲武藏至屏門外必先一停，猶豫間竟想不到武藏會搶先而進。僅此一瞬之差，被他輕輕地闖過去了。

「作州浪人，宮本武藏政名，參見千歲！」

武藏俯伏於地，自唱姓名。

「抬起頭來！」

家光親口言道。

「是。」

武藏抬頭。

諸侯看了武藏這異樣的風采，又是一驚。但鑑於適纔的神乎其技，誰也沒有流露出責難之色。細州忠利侯初見這個情形，心裏納悶，爲之暗捏着一把冷汗，及見將軍以下各位列侯未有責怪，方爲之釋然。

十一

「武藏，近前！」

家光上身微俯，再度宣呼。

德川三代將軍，不愧有明君之譽，聰明豁達，不怒自威，令人不敢仰視。

這樣場合，引見者應先謙退，等待第三次宣召，方敢施禮前去。但武藏却驀地站起，兩眼盯住在家光臉上，邁步而前，那咄咄逼人的態度，與兵法比劃時的神態並無二致。

家光聳肩，張眼。四道目光，與眞刀勝負時一般，光芒交錯。坐在家光左近的老中，自伊豆守以下莫不愕然變色，不知不覺各自手按刀把。若大的廣廳中，靜悄悄地，連呼吸之聲都聽不到了。而武藏雖是移動着那龐大的身軀，宛如脚步懸空，一無聲響。

武藏到了距家光丈餘之處，纔靜靜地俯伏。家光的額上滲着汗油，直待武藏俯伏，方始放心下來。諸侯們的緊張心情，也隨之鬆弛了。

家光回復了平時的態度，用親切的口吻說道：

「武藏，你的劍名久已耳聞，今日見面勝似耳聞，確是偉丈夫，家光至爲愉悅。」

「是。辱承寵召，得仰尊顏，武藏引爲不世的榮耀。」

「哪，平身……」

武藏抬頭。

家光繼續着說：

「武藏，聽說你自十三歲那年，與一個兵法家有馬喜兵衞比劃獲勝迄今，從未敗績，可是事實？」

「是，自此與著名兵法家對壘凡六十餘次，尚幸從未失手。」

武藏坦然回道。

「噢，眞是無比的兵法家！但武藏，除了比試，練習的時候，却是如何？」

「啓禀君上，武藏從來不曾與人作勝負上的練習。」

「什麼，沒有作過練習？」

「是。對門人只是指點架式罷了。我自己從小沒有從過師父，所以練習的對手，也非人類。」

「然則，以何物爲對手呢？」

「天地萬物莫非我師，莫非進修兵法的對手。以此，那些不知凡幾的別流比試，也莫非進修的一途。」

「哦哦——」

家光深深地首肯。武藏緊接着說：

「更明白的說，我的修業道上沒有嘗試，也沒有練習，一切都是戰鬪。不管對方是頑石或是人類，倘而失敗，有死而已。」

家光不勝感慨地注視着武藏。

十二

「那麼武藏，你說天地萬象莫非敵人，父母也是？」

家光的語鋒極爲犀利。

「是的，我自幼失母，對於母親已無印象。但與父親倒是戰鬪過來的。是因先嚴不願我學習兵法，遇事阻撓。我第一個戰鬪的對象，就是父親的這一意志。」

家光接口說：

「可是武藏，父親不願意你做兵法家，莫非

愛你之故？」

「正是。我要成兵法家，便非以父親的愛情爲敵，與之戰鬪不可。當然，我愛父親，也希望父愛。但我却與父子之愛奮戰過來的。」

「喔，人世間都是敵人了？」

「是的，溺於義理人情，便無嚴格的兵法修行。」

「不錯……聽說你至今未娶，女人也是敵人嗎？」

「是敵人！私情增長，修業之心就遲鈍了。」

「可是武藏，相夫教子，不是妻子的事嗎？」

「話雖如此，我走的路是險惡的，到結果，只容一人獨行。」

「你也有幾個知音的朋友，那些朋友，也是敵人嗎？」

「朋友之情，超過了限度也是修行的仇敵，非得排除不可。」

「神佛如何？」

家光稍感心焦，緊追着問道。

「是，與神佛決勝負，纔是我的最後願望。」

「什麼，神佛也？」

家光激動地掃視着武藏說：

「這樣說來，你是把我也視爲敵人的罷？」

武藏叩頭說：

「惶恐之至，正是如此。」

「理由是……」

家光聳肩說。

武藏抬頭回道：

「是。是修行的敵人……」

「什麼，修行的敵人？武藏，我要任命你做兵法指南，希望你的兵法弘揚天下。何以說是修行之敵？」

「惶恐之至，我的修行不是兵法的弘揚。是

借劍去探索深潛於人心奧底的，天地之間的法理。無論親情、戀情、人情、義理，乃至將軍的權威，凡阻我此心者，都毫不顧惜地斬斷前進。」

武藏說着，用他那散放着黃光的凌厲眼神，一瞬不轉地注視在家光臉上。

十三

家光刹時間變了臉色。

「唷，武藏！你是把人與人之間的義理人情，夫婦之愛，君臣之誼，視爲敵人而一概否定了？」

「惶恐，在我個人確是如此…………可是，却是不易克敵制勝。」

家光直視着武藏；用將軍的權威與自信……

……

「武藏，世人說你是不知人命尊貴的劍鬼？」

「明鑑。」

「武藏，有人說你是心如槁木死灰，不知人情的非人？」

「明鑑。」

「武藏，也有人說你是傲岸不遜，不知進退的不逞之徒？」

「君上明鑑。」

「可是武藏，我深惜你的兵法，所以要你務必………」

「是。武藏薄德，辱承寵眷，惶恐之極。」

「武藏，你要知道情誼，情誼！」

「是。」

武藏又俯伏下去。

家光雖是滿懷忿怒與憎恨，但武藏給他的感覺，既非叛逆，也非不遜，只是一心追求眞實的，虔誠的孤獨姿態。而那姿態，不得不使家光的心也赤裸裸地暴露無遺了。

家光刹時想起自己充滿着虛僞的生活。高踞在將軍的地位上，就不得不欺騙着自己送過每天

的日子。

家光的眼中漾着另一光輝。

「武藏，另有一事相探。」

「是。恭聆諭示。」

「兵法云何？」

武藏用含意深沉的目光注視着家光回道：

「武藏自十三歲有志兵法，至三十七歲時好不容易領悟而得的兵法奧秘，今天盡以傳授予君上了。」

「什麼，傳授奧秘於我？」

「是，確已傳授了。」

「君上，此乃不勝之喜。」

松平伊豆守從旁揷口言道。

「怎樣，各位以爲如何？」

家光環顧列席的諸侯說。

「是。」

無論是否眞的理會得，諸侯一齊叩下頭來。

十四

武藏所謂已傳授給予將軍家光的兵法奧秘，究何所指呢？那當然不是說的玩刀耍棒的劍法。他所說的——大概是指家光與武藏交談之間，漸漸觸及人心深處的，生命與生命的對立罷。而那生命的本身，就擁有利劍，且緊緊地被裹在甲胄之中。所以首先便得解除那些甲胄，非使生命的實體暴露不可。而兵法上所謂使敵人的生命裸露，亦即使自己的生命裸露。能懂得個中奧妙，便是兵法極致。

左右列座的諸侯，不管懂與不懂，爲了那嚴肅、爽快的氣氛所衝擊，赫然低頭。在這瞬息的寂靜中，武藏隨口吟道：

「寒流映明月，碧潭沉寶鏡！」

「哦——」

家光也跟着吟誦着說：

「武藏，我當終生不忘是言！兵法如許嚴厲

，如是深奧，我竟矇然無知。」

他感慨無涯地，掉向忠利侯說：

「越中（以細川封邑在越中，故云）！承你引見武藏，就此致謝。」

忠利侯滿心喜悅地回道：

「是，順利引見，忠利與有榮焉。」

這樣一來，命官一節，遂消滅於無形了。公式的引見就此結束，接着是另席設宴。家光正面而坐，忠利侯、安房守、小笠原忠真侯等，有關係的老中都列席侍宴。

家光對武藏舉杯言道：

「武藏，希望你在江戶多住些時候。」

「是……雖是不勝依戀，今天便得動身了。」

「什麼，今天？」

「是。在江戶已近一個月了。」

「噢——」

家光瞥了忠利侯一眼說：

「聽越中說，你還擅長繪畫，希能為作一幅。」

「是……………這却好生為難。」

「武藏，君上所望，幸毋推辭。」

忠利侯也幫着說道：

「原是隨意塗鴉，豈敢敝帚自珍，容奉一幅，以助茶餘酒後消遣。」

武藏笑着答應了。

不久，宮女送上來紙張筆墨。武藏先畫一叢亂茅作為前景；茅華尖銳，宛似刀劍。接着，他一口氣畫成一輪紅日，正冉冉地從水平線上昇。

「君上見笑。」

畫筆未必高明。

武藏說着，望着家光一笑。

第四十六章 撲火飛蛾

一

岩田富岳的戰書，武藏始終原封未動，信中指定的決鬪之地，是芝山附近的常敎寺原野，時日是二月初一斷黑之前。

富岳一心以為武藏會接受他的挑戰，做夢也想不到原封不動被擱在一旁的。他所會齊的浪人共有六十八人，聚在一起容易惹人注意，先分散各處，約定抹黑時在常敎寺野集合。這一切部署，早一夜便已齊備了。

住在浪人館裡的二十多人，是其中的佼佼者。

「各位，今天晚上請大家縱他地樂笑樂。」

富岳儼然首領的身份，環顧着一座說。各人的面前，擺上了佳肴美酒，還有艷麗的女娘執壺侍宴。

這班浪人那裡還有顧忌，酒醉飯飽之餘，便大言豪語，各詡本領，聽起來像是連武藏都經不起他們一擊似地。

主水當然也在座。

他今夜適異平時，默不作聲，喝着悶酒。心裡好像有所期待，時時向後院望去，是記掛着由利公主罷。

漸漸的都醉醺醺地，席次也亂了。有的拉着女娘糾纏，有的爭論得差一點就動干戈，也有搥胸頓足，慷慨悲歌的。

主水眼露狂燄。

他霎時站起，沿着走廊朝後院由利公主的房間走去。這時，阿光從背後低聲叫住了他。

「主水先生！」

「什，什麼？」

「不要了吧。」

「不要什麼？」

「不是嗎，明天是重要的日子。而且你不是說過，不再喝酒，對那人也就此一刀割斷………」

阿光說着，雙手搥着主水的胸前。像哀求似地………

「唉，膩死人了！」

推開了她，主水仍向後院而去。阿光呆呆地站着，望着漸遠的背影。

主水用力推開門扉。

「公主！」

他一聲呼喚，拱手而立。

正在焚香端坐着的公主，靜靜地回過頭來。

「唔，主水？」

過去她都是稱「主水先生」的………

「公主，有事懇求………」

「什麼事？」

「是。近日舉止失常，屢次冒瀆公主，至爲汗顏。」

主水躬身肅立，仰視着公主說。

二

「這是什麼話，主水？」

聲調雖是溫和，但公主的目光是冷峻的。

主水掙扎着說道：

「公主……請聽我一言。自從武藏在江戶出現以來，我便頓失常態。實不相瞞，我曾單獨偷襲武藏；那次臥病，便是中了武藏的劍氣。」

「噢。」

公主不覺傾耳。

「是的，可怖的武藏之劍……但不知那來的因緣，公主自見武藏以後，對我却日見疏遠了……」

「喔喔，主水！你是說我曾對你有過什麼諾言？」

「不，公主！這只是我自己迷了心竅，無端的恨透武藏，怨你公主，陷於自暴自棄。」

公主凜然說：

「主水，住口！我只是愛惜你的才智，所以另眼相看。你把它當作戀慕，擅作非分之想，令人齒冷。」

主水垂頭說：

「是。是我一時糊塗。但時至今日，主水已無法離開公主，務請公主見憐，接受我這點痴情………」

「閉嘴！我討厭你。快出去！」

主水抬頭，他的兩眼如焚。

「公主！求求你。要是公主吩咐，我可以幫着武藏。」

「主水，愼言！」

「不，我能斬殺岩田富岳！」

「唉，你這人？」

「是。只要公主吩咐，雖是富岳，我也能一刀殺死，決不躊躇！」

主水正斷然這樣說時，門扉刹時而開，富岳領頭，闖進來四、五個浪人。富岳迎頭一聲大喝：

「混帳東西！」

進而按住主水。

「做什麼？」

主水瞪住富岳嚷道。

富岳喝了不少酒，兩眼閃光。

「哼，你，你要出賣老子？」

「是呀，只要公主一聲吩咐，隨時取你性命。我知道哪！你以公主爲餌………」

「這，這，這廝，好不知羞！」

富岳一把抓住了主水後領，其他的人便一躍上前，扭住他的手腕。

主水在此情形下，還是極口叫道：

「公主！……務請一言！」

但公主不理，冷冷地掉頭。

「來呀！」

浪人們扭做一團，把主水拖出房門。

三

因暗戀由利公主而失却理智的主水，曾一度想索性殺死公主，斬斷情絲，帶着阿光前往八代赴任。但苦思熟慮的結果，最後下了決心，投身於公主之前哀訴苦求，以冀得遂目的。這在自尊心極高的主水，眞可謂背水之陣了。

他被一夥人痛罵着扭住兩腕，竟連反抗都忘了，一心懷着公主的名字。及至出了走廊，纔愕然驚醒過來。

「唔，這厮們！」

主水突然掙脫手腕，翻身過來。

在這班浪人中，主水的工夫當然是出類拔萃的。不僅此也，凡浪人館中人，誰不知道主水是毒辣的殺人鬼。他們吃了一驚，連連後退。

主水手按腰刀，輪起瘋狂的目光。

富岳仍留在公主房中不曾出來。

正在危急中，幹部級的吉田適時趕到。

「等等，等等！」

他分開衆人。

主水瞪着吉田。

「吉田，你也趕來送死嗎？」

「不，主水先生，我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哪。明天是重要的日子，暫請息怒。」

吉田說着，掉向浪人問道：

「各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富岳先生的意思……」

「什麼，岩田先生？」

田吉搖頭說：

「這可不懂了。今天晚上岩田先生心裡急躁，想是一時誤會。主水先生，請看在下薄面……喏喏。各位！來向主水先生道歉。」

浪人們當然不願與主水這樣的人結下怨仇，落得借此下台。

「不不，我們自己豈敢多事，松山先生請勿

見怪……」

口口聲聲道了不是。

一方面，主水今天也鼓不起鬪志，是被悲戀挫了銳氣吧。

「哦，好罷，看在吉田先生面上，饒了你們這一次。以後可得小心，我主水是翻臉不認人，誰也不賣帳啦！」

主水說着，逕向自己房中去了。

「阿，阿光！」

主水看見垂頭而坐的阿光叫道。

阿光不響，也不掉頭。

「阿光……」

他無力地倒在阿光面前。

四

「主水先生！」

阿光輕輕地去撫主水的肩頭。

可是主水却閉着眼，抹緊嘴巴，像石塊似地屹然不動。

「主水先生………」

過了一回，阿光再度叫道：

「到那肥後的八代去罷。不論那裡，我永遠跟着你………」

阿光的眼中，淚如泉湧。

主水驀然抬頭，握住阿光的手。

「阿光！不錯，我要南下九州了。但請你原諒，我得單身前去。」

「唉唉………」

阿光張大兩眼。

「可是阿光，請你放心，我已醒了，從惡夢中醒過來了。哈，哈，哈………」

主水的笑聲像哭一般難聽。

阿光仍茫然望着主水。

「像我主水這般人，竟是如此亂了心性，我眞無法自解。不，現在可懂了。是爲了武藏出現！武藏是偉大的。武藏是不動的大樹。我竟以那

大樹爲敵，做了撼石柱的蜻蜓。不，我所撼的，只是那株大樹的影子罷了。」

說着說着，主水的臉漸漸開朗。

「阿光，以武藏的影子爲敵，不知自愧，不自量力的，不僅我主水一人。岩田富岳也是的。咱們自吹自擂，跌倒爬起，爬起跌倒，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但眞正的武藏，却一步步紮穩着自己的根基。武藏那廝，眞够偉大！但阿光，我不輸給武藏。我的年紀還輕，政治上的才能，我是遠凌武藏之上的。我不僅只是一個兵法家；我有的是大志，有着美麗的遠景。」

阿光也不知不覺被引起興趣，亮着眼睛。

「阿光！」

主水握緊阿光的手。

「我在由利公主前出醜。公主對我失望是當然的哪。但那醜態，不是我的本來面目。今天以後，我要回復原來的主水，再從頭向公主進攻！我不相信，以我主水而不能征服一女子，斷無此理！」

阿光的臉上，再度浮上悲哀的陰影。

主水却不理會這些，繼續着說：

「阿光，最重要的，我須得重建自己。爲此，我急須擺脫這夥人，非得離開江戶不可。而且獨自一人，靜靜地去想。阿光，謝謝你！一直承你看顧。待任官後，當考慮迎你前去……」

「噯。」

阿光幽然回答，別過臉去。

五

主水被拖出之後，由利公主房裡只剩下公主與富岳兩人，相對坐下。

「公主，我很不滿。」

富岳睨着公主，開口說。

「什麼，不滿？對我……」

公主的目光也很銳利。

「當然哪，極爲不滿！」

也許是喝醉了，他的話說得很不客氣。平時是維恭維謹，自居臣屬的……

「有什麼不滿？」

「一切都是，自從武藏在江戶出現以來，公主完全變了。」

公主的臉上，浮上嘲訕的微笑。

「哎，也許我是變了。但這只是我個人的心事，與我們共同的工作，毫無影響。你要我替你做的，不是功德圓滿了？」

「哦，那固然不錯，但你對我的態度冷淡，使我不滿，也使我不安。公主，請你從今天這個時候開始，與武藏一刀兩斷。」

富岳激昂地說。

「嗨，嗨，嗨……岩田，爲什麼要從今天這個時候開始呢？」

「公主，我雖不曾明言，你該從行動上略有所知，武藏的性命只能活到明天了。」

公主佯裝不懂的樣子。

「啊，我不曉得。爲什麼呢？」

「我給武藏送去決鬪書了。」

「噢，有膽量！可是，輸贏尙未可預卜吧？」

「哈，哈，哈…………這次，任憑武藏恁地了得，休想逃得性命。所以說，從今天這個時候開始，斷了念頭。我不願殺了武藏而讓公主懷恨。我不僅以你爲主家的公主，也把你當作自己女兒一般撫養長大的哪，眞不願見你爲此悲傷。」

公主易容說：

「岩田！你把我作爲陰謀的工具，現在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你把我撫育成人，我也決不忘記。現在我以主公的身分告訴你……」

「什麼，主，主公的身分？」

「富岳，好好的聽着！以前也曾說過，自從武藏先生在江戶出現以來，變了的倒是你自己。武藏先生不會把你這種人看作敵人，也不會視爲同道。你却空自着急，把心底裡的話都逼出來了

。岩田，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吧。那還不是燈蛾撲火！」

富岳高聲朗笑着說：

「你，你這是什麼話！我一定要殺死武藏，決不放手！殺死武藏，纔能抬高我浪人的身份，也正是達成目的底第一步！」

六

第二天，富岳一夥正會齊人馬作最後部署時，情報來了。

——武藏拒絕了將軍的邀請，不願出仕。但將軍對武藏的言語、行動極爲欽佩，現正在設宴款待中。

聽到這一情報——

「什麼，不願仕進？」

富岳以下，都疑心自己的耳朵似地，面面相覷。這些人嘴巴上雖說得響亮，自詡浪跡天涯，但事實上只是沒人用他，樂得嘴硬罷了。眞正以浪人生涯爲樂的，實則寥若晨星，能有幾人？所以一聽武藏拒絕了將軍親授的侯王地位，不僅出乎意外，簡直視爲奇蹟。

他們視武藏爲敵的最大理由，本來是對他的命官的反感。現在既知武藏無意仕進，便是失去大半的目的，莫不爽然自失了。

但在岩田富岳，却不如此單純。

首先是伊織的因緣。他當然早已知道伊織做了武藏的養子，原想活用這一因緣，借伊織居中斡旋，進而利用武藏，收爲己用。

而那伊織，竟以敵人的姿態突然出現，頓使富岳手足無措。富岳雖是仍向伊織下說辭，想把他挖了過來，無奈伊織拒之於千里之外，使得富岳黔驢技窮。

不久，由利公主又傾心於武藏。公主是富岳手中的第一張王牌，是遂其野心萬不可少的法寶。這樣一來，使他更爲寒心了。

最後，富岳意欲公開由利公主與伊織之間的

姊弟關係，藉以扭轉局勢，從中取利。而又爲由利公主一口回絕了。

在這種種不可告人的苦悶中，他漸漸心焦，而感情也隨之激動起來了。以前，他曾告誡主水不可魯莽的，現在他自己竟也居然以殺死武藏爲達成野心的第一階段了。

「各位，這兩件事却是不容混淆，不管武藏仕進與否，我們打倒武藏的目的不能有絲毫的動搖。我們既已送去戰書，就得貫徹到底。」

富岳把他那陰險的目光向浪人羣中一掃，再壓低聲音說：

「而且各位，要知道武藏便是咱們祭旗的犧牲。爲了大事得成，祭旗的犧牲來頭愈大，咱們的威力也愈增。」

「哦，不錯。」

浪人們這纔從新振奮起來。

「松山先生，拜托了哪。」

富岳特向主水說。

七

富岳雖是低聲軟語，但主水不作正面回答，却說：

「岩田先生，這時應該請公主出來說句激勵的話，方是正理。」

話中帶骨，但其他的人則無法聽懂。

「啊，公主……」

衆人的眼光一亮。

凡在浪人館進出的人，對公主都是傾倒的。

富岳苦着臉：

「不，事已至此，非婦人小子所應出面。時間已到，各位請罷。」

說着，先自站身起來。

這一夥人早已紮束停當，便三三五五隨着富岳出了浪人館。

這樣一來，倒讓主水有充裕的時間整理行裝，讓阿光送着出來，也沒人警覺了。

阿光送他到了巢鴨橋下。

「那麼阿光，好好保重身體，待我仕進之後……」

「……」

阿光不相信主水的話，不期望有重逢的一天。主水過橋之後，雖曾回頭望了她一眼，就此加緊脚步走了。

待浪人們動身以後，由利公主叫了轎子。脫去外衣，裏面已是行裝打扮了。跟在轎子後面的，就是那個名叫村山修平的年輕武士。

却說富岳一夥的首腦人物，盤據在芝山增上寺前，一間叫做「京屋」的茶館樓上。

「武藏偕同伊織，長行的裝束，剛纔已離寺尾新太郎家了。」

一個青年急忙忙前來報信。這次爲了襲擊武藏，可說是江戶浪人的總動員，人手既多，情報網自然健全。但他們一心都在武藏身上，自已已在町奉行嚴密的監視之下，反而毫不知情。以常教寺野爲中心，佈着江戶建府以來最大規模的兜捕陣網，是他們連做夢也不曾想到的，町奉行堀三左衞門親自出馬，擔任着總指揮，坐鎭在芝山門的小院中，把那一帶圍得水洩不通。

松平伊豆守也微服簡從親身前來；他於武藏退出江戶城，隨即辭殿趕着來了。

「怎樣，三左！不會有漏洞吧？」

「是……萬無一失，決無遺漏。只是……」

三左衞門側首回道：

「只是什麼？」

「離開寺尾家以後，武藏走的方向不對，好像不是朝着這約定了的常教寺野前來，而是直往品川方面……」

「什麼，朝品川方面？這却作怪！」

伊豆守不覺詫異起來？

八

有「智慧伊豆」之譽的松平伊豆守，歪着腦

袋靜靜地想了一回，突然拍膝嚷道：

「唷，三左！是了！是了！」

「是什麼？」

「是武藏不曾接受岩田富岳的挑戰哪。」

「這又奇了！身爲兵法家，而竟不應別人的挑戰？」

「不，剛在殿上聽人說起，近年來武藏對於挑戰……不，比試的邀約，往往避不接納，悄悄地逃跑。因此有人說武藏老矣，也有人罵他怯懦。不錯，這次武藏就是耍的這一手法哪。」

町奉行堀三左衞門皺眉說：

「什麼，武藏竟是這樣一個無聊的武士？」

伊豆守却明朗地笑着說：

「可是，這却不然。今天的武藏，已是爐火純青的天下第一兵法家了，倘而仍一一接受藉藉無名的兵法家的挑戰，不過是太過兒戲了嗎？若以此而謂武藏儒怯，只是未熟者的偏見。假如知禮的，就應親詣武藏求教，方是正理。而且與兵法家競勝爭長，武藏已是不感興趣。眞想比劃，則不拘時地，隨時隨地揮刀來罷！這就是今日的武藏哪。」

「不錯。」

堀三左衞門這纔恍然大悟。

「何況，岩田富岳只是無賴的浪人，武藏怎肯理睬！不，三左！這是伊豆的失算，而竟見不及此……哈，哈，哈……」

伊豆守捧腹大笑。

堀三左衞門也搔着頭皮說：

「是的。正是如此……却是一直沒有想到。可是殿下，怎麼辦呢？對方既未聚衆滋事，又不便無端下手……」

「哦，等等！三左，富岳們不久也會知道武藏走品川一路，一定追着前去。趕上武藏的地點，大概會在品川衞尾地藏王堂附近吧。」

「那麼……」

「三左，咱們先繞至地藏王堂附近，佈下陣

網。」

「是，遵命。」

三左衞門當即下令採取行動。

「殿下，您呢？」

「唔，我也去，我想再見一見武藏。」

伊豆守在門口跨上馬背。這時，北條安房守也騎着馬，帶着四、五個也像兵法家的武士，趕着來了。

「噢，伊豆守殿下！」

「安房殿下，何往？」

「啊，聽說武藏以衆爲敵，在此比劃，所以趕着來了。」

「哈哈，足下竟也與我一般，做了光眼的瞎子……」

伊豆守說着，又笑了起來。

九

京屋裏岩田富岳處，也有了類似的情報。

「什麼，走品川！唔唔，武藏這厮竟想乘機逃走。好，追上去！無論逃往那裏，追上殺却！」

富岳的號令，瞬息間便傳達到了躲在各處的浪人。

「什麼，逃了？哼，到底是官方武士，逃得好快！」

浪人們口口聲聲嚷着，急忙向品川追下去了。

武藏不會想像不到這邊狼狽的情形的，但他却若無其事地，穿着長行的旅裝，悠閒地向前走去。但選定傍晚離開江戶，是武藏獨特的；一般行旅都在早上動身。

可是，伊織却有點不大放心的樣子。

「父親，岩田富岳那夥人，這個時候一定是亂成一團糟了？」

「唔，是罷。」

「一定在罵父親懦夫哪。」

「唔，會這樣罵罷。」

「前年在紀州時，有個叫青木的約會比武，父親也一聲不響顧自走了。」

「唔。」

「後來那厮却揚言說武藏怕我逃跑了。」

「這次也會這樣說罷。」

「眞是氣人。」

「伊織，不要放在心上。我的心裏是滿高興的。我贏得一次從來未有的，一大回合哪。伊織，這次來江戶，在我是一大轉機。今年剛纔五十歲，從此又步入另一新人生了。」

「是。」

「在這裏碰到許多有趣的人。鴨甚內，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一傳流的波多野，將來定能自創宗流。還有主水的劍，也是好久不見了。那厮眞是可惜……」

武藏沉浸在回想中。這時，他是心平氣和，肯定一切的。

「由利公主不知怎樣？雖是女性，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伊織，讓我們爲她祝福罷。那些不能再見到的人，也許不能使我們再想起他們……」

「是。」

伊織雖是無限感慨地回答，但望着前方說：

「父親！前途有可疑的人影。」

「……」

武藏也目不轉睛地向前凝視着。

有六、七個武士，全身裝束，站在地藏王堂階前。

「唔，是富岳一夥吧。」

武藏坦然說。

「對方好像也在注視着我們的行動哪。」

「哦。伊織，上了仕途之後，你就很少有這樣厮殺的機會了。今天盡量地試試自己的身手罷！」

「是……」

「也使雙刀試試如何。」

「是……」

父子兩人雖是若無其事的前行，當然隨時緊握着必勝的契機。

十

同一時刻，由利公主與森都兩人，正在距品川地藏王堂半里許的三樹松附近，一前一後走着。

「公主，今晚也許吃力些，要趕上川崎落店哪。今夜裏能趕到川崎，萬一富岳派人追來，也不怕了。」

「哎，到長崎老遠的路程，現在就嚷吃力，那還了得……可是森都，這個時候，芝山常教寺野不知怎樣哪？」

「你是說武藏先生同伊織嗎？就是撥上一、二百人，決傷不了他們一根毫毛。倒是，在町奉行的羅網中的，浪人們的狼狽樣子，却是有趣得很。富岳、主水、吉田等盡是一流劍客，官廳的捕役也不敢大意吧。」

由利公主黯然接口說：

「是哪……武藏先生是當然的了，就是伊織先生的手下工夫，我也親眼見過的，倒沒有什麼不放心。可是富岳也罷，主水也罷，倒底是一起生活過來的，終是惦記……」

森都點頭說：

「那也是罷，這就是所謂人情……但既已讓伊豆守殿下看上了，始終是逃不了的網中之魚。從那羅網中能救出公主，却是我最欣慰的事。」

公主默然了一回兒，却說：

「森都，你爲什麼這樣關心我呢？」

「這個……還不是公主自己的品德感人。」

「就是爲此？」

森都悄然說：

「這嗎？也爲了你能理解武藏先生罷。二十年前我初見武藏先生時，便對他極爲傾倒。此後

凡是對武藏寄以好感的人，不論是誰，我必善意相待。」

「我眞的理解武藏先生嗎？」

由利公主懷疑地自語着說。

森都隨後接口：

「武藏先生確是不容易理解的一個人……但我以爲公主你，比誰都清楚武藏先生。」

「眞的？」

「我這樣相信哪。公主能斷然放得下武藏先生，便是一個很大的明證。」

「唉，放得下？」

「是的。假如現在還是稍有留戀，趕快立即丟開。武藏先生是獨行踽踽的人！他是四面樹敵的人！思念武藏先生的人，會陷於不幸。」

「唉，森都！」

公主正沒奈何地這樣呼喚時，森都愕然停步，靜靜地傾耳細聽。

「奇了！附近有劍氣……」

「唉，劍氣？」

公主回頭一看，吃驚地叫道：

「啊，森都！那邊在厮殺……」

第四十七章　萬里一空

一

「看得見嗎？」

森都問道。

「唉，雖未動手，但有七、八個武士……」

公主看見了遙遙後方的人影閃動，直覺地這樣下了判斷。

「哦——」

「說不定武藏先生也？」

「公主，不要管它，咱們走罷！」

森都說着，提起拐杖。大家都知道森都是完全的瞎子，但感覺却敏靈得驚人，所以後來竟有人傳說森都是假瞎子的。瞎子而能同光眼人一般行動，已足驚人，倘而光眼人能一生裝着瞎子而不露破綻，更不容易。

「走罷。」

公主也加緊了脚步。

這時站在地藏王堂前的七、八個人影，確是岩田富岳一夥的浪人。他們一眼望着武藏和伊織，便向左右揮手爲號，躲在路邊的同夥，隨即一擁而出。

「各位。陣容！」

富岳簡短地一吼——想該是以前有過的經驗，立即四人一排，每排各隔丈許，向後接連得老遠老遠。

富岳單獨居前，等着武藏前來。這時他突然想起主水不見，便問：

「松山先生呢？」

「眞的？」

大家都面面相覷。

「松山先生！」

富岳高聲呼喚，但沒有回答。

「哼，原來這斷！」

富岳雖剎時警覺，却已沒有讓他有憤慨的餘裕了；武藏與伊織，已一步一步走近前來。富岳高聳兩肩，瞪着漸漸迫近的兩人，兀然不動。

右手松林盡處，是品川的海濱，左手是一片田地。沿路上除了這間地藏王堂，沒有人家了。

武藏在前，伊織隨後，兩人都若無其事的朝富岳走近過來。他那悠閑的步武，是旁若無人的。

「武藏！」

岩田富岳急躁地叫道。

「叫我嗎？」

武藏像出乎意外似地，停下脚步。

「武藏，你這儒夫！爲什麽不到約定的地點，常敎寺野去？」

「嗅，你就是叫岩田富岳的那個浪人嗎？」

「正是富岳，快快回答！」

武藏淡淡的笑說：

「抱歉得很，你的信確是收到了，但忘了拆看。」

二

富岳因屈辱而全身震顫。

「唔，什麽，忘了？」

他邊說着，向横一躍；是在後的伊織向前踏步，與武藏並肩了。

還有什麽好問的！富岳雖明知無話可說，但心中急躁，無端的總想說他幾句。

就在他向横躍退時，捧腹笑道：

「哈，哈，哈……忘了？虧你說得嘴響，只是儒夫的口實！」

「那樣也好。」

武藏坦然回答。

「要不然，便是爲了要洩我衆人之氣的老手法。」

「哦，那樣也好。」

富岳終於彆不住氣大聲喝道：

「一齊上前！」

「啊！」

最前排的四人，剎時拔出大刀。但因武藏與伊織搶前了一步，四人便一邊拔劍，同時向後倒退。

武藏與伊織仍空着雙手，未去觸及刀把。鋼鐵般的壓力，重重地緊逼過去，使四人綽刀在手，毫無施展餘地。

又是一步，二步！武藏與伊織毫不躊躇地，並足前進。四人連連倒退，撞在第二排的四人身上。

「呀！」

第二排的四人，原想分開前排的人上前的，但他們也一樣的連連後退，變成了八人一團，亂糟糟的碰在第三排上。

而武藏與伊織，還是用原來的步武，步步逼緊。

「喂，爲什麼退後？上前上前！」

富岳自己雖也連連後退，但邊退邊嚷着，仍是沒有一人敢上前。

富岳所佈的這一陣式，是四人一排，分批殺進，以一部分人用輪戰法使敵方疲於奔命，另一部分則繞過敵後，從前後左右進攻，使對方顧此失彼的一種戰法。

但前隊既不能進擊，陣形先自潰散，接着第五、第六兩排也陷入混亂，鬧成一堆了。

加上，遠在後方的幾排，因不知前方情況，反向前推進，也潰不成形，只是亂擠亂喊，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武藏一看，時機已熟，便停下脚步，低聲言道：

「伊織，拔刀！」

「是。」

伊織搶前一步，雙刀出鞘，身隨刀進，轉入鬧成一團的敵人羣中。

「啊啊！」

「哎！」

慘號悲鳴之聲，卽隨着爆發了。

三

集結羸弱，也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以量勝質的原理。組織的力量，就是根據這一原理而來，且被公認爲不可動搖的眞理。

可是事實上，雖是嚴密的組織，鋼鐵一般的團結，也不能說是絕對的保障。鐵槌一揮，岩石爲碎；多數人往往敗於少數，甚至一人之手。

品川地藏王堂前的決鬪，武藏正是以大鐵槌的威力，一擊而摧毀了富岳精心組織起來的陣勢。他們的陣形，顯然是全般潰敗了。

這樣一來，人數衆多反成不利，雖盡是成名的劍客，却也不能隨心所欲發揮威力，完全成了烏合之衆，爭先恐後跳入左右稻田中去了。富岳的叱咤，又有何用！

這其間，武藏仍是空着雙手，悠閒地一步步前進。

「父親，就此罷休。」

「哦——」

瞬息間手刄了六七個浪人，伊織不再追殺，手提大刀，跟在武藏後面。

「哇啊，哇啊！」

這時，爆發出陣陣的喊聲。町奉行堀三左衞門所率領的官方捕快，從四面八方的稻田中湧出來了。

浪人們像蒙在鼓裏，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正在茫然呆立着之間，已被二、三百名的捕快，團團圍在核心。

「那壁廂所站的浪人們聽眞！爾等行動可疑，着卽逮捕。快快放下武器，隨同本衙解府聽審！」

堀三左衞門嚴重地宣道。

「什麼，行動可疑？」

岩田富岳前跨一步，開口問道：

「是否明知岩田富岳？」

「當然哪！」

「是明知奉閣老諸侯的密諭，爲將軍家效勞的岩田？」

「然也。是閣老協議的命令！」

「確是不錯嗎？」

「不必囉嗦！」

富岳的臉上頓時殺氣騰騰，與剛纔對武藏時像換了一個人似地，惡狠狠地輪着兩眼。

「唔，看來是與武藏勾結的陰謀，本人自問清白，不勞牽掛，請即回頭！」

「有話向法曹去說！」

「什麼，法曹？誰耐煩！就此了斷……」

富岳霎時拔出大刀。

「各位，上前！」

「噢噢！」

浪人們原已拔刀在手，刹時四散立定架式。

這情形與對武藏時又自不同，個個人精神百倍，鬪志淩霄。

四

「父親，又發生怪事了。」

伊織一面拭刀入鞘，一面說道。

武藏駐足回頭一瞥，隨說：

「走罷，伊織！與咱們無關。」

「是。」

他們剛一走動，後面的喊殺之聲驟起，接着是亂糟糟一片嘈雜。

「哼，浪人們正在拚命哪。」

武藏並不回顧，自語着說。

伊織回頭一望：

「看樣子捕快們反落下風了。」

「是罷，盡是出色的兵法家啦。」

「父親，請勿見責；岩田富岳旣爲奉行所嫌疑，未知由利公主怎樣？」

「哦，公主是聰明人，還有森都跟着，不會波及。而且，這倒是公主擺脫那些人的好機會哪。不必擔心！」

伊織這纔放下心事。

亂鬪好像愈演愈烈，過路的行人，都遠遠的駐足觀望。但武藏不停，自顧走去。

「伊織，剛纔如何？」

「是。有父親的靠山在後，眞是如入無人之境，一無阻撓。可是，在父親面前，敵人爲什麼那樣無力呢，眞是奇怪。」

「伊織，靜下心來想想，便不難領悟了。有時，寡能勝衆！記着，運用如不得法，人數衆多反受限制。結集了百人，只有百人的力量。但個人的力量是無限的，擴而大之，足以充塞天地之間。懂了嗎，伊織！」

伊織歪着腦袋說：

「像是，似懂非懂……」

「好了，好了，將來自能領悟。」

吶喊的聲音漸遠。後面響起一陣馬蹄的聲音，漸來漸近。

一騎，二騎，三騎，四騎……騎馬的武士到了武藏與伊織身後，戛然收韁，翻身落馬。

「武藏！」

「武藏先生！」

武藏回頭一看，衝口叫道：

「呀，各位………」

武藏與伊織退立道旁，躬身施禮。那些武士，便是松平伊豆守領頭，跟着是北條安房守、蒼龍軒的甚內，和波多野二郎左衞門等四人。

「武藏，聽說浪人們對你攔路截擊，所以趕了來的。」

伊豆守微笑着說。

「我也偶爾風聞，便馳馬前來。」

安房守接口說。

蒼龍軒像是不勝依依地說：

「原想再勞駕惠臨敝寓一敍的……適纔聽說

富岳一夥襲擊先生，乃偕同波多野兄匆匆趕着來了。」

五

「可是武藏！」

伊豆守用猜謎似的口吻問道：

「請問你躲開了富岳指定的決鬪場所，眞意爲何？是兵法上的虛實，或則另有緣由？叮奉行一邊，也曾爲此險些錯了哪。」

武藏惶恐地囘道：

「殿下！這不是兵法上的虛實，完全是武藏個人的任性罷了。」

「那麼，爲的是不願與富岳這夥人周旋罷。天下無雙的武藏，而竟與一介無賴的浪人爲敵，也太過笑話了。武藏，實不相瞞，我也曾這樣推測的哪。」

伊豆守說着，浮上快意的微笑。

武藏更是誠恐誠惶地囘道：

「不，殿下！我自己也只是一介浪人，怎敢因對方是浪人，便存輕視之心。」

「哦哦——」

伊豆守不解地偏着腦袋。武藏繼續着說：

「即使對方是第一流的名兵法家，我如不感興趣，還是不顧而去。這完全是出於武藏一人的任性罷了。」

「哦，武藏！這樣有時會受世人的詈罵吧！」

「明鑒。但詈罵也甘於接受。」

伊豆守還想開口發問，安房守却制止了他，接口問道：

「武藏先生，你最近心境的進展，使安房守深有所感。你謙虛着說是爲了任性，但那正是置身於自由無碍的世界底心境。是嗎，武藏先生？」

武藏悄悄地，像自語似地囘道：

「惶恐之至。武藏近日纔能收囘了心的自由似地。距眞諦固然尙遠，但向那萬里一空的境地

，一心在求精進而已。」

「什麼，萬里一空？」

伊豆守沉吟着說。

安房守也隨口唱和，却接着說：

「不錯。那麼，一個敵人和千個敵人相同，而常敎寺野和品川地藏堂前也初無二致。江戶和京都沒有不同，而且，將軍也罷，浪人也罷，乞丐也罷，都無差別。」

這時，伊豆守恍然而悟，拍膝叫道：

「剛纔你逼退浪人們的那個氣魄，也是基於萬里一空的境地而來的兵法罷。」

武藏毅然答道：

「殿下，正是如此。但我既非禪宗和尙，不能領會一切，了悟一切。我只是踏着四大皆空而進，自己却仍臻於眞『空』。我所負的業障太重，覺得宇宙與人生仍是謎一般深不可測。那麼殿下！各位珍重……」

武藏深施一禮。大踏步地囘頭走了。

六

「宮本先生！」

蒼龍軒依依不捨地叫道。他知道這位巨人，是不會再有重來江戶的一天了。現在蒼龍軒所暗中策劃的，是全國第一流兵法家的大會賽，近日正在調派匹對的人物。——這一計策，居然被他促成，便是翌年——寬永十一年在江戶城擧行的御前比武。他絕對不期望武藏出場，却在武藏身邊發現了伊織，而且選定柳生新陰流的駿足荒木又右衛門爲其匹對。

「宮本先生！」

波多野搶前幾步說：

「承先生指點，塡補了一傳流的缺陷，因此決定改稱一轉流了。」

武藏再次囘過頭來，向衆人深深一禮。對波多野特別致以祝福的目禮。

喊殺之聲早已寂然，富岳以下的浪人，想已

一一就縛。夜色漸濃，深深地裹住了海天、田野和路面。武藏與伊織，沒入那如霧的夜色中去了。

這樣，武藏離了江戶。由利公主與森都也走了。但那天最早離開江戶的，却是松山主水。他離開浪人館，到門前的京屋轉了一轉，就此直趨品川，急急地別了江戶。

他的脚步輕快。擺脫浪人館的生活，像是從泥淖中拔身出來一般，感到滿身清爽。

「浪費掉了徒然的歲月！」

他在心中反覆自語着。七、八年來，他承認自己一無進步，反見墮落。工夫疏賴了，兵法上走入岔路。

「是生活的錯誤！」

他這樣下了結論。

當然，他並沒有就此放棄對武藏的競爭心。也沒有斬斷對由利公主的痴情。更沒有喪失堅强的自信。他承認自己敗於武藏，他承認與由利公主的情愛已是破裂，但他決不承認一切就此終止。

「等着看罷，武藏！」

「由利公主喲！總得有一天，我會教你投入我的懷抱！」

他昂然濶步，高聲呼喊！他的心中燃着對明日的希望。他想從心中，把昨夜以前充滿着污辱的生活一拭而淨。

可是，浪人館中的生活，是否盡是污辱呢？他在昨天之中，有沒有遺忘了什麼寶貴的東西呢？他爲什麼沒有想起阿光呢？

主水這個人原來就有一個缺點，常時把最重要的東西遺忘喪失，乃至失之交臂。

總之，他比武藏，比由利公主都先離開江戶，却是不幸中之大幸。假如在半路碰上武藏或由利公主，也許又要發生意外的事端了。

「一切留待九川再說……」

主水心想着，一直向西趕去。

第四十八章　京　寓

一

武藏與伊織連夜攢程，趕過川崎的宿頭，所以不曾與由利公主和森都在路上碰面，就此一路下去，到了京都北野神社附近的寓邸。

他的寓舍中沒有女傭，只交給兩三個門人經管門戶。他的主意是大厦千間夜眠七尺，所以家具既極簡陋，所謂武壇，也只是正屋旁增建的，一個二十席塌塌米的地板間罷了。這在武藏，眞是名實相符的寓邸，不是久居的家宅。與之所之，一出門便是三月、四月不歸，像一個雲遊的行脚僧。因此雖立門戶，却非正式的武壇之主。

武藏平日未明卽起，先用冷水漱口，再揮舞木刀至汗出爲止。然後洗臉，用冷水拭身，入室靜坐。禪宗和尚有坐禪一道，但武藏不是學的他們的，靜時不忌雜念。他只是調節身心，使自己進入鬪爭的姿態，靜靜地面對敵人。而武藏所面對的敵人，也不是固定的，只是存在於雲烟遠處的什麼東西。

敵人雖不現形，却千變萬化，想從武藏的眼中遁形。有時化爲飛禽蟲豸，有時變成各種人像……可是，武藏現在已參透萬里一空之理，他的心眼能在空中自由飛翔。他的心眼能不誤方向，用劍尖指住敵人的眞像。

這樣靜坐半小時，武藏的胸底自能湧起自信與鬪志。

「好了！」

於是，他便出室與伊織共進早膳。他的一日三餐，也簡樸得如同禪僧的，當然哪，眞正的鬪爭不在靜思之中，而在日常的生活裡。早餐後，門人來了。武藏不使用竹刀，給門人只指點架式。午前是指點伊織與門人練習。有客來便讓他們等着，接見來客，須在午後。

來客多半是進修兵法的劍士，有仕途的武士，也有普通的浪人。

武藏親身體驗過浪人兵法家物質上的匱乏。據他的傳記上說，他的臥室中經常準備着裝有金錢的小袋，吊在壁上，碰到窮困的浪人兵法家來訪，便舉以相贈。

武藏當然不會富裕。但他的生活樸素，把門人所送的東西，大名諸侯所贈的饋遺，積儲以饗同好之士罷了。

他當然也有外出的時候，但很少叩訪兵法家之門。回京後第一天去訪問的，是京峯京峯本阿彌光悅光悅的畫室。

二

武藏被領進茶室。

光悅已八十二歲。春寒料峭，他的頭上仍戴着頭巾。臉色紅潤豐腴，雖稱不上矍鑠，却也安翔駘蕩，儼然有長者之風。那時，他仍是工藝美術界的前輩，潛有勢力。

武藏去時，已有兩個先客：一個是認識的大阪商人，另一個是河內刀冶匠永國。

光悅親自給武藏沏茶，道了久違。永國也是跟武藏習藝的門人，兩人間自有一番話舊。

「怎麼樣，武藏先生，最近江戶有沒有什麼新的畫師出現？」

見面的話告一段落，光悅問道。

「不，一向沒有聽人說起。不過將軍腳下，諸侯會集的地方，街道也很寬敞，不久也許會有號稱江戶派的繪畫出現吧。但京都的傳統，想該不會因此衰退哪。」

「是罷，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看起來是嶄新的文化，骨底裡還是離不了傳統的精神。可是，足下近來也有作畫嗎？」

武藏接口說：

「正想下工夫來畫幾幅試試看哪。不僅有繪畫，還有彫刻和金石，也想一試……」

光悅點頭說：

「這樣便好，足下本有畫才。這不單就技巧而言，足下的兵法，與我們畫師探究美的態度有相似之處。不，嚴格的說，更爲認眞。」

武藏傾耳諦聽，不住點頭。

光悅瞇細眼縫說：

「足下原是兵法一途的，能把一切活現在兵法上。在繪畫或彫刻中，也能表現足下的心境。無論如何請你畫畫看，畫成時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哪。而且決不會妨碍你的兵法修行的。」

「諸承教益，惶恐之至。」

武藏叩頭致謝，隨即辭了出來。

剛出門，永國追了出來說：

「先生，今天我是受人之託，去請光悅先生鑑定刀劍去的，回頭本來想去府上拜謁，還不知道先生已去過江戶呢。」

光悅原是刀劍的鑑定專家。

「哦，因爲偶爾想起來，便去了。近日，業務如何？」

「先生，我把給您老的佩刀打好了，是多年來一直懸在心裡的一個願望………」

永國欣然指着脇下的木盒說：

「鑑定的刀，我把它寄存在光悅先生處了。這就是我爲先生鑄的……」

「噢，那倒想先覩爲快哪。」

武藏加緊脚步說。

永國，三十二、三歲，黑臉膛，是目光銳利的長身漢子。

三

「呀！」

由利公主低喊一聲，立住了。

「怎麼了，公主？」

森都不安地問道。

「武藏先生！」

他們兩人走得慢，今天纔到京。順便瞻仰京

裡風光，正往清水寺的途中。公主在人衆中偶然見了武藏與永國的背影，不覺驚呼起來。

「什麼，武藏先生？」

森都也駐足驚問，但立即改口說：

「公主，請勿呼喚。昨夜在宿頭卜了一卦，似乎武藏先生也快到九州去了。武藏先生本來與九州有緣，再加伊織哥又不日出仕小倉。公主，倒不如到了長崎，安定下來再慢慢地與武藏先生和伊織哥見面罷。」

「噯………」

由利公主悄然點頭。

在由利公主和武藏背後的人叢中，把臉藏在軍笠下，盯着他們看的一個武士，正是松山主水。他比武藏早一步抵京。京裡是他的舊遊之地，住着許多熟人，便逗留下來了。

主水並不知道富岳一彫當天被町奉行一網打盡，但知道富岳與公主之間的破裂。

「這樣看來，公主也溜出浪人館了。」

他心想。但與森都攪在一起，使他不滿。

「唔，是武藏那厮差撥森都拐走了公主的吧。」

這樣一想，好不容易安靜下來的情緒，又激動了起來。看兩人，沒有跟着武藏的樣子，可是他還是牢牢地釘在兩人後面，直至傍晚，看他們兩人進旅舍。主水這纔覺得自己的多疑而不禁苦笑，便即回頭折回旅館去了。

武藏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被由利和主水發見，偕永國回到寓邸，立即取出永國所鑄的長刀。

「哦，永國！好傢伙。」

武藏翻來復去看了半晌，沉吟着說。

「先生，是否合意？」

「浮在刀面上的殺氣，已經沉底了。在有些人，初看或許像把鈍刀，我却中意了。永國，今天起我用它作爲佩刀。」

「是，謝謝先生！」

永國激動地說。

「永國，你的努力沒有白費哪。」

「是。但那時假如沒有碰見先生……」

「哦，已經有幾年了嗎？」

「正是造酒之助先生故世之後。先生，已經三年了。」

「是罷。」

武藏感慨地閉上眼睛。

四

那年，武藏爲了造酒之助的喪事去了姬路，歸途在大阪耽擱了兩三天。一天深夜，去探訪朋友經過淀川沿河邊上，迎面碰到一人；不是武士，却腰挿長刀。武藏無端地感到殺氣，便潛身蔭蔽的地方，看他過去。那漢子過去大概二三十步，見對面來了一個商人模樣的人，便手按刀把，看看擦肩走過時，刹時拂鞘揮去。但在間不容髮之際，被武藏抓住了手腕。

「做，做什麼？」

那漢子掉轉身軀，向武藏撲來。

商人嚇得一溜烟跑了。武藏鬆手問道：

「是路刼嗎？」

「不是。」

「那麼試刀？」

「要你多管！」

那個漢子又揮刀向武藏砍來。刀尖也頗凌厲，但在武藏前，簡直視同兒戲。他也不閃躲，一伸手抓住對方的手腕。大刀隨着落地，是連刀柄仍是白身未鬆的新刀。

武藏看那漢子慌忙俯身去檢，便搶先檢它起來，映着夜色一看，竟是新出硎的。武藏伸手把對方腰間的刀鞘也一起奪了過來。

「這把刀我拿走了。你想要回，可到京都找宮本武藏。」

「唉，武藏？」

那漢子喫了一驚，仰頭望着武藏。正待開口，武藏却不理睬，顧自走了。

武藏回京寓的第三天，門人通報說：

「一個商人打扮的人，無論如何要見先生。」

「叫什麼名字。」

「說是見了面，當面奉告。」

「好罷，帶他到這裡來。」

不久，一個年約三十前後，黑臉膛，目光炯炯的長身漢子，一進來便跪在塌塌米上，伏地不起。

武藏睨視着問道：

「尊駕何人？」

「先，先生！」

那漢子抬起頭來囁嚅着說：

「是在淀川河岸上見過先生的……」

「噢，你就是那個冶匠？」

「是。想該先生見了刀銘早已知道，在下是住在河內國四條畷的，名叫永國的鄉下刀匠。」

「不，我還不曾看你那刀銘。但永國，不是最近出名的一個冶刀匠嗎？為什麼血迷心竅，無辜殺人？」

先生只是想試試新出硎的刀鋒如何……」

「哼，你既是冶刀匠，對於自己所鑄的刀，不試鋒竟無把握？」

武藏瞪住在他的臉上問。

五

永國被他一瞪，不覺又雙手着地，俯伏下去。他的兩手不住地哆索。

「先生！」

定了一回神，這纔開口說：

「那天晚上，在下回去想了一夜。雖是為了要試驗自己全神貫注鑄成的刀劍，但無辜戕害人命，我知道罪孽深重，就是死在先生刀下，也是孽由自作。承先生不殺，只是沒收了那把刀，意在點醒在下……」

永國的額上滲着汗油。

「先生剛纔的指示，身為刀匠，而竟不知道自己所鑄的刀劍鋒利與否，深愧藝技未精。先生此語，在下自當深銘肺腑。」

武藏伸手從刀架上取下白鞘的一刀。

「喏，永國！仔細去看你自己所鑄的刀是否鋒利？再拿我的佩刀來比較，看是如何？」

武藏把白鞘遞給了永國，再把自己的愛刀伯耆安綱拔了出來，也放在他的面前。

永國肅容端坐，先拔出自己所作的刀，靜息凝視了一回，再把視線轉向安綱。

武藏靜靜說：

「永國，安綱是已有定評的名刀，你休急燥，靜下心來看看。」

永國對兩把刀交替看着，突然眼睛一亮，說：

「先生，在鋒利上，我敢說我的刀也不在寶刀安綱之下。」

武藏一邊收刀入鞘，却說：

「還有呢，永國？」

「是……但永國的藝技未精，仍只是鈍刀罷了。」

「好，那麼從此再下工夫，待你有了得意作品時，再讓武藏作為佩刀。」

「是。」

永國是烈性漢子，劍術上也頗有工夫。冶刀師而竟殺人試鋒，就是他那烈性使然。但那烈性，却中了武藏之意。

自此永國常出入武藏的寓邸，接受武藏的教誨，劍術上做了武藏的門人。他所鑄的刀，進步甚速，漸漸地為武藏所賞識。但可以進獻武藏為佩刀的，却不容易；武藏所佩的是名刀安綱哪。而在三年後的今天，好不容易纔償此宿願。

武藏這天顯得很高興，特別叫了酒肴款待永國，且說：

「永國，回去再替我鑄兩把，是打算奉贈小倉的小笠原侯，和肥後的細川侯的。」

「是。限期到幾時爲止。」

「哦，今年年底。」

武藏答道。他這時偶然想起，決定自己也隨同伊織到九州去一趟。

六

武藏後來也常去叩光悅之門。光悅家中有窰灶，而他的住宅四邊，住着漆工，畫師，塑造匠，和金石工，有很多優秀的工藝家，形成一個藝術新村。

武藏能以輕快的心情，而且快樂地向那些工藝家請教基本的技藝。他把藝術的境界看得很高，但沒有把自己視爲專門家，只是想向他們學習些自己所想製作的，有關那些作品的必要技術罷了。

他是佩刀的武士，對刀鍔特別喜愛。他想親手製作，乃下工夫去學習這一方面的技術。武藏不是佛教徒，他僅爲了兵法的立場而酷愛不動明王的塑像；改向塑佛匠學習這一方面的技術。他也時常作畫，除達摩之外，喜畫翎毛。鳥中，他畫鬪鷄，鵙（伯勞），也畫水鳥。鬪鷄是戰鬪的鳥，伯勞亦然，水鳥則是啄食活餌的鳥。

在武藏，人生便是戰鬪，而且是仗劍的戰場。當他掉頭向自然界物色畫題時，便成伯勞，成水鳥，成鬪鷄，是當然之理。當他處理這樣畫題時，不會像過去那樣，因作畫而與兵法發生矛盾感到困惑。畫境、兵法、人生，完全一致，成爲三位一體了。

這一年，九月間造酒之助三週年的忌辰，他去過姬路一趟，便沒有出門了。十月間，在江戶參覲的小笠原忠眞侯來說，明年參覲期滿歸藩時，即刻正式任命伊織，而在最後寫道：

——希望足下亦能隨伴伊織前來一敍積愫。

同時，細川忠利侯也有了同樣邀柬，使武藏大爲心動。就在這時，夜半常覺心窩疼痛，不能安眠。武藏自己並不爲意，伊織却不放心，常

問：

「父親，近來臉色不佳，是否有什麼不豫？」

「哎，近日半夜常鬧心疼，但這一點小毛病，怎會影響臉色呢？」

過去，武藏連傷風咳嗽都不曾有過，但心痛漸劇，連口味都倒了。過不了幾天，突然腹瀉，全身乏力，雖是那麼剛强的武藏，也敵不過病魔，躺下來了。心痛也不僅夜半，愈見厲害了。

叫村醫來看，說是腸胃病，並不嚴重。但武藏仍是日見衰弱，食慾是當然沒有了。伊織心焦，爲了每天的飲食，煞費苦心。可是伊織對病也沒有經驗，只是看着養父食慾不振，身體衰弱，乾着急而已。

一天，武藏說：

「伊織，暫時不要喫東西，也許好些。」

自此，每天只喝湯水和藥，過不了幾天心痛倒漸漸痊癒，食慾也有了。大概就是今日所謂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罷。

七

到了年底，病體完全恢復。幾個月的病床生活，雖給武藏帶來痛苦，却也讓他有了自我檢討的機會。結論當然還是他那信條「萬事皆無後悔」，倒也成爲生活上的一個轉機。

武藏決定離京，便告訴伊織，與他同去小倉的事。

武藏在京只是臨時住所，所以他從來沒有把京都作爲自己的久居之地。但事實上，京都一直是他的生活根據地。他現在決定把這根據地拋棄了。

小笠原忠眞侯於開年二月歸國，武藏便決定於三月間離京。他把這個通知了知交和門人，並親自到光悅處辭行。

「什麼，把房子都結束了嗎？」

光悅依依不捨地說。

「本來是臨時的寓邸，沒有什麼傢俱。而且看什麼時候高興，還是飄然回來的。」

「足下原是隨遇而安的脾氣，倒也無所謂，只是我已如此高齡，眞有點捨不得你就此離開哪。」

光悅眨着眼睛說。

兩人是二十歲以來的老友，這其間每逢武藏有生死的決鬪時，也不知擔待了多少心事。

「幸好師匠身體壯健，今後隨時仍可見面。」

武藏對這份深厚的友情，也深爲感動。

「但願如此。到了九州，千萬不要丢開畫筆，我等着要見到你能畫出獨步古今的作品哪。足下儘可不必拘於技法末節，也像兵法一般，不需師匠。金工、彫刻也一樣。」

「承教。」

「矢野吉重在肥後，已是大有成就的畫師了，堪爲足下良友。」

光悅邊說着，從文具盒中取出一挺墨，鄭重地用紙包好，遞給武藏。

「到偏僻地方最難到手的是好墨，這是特別託人採購了來的唐墨，作爲光悅的餞別，請足下哂納。」

當然不必辭退，武藏便高高興興接了過來。

辭了光悅回來，冶刀匠的永國正在等着；是送去年定做的兩把大刀來了。當然，他早已接到武藏南下九州的通知了。

「噢，看樣子已經好了。」

武藏一坐下來便說。

「是的，總算沒有誤事，請先生一看。」

武藏仔細地看了好一回。

「哦，好極了。」

很滿意地收了起來。

八

這時，永國却雙手拄在塌塌米上，斂容言

道：

「先生，永國有不情之請。擬請先生准予隨同前往九州。」

「什麼，同去九州？」

武藏出乎意外地問題。

「是的，我捨不得遠離先生。」

「這却奇了。我過去不是一直都在遠地旅行嗎？」

「是。可是這次的情形不同，是搬住九州，我覺得先生是不會再回京都來了。」

「唔——」

武藏深深地沉思。這次對他前往九州，有着這樣感覺的不僅永國一人，光悅如此，別的人也都這樣想。武藏原沒有久住小倉之意，看高興仍回京都。但靜下來想，京裏對他確是已無所留戀，也不感興趣了。

武藏掉向永國說：

「不錯，我也許不再回京，但也未必久住小倉，還得去肥後，去長崎。永國，待我決定在長崎住下時，再邀你前去罷。」

「那麼先生是答應了？」

「哦，到那時一定叫你，放心等着。」

「謝謝先生。」

永國滿懷高興地走了。

臨動身之前，天天有門人故舊前來送別，或則設宴餞行。舊知中有兵法家、僧侶、商人，也有文人墨客。

在這擾擾中，森都突然來訪。

「是從江戶的歸途。原以爲不必再去江戶了，因伊豆守殿下的召喚……」

及至聽到武藏要去小倉，便說：

「武藏先生，這纔有趣，我的卦象中早就出現了。」

接着，森都便把前次他們離開江戶以後的情形，作了一次簡短的說明。

岩田富岳以下，浪人館的幹部，多半被捕入

獄。但浪人還是一樣跋扈。

蒼龍軒的計劃將實現，定本年內會集全國兵法家，舉行御前比試。

波多野自創了武壇。

最後，他又訴說去年與武藏相前後，陪着由利公主，離江戶前往長崎的經過情形。他說：

「公主像是完全換了一個人，連伊豆守殿下送的津貼也辭退了。專藉教授茶道和插花，過着幽靜的生活。」

「虧得能平安脫離了浪人館。森都，還得謝你了。」

武藏高興地說。森都微笑：

「爲什麼謝我……」

「公主不是伊織的未婚妻——浪娘的救命恩人嗎?」

武藏淡淡地回道。

第四十九章　宿　緣

一

武藏偕同伊織，踏上一別二十年的小倉。與佐佐木小次郎的船島決鬪，是武藏一生中最大的轉捩點。今日舊地重遊，自是感慨良深。

當日的小倉，城主細川家已遷國肥後。繼其後者爲小笠原家，也與武藏淵源甚深。

到了小倉，武藏父子立即晉謁忠眞侯。伊織正式拜命，食祿三百石，並賜城內邸宅。於是娶黑田家浪娘爲妻，組織新家庭。武藏當然也在他們家中暫住下來。

辦了伊織的喜事之後，忠眞侯特爲武藏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歡迎盛宴，邀集了百數十名的賓客。

到小倉後，武藏僅見過忠眞侯及其左右的重臣與黑田家的親戚。在這次宴席上，忠眞侯無限欣愉地把他向家臣們介紹着說：

「我與武藏一直深交，因此伊織做了本藩的人，武藏目前也留在小倉，你們在兵法上可以盡量請教。武藏，希望你能寬心多住些時候。」

家臣們一一到武藏面前通報姓名，舉杯敬酒。

這其中，有一個較武藏年輕四、五歲的壯年武士。

「宮本先生!」

施禮之後，他微微笑着。

「唷，高田先生!」

那武士便是高田又兵衞。又兵衞仕於小笠原家已有八年，武藏當然早已知道，與忠眞侯談話間，也曾屢次提起又兵衞的名字。所以這次來小倉，能與又兵衞見面，也是武藏引以爲樂的一件事。

武藏與又兵衞是宿命的敵對。二十三年前武

藏打垮佐佐木小次郎前往長崎途中，在肥後的小城街道刀劈又兵衛的槍尖之後，又兵衛便以擊敗武藏爲目標去磨鍊槍術。

第二次交手，是九年前在紀州和歌山偶然相遇，且在城中紀州侯面前比劃。那時，又兵衛雖抱着必勝的信心和氣概，但用槍挺了半個時辰以上，終於無隙可乘，只好罷手。

「武藏先生，眞是一日千秋，專望足下惠臨。」

雖是敵對，是互相敬愛的敵人。

「我也以能與足下見面，引爲無上的快樂。養子伊織年事尚輕，以後務乞多多指敎。」

「說那裏話來，伊織世兄的工夫，早由殿下處得悉備細。少年老成，前程無可限度，將來自爲本藩柱石。」

兩人正自談得投機，忠眞侯一逕前來，在兩人之間坐了下來。

「武藏，先敬你一杯。」

忠眞侯給武藏倒了滿滿一大杯。

二

「謝殿下。」

那是足容三合的大杯，武藏仰頭一口而乾，把杯子交還忠眞侯。

「那麼又兵衛，你也來一杯。」

「是。」

也是仰着頸子，一口氣喝乾了。

「再來一杯。」

「是。」

又兵衛接連乾了三杯。武藏雖不嗜酒，看時侯也斗酒不辭。又兵衛則是有名的酒豪。

「高田先生，好酒量！」

武藏笑着稱讚。又兵衛却說：

「只有這個，該不會輸給武藏先生吧。」

然後，爽然一笑。

忠眞侯滿心歡喜。他知道兩人在兵法上是對

頭，每逢必戰，對於今天的見面，很有點放心不下。

「你們兩位想，我該是多麼滿意：槍術上天下第一的又兵衛歸了本藩，而劍術上天下無敵的武藏，又是本藩家臣之父。小倉城足以自豪！武藏，不要客氣，倘能久居於此，便是本藩子弟之幸。」

但他們倆人却不肯就此罷休的，待忠眞侯離座之後，又兵衛衝着武藏說道：

「宮本先生，在和歌山向先生請求的事，在下迄今未忘。」

「我何嘗忘記，正在等着有這麼一天哪。」

他們說的，是在紀州侯面前交手時的約定。當時又兵衛拋了手中的槍，向武藏請求「有機會再賜請敎一次」，而武藏也慨然答應了的。

但兩人都沒有提起在宴會中立即交手，他們同意留待最近有機會，先得殿下的准許——便是這樣約定了。

高田又兵衛字宗伯，是寶藏院流胤榮嫡傳，紀州家家臣中村市右衛門的弟子，槍法在繼承胤榮門戶的胤舜之上，且是大坪流馬術名手。

小笠原家於任命當時，曾專使通知其師中村市右衛門。其時，市右衛門即問：

「貴藩任命又兵衛，是用他的馬術還是槍法？」

使者回道：

「又兵衛先生的馬術雖是古今的名人，但做上所命，專在槍法。」

「不虧我教他一場。」

市右衛門這纔喜形於色地說道。

三

數日後，武藏與又兵衛連袂進見忠眞侯。

「殿下，又兵衛同時商得宮本先生，有所請求。」

又兵衛先開口說。

「什麼事呢？」

忠眞侯訝異地問道：

「又兵衞與宮本先生的比武，伏乞准如所請……」

「什麼，比武？」

武藏接口說：

「請君侯聽武藏一言。早年我們在和歌山見面，因有約在先，便在紀州侯之前比武。那時我們又約定，下次有機會再度交手一次。」

又兵衞繼說：

「和歌山那次是又兵衞敗了，以後又苦下工夫，想再請宮本先生的敎示。」

忠眞侯稍露躊躇之色。他也曾聽到前次比試的事，但現在躊躇的，是不願有任何一方受傷。

可是，既雙方當面請求，又不得不答應。不，對於已圓熟的名人間的比試，假如太過拘牽，反顯得看低了雙方的價值。而就他的地位來說，這一比試眞是不可多得的盛事，爲了兵法，爲了鼓舞藩下的士氣，都是難逢的良機。於是忠眞侯乃斷然言道：

「好罷，我同意了。名人間的比試，我也是先覩爲快的哪。」

接着，就得商定比試的時日與場所。又兵衞性急，提議說：

「今天，就此借府衙院中，在殿下面前……」

武藏截斷他的話說：

「請等等，我想決定明日巳刻（上午十時），在城內跑馬廳中。」

「什麼，在跑馬廳中？」

忠眞侯感到詫異。又兵衞却說：

「宮本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騎馬比試。」

武藏坦然說：

「正是這個意思。記得二十二年前，在肥前小城街道，足下躍馬綽槍，那電光般迅捷的一刺，槍法之妙，至今未忘。且一旦戰起，爲將者的

兵法，本來是馬上工夫。武藏不佞，亦當騎馬相對。當然用的眞刀眞槍。」

「哦，宮本先生到底所見不凡，咱們決定馬上相對。」

待知道武藏的眞意，又兵衞極爲感嘆。但要知道這不是坐在塌塌米上瞪眼相對的事，而是非見輸贏不止的生死搏鬪哪。

四

忠眞侯刹時變了臉色。當然，他並無遺憾，也不是對武藏有何成見，更非對武藏有什麼不滿。但提議的武藏，和慨然答應的又兵衞，都有着秋霜似的激昂情緒。這兩個站在兵法最高峯的名人，傾其所有的秘傳和精神，加上年輕的情熱，意欲爲武道而賭着一切的死鬪。

忠眞侯雖爲兩人的氣魄感動，但決非畏怯。不，他自已都被惹起武將的氣魄。

「好，雙方如無異議，明日巳刻，在城內跑馬廳內比試，就此爲定。」

他這樣吩咐了後，贈武藏取名「皐月」的黑斑名馬，給又兵衞也賜了名叫「明石」的棕色駿馬。

府上的管事立卽奉諭着手準備去了。這一塲比武，雖禁止市井平民參觀，但諭知本藩藩士得以盡量觀摩。全藩中爲了這一消息而沸騰起來了。

二十二年前，武藏曾與當時的小倉城主細川忠興家臣佐佐木小次郞決戰，聳動了天下視聽，現在他又在小倉，與小笠原家的家臣高田又兵衞作殊死戰。人們推想起來，把這種因緣結在一起，認定這次兩虎相鬪，必有一死。

至於孰敗孰勝，更是議論紛歧，所見不同了。誰都知道武藏是百戰百勝，從未落敗的劍士。他們也知道實戰的經歷以武藏爲優，而前次的比劃也是武藏佔先。

但若謂馬術，則僉認又兵衞遠在武藏之上。

當時的武士，固然都考究騎馬，不能遽說武藏不精馬術，無奈又兵衞却是名聞全國的，大坪流馬術的大家。

「可是，馬上比武不是宮本先生提出的嗎？對馬術倘無把握，怎肯自動提出？」

「不錯，既有天下第一兵法家之譽的宮本先生，在馬術上想該也已達名人之域了。」

「不，若說馬術，總得首推高田先生啦。縱使宮本先生的技術已達名人之境，還得看平日的練習。在京裏，誰也沒有看見宮本先生騎馬的吧。可是，高田先生一直到今天，每天早上總得騁馳一周，從無間斷。」

人們一聚首，便爲此喋喋不休。

那天，武藏先到侯府的馬廐裏檢視所賜的黑斑名馬。回來後也不向兒媳浪娘提起，直至伊織下衙回家纔說：

「伊織，明天可以痛痛快快地一顯身手了。」

他高高興興地，病後蒼白的臉上，今天也分外光耀，像年輕了十歲似地。

五

「父親，剛才殿下吩咐，要我早些回家，幫着父親準備，已告訴我明天的事了。」

「哦，坐騎已由殿下見贈取名皐月的黑斑馬，剛才到廐裏看過，好駿的脚下，非常合意。比試過後，馬就是你的了，還得蓋造馬房哩。你也不能老是走路上衙哪。」

伊織微笑說：

「是。好久不騎馬了，馬上去叫人來蓋馬房。馬鞍從京裏帶來的，不知道是否可用？」

「那已够了。」

「那麼，服裝呢？」

「也是京裏帶來的，不帶頭盔，單穿鐵甲。」

「鐵甲？」

伊織一聽，眼睛張得大大的。這不僅武藏過去不曾有過，兵法的比試而穿盔甲，更是空前的了。馬上比試，也是一新耳目的。

武藏肯定地對伊織說道：

「兵法逐漸離開實戰，愈有獨闢途徑的趨勢。所以如此，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可是，偶仿實戰的情況，也很不錯。這次既是馬上比劃，穿上鐵甲，增加實戰的氣氛也好。世界雖是漸臻太平，却也不能就此鬆懈。到時候，你得多多注意比試時進退的火候。」

「是。」

伊織對這次的勝負，好像毫不爲意，心情顯得很輕鬆。他相信父親，堅信父親的必勝。不，每逢這樣場合，他能追隨着父親的心境，超脫生死的界限的。

這當然由於武藏的薰陶。且伊織生來的烈性和大膽，也有很大的影響。他也像武藏一般沉默寡言，年紀雖輕，却沉得住氣，臨大事而不慌。

伊織當然對武藏的騎術，也知道得很清楚。武藏的騎術不屬於任何派，但跨上馬背，決不輸給專門的騎術家。也與劍術一樣，武藏沒有從師學過騎術。七、八歲，他便跨上沒有鞍轡的裸馬，在村道上任意騁馳，但眞正得到騎馬的秘奧，是十五歲的時候。

武藏於十三歲時，在播州姬路，劍斬當時有名的兵法家，新當流的有馬喜兵衞之後，有志於武藝修行而流浪各國。那一年，到了江州的琵琶湖畔，在路上碰到一個馬夫，結伴同行。那是一個身軀並不高大，十三、四歲的少年。兩人談得投機，方知道少年原來是這一帶有名的騎手，在一年一度舉行的八幡神社賽會的賽馬中，去年榮獲優勝的少年騎士。

六

那天晚上，武藏便住在這少年家中。但到了半夜，被一陣喊殺的聲音驚醒了。

少年武藏——當時名叫弁之助，踢開被褥站了起來。待他手提鋼刀，循聲來到庭院，可惜已遲了一步。少年騎手（名與一）躺在地上，幾個彪形武士正擬騎馬逃去。

「等着！」

武藏一喊，他們回頭看是一個少年，便不理睬，縱馬而去。

與一的父母也出來了，把暈倒在地上的與一抬進屋裏。不久，少年雖轉過氣來，右腕被折斷了。

問起緣由，原來是這樣的——

偷襲與一的那羣野武士，是江州數一數二的馬販頭子，鬼倉武平所雇的無賴漢。

八幡神社的馬賽，鬼倉讓自己的兒子出馬，年年得勝，去年却被一個無名的農夫之子與一所敗。而與一的坐騎，又是與鬼倉素來不睦的，新田村的長者五左衞門家所養。

鬼倉懷恨在心，再過一月便是今年賽馬的日子，他雖多方恐嚇，要與一不再出場，却不爲接受。這纔雇來野武士突襲與一，折了他的右手。

第二天早上，武藏動身前去看視與一時，與一却說：

「咱眞不甘心！弁之助哥，昨天一路談來，纔知道你也是騎馬好手，能不能請你代我出場？」

「沒有別的騎手了嗎？」

「沒有了。不，就是有這樣人，懼怕鬼倉，也不敢去騎五左衞門爺爺家的馬的。」

「喔——」

武藏湧起鬭志。他只是跨在裸馬上亂騎瞎跑，從來沒有參加過賽馬。但他有自信，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儘够練習的了。不僅此也，要做一個兵法家，也可借此機會練習騎術。

「好，我替你去罷。」

武藏就此答應了下來。於是與一的父親領他偷偷地到了鄰村五左衞門家說明原委。五左衞門

也是個不肯認輸的硬漢。

「噢，那就拜託你了。今天起便住在我家，先得把馬溜熟了。」

他滿口答應。

那坐騎是奪自鬼倉手中，從牧場搶購了來的，棕色的駿馬。自此武藏差不多熱心得與那匹馬寢食與共，猛烈地練習起來。武藏的練法自與常人不同，不只是縱轡騁馳，且運用兵法上的天才智慧，心領神會，別出心裁。

七

八幡神社賽馬的日子終於到了。那天，武藏躲過了鬼倉一夥人的挑戰，輕輕的獨得優勝。從此，他一有機會就騎馬騁騎，到了年輕時代，已自體會得合法的騎術了。

這正是武藏的修行法，不僅劍術，就是繪畫或工藝，都是靠自己努力，多下工夫，以致無師自通。

伊織的騎術也得自武藏傳授，所以對方雖是騎術大家的高田又兵衞，他也毫不爲意。

翌晨，跑馬廳中武藏的帳幔在東，又兵衞居西，中央面南的，是忠眞侯的座位。周圍已站滿了本家藩士，在等着比試開始了。不久，忠眞侯率領重臣，在中央椅上落座。接着，報告已刻已到的戰鼓，鼕鼕鼕催着雙方出陣了。

「啊！」

觀場的藩士，不覺一齊張大了眼睛。從東西兩邊的帷幔中出來的武藏與又兵衞，都是全身披甲，飛身馬上。武藏穿的是黑絲襯底的鎧甲，腰揷大刀；又兵衞是黃白相間的甲底，手綽雙叉十字槍。兩人一催坐騎，靜靜地進至忠眞侯之前，並肩立馬，各施一禮。

「雙方辛苦了。爲弘揚兵法，幸各展秘奧，盡量施爲。此乃武藝揣摩，勝負之事限於當場，不許懷恨記仇，希各凜遵！」

忠眞侯莊嚴地宣示後，兩人同聲回道：

「謹領鈞諭。」

言下掉轉馬頭，向左右分開。先是放轡緩步。慢慢的由緩而疾，旋卽一緊絲韁，兩騎馬繞場驍馳，待機而動了。

繞場散匝，又兵衛突如疾風驟雨，躍馬前軀，斜襲武藏。武藏雙脚一緊，擦身避過。

但轉瞬之間，武藏立卽兜轉馬頭，緊躡又兵衛馬後追去。又兵衛似是成竹在胸，讓過武藏，雙腿一緊，旋馬馳開。如此這般，雙方雖未露兵刄，但兩匹馬倏近倏遠，若卽還離，砂塵滾滾，烟霧迷茫。坐下馬惹得性起，也自磨牙露齒，各不相讓。

忠眞侯以下兩邊廂觀戰的藩士，手中扭着一把汗，兩眼直跟着場戰中馬旋轉。突然間，一齊緊張地屏住了氣息。一旦分開，各走東西的兩匹馬，刹時掉轉馬首，從正面又漸漸挫近了。兩馬蹻首疾走。踢得黃塵瀰天，勢如離弦之矢。

又兵衛手中長槍迎風呼嘯。武藏也已拔刀在手。

八

十丈，五丈，一丈……險險正面相接的那一瞬間——

「哎呀！」

又兵衛手上的十字槍，疾如紫電穿雲，猛刺武藏的胸板。間不容髮之際，武藏的大刀斜揮過去，霎時間火星亂飛，長槍向空滑去。兩馬相交，勢如流星就……在這一刹那——

「噢！」

一聲其銳無比的嘯聲，出自武藏的肺腑，同時大刀凌空，向又兵衛迎頭蓋下。

這時，圍觀的人都以爲又兵衛必被斬於馬下。但他却伏鞍躲過武藏的凌厲一刀，躍馬向前，抬起身軀。可是，額上的頭巾却被斬斷，飄然落地了。

「伊織！」

忠眞侯向坐在一旁的伊織叫道。

「是。」

「傳令着卽停手！」

「是。」

忠眞侯並非事先便作此打算，是目覩剛纔的劇烈情況，直覺到如再繼續下去，必有一死，故此傳令停戰。

「殿下，馬！」

「用我坐騎！」

坐位幕後，繫着忠眞侯的愛馬初霜。伊織翻身披鞍，一繫韁繩，衝出帷幕。

這時，一旦交錯而馳的武藏和又兵衛，又撥轉馬頭，迎面衝殺過來了。伊織雙膝一緊馬腹——

「上諭！着卽停手！」

邊嚷着，向兩騎中間縱馬而前。

但他的嚷聲，被兩邊廂圍觀的嘈雜聲給蓋過了。

這其間，武藏與又兵衛的間隔急速縮短。兩人之間，已迫近十餘丈了。又兵衛再度綽槍在手，武藏也舉刀過頂。這一次，怕不有一方受傷落馬……

啊啊，只剩下不到一丈的短距離了！刀與槍，宛如兩條凌空的游龍！

這一瞬間，圍觀的人羣頓時被嚇得鴉雀無聲——是伊織向疾衝面前的兩馬中間，躍馬進去了。

九

「上諭着卽停手。」

伊織的絕叫，在雜沓的蹄聲中，衝進觀衆的耳鼓。初霜被夾峙在直立的皐月與明石之間。

但圍觀的人們都看得非常淸楚：馬上的伊織，用左手抓住又兵衛的長槍，旋展右手大刀，擋開了武藏的大刀……

但這是一瞬之間，又兵衛疾卽抽槍，武藏也

收了大刀，同時在馬上欠身回道：

「謹遵鈞諭！」

「恕罪！」

伊織一扭身軀，發轉馬首，回到忠眞侯面前覆命去了。

「遵諭傳令，雙方業已停戰。」

他沉着地躬身稟道。

「辛苦了。」

忠眞侯的眼中滿漾着驚嘆之色。

一邊，武藏與又兵衛驟馬各回幔帷，換上常時服色，進至忠眞侯座下。兩人都面不改色，一點沒有生死搏鬭過來的神情。

「唷，兩人都是好俊的工夫！想必雙方手底各已了然，故着伊織傳令停戰，幸勿介意。」

忠眞侯滿心歡喜，邊說着站了起來。

「有話，咱們到書房再談。」

外書房裏，忠眞侯正面設座，武藏與又兵衛比肩坐於一旁，伊織坐在兩人後面，其他家臣分侍左右。

「武藏，又兵衛！今日比武，依我看是平分秋色，各無輸贏的哪？」

「殿下明鑑，正是如此。」

武藏叩頭回道。但又兵衛卻緊接着說：

「不，殿下！是又兵衛輸了。頭巾被砍落地，便足爲證。能够保得一命，是宮本先生手下留情。又兵衛自二十六歲時，與武藏先生前後三次，始終不能取勝。今日方知先生確是天下無雙的兵法家，非常人所能及。又兵衛不勝之喜。」

「噢，原來如此。武藏是嗎？」

武藏靜靜地回道：

「殿下，僥倖留得一命的卻是武藏。」

「怎地？」

又兵衛詫異不解。

「足下不愧騎術名人，馬上一槍，妙絕天下，鬼神莫測，況在武藏……」

武藏望着又兵衛說。

十

又兵衛仰頭看着武藏：

「可是先生不是輕輕地躲過了我那一槍？」

「不，高田先生！」

武藏叮住了又兵衛說：

「這一點，眞是深爲可惜。」

「那是？」

又兵衛訝異地問道。

「我是指你所用的槍。假如不用十字槍，改用直槍，鄙人怎能擋得？」

「噢——」

又兵衛不覺低頭沉吟。

寶藏院的槍，原是一字筆直的槍尖，又兵衛偶爾一次看到破掃帚，便自出心裁，發明了十字槍尖，以後常以之應敵。

武藏仍以謙遜的態度，繼續着說：

「二十二年前，足下在小倉城街道上向我驟馬刺來的一槍，鄙人當時若不知道足下是用十字槍尖，怕也不易招架。我的掉轉身軀去砍槍尖，足下若非用的十字槍尖便難以奏功。但身形不動而用刀去擋，十字槍尖易於防禦。一切武器，各視使用場合而功用不同。我的兵法也是一樣，即如我的雙刀流，有些場合，運用起來反比不上單刀方便。利於雙刀的，是一人而敵多人，尤其是被圍困的時候。」

「哦，這樣說來，先生便把我的使用十字槍尖，放在考慮之中了？」

又兵衛反問着說。

「當然。在小倉城街道上，我雖是背朝足下，但已認定足下使的必是十字槍尖，所以跳得遠些，直至最後界線……再遠，距離拉長了，便來不及揮刀。今天也一樣，計算好橫伸的槍尖長度，望着那個槍尖揮刀擋住。足下大概只估計着用中心的槍尖，向我的胸板刺來的罷。今天的比試，假如我有佔先的地方，就是這一點點空隙了

。」

「惶恐之至。」

又兵衞肅然叩下頭去，臉上充滿着感激和喜悅。

忠眞侯也拍膝叫道：

「噢，想不到兵法竟有如許奧妙。」

小笠原家乃是將門世家，不乏精於兵法的老臣，沒有一個不心折武藏的見地之高。

忠眞侯更爽朗地掉向伊織叫道：

「伊織，近前！」

「是。」

「近前來坐。」

「是。」

伊織從兩人背後進至君侯之前。

十一

忠眞侯的聲調中，滿含着對伊織的鍾愛和信賴。

「伊織！你今天也了不起哪。」

「是。」

「哪，武藏，又兵衞！你們以爲如何？」

又兵衞以讚嘆的目光望着伊織說：

「眞了不起，好個氣魄！單就他能在宮本先生和又兵衞的兵刄鐵石之間催馬而入，豈是尋常？這不是僅憑手上工夫便能臻此。那判斷，那沉着，決非常人所能爲；倘無主命之下水火不辭的丈夫氣概，怎能做到？」

「哦，我也這樣想。武藏，想你當無異議？」

忠眞侯更是滿心歡喜。武藏回道：

「多承謬獎，毋任惶恐。今天伊織所爲，雖是我這爲父的，也非預期所及。」

兵法上的力量，當然武藏也認爲伊織已堪稱當代第一流，但像又兵衞所說，他那份沉着，那分判斷，却也出乎武藏的意外。武藏對伊織最嘉許的，是高喊「上諭着卽停手」時，那堅毅的態

度。其時，他的心目中唯有君命，眼中既無父親，也無前輩。這纔是恪守君臣之義的武士哪。

武藏看了一眼伊織，心想——自己的眼睛到底沒有錯，與其要他承繼兵法做個無祿的浪人，倒以仕進爲宜。

看這情形，做大名的家臣，他必能伸展大志，鵬程萬里的了。

「各位以爲如何？」

忠眞侯再環顧着在席的重臣問道。黑田左膳看嬌婿得此榮寵，喜在心裏，自是不便開口。上席的家臣回道：

「殿下明鑑。對宮本、高田兩先生和伊織世兄兵法上的神乎其技，同僚莫不嘆爲觀止。」

忠眞侯於是肅容端坐，開口宣道：

「伊織，你以出仕未久，一直不曾分派得職司，現在委派你爲本藩大番頭。時勢雖日臻太平，但怠於武備，必爲各國諸侯所輕視，爾後望你能成藩軍基幹，發揚本藩威武。」

「唉唉？」

伊織愕然望着武藏。大番頭便是藩軍首長，極重要的地位，今以新進後輩而膺此大任，怎不使他迷惘？未知應否接受任命，却費躊躇。

十二

以處事神速果斷稱著的武藏，對這破格的拔擢，竟也——

「喲，這這……」

囁嚅着無法卽時回答。

重臣們亦各面面相覷。不錯，以伊織本日所表現，不僅兵法出色，就人物論，也是出類拔萃的。但以新進之士，遽膺大番頭重任是否得宜，却又不無疑慮的了。現居大番頭之列者共有六人，都是四十歲、五十歲的壯年。可是，剛纔回答君侯盛讚伊織之後，却又不能出爾反爾提出異議。

忠眞侯却不管這些，緊追着問：

「伊織！該無異議罷？」

「是是。」

伊織只是叩頭不答。

這時，高田又兵衞以半向着家臣們的口吻說：

「噢，不愧我藩賢君，怎地賞識伊織世兄的眞價。大番頭固然是舉足輕重的要職，却也不能單視年齡論斷。伊織世兄得宮本先生兵法秘傳固不必論，就是軍學（軍事學）想來也有充分傳授。諒各位亦必知悉，宮本先生與甲州流軍學宗師北條安房守殿下有魚水之交，並互爲師弟：兵法上宮本先生爲師，軍學上以安房守殿下爲師，豈是尋常。伊織世兄旣集兵法、軍學於一身，且思慮判斷亦有過人之處，卓然士大夫氣概，雖在弱年，擔任大番頭之職，竊謂毫無愧色。」

忠眞侯儼然環顧着羣臣說：

「又兵衞，虧你說得明白。九州自古以武勇稱著，且多大藩。余入小倉凡二年，見得世情並不安穩，急欲厲精藩軍以備萬一，進爲九州北端之屏藩。此次任命弱年的伊織爲大番頭，意卽在此。各位諒無異議？」

臣僚至此方知君侯眞意，便一齊俯伏稱賀。

忠眞侯再將目光掉向伊織道：

「伊織！我任命你爲大番頭的本意如此，非爲奬賞，蓋寄汝重任，俾使本藩有磐石之安也。」

武藏低聲向伊織說

「拜受了罷。」

「是，主上旣對微不足道的弱年後進寄以如許期望，伊織受命之日，自當竭駑鈍以報知遇之隆，且副殿下寄望之重。」

伊織俯伏稟明，接受了新命。

第五十章　幽　居

一

武藏住在伊織的新家庭中，有時自己上城，有時應忠眞侯之召前往，自由自在，一時間也不想出門。

細川家除了寺尾等五人園外，另有幾個在京拜在門下的弟子，也曾來小倉問候武藏。他曾託那些來訪的門弟向忠利侯致意，並獻上永國所鑄的大刀。

四月，伊織應將軍之召，爲參加五月初在江戶城擧行的御前比武去了江戶，至五月底方纔回來。伊織的對手是荒木又右衞門，雙方未有勝負。又右衞門是柳生十兵衞的高足，當時江戶最出名的青年劍士。

「眞是慚愧，未能取勝。」

伊織回來向武藏這樣謙咎地一說。

「不，這樣最好！」

武藏反而稱許着說：

「輸了固非所願，勝了反而不好。」

伊織怔怔地問道：

「父親，眞的如此？」

「哦，那樣最好。本來兵法的比試，逼到最後便難解難分，就是同樣功候，也非有勝負不可。其實，有些場合，看對方情形，不一定要戰到最後，更沒有一定要分勝負的必要。不，反以沒有勝負爲是，只要彼此知道火候，已盡够了。」

「是。經父親一說，倒安心了。這次的比試原是期以必勝的。最初，我取的是『二刀中段』，又右衞門『正眼』，先是估計力量，互伺瑕隙，架式便漸漸變了。這其間，我發見了柳生流的極意，覺得是了不起的工夫。就在這時……」

「哦哦。」

武藏不覺用力搭腔。

「對方的又右衛門向後疾退，雙手着地，說是輸了。同時，我也引身後躍，口叫輸了。這些，完全是預期外的，出於自然的動作。」

武藏點頭說：

「雙方都很漂亮。到了這一地步，勝負之爭已是多餘的了。我自幼至今，以天下的兵法家爲對手，差不多都是生死搏鬬的比劃，但也曾有過一次這樣的事。是我四十歲前後，當時我正無目的地到處旅行，到了尾張名古屋的城下街。正値黃昏，路上很少行人。這時迎面來了一個武士，也與我上下年紀。從身段、眼神上，我看出來那不是尋常人物。」

二

武藏略一停頓，用更有力的語氣繼續着說道：

「當然，只是閒閒地走着的，但沒有一點可乘之隙。而最使我動心的，是他那充沛的潑剌生氣。我感到這纔是眞正活人的感覺，深爲傾慕。我突然想起，此人必是柳生兵庫！」

武藏像沉沒在愉快的回憶之中，一口氣說下去。

柳生兵庫是柳生石舟齋之孫，工夫上勝似叔父但馬守宗矩。當時，他擔任着尾州家的武藝指南。武藏正盼望着有機會能與他交上一手。

及至那個武士到了眼前，武藏恭敬地叩頭問道：

「請恕唐突，足下諒係柳生兵庫先生？」

那武士聞言微笑答道：

「然也，足下該是宮本武藏先生。」

「我正是武藏。意欲登門拜謁，面請敎益。」

「不，鄙人也甚望能與足下交手，眞是巧遇啦。」

這樣交談之後，兩人都不禁朗聲大笑。照理，兩人都有意一試身手，今既相値，該是當場動

手的了。

可是不然，兵庫帶着武藏回家，盛筵款待，却絕口不提比試。武藏也一樣，從未開口。後來雖有許多揣測之辭，但事實上武藏留居兵庫家那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兩人始終沒有交過手。

武藏把數年前那段舊事說到這裏，結束着說：

「伊織，居常我雖是賭着生死，戰必斃敵，但也曾有過這樣快意的比試。懂了嗎？這也是比試！就在那剛見面的一瞬間，彼此都已摸清了對方的手底；正是乾脆俐落的比試哪。」

「是。眞是快意之至。」

伊織亮着眼說。

武藏加重語氣接着說：

「伊織，現在你該知道視比試的對手爲何，比試的情形也有所不同。我被逼得常與勢不兩立的對手決戰，因而奪取了許多人的生命；也因此常爲仇敵所跟踪。這在我是莫可奈何的，悔也無益。這就是佛家所謂的因緣或業罷。而這因緣或業，將隨我終生。我是爲着與人賭命而生的，我是不得善終的。」

武藏黯然，臉上閃過悲痛的陰影，但只是一瞬而已。

三

「可是。伊織！」

武藏慨然繼續着說：

「你與我不同。第一，時代不同；第二，性格不同；第三，身份不同。剛纔也曾提過，比試的方法跟着時代變動。我開始修業的時代，雖說是豐臣秀吉公的治世，但仍有戰國的餘風，兵法修業亦卽實戰，比試時別無裁判，只是生死相搏的決鬬罷了。而且堪稱一流一派開山始祖的兵法家，多半是不顧仕進的無祿浪人，因而視兵法爲第一義，自是理所當然。他們爲了兵法的修業，是雖死無悔的。」

「父親，我就是以這樣的決心進修過來的呀。」

伊織怯怯地插口說。

「哦，不錯，你就是這樣修業的，是想繼我之後，做無祿的兵法家哪。但現在，你就非改變不可了。爲了修業，或則爲了比試而輕捨生命，便是對主上不忠。你的兵法，現在除防身之外，更要以之事奉主公。可不是嗎？……」

「是。」

「而且不僅你一人如此，是兵法修行本身，有了這樣的轉變。現在的修行，須得珍惜生命。卽使與別流比試，也不可以逼至盡頭，要在中途決定勝敗。因此出現裁判，考慮決定勝敗的規則。練習或比試時，已有人使用竹刀了，不久該有『胴』（劍術練習時護胸腹的皮甲）或『籠子』（劍術護手至肘的臂套）等出現的罷。」

「父親！」

伊織若有所思地問道：

「今日的兵法，確如父親剛纔所說，但這一趨勢，是不是兵法的墮落呢？」

武藏搖頭說：

「不，這纔合於時代的兵法修行法，是合時的比試。尤其是你，工夫已臻上乘，且見過實戰的場面。賭着生命的比試，務須避免。決不可逸出對荒木又右衞門比試的那個界限。幸好你與我不同，能得人和，有統率的力量和分寸。以後切切記得，一切以盡職奉公爲第一！」

伊織傾耳諦聽，赫然俯伏。

「是。父親教訓，自當銘諸肺腑。」

武藏仍繼續着說：

「哪，伊織！就是失手，也不可以殺人！不可以答應會留下仇怨的比試。動刀動槍，只是爲了盡忠職守！伊織，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天。想顛覆德川天下的，不僅岩田富岳那班浪人而已，基督教徒的動向，也不可置之度外。」

他斬釘截鐵，加重語氣說。

四

伊織與荒木又右衞門的比試不分勝負，忠眞侯是當然知道的了，就是其他家臣藩士，稱讚者縱或有之，但誰也沒有因此瞧不起伊織的。

可是不久，伊織得忠眞面諭，要他前往長崎公幹。是忠眞侯得了老中的通知，要他去探訪長崎基督教徒的動向。這是一個難題，若非手上工夫了得，且長於才智而兼具新知識的人不爲功。忠眞侯想，除非伊織，沒有第二人了。

幕府於年內頒下第二道的基督教禁令，且禁止外國人的來航。但基督教是九州大多數的大名會皈依虔信的宗教，一紙法令，怎能禁絕。於是，採取嚴刑峻法，且以武力爲後盾。可是這樣一來，竟如火上添油，把熱烈的基督教徒，趕入地下去了。那些潛入地下的基督教徒，滲入貧困的農民層，燃起目所不見的反抗烈焰。以長崎爲中心，蔓延各地，頓使地方上呈現不穩的空氣。

幸好小笠原入駐小倉爲日尚淺，藩下還沒有發現基督教徒。民間的教徒，因前任細川家禁令森嚴，却也不會出現過成問題的不法之徒。因此，便向小笠原家下了這樣的密令。

伊織這次出差是秘密的任務，是不帶一個隨從的單身旅行，領得相當數額的費用，偸偸地準備好了。武藏一直沒有開口，臨動身那天早上，却提醒着說：

「伊織，看情形你最好先去見森都爲是。」

「是的，我也這樣想。」

「也會碰到由利公主吧。」

「是的，有機會的話。」

「你總算紮下根基了。聽說公主的生活也很安定。這次見面，倒可以安心地談談。」

「是。」

「老實說，我不願公主住在長崎。公主自己決不會有這種意思，但弄得不好，會有被捲進漩渦的危險。雖是冷靜的性格，但她的胸中燃着烈

燄。火能引火哪。伊織，能不能試試看，勸她到肥後的熊本住上一個時期？」

伊織不即答覆，想了一回纔點頭說：

「父親的意思我知道了。我也以爲住在長崎不妥，待見面後，拿這個話勸勸看罷。」

五

「父親，還有什麼？」

伊織重又問道。

「哦，長崎還有一個與我有師弟之約的人，是打倒佐佐木小次郎後我到了長崎，那時曾向我偸襲的雷電十五郎之子，名叫源太郎的青年武士。現在該有四十上下了吧，也許是基督教徒，問森都便可知道。在世的話，去看看他。」

「是。」

「另一個人也問森都可以打聽到，就是『一向宗』正覺寺的住持道智坊。還有我替他報了殺父之仇的與市，也可見他一面。」

「知道了。」

「當然，這些都是私事。最要緊的，自然是密命查訪的基督教動靜。可是，對小笠原家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外國人的眼中，長崎是日本的櫥窗，雖是禁止外船進口，但九州的諸侯似乎都在長崎置有秘密聯絡處。本藩進駐九州爲日無多，好像還沒有這類機構。這方面也得打聽打聽。」

「是，理會得。」

伊織爽朗地回道。養父很少提到政治上的話，但偶爾開口，往往切中時弊。這點伊織知道，別的人不却知道，以爲他只是僅懂兵法的斜斜武夫。

武藏對於別人的不諒解並無不滿，但既活在這社會上，對於政治和世態，怎能漠不關心。只是他所着眼的，是世相波濤的底層，靠政治便無濟於事。因此，武藏是從來不把政治當作一回事的。

伊織到了長崎，住在榮町的旅館中，第二天早上，到郊外三本松的草庵去叩訪森都。

「噢，伊織哥！眞是難得。」

森都高興得顫聲言道：

「近日覺得會碰到的，果然不錯。」

他仍是那麼敏感。

「父親要我問您好。」

「想該很壯健罷。」

「去去在京裏病了一場，臉色雖未復元，沒有什麼了。」

「那就好了……那麼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呢？」

伊織壓低聲音說：

「殿下的密令，要我來打聽基督教的動態，請多多幫忙。」

「噢，不愧忠眞侯，派伊織哥前來，眞是好有眼光。森都力之所及，自當竭盡棉薄。」

「務乞相助……還有一件私事，父親吩咐我去看由利公主，想該也平安罷。」

「那眞是，不知公主會多麼高興哩。」

六

石板斜坡中途，有一家雅緻的板垣人家，門口懸着「教授茶道」的小木牌。這是由利公主的住宅。與在江戶浪人館時那儼然大名公主的生活比起來，完全改了樣，家中只雇用着一個小女孩的簡樸日子。

當然，除了森都之外，再沒有人稱她公主，大家都叫她師父了。但容姿的美麗和風度的雍容則依舊如昔，在這裏也是出名的。自從懸牌授徒，已經一年有餘，生活也安定下來了。來學習的不僅是女子，也有很多男性。其中大半是商家小開，也有九州各藩派遣了來的，公開的或秘密的武士、浪人。

「啊，幸好來了這裏……」

這是從陰謀、暴力和貪慾的泥淖中得以脫逃

的喜悅。她想，碰到武藏方克達此。未遇武藏之前，公主置身在那樣的生活中，從來沒有想到過潔身自拔。武藏的精神，燃起了沉睡公主心底的處女的愛情之火，在眞實中覺醒過來了。愛的眞摯之情，給了她潔癖與勇氣。

公主於是逃離了江戶。她所謂的「幸好」，只是指此而言，並不意味着衷心滿足於今日的生活。公主戀慕武藏，除非此心得遂，是不能獲得眞滿足的。

「武藏先生，我雖是眞心愛你，其奈你乃拒絕愛情，獨步世道的呀。唉唉……」

公主的心中這樣向武藏呼喚着，苦悶着。她的理性和教養，不容她不顧對方的心情而一味追求。也不能如悠姬公主，以求道之心代替愛情，寄身於藝術之中；更不可能如鈴姑那樣變態的激情。到結局，公主只有下了決心，把這眞摯的戀愛深藏心中，靜靜過此一生。但談何容易，公主的年紀尙輕，才能出衆，且有着充沛活躍的生命力。

深秘心中的愛情之火仍在燃燒，那燃燒的火焰，會不會波及其他的地方去呢？

上午，許多女孩子前來學習，在未開始之前，或練習之後，她們會聚在一起閒聊。偶爾，她們會壓低聲音，變了臉色，偷偷地談論基督教徒被處決的事。

聽到這些話，使由利公主的熱血，會無端地沸騰起來了。

七

德川幕府的基督教禁令始自家康，到了二代將軍秀忠手上，更爲嚴厲，三代將軍家光則澈底實行，且臨之以嚴刑峻法。織田、豐臣的基督教全盛時代，許多大名自己都入了教，尤其是九州，大部分的大名都是教徒。及至秀忠、家光兩代嚴令禁壓，他們只得迎合着幕府的意旨，也實行禁令了。

未轉國肥後之前，小倉城主細川忠興侯的夫人便是著名的虔誠信徒，洗禮後稱格拉西雅夫人。忠興侯自己雖非教友，但也偏袒教徒，予以保護。可是，到後來却也不得不服從德川的禁令。

在小川領內，也有不少信徒被逮捕，被投獄，罪重的則被解往長崎的殉教而死。藩士中也有信徒，最著名的當推賀山隼人一族。隼人是細川家食祿七千石的重臣，但不肯接受忠興侯的勸告放棄信仰，被撤職，被幽禁，終於穿着修道服昇天了。其養子玄也，也是虔誠的信徒，被追放降爲貧農，但仍堅持着虔誠的信仰生活。

據「日本基督教史」上的記載：

——這位出身名門而生活優裕的武士，竟毅然捨棄財產與地拉，與赤貧者爲伍，自甘降身爲農夫，爲每天的口糧而流汗夾背，此情此景，至爲動人……

結果，仍是全家被捕，禁於小倉牢獄，細川家轉國肥後時，同被逮解熊本。而於武藏來小倉的第二年，寬永十二年十二月，一族十五人，同在花岡山的禪定院中被處決了。

於是，以日本基督教發源地的長崎爲中心，附近各地對信徒的迫害、彈壓，是如火如荼的。

一旦被捕，刑法的慘酷無以復加，活焚之刑，已是司空見慣。不問男女老幼，或則刀斷手足，或則繩穿掌心，或則於嚴寒中投入海中，或推墜溫泉岳沸池之中，種種酷刑，不一而足。

至於搜求信徒的方法，也是竭盡心思，用盡了所有手段，結果乃有所謂「踏繪」的發明。（踏繪，畫耶穌或聖母瑪利亞像平舖地上，命路人一一踏畫像而過，稍露躊躇之色者，即視爲教徒，立予拘捕。）

門弟這種談話，進入公主的耳中，使她不禁憤慨地想：

「雖云邪教，也太過殘酷了。」

她的胸中，湧起一股義憤。

八

由利公主沒有信仰基督教的意思，對它毋寧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在江戶時，長崎的貿易商雖曾爲了緩和對基督教的彈壓和對外貿易的禁令，委託岩田富岳向老中活動，公主對此却並不感興趣。

來長崎時，松平伊豆守雖曾要求她打聽走私和基督教的秘密，她也一口回絕了。可是，這並非由於同情基督教。到長崎後辭退伊豆守的津貼，靠着教授茶道自立生活，也只是爲了擺脫政治的漩渦，意欲抱着對武藏的幻想，能過安靜自適的生活罷了。

可是現在，直接聽到彈壓基督教的慘無人道的各種刑罰，離開宗教的信仰，煽起她維護人道的義憤。

一夜，森都來訪。森都是曾得家康手諭的基督教暗探，過去所檢擧的，是都與他有關，却沒有人知他的眞面目。那是因他不參與檢擧，僅是供給情報，而且直接向江戶幕府報告，不爲外人所知，所以由利公主也僅知他是幕府的密探，却不曉得專爲對付基督教的情報中心。

因此，公主不客氣地問道：

「森都先生，你知不知道基督教的殘殺事件？」

她現在是連說話也平民化了。

森都佯佯地回道。

「是的，是的，聽說過。」

「你不以爲太過份了嗎……倒釘十字架哪，活焚哪……」

「不錯……可是公主，照伊豆守殿下的話，幕府也並非樂於科以極刑，只要肯轉宗，立即赦免；而且，幕府希望他們的便在此哪……」

「那麼，那些被處重刑的，都是不肯轉宗的了？」

「是的，不管水裏火裏，屹然不動。他們唱

天主的聖名，視死如歸，且甘之如飴。基督教的力量是可怕的。」

九

過不了幾天，偶爾上街時，見大街兩旁擁着圍觀的人羣。公主從圍觀的人們背後望前一看，吃了一驚，竟是遊街的罪人。三個男人，兩個女人，雙手反綁着坐在馬背上，被衙役簇擁着慢慢走近過來。

「基督教徒哪。」

「紺屋町藤木屋的一家人啦。」

「終於給抓了。」

羣衆你一句的在竊竊私語。公主聽到這話，分開人羣擠到前面。雜貨店藤助的女兒幸娘，是公主茶道的弟子。

「唷，幸小姐！」

公主不覺低喚：騎在第三匹馬上的，只是一個未成年的女孩。

藤木屋的女兒幸娘，今年十七歲，白得出奇的瓜子臉蛋，不大開口，怯怯的一個少女。快有一個月不來學習了，想不到因係教徒被捕，是出於公主意外的。也許街上已經傳開了，弟子們的閑談中也必提起。但難得上街的公主，當然聽不到外面的消息，而連弟子們的閑談也聽漏了。

一陣陰翳襲上公主的心中。走在最前的藤木屋老闆和他的妻女，都是上流的人品。但被剝奪了自由的人所特有的、空洞的眼神，無力地低垂着的，毫無血色的臉龐。

公主想閉目不再去看，但她的眼睛盯住在幸娘的身上。散亂的頭髮，蒼白的臉，充血的眼，口角上掛着一條血痕。

目睹這弟子太過悽慘的樣子，公主的本性驀地抬頭了。擺在眼前的現實，比森都的理論更能打動公主的感情。

幸娘到了眼前時，公主進前一步，叫道：

「幸小姐！」

由利公主既已下了決心，便是什麼也不怕的。

幸娘赫然回過頭來，她的臉上瞬間泛上血色。

「啊，師傅！」

「幸小姐，吃了苦吧……」

「……」

「可是堅強些，快要到聖母瑪利亞脚下了哪。」

「嗳。」

幸娘的眼中閃動着一縷的生氣。

「喂喂，不許說話！」

兩三個衙役揮動棍子趕過來呼喝。

公主理都不理，自顧說道：

「幸小姐，再見了。」

幸娘也回頭答禮。

「喂，還不住口！」

「讓她講一兩句話，干你恁地，又不逃走。」

公主瞪着衙役說。

「哦……你這廝也是教徒吧。」

衙役惡狠狠地吼道：

「報，報上名來！」

「我是由利公主，好好記住！」

「唉？」

「因老中松平伊豆守的請託來了本地……」

這一點點噱頭，在公主簡直是家常便飯。

「轉告奉行神尾先生，就說我由利致意！」

她說着，一瞥呆在當地的衙役，顧自擠入人羣中去了

十

公主回家後便後悔了。

「唉，多麼無聊。」

她仍希望自己能維持着安靜的自適生活。

入夜後來了生客。開門的女孩問那人的姓名

，却說：

「見了面，當面奉告。」

她把來客領進客廳，是二十一二歲的青年武士，見了由利公主，雙手着地，跪在塌塌米上恭恭敬敬地言道：

「在下霞駒之助，替幸娘小姐專誠拜謝。」

公主詫異地問道：

「那麼，你呢？」

「是。在下與幸小姐，是上輩訂下的婚姻。幸小姐於黃昏時在浦上的刑場被處決了，得您的一語鼓勵，含笑歸天去了。」

「唉唉，眞是……」

一度壓下的胸中怒火，又被引燃着了。

「剛纔聽您自稱由利公主，因老中松平伊豆守之託來了當地，心中至爲疑念，可否見告實情？」

青年武士顯得非常認眞。

「抬出伊豆守的名字，只是唬唬衙役罷了。報的名字倒是眞的，我叫足利由利。」

「足利，是不是前將軍家的？」

「是，將軍義昭的孫女。」

「噢——」

仰視着公主的青年武士，眼中漾着尊敬與感激之情。

「怪不得，我也以爲決非尋常人物。公主，該不是德川的家臣罷？」

「當然，怎麼會是德川家臣呢。」

「公主！」

青年武士兩手着地，雖是低沉，但滿有力地叫道：

「公主！我有請求，請您給我力量。」

「什麼，給你力量？」

「是。我想對檢舉藤木屋的一家的那人，和虐待他們的衙役復仇。」

由利公主的目光犀利地一閃。

「你也是基督教徒嗎？」

「不是的，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心有未甘。」

青年武士簌簌地掉下憤慨的眼淚。

由利公主默然了半響，凝視着青年武士，但旋即微笑着說道：

「駒之助先生，我是一個女人，又有什麽力量呢？」

十一

駒之助却滿自信地說：

「不，我說的不是那個。我只是一個浪人之子，家父多病，家母自幼見背，我要的只是精神上的力量。希望有一個能鼓勵自己的人，像姊姊，主君一般……」

駒之助看起來比他實在的年齡更爲年輕，更爲孱弱。也許是他的身體不很健康。公主一見面，便喜歡了他。他的要替未婚妻幸娘復仇，使她感動。對他那盼望自己鼓勵的心情，更爲同情。但無論如何，她鼓不起勇氣慫恿他們，那等於把少年趨入毀滅之路。

公主溫和地說：

「駒之助先生，你的心情我極諒解。但我想幸娘小姐是不會希望你爲她復仇的，因爲一個女人，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唯一的祈求便是愛人的幸福哪……何況，幸娘小姐是柔順的女性，是因聖母瑪利亞的招引而死……」

「是。幸小姐是不希望復仇的吧。幸小姐是我生命的全部，而竟被强奪去了。除非復仇，我是活不下去了。」

「駒之助先生，你還年輕，你非得胸中緊抱住了幸娘小姐的影子，勇敢地活下去不可。你那足以毀滅自身的事，我不敢贊成。」

駒之助仍沉着頭說：

「公主，我從來沒有榮華顯達的奢望。不，希望又有什麽用呢！一個窮浪人的兒子，做得出什麽事業？我原是打算迎娶幸小姐爲妻，丢了武

士做生意去的。公主，不情的請求，眞對不起。我想，牽累公主也不好……就此告辭了。」

駒之助悄然站了起來。

哀傷之感，湧上公主的心胸。

「駒之助先生！」

公主叫住他說：

「我雖不願幫着你毀滅自己去復仇，但以更廣泛的意義，自願爲你後盾。而且，我願看顧你。」

「唉？」

駒之助眨着兩眼，重新坐下來。

「公主，謝謝您！我決不拖累你的。」

他紅着眼眶說。

駒之助匆匆離去，公主噓了一口氣。她想。

「須得十分拿穩主意，否則便會轉入是非的旋渦。」

這時，又有了叫門的聲音。

十二

來客是奉行所的小職員，送來長崎奉行神尾內記元勝致由利公主的親筆函。

——前任奉行榊原左衞門閣下屢稱閫範，仰止善問。第以政務冗煩，未得專謁崇階，面聆教益；負咎良深。謹詹明晚酉刻，薄具菲酌，潔樽候教。敬乞惠臨，毋任感禱。

公主讀了來信，心想：哼，來了。必是白天對衙役說的話，換來了這一邀柬。

公主初來長崎時的奉行是曾我又左衞門，當時因伊豆守函囑隨時照料公主，曾在官邸中設宴招待公主與森都。不久，又左衞門調回江戶，榊原左衞門繼任，也曾在官邸中鄭重宴請公主。現任奉行神尾，於今年正月間繼榊原之後調來長崎。

公主到門口對來人口頭上答覆說：

「辛苦你了。請轉告貴上，明日酉刻準時前

來……」

翌日，公主盛裝後坐着轎子，直趨立山的奉行官邸。她那雍容華貴的風度，儼然仍是王侯家的公主派頭。司閽的人恭恭敬敬迎她到了內客廳。森都先已在座。不久，奉行神尾內記也進來了。

「公主，內記參見。」

神尾折節卑辭見了禮。他是旗本不是大名。他想，既是伊豆守有吩咐，禮到準不會錯。

「神尾先生，不必多禮。」

公主微笑着，大模大樣地回道：

「聽說公主在市井間掛牌教授茶道，鄙意擬請收起招牌，容在下另覓寬大宅院，迎請公主居住。」

「不，不必了。今非昔比，我只是市井間沒沒無聞的一個弱女子罷了。」

「說那裏話來，伊豆守常提起公主的才情智略，極爲欽佩。如所洞悉，在此物情騷然之際，務請公主多賜協助。」

「言重了。嘻嘻嘻……我又能做些什麼呢？」

公主雖是這樣輕鬆地應付着，神尾却加重語氣說：

「公主！官方爲了取締基督教，爲了處決信徒，已是焦頭爛額了。關於這一事，想請教公主的高見。」

看神尾那態度，公主也便認眞地反問着說：

「你的意思是？」

「容內記奉告。」

神尾挺起胸板說。

十三

當然，奉行神尾已是成竹在胸的。

「接連而來的基督教徒的檢擧、拷問、極刑，我們也知道太過殘酷了。但在國策的命令下，我國領內既有基督教徒潛伏，就非得窮根究底一

一檢擧不可。要之，我們的目的在乎消滅基督教。現在請示公主高見的，就是有何良策，不用刑法而能根除基督教徒的方法？」

「那除非佛法無邊。」

公主立即回道。

「不錯，基督教初來時，佛教的各宗派，都曾以必死的努力與神父辯論教理，公主想該也知道。及至德川治世，在這長崎也曾特別保護佛教，相繼興建寺院，延請第一流名僧爲住持，以謀佛教的興隆。」

「森都先生以爲如何？」

公主因森都是僧侶出身，特爲問道。

「過去沒有給公主提起過，我本來也是基督教信徒。不，在長崎且是基督教徒的首魁，擔任着名叫三壽院的基督教寺院的院主。一天，一向宗的和尚道智坊突然來了咱那寺院裏，同我辯論了三天兩夜的教理。」

「哎，森都！這連我都是初聞哪。」

神尾插口說。

「辯論永無止境，到了第三天深夜，一直睜大眼睛滔滔而論的道智坊，突然——『森都，是我不好。』說着，便雙手合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靜靜地宣起佛號來了。剎時，滿室光明，我的眼睛一花，不覺滾在塌塌米上。及至掙扎起來向前一看，明明白白看見了如來法相！從這一瞬間開始，我丟開基督教，變成佛教徒了。」

神尾驚叫道：

「森都，人家說的基督教翻跟斗的始祖，原來就說的是你？」

「正是，從此出了名，人家管着基督教轉宗爲翻跟斗了。唉，這一句話，早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一直靜靜地傾聽著的由利公主，神彩煥發地開口說：

「森都，說得很好。那位道智坊，纔是眞正

體會我佛慈悲的大和尙哪。神尾先生！你們官家的公人，也用這樣慈悲心腸去對付基督教徒怎樣？」

「我們未嘗不想如此，但身爲法律守護人的我們，又怎能做到呢！可是公主，你却能够。」

神尾凝視着公主說道。

十四

「我能够？」

公主反問。

「是的。我們以刑法對付基督教徒：拷問和極刑，莫非懲罰。佛教則以佛法。公主您，用你的智慧開導民心，抱着大慈大悲的心腸……」

奉行神尾，一句句堅定地說。

公主心中自語——這厮可惡。但她的心中，却也被引起興味來了。

「嗨嗨嗨，我會有那樣的智略？」

「有的，這點連伊豆守殿下也深信不疑。不，不僅智略，你那高尙的品格，加上美麗的容貌……」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公主攔住他的話，默然沉思了半晌。潛在心中的社會的意欲，驀地抬頭了。使基督徒轉宗免於殘虐酷刑的良策，她自問尙可爲力似地。

於是她回答說：

「神尾先生，你的意思我知道了，容我考慮後再作決定……」

酒菜上來之後，神尾提起武藏的事。

「宮本先生現在小倉，最近有沒有信息？」

看他的口氣，好像深知公主與武藏之間很親密的樣子。

「怎麼會給我來信呢？」

公主冷冷地回答道。神尾却繼續着問：

「不曉得宮本先生對基督教作何想法？」

森都插口說：

「武藏先生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看

情形有時且以佛陀爲敵，當然也以耶穌的上帝爲敵。二十年前，我知道也在這長崎，武藏先生曾與天主教武士團和反對的浪人雙方爲敵，厮殺過一場。」

「噢，有這等事來？」

神尾不覺興奮地說。

「武藏先生在小倉打垮佐佐木小次郎之後來了長崎，我在火見嶺偶然相遇，當然還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從他全身發出來的無比壓力，我便直覺到他必非等閑的武士。」

公主已知道這回事，還是很感興趣地傾聽着。

「可是，佐佐木小次郎手下的一夥人，那時已集合了長崎的劍客和浪人，埋伏在山下等着襲擊武藏先生了。而當時旅居在長崎的，築後矢部人氏筑紫榮門，也加入了他們的一夥。榮門是九州屈指的劍豪……」

森都滔滔而述。

十五

森都所說，那次偸襲武藏的發動人，是小次郎家佣人鴨甚內（後來的山川蒼龍軒）。他所邀集的浪人中最出色的，便是那位築後矢部的劍客，筑紫榮門。

武藏因森都的琵琶卦而預感劍氣迫身，從間道進入長崎。結果是讓榮門碰上了。他從身後揮刀砍來，幸好武藏已自警覺，早一瞬拂鞘一揮，反斬榮門於路上。

一方面，小次郎的情婦鈴姑，爲欲殺死武藏，跟西班牙船的船長學習短槍，煽動幫着西班牙的天主教武士去要擊武藏。

於是，浪人團便和天主教武士團會齊偸襲武藏於正覺寺，終被武藏以雷霆千鈞之勢所擊潰，死傷數十人。

森都把前事說了一個備細，下着結論說：

「……所以，在武藏先生是無所謂佛教或基

督教的，有的只是手上的寶刀！他想用刀劍去探索三千世界的秘密。當時，正覺寺的道智和尚曾說——武藏先生，殺罷！殺，殺，殺！看看還有什麼未知的世界！」

宴罷，神尾用轎子送公主回家。

就此，繼續寧靜自適的生活呢？還是奮起去拯救基督教呢？由利公主的心中不由得起了很大的動搖。

在迷惘中，生來才略過人的由利公主，不禁在心中湧上來種種拯救基督教徒的良策，而熱情也隨之沸騰了。

又過了四、五天的一個晚上，霞駒之助帶着兩個年輕武士叩訪公主的寓邸。

「公主，這是我的同志雷電源之助，和泉次郎兩兄。」

「噢，難得你們枉顧，上來多坐一會兒罷。」

兩人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早從駒之助口中聽到公主的一切了。

「公主！源之助君的雙親和妹妹，次郎君的表妹，都被衙役殺了。」

駒之助咬牙切齒地說。

十六

「我是寺澤藩的浪人，和泉吉兵衛的次子。」

次郎自我介紹着說。

「我的父親名叫雷電源太郎，年輕時與宮本武藏先生曾有師弟之契的兵法家，在鄉裏設有武壇。」

源之助也接着介紹了自己。

「唉，武藏先生的？」

「是的，二十年前武藏先生來長崎時，家父曾隨浪人們去襲擊宮本先生。那時，家父使的雙刀流被先生看中了，就因這點因緣，結了師弟之約。」

「那麼尊大人年輕時，便是基督教徒了？」

「是，家父和家母都是熱心的信徒，所以雖

被處決，只好認命。但妹妹只是十二歲的一個少女，而竟也遭毒手。我因到平戶的親戚家去了，纔能逃得性命……」

源之助含淚說。

「我的表妹也只有十五歲。」

次郎緊握着拳頭。

「眞可憐……」

公主吁了一聲，接着問道：

「你兩位也是信仰基督教的罷？」

「不，我不是信徒。我對信教鼓不起興趣，次郎也是的。」

源之助回道。

公主點頭，然後用含意深湛的目光望着他們說：

「那麼，是不是準備去殺衙役以洩憤？你們的心境我很諒解，但我以爲沒有多大意義。父母是基督教徒而被處，孤零零地被遺棄下來的孤兒一定很多，而且不斷增加。我想守護那些孤兒。你們三位，能不能爲我這一工作出力幫忙呢？」

三個青年面面相覷，回不出話來。

「把個人的復仇擴而大之，替大衆服務，爲了那些可憐的孩子們……」

公主這樣接着一說，駒之助亮着眼回道：

「公主！我們原是下了決心，只要公主吩咐什麼事情都不推辭的，守護可憐的孩子—多麼偉大的工作！無論如何能讓我們也盡一分力量！」

「謝謝你們。那麼隔四、五天，請再來一趟。」

三個青年走了之後，由利公主噓了一口氣。深印在心中的武藏的影子，像不壞金鋼似地散出萬丈光芒。

她知道爲求寧靜而卜居的市井寓邸，看情形是不得不結束了。

「武藏先生，我也起而奮鬬了！」

她輕輕地在心中自語着說。

（第二冊完）

我譯「宮本武藏」(代跋)

去歲秋杪，在一家小書店裏發見小山勝清著「是後的宮本武藏」一書。看過全書之後，偶然動起迻譯的念頭。譯文自去年雙十節開始在「香港時報」連載，至今年三月初旬，刋完原著第一册的譯稿。第二册轉「中華日報」連載，自三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八日，在「華副」上刋畢第二册及第三册的全部譯文。三册合約六十萬字。這其間，許多讀者來信，希望能把它印成單行本。我想，既已付出很多時間在它的身上，讓它零零落落散逸也可惜；而在讀者，一口氣讀完與一小段一小段分開來看，情緒上頗有不同；便決心付印了。八月初整理剪存的譯稿迻交印刷所，仍照原著分爲六册——卷一至卷六，其中卷四以下是沒有在報紙上刋載過的，作爲下集。現在卷一至卷三已裝訂完竣，送到各位預約的讀者手上了。際此，我覺得對這本書有給讀者一個更明確的交代之必要。

這是一部歷史小說。小山勝清在原著的總跋上說：宮本武藏晚年老死熊本，而熊本是作者的家鄉，他乃就地取材，參閱文獻，質諸耆舊，研究武藏生平垂十年，作成是書。作者的意思，蓋謂雖爲小說家言，對武藏的行誼仍務求翔實，以示崇敬之忱已爾。但譯者說它是一部很好的歷史小說，並不指此而言。我以爲歷史是歷史，小說是小說，小說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不必悉符史實。不過歷史小說却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不可鬧時代錯誤的笑話。歷史小說的作家，要把自己所創造的歷史人物，生在那一個時代，活在那一個社會中，而不要讓他迷路，使他徬徨在我們今日的這個時代，走進這個社會中來。取材歷史的小說人物——卽歷史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已經不是歷史上的死人，而是活在小說作家筆下的，創造的另一人物；其個性、風格、思想，儘可任由小說

作家馳騁其想像，不受限制。但題材旣取自歷史，所出現的人物在時代的觀念上，便受到「歷史」的約束了。因此小說中人物的言辭、儀表、服飾等等，便得：①視其社會關係——如所屬階層，所處地位，所得身分，而受時代的限制。②視其社會環境——如政治圈子，經濟行情，文物制度，而受時代的限制。歷史小說倘而漠視了這些基本條件，又何必向歷史中去物色你的人物呢？近日有人寫歷史小說，事實上只是從歷史中撮取幾個人名，却置歷史小說的基本條件而不顧：那只是借屍還魂，不成歷史小說。小山勝清對這方面處理得相當成功：所描繪的宮本武藏是十五世紀末葉的日本武士，而不是今日的日本軍閥。他把日本戰國末期的政治糾葛與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國際貿易與天主教徒的殉教精神，擇主而事的武士與浪跡無依的浪人等等，搓揉交織得非常貼切，圍繞在主人公宮本武藏的左右。我以爲這樣寫歷史小說，自爲讀者所歡迎。這是我決心迻譯這本書的客觀動機。

我想，除非糊裏糊塗混過一世的人，對「謎」一樣的人生，總得動過試作探究的腦筋。但在這龐大不着邊際的空間，因人人所處的角度不同，自然形成種種不同的概念。一般人往往把人生的空間幅度盡量壓縮，把人生的時間距離盡量拉緊，說是人的一生有如過眼雲烟，人在世上只是可憐的演員，劇終人散，留下來的是個寂寞的舞臺。人生如此匆匆，又何必太過認眞了。可是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人生與其說是舞臺，倒不如說是戰場；人的一生，是無時無刻不在戰鬪中的。能這樣想的人，不會在因習下低頭，不會在權勢前屈膝，不會因人生的短暫而徒悲，不會因人世的無常而嗟嘆。小山勝清筆下的宮本武藏，正是這樣一種人。我愛這種人。我以爲這個當口正需要這種人。這是我偏愛書中人物的一面。

儘管視人生爲過眼雲烟的人，走在人世的路上，却又不得不爲每天的口糧而掙扎。這是動物

求生的本能。但人類與其他的動物不同，除此本能之外，總覺得還欠缺着點兒什麼。於是，便生出許多是非來了。要擺脫這些是非，便得仗着藝術的境界。但千古來又有幾人能闖進這個安全地帶呢？宮本武藏以劍爲至高藝術境界，爲能維護這一境界，他不惜揮劍斬斷一切羈絆：甚至父子之情，男女之愛，只要擱在他的眼前阻其前進的，盡是他的敵人。若謂此乃佛家慧劍，則又不像，他是敢於以佛爲敵的。這股勁兒，我雖不能，也不願，却甚傾倒，這是我偏愛書中人物的又一面。

這本書不是高深的學術著作，也不是著名的古典文章，只是雅俗共賞的大衆讀物而已。但讓大衆——尤其是今日臺灣的這一代大衆知道日本，比讓大人先生們知道更爲重要。最近美國到日本觀光的人，很多人不嫌偏遠跑到「忍術」發祥地的「伊賀」去專誠尋訪其地唯一的「忍術」傳人。美國華盛頓大學爲研究日本古典劇「狂言」，到日本敦聘專家赴美講學。聽到這些消息，眞使我們忝爲日本高鄰的人汗顏。

最後是譯筆。翻譯是創作以上的工作，拿過譯筆的人，方知其中酸辣。翻譯的「信達雅」是一句陳腔老調，但至今仍可適用。信與達是翻譯的起碼條件，欲雅則難矣；且能作到什麼程度，眞是伊于胡底。一句話一個字，爲欲求其傳神，有時得想上一天半天。我不知道自己曾做到什麼程度，總算是盡了我所能的力量，倘仍有不能如意的地方，唯有請原作者和讀者見諒了。

五十二年十月，譯者於臺北市。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次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
◎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住址及姓名請書寫清楚
本單由劃撥儲金組存帳後寄交帳戶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據號碼！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次
郵局心中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 局號：
本單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27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第二冊

原　　著／小　山　勝　清
譯　　者／金　　溟　　若
發 行 人／葉　　聖　　康
社　　長／盧　　壯　　興
出版及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
郵　撥：105626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電話：9521291－2
第 一 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廿日出版
第 四 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廿日

特價60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通信欄

請讀者注意

一、劃撥時姓名地址務請正楷填寫。

二、基本讀者購書請註明讀者登錄號。

三、如需掛號寄書，請加郵資六元。